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八一・史部・傳記類

忘山廬日記不分卷（癸卯下至丁未下） 孫寶瑄撰

2654/01

忘山廬日記

三

孫寶瑄撰

據上海圖書館藏抄本
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九
八毫米寬三二〇毫米

五日飯後呈佑聖觀卷侍欄珊歸縱談余或推章叔文章在
梁卓如之上蓋卓如之文章林能為之叔林之文章如不能為
也且叔偶此降格為卓如之文其氣味淵雅遠在卓如上故
叔林真不可及也卓如文章人之優為之雖然此以文論文也
若發人之節濬人之智鼓動風氣則卓如一派文有用而叔林
之文人不能解也

晚訪星塘留飯夜深歸

六日潔丞過談俄宇誦借國琳之弟國榮同至國榮始欲覓其
表叔周琴孫作保而琴孫病困別請徐君德華保任余曰德華
余不識非汝霖保德華不可國琳不能償德華償之德華不能
償之則可許也於是國榮去哺微陰國榮偕汝霖至德華亦至
岸然年長者也慨然歎為國琳任余曰德華先生余初識荆尚
須慧林擔此重任慧林能允乎答曰不能遂各散夜余作書致

癸卯

八七

誌林曰德華金不知何許人且家境非充裕何能為國琳任巨款國琳狡獪非解富廉比不可我明後日即拜縣起解必須多言七日晴國榮又來乞緩期蓋見余昨日致汝霖書懼遂欲別覓鏡于貧產者作保求展限二日余曰果得其人三日亦不妨國榮感謝拜舞而去薄暮球柙來自家中球柙足底生瘡前日在書館內一夜完轉哀號憐不忍聞蓋奇痛也昨日歸去延醫對姓以刀割去腐肉痛始止今日來余與湖談道及國琳事余忽警覺向球柙曰即有身家殷實保人為國琳保此二千圓分五年十年撥還然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萬一保人於三五年中有事故我向何人索錢我此時僅得國琳之三百銀圓財餘款雖保如不保也球柙曰是亦難料也余因丐球柙速遣人召國榮明晨來我別有計議球柙允諾

八日晨左泉過為仲華籌款事左泉允百金俄去國榮來余曰

我已稍有更安矣。如覓得切實佳人，非先墊付一千圓不可。并與所出得一千三百圓，然後餘款可緩數年撥歸。亦須三思如事必不成，速告我，即解官。毋延時日。因禁再四懇情，余終不允。國榮曰：有鐸、仲美與余見友善，我電召其來，或彼允代出。未可知。遂去。薄晚，慈林又來坐久之。去，余獨坐觀報。

今日之守舊者，非守古人之舊，守現前陋習之舊也。若果欲與反古，必笑為迂矣。故浙江潮社說中有二語云：語以古則譏為迂語，以今則駭而走確論也。

西人有恆言：勞動神聖也。彼視職業無上下，無貴賤，而惟以勞動為最尊貴。而惟以自食其力不食于人為最尊貴。其亦賤則忘情而食人者也。忘山曰：此與余前謂最可敬者勤拙務本業，自給之人最可賤者盤樂息傲無識無能之執矜子弟語意正相合。如前所見之憤親吳雲者，彼真最可尊貴之人也。彼於一

年四時之中或受傭于人代人耕種或入山樵採賣薪于市日
得數百錢以養身命以贖妻子無求于人吾欲五體禮拜之呼
曰神聖

我國福建上海蘇州杭州痘疫之法誦經禮佛日本神戶東京
新潟痘疫之法柵居燬屋然而日本有效而我國無效蓋我國
以疫為有疫神日奉以疫為有疫蟲蟲耶神耶孰是孰非耶
九日微陰游湖上與子瑜若生偕泛舟先至南屏山游淨慈寺
老僧餉以蔬飯映復指高莊補葺彭祠嘆藕於夕陽在山從容
追禪舟幸錢唐門登陸步歸

十日晴晨少亭來哺園菜亦至云繆甲美今日始由上海行明
日可到當與商乞乞再展數日余九之園菜去薄晚汝霖又至
与小談

凡居人上有權勢者不要使人畏但要使人服，之一字非思

或魚至者不能以仁厚為體以嚴猛為用者君子也以狠毒為體以善柔為用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辨微矣

余生平無他嗜好惟見人有不平之事必出而干涉之扶其善者抑其惡者以是為消遣又處事接物及與人談論但問理之是非絕不知避嫌怨此余之特別性也

十一日補微雨即止作日記

今日說稱開智之人動以我國富戶受從事興業盤剝小民之利為詬病不知興業實我國之小銀行也其利濟貧民甚溥設并此無之則貧瘡下戶遇有緩急何以為生人但知恨富民之得利獨不為貧民計耶

以支那比印度為近世通時務者之常談矣余獨謂我國不可與印度同年語蓋自開闢以來皆以本種人治本種獨自者至隋中開數百年北方受異族之管轄南方猶自治也直至元代

八九

以後始令受別種人之壓制然中間明人猶恢復自治之權數百年非如印度當古初時代即被阿利安人種侵入凌壓土人分為四種階級而其後又屢易其主或屬波斯或屬馬基頓或屬回部或屬蒙古或屬阿富汗其土人從未得有自治之權者也若論其那將來或為印度則可而印度從前之歷史斷不能比支那也

十二日晴徐左泉送交朱銀餅一百三十枚並助仲華者

薄午誦湯虞博金源紀事詩補呈堦邊飲晚歸觀書

俄人近亦安其政治之侵略而為經濟之侵略觀于去年十月中俄大藏大臣威第巡視東亞而歸蓋即經濟政策發動決意也歐洲偵探家皆有換形術能屢變其狀態雖与之至熟之人對面不相識此較之我國德身術能力更大

十三日詰左泉杭州俗例凡人死在一年之內者遇中元節親

友皆未拜其窮左泉時丁父憂獨設齋座余遂便服拜之俄詣
星墀留午飯時諸榻榻暮歸觀書

說苑曰聖人以心役耳目衆人以耳目役心呂氏春秋曰物也

所以養性也今之惑者多以性養物以耳目役心以性養物皆

所謂顛倒而失其輕重者也

室大則多陰
室高則多陽

呂氏春秋解天圓地方亦極有理謂精氣一上一下圓周復雜
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萬物殊類異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
地道方

忘山曰師弟者人合之父子也朋友者人合之兄弟也人合往
往勝于天合故師弟之相規有過于父子朋友之相愛有過于
兄弟

十四日終日不觀書及報

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我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利人莫大于教知
九。

之成者莫大於躬身成身莫大於學忘山曰然哉然則以教為利人之大者以學為利己之大者然則人以教十年之光陰生在此間無一日不教即無一日不學無一日不利人即無一日不利己也仲尼曰學而不厭悔人不倦其斯之謂乎

立法之本在立憲立憲之本在財賦財賦之本在實業不易之論也故日本維新之際士族皆改業工商今我士夫稍開明者動好為大言談民權自由不務實業有愧多矣

十五日球拊來書館足疾已愈爾蔭村來談道及餘杭人之陋僕云人下惟知痛詆章炳麟語及學校財動色相戒以為此最壞人心風俗之事無非教子弟皆效章之所為而已忘山曰教叔所為過激然彼固以鼓動風氣自任者也孰知適足塞人聰智阻人之開明始願不及此也噫

晚觀書

上德之士最重報恩既受其恩即不能不報不問其為何如人也是故士夫立節必自不輕受人之恩始輕受人恩而不審擇其人雖君子將不免為小人所羈制而無以自脫也是故爰旌目宿餓死不食孤父之盜之食義之正也蓋中郎不能以死拒董卓遂致墮其牢牢辱沒以終豈亦未聞斯道歟

呂氏春秋謹聽篇云人之性莫過于所疑而過于所不疑不遇才所不知而過于其所以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則是非無所失舉措無所過

十六日雨雪孫未談相對飲酒為樂

視理財學綱要忘山曰人在世間凡居處飲食衣服器皿及一切養生衛生之類無一物不需錢買其不需錢買者亦有之在天則日光與空氣是也在人則心思與氣力是也心思與氣力二者既不需錢買而人能善用斯二者即足以致富故人但患

九一

不動

衆無教人民各執一業交會于商界競爭場其百貨價值忽低忽昂忽平隨時變動者由于一社會中供求相對之故非一二人力所能爲也亦聽其自然而已如海水然誰能禁其無風以作波浪而常使平如鏡耶故商業競爭場可名曰商業競爭海十七日雨天驟涼衣皆重襲觀書及報

忘山曰人不可無忍辱之能力忍小辱足以銷大患世間固有以不忍小辱而激成大禍奇安破國亡家者楚卑梁處女與吳邊邑處女戲于桑下卒致兩國構兵殺人數十萬魯季氏與郈氏鬪難遂使三家叛亂昭公出奔社稷幾危甚矣星之之火可以燎原消之不能將滅江河小辱不忍必及大亂如是夫萬物之面積以度量之尺寸表之萬物之分量以權衡之輕重表之萬物之價值以金銀銅之錢數表之萬物無遁形矣

呂氏春秋任數篇云耳之聞也藉于靜目之見也藉于昭心之
知也藉于理名言

十八日微晴觀書

凡人處天下之事其能使我可信者理也故君子必據理為斷
不專信心亦不專信耳目信心防為心所欺信耳目防為耳目
所欺非不信也不專信也者者孔子窮于陳蔡七日不嘗粒晝
寢顏回索得米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攪其甑中而食之
少違食熟進于孔子孔子佯不見起曰今日夢見先君食潔而
後饋曰對曰不可嚮者煤入甑中棄食不祥曰攪而飯之孔子
歎曰所信者目也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心猶不足恃
西園偵探家往之能窺人言語動靜之微衣物瑣細之故即瞭
然于其人秉曆及今日所為何事言之一一符合如神此種能
力我國古人亦有之如東郭牙察管仲之容臂之態而知其將

九二

伐莒齊夫人察桓公之行步氣志而知其將伐衛周襄王察晉使之色貌而知其將有戎事當時皆驚為聖人在今日西國直偵探家之慣技不足奇也

辨學之不可不講也以為出言立論之條理規則而已雖然辨學中確有謬誤不可不審蓋于詞似順於理實非者如西國有某律師忘其名一人執誓為弟子與約曰今先知修金半數俟學成助人事訟得直然後償其半師許之亡何盡得其所長辭去數年不聞其助人訟事師怒乃訟其弟子于公庭既相見師謂之曰今日不償尔訟之曲直終需償我金訟而曲尔服官之論金償我宜矣訟而直我之教也如約償我矣弟子曰今日不償訟之曲直皆不償尔金訟而直是官論我不償也訟而曲有約在如之何其償尔也我聞古時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于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此凡事人以為利也死

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為願可以見人乎又秦趙相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為趙助之趙所欲為秦助之居無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使人讓趙王曰秦趙約相為助秦攻魏而趙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使平原君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若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以上二事皆見石氏春秋如此類事皆辨學中之最堪發笑者

十九日晴雲孫過與同詣豐樂橋小酌食蔬盡飽乃登悅來閣茗話逾午歸是日欲游吳山不果晚園茶來云已假得房屋一所作抵值一千圓明日可往觀也在上羊市街余諾之

二十日晨同程震權往觀羊市街之屋朽弊不堪不過值五百圓想園茶之作妄堅不許遂歸薄晚榻珊來談會園茶又來再四懇乞余勸其再繳五百圓并屋合一千之數則可允園茶曰

九三

屋實值一千有契可驗契在銘興明日取來觀之足證也余因
聽其取契因遂去余夜與容生商之容生獻三策余納其上策
於是國琳之事始議定

二十一日訪容中談是日晤志林告以昨夕與容生議定之策
志林無辭日中詣呈據因函告球村已許國琳房屋抵押作八
百圓算餘款仍立據分年繳歸但須於數日內將房屋文涉事
辦成則可了索球村允諾甫歸晚范昌士過談

昌士於去年奉肅王之命往香港就學堂教習之職到彼半年
餘學堂猶未成立遂辭歸蘇門是來杭應杖試昌士自云在
香港雖未辦一事而於南洋情形頗研究知其崖略焉

華民之寄居于香港者人口五百萬皆產七百兆不可謂非既
庶而且富其地之政權在英人而商權在華人華人与英人有
平等權利非若支那別口岸華人動受西人之欺壓仰其鼻息

邱

者也彼民皆自視其地為樂土非不繫情宗國而斷不敢言歸
蓋感于政治法律之不若彼也噫

康梁之在海外聲名掃地蓋自私自利之見為人所窺破雖其
議論有足取者而卒不信其人

印救國者亦饒于財始與康合漢口之役暗助其軍械既聞事
敗又背康求媚于政府其人蓋進退失據者也

夜微雨馬士去

二十二日晴作日記震權來

二十三日步詣塔兒巷與星輝談歸球附遺其子炳之未議
國琳事余約以二十四日將房屋成契則可釋放國琳且非屋
主任姓者到場不辦炳之晚去余更約高潔聲明日來此

二十四日晨震權來未午國崇炳之及任姓者到潔亦至集
議于張宅之客座炳之等欲先釋國琳出然後成契余堅不許

九四

要其先成契立據聽國琳在待質公所畫諾然後議釋放相持
不下彼等乃創定通法成契畫諾皆從命惟契成置之堂中業
上彼此不取請往釋人，到則人契互換余與潔丞等允之會
炳之為餘款券上立右畫諾事小有抵牾余大怒曰天下事往
往有功成八九而因一二無足重輕之細故足以敗裂大局者
此類是也炳之慨然去遠暮父子偕來願如約遂於燈燭下繕
寫契券有多人幫助契成已二鼓不及釋國琳始議契任由球
拊收攝俄球拊欲歸任姓者曰不如徑交居停乃將新舊契據
及糧串戶貫租約等物一一點交余收來藏于篋中
二十五日國崇炳之來余命僕持新契據偕往待質公所命國
琳畫諾訖然後以余函達錢唐請釋放錢唐不許曰非具稟文
不可彼由上海解富陽之犯犯中途放之亦須備文書通告兩
處豈得據空函輕釋耶僕歸交出已畫諾之契據乃令速具稟

入日暮不得音息晚後僕歸云錢唐始終不敢釋放因富陽
控案尚多也須移詢富陽待其覆文為斷久之球柎偕其一黨
人至勢洶爭訟錢唐無禮並索還契據余婉言却之與球柎
約俟明日親拜縣歸決定眾始散

二十六日往拜錢唐未得見探知國琳仍決解富陽蓋已有他
人控告也歸而大雨詣塔兒巷呈牒官招球柎來談峻辭拒
之曰無論國琳放出與否契約必不可還若欲還者俟到官請
縣官公斷可也球柎無辭久之去俄又來強余書國琳欠款銷
案不再追問之筆據余即書以予之爾歸相珊先至因與談會
日暮球柎又來強余再往拜縣為國琳緩頰余因冠帶肩輿往
又不得見因傳其間者出諭之曰爾國琳仍解富如身為我家
一案則案已銷結矣倘固有他人控索我不能過問也間者曰
國琳富陽控案猶多解富非為君家一案也余即歸告球柎球

九五

村失色倉皇去

二十七日陰肩與詣濯丞因與偕往富陽出候潮門四人舁余行自杭至富陽八十里一路山溪迴曲林壑幽深如觀數十幅名人山水畫每行一里許輒變幻境界使人心中間翕幽朗無有疲厭蓋富春山水名甲天下久矣而其佳處尤在竹樹多多是故畫山水者必先畫樹，木者山水之精神也無樹山減其秀水失其潤矣是日也中途遇大雨，景殊勝晚到富陽已上燭人生縱不能周曆五大洲亦須編游支那腹地好山水蓋山水者天造之園林以娛養人之心身者也人有自然之福不知享乃專困縛于城市中抑何愚耶

余嘗得句云丈夫一身託天地奇山麓水便為家天設之山水專以供高人志士游息之所非為凡庸設也惜今日民貧盜賊多山居每多危險故以居城市為宜

二十八日卧未起聞國琳解到俄國琳附語知其世兄炳之
及國崇小園等咸未起与談令汝霖速具銷案京初覓人代擬
以未妥適合潔臣為刪易薄晚始就汝霖親往投縣中猶未肯
釋放必索保人並云尚有外債慮人續控也是日炳之來與晚飯
同一飯人也救善人則有功救惡人則有罪同一殺人也殺善
人則有罪殺惡人則有功卜式對漢武帝曰治天下如牧羊去
其害種者而已矣天演論云治天下如園丁之治園其於園中
植物也擇種留良故扶善鋤惡宙舍之公例也
是夜与潔臣共擬典章十六條夜深眠
二十九日外間有浮言云國琳一日不放出通義典事一日不
了余聞而大怒乃延球附告之且謂曰通義事有何不了豈非
君族昆季欲与我為難乎球附曰無之余曰如此甚好君在抗
案我書案據我示要君書案據云無論國琳在宙如何凡其親

九六

族不得向通義典及徐汝霖滋擾如有犯者聽我辦理球拊乃
崇筆書之以付余遊偕其子姓散去午後令潔丞與汝霖議彌
補虧空事及議典中新章速暮猶未定蓋善後事宜決非一日
所能措辦也余因欲携所定新章回杭令諸親友詳議之

八月一日潔丞行晨往拜王達威抱病未見午後登貫山瞻拜
南屏考人蓋此次余所辦事皆暗有南屏維持余不勝感謝
歸沿江干行山水明麗以次日將近杭晚餐後集同人囑咐款
語始寢

二日肩輿自富陽行天清日麗溪汎山色樹影雲光堆入眼裡
如行畫圖中薄暮到杭

三日晨詣潔丞與商典中各事日中造擲珮談
園琳舞弊盜物被拘彼胡氏族中以為辱其門第乃從而袒庇
之是大誤也夫宗族衆多豈能人人盡善有一人為惡當驅逐

出族不認爲族中人与門管何傷耶若袒庇之則是令族人助其爲惡反自辱其門第矣不此以柳下惠爲弟而有盜跖以司馬牛爲兄而有桓魋彼盜跖桓魋二人者能爲柳下司馬牛之累耶

凡一人辦事斷不能無過誤過誤者精神不到之處也有過誤必有人指摘是在當局者善能者過認過改過而已能如是則雖有過而人諒之則不生阻力而事無不成

晡詣星埕談留晚飯

四日早陰過午与球拊震橋及子瑜三人游湖上舟至彭祠登岸上上一買菱女子艷甚因緩步行九曲石橋見殘荷覆水時天晴日光濃射因穿竹徑入至開放臺坐談啖藕粉晡迫棹向湧金門進發俄至臨水之仙樂園小的飽留魚蝦晚仍自錢唐門進城夜与蓉生譚

九七

人能不說人之短不眩己之長至矣雖然在二三知己前亦不妨略言之然皆當留餘地不可盡也說人之短太盡者謂之刻說己之長太盡者謂之滿

五日晨命僕運行具出城日中訪孫耦耕談余之持論與今日新人異後生少年發為言論激烈而作事平，無奇余則謂言論宜和平手段宜激烈

訪星塘方設酒款客余亦與焉時復訪昌士因出城至拱宸橋登舟赴上海

六日舟中默日記南方陸路風景勝于舟外舟中窗左右望不過竹樹人家亦平，無奇也惟陸行則溪湖林麓空動移換景趣橫生甯陽之游猶令我追戀不置也夜到義善源無間屋乃下榻阜豐公司樓上

七日訪蓋齋知己赴蘇亭又至杭彼時相左悵然蓋蓋尚曾夢

人教至甯德相待授以外丹術因欲踐夢中的故至杭也出城
請石芝開筭者在此不知居何所又訪渭東渭東病登樓相見
八日詣石愚小談訪王子辰蓋擬爾有所託于子辰余往為代
達中至昨飯園獨酌以此到海上蓋得少山皆不在此又不
獲見病者殊敗清興快、欲速赴都補歸作日記
日內與蔭亭論廢科舉余謂以今日政府及督撫手段難停科
目而學校亦必不能養育其才何以故以辦學精者不得人故
學生程度稍高必不肯低首下心甘受無禮之壓制於是動遭
嫉疾不免無故被斥如浙省大學散堂事可鑒矣充此以往則
凡因聰達才敏一派必不為學校所容而舍此又無進身地不
能而之亂黨幾何哉不如暫留科目使草野通儒志士得藉此
上進蓋科目中多一明白人即官途中多一明白人明白人通
顯者日多終為國家之利科舉實為無用耶蔭亭始不謂然辨
九八

之良久終服余之說

九日晴游味莪園過石懸歸途訪渭東筠青在馬相見大悅
余不解園基頤工家戲自謂得先為不可勝以待敵可勝之秘
訣在都時與仲華幹卿戰到杭又與蒼生戰屢以是獲勝頗自
負然一與渭東角輒敗蓋渭東善攻百守不能得因歎家戲雖
小道猶有無窮之奧妙焉

十日晨筠青過俄峻齋來蓋至自蘇州談久之去與筠青訪石
芝日中同飲雅叙園論道

筠青云凡天下九流百家無論何種法術能稍一顯神奇皆皆
避女色惟其中有一門可以不避夫其所以不避者乃不避而
避者也

石芝根器極厚天資略遜故始終不能悟入自謂持靜功有年
並做小坎離工夫筠青問其避女色乎荅曰有時不避筠青曰

凡持靜功者非絕女色不可也既不能持靜何益石芝與此
筠者皆動頭不凡有仙器年五十餘神趣似二十許人飲食起
居皆健強無老態其於鴉片煙也啖吸可至無量此一日或半
年不食亦殊不思此絕大本領余遠愧矣蓋余於鴉片寧不敢
近也

昨游使館二三家晚峻齋約飲一品香

十一日訪建齋途遇胡所之則至日奉醫館因隨至其處縱談
建齋問余都中情形答曰不知余身居京都亦常在深山中耳
更無聞目更無見也建齋又問聞汝兄係人才數人有之乎余
亦茫然蓋余在南來兩月餘一切無所聞日中詣子均
我國人之與外人交接也始則驕倨自大不肯與之講理繼又
怯懦退縮不敢與之講理而國事民事俱不可問矣如上海租
界中華西交涉案件有種：華人直西人曲者而華官畏怯不

九九

敢与爭致使我國民含冤抱恨者多矣其實西人非不講理其如我國之自適理界外河耶噫

晡訪筠青于江甯公所登樓見其抱疾卧牀上會渭東以車迎之遂同詣渭東久之峻齋至繼談即去晚訪芝生与同至一品香夜飲峻齋在坐是夕又赴子均之約

十二日過午肩輿進城先詣譚受欽又詣蓮孫家晡訪張絳甫小談遂出城易車至寶記晚与芝生飲江南村夜游五鳳樓鳳皆效者有五人皆以鳳稱同居一樓以五鳳呼之

十三日晨詣渭東筠青數日宿其家病小瘳會少山至自江甯相見甚樂

少山人極伉爽篤信道術慷慨自任彼与蓋齋李英三人皆擔承絕大責任將來三家相見為吾道中養成實力可預賀也
晡与筠青偕游園過芝兄以昨日有約故若談久之筠青辭歸

余与芝兄飲金右香夜芝兄代余購食物備帶京饒遺者是夕
又至五鳳樓有雜妓亦捷霸秀可愛

十四日出街購各種新書自東國游學途聞東學之輸入我國
者不少新書新報年出無窮幾於目不暇給夫那以腦界於是
不能復閉矣日中歸修函致仲驥述所辦圓珠一策並籌善後
事宜薄晚筠青過談

余有意聯一佛社嚴定約規庶有志學道者皆可互守庶不至
將來以各懷意見阻道德進步筠青以為然晚赴一品香嚴筵
船約飲

十五日晨入城往視並齋猶未歸筠青已先在待余因同出城
詣芝生談遂訪少山与偕至雅叙園飲甚樂晡共游鳳窟樓空
無人知諸鳳皆飛去禮神鬼矣待久之始一歸余坐樓中雜
髮薄晚又至謝清香家小小成出散步街市天微雨共飯金右
一〇〇

香先夕中秋節在鳳樓中設饌集友朋暢飲諸伎紛集管歌迭

奏惜天陰無月色

是日在鳳樓中一女僕持神籤示
余輩中有一粒金丹吞入腹之語

十六日陰為芝兄料量匯款事過午同游味苑園茗話

園舊為張叔和產今借與西人月得銀千兩西人移園中築高
臺臨池上下以車、作弓形輪行鐵路用機關運動人出以銀
圓二枚則許乘車登臺即坐小舟自臺上推下投入池中舟顛
盪若甚危險其實無妨也西人喜之乘者頗眾華人瞻怯多不
敢嘗試是日余与芝生二人乘坐一次始大悟此戲可以練膽
夜在渭東家談要朋友何為所以彼此勸善規過為進德修業
之資此第一等之朋友也若有無相通急難相助者尚屬第二
等下此則酒食徵逐以勢利相聯今而已勢衰利散觀面不相
認矣余与渭東相交時、規其過失知無不言、無不盡蓋相
愛之深不自覺而出于此

人必推誠待人而後可望人推誠待我誠能動物是言不虛
凡朋友相處過有不合可諒者諒之不可諒者直言規之若
貌合中離互藏意見是最為敗壞之毒藥

人能善知己之過是為大智人能善改己之過是為大勇董子
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

人誰無過能自知自改則過日少不能自知自改則過日多聖
賢何異于人善改過而已矣

十七日雨購船票請渭東談筠青來譚笑馬樂余決乘新裕
船北行聞走夕開行其已運入舟遂於飯後借筠青同車先
至丹穴話射夜深登舟始知明午放洋乃與筠青仍詣鳳棲借
宿睡眠中有鳳來儀余因行借鑪鑄劍之法

十八日晴復至阜豐公司與嘉軒蔭亭作別急登舟聞昨夜剛
始開行是仍詣渭東因得拜其母壽筠青亦在焉共談昨夜事

一〇一

以馬是天錫也。曉與少山筠青步游松柏園及愚園。愚園構造亭屋雖多，然頗瓌瓏曲折，且四圍有高樹大林，造者殊肯心機。馬余三人坐池上水閣中，茗譚久之，逮暮從容歸，夜設酒共飲。石芝在坐，飲罷余高吟古今體詩，章悲感蒼涼，聲出金石。夜半登舟，即解纜駛出吳淞，輪聲震。

十九日風作，舟動盪，終日卧眠不起，候忽又入夜。

二十日風平，晴，同舟有蘇勉日蔭亭之共祖，見人極樸謹，與余談極合。

志山曰：凡人器量之大小，視其心之虛與不虛而已。心愈虛，器量愈大，無所不容。

在上海間有人譏歐陽石芝謂其接待人之禮貌不無于貴賤貧富微有區別，遂呼曰：「勢利之俗兒。」余曰：不然，此人之常情，不足為異也。所謂勢利者，平日交好，一旦驟富貴，驟貧賤而待之。

忽改其常度者是也若夫漫不相識之人酬接之間豈能一律平等

勉臣人極方正任壽州本鄉公舉為總董鄉人咸推重焉

舟中默日記是日行黑水洋晚過孤山舟折而西

二十一日晴到大沽西人登舟驗病凡坐客之男子皆至艙上

排立西人來審視一周余僕雲秀在杭患病多日已愈猶未健

復而有病容被人驗視再三始釋之余與勉臣即換坐小輪進

口至塘沽宿一宵

尚有行李在新裕船命僕留押俟船到紫竹林再運入都

二十二日晨與勉臣坐汽車入都日昧到正陽門家中已遣車

來迎遂至羊肉胡同與母妹相見皆無恙聞慕免迭寄手書及

半陽先生書又聞慕免於六月間條陳時政保舉人才頗不稱

上意所係者陳寶琛黃紹箕楊文瑩樊恭煦黃遵憲張元濟六

人條陳中所言不一中有請飭宰相大白坐而議政及改官制

一〇二

二款慕見自謂十年學問閱歷萃在此指中亦可謂敢言

庭前海棠葉頽肥大蓋屢經大雨遊得活天氣已漸寒窗紗皆
易為紙矣

二十三日在家終日觀積日大公報

二十四日晨起訪李英談李英道力堅固自聞不二法門無毫
髮疑近又考究新法可助道力者祕不宣于人僅與余言之蓋
其所以生信心者信其有實理可據是本地起屋非空中樓閣
可比俄訪厚菴論及慕見條陳厚菴囑余往謁夔相余諾之曰
中獨酌于致美齋午後詣春自鏡道地安門歸車中觀積色探葉
西人文字與言語不分聆其言語即可覘其文學如鵝腹藍寶
石案內亨利培克往見福尔摩斯時吞吐風雅用字猶謹是證
為飽學之士是也我國人多不治小學每于文字間尚用字不
謹無倫言語

余最喜觀西人包探筆記其情節怪，離奇俶詭使人無思索
慮而包探家窮究之能力有出意外者然一說破亦合情理之
常人自不察耳

二十五日趁暑知虞衡司掌印瑞君調署節慎庫桂君芝圃署
虞衡司晚歸與仲華談

人之性質各有所近余平素亦無書不讀無學不研究然必以
義理為歸是余性質之所近也蓋余之學則以明理修身救世
為宗旨故於名理之書每酷嗜之不厭不倦也

我國人之大病在自以為是但知者己無論新舊兩
黨皆易犯此是何以故曰湖德有凡有德者其心必虛，則不
恥下人能下人而後可以居人之上而後可以由人
余每不解今人動喜譏議人雖小過無不指斥及觀其自己則
於立身敦品之法漠然不講也何其重人而輕己耶夫人不注

一〇三

急于道德克治而謂可自然寡過能之乎

二十七日晨離車赴順和園至工部公所易衣冠往謁王相談
久之辭歸一路看山，勢雄壯非若南方之幽秀者中途風起
過海甸下車飽食復行到家風甚落葉滿階吟陶詩門前多落
葉慨然知己秋已向有感

夜與仲華共觀張菊生中英商約攸議一若持之有故言之成
理而按之實情有未盡論者可見下筆之難故人每日當局者
迷旁觀者清吾則曰當局者清旁觀者迷

二十七日謁陸鳳石出城訪花農縱談花農罷官復隱迹玉城
種花課子以自娛樂所居屋多樹果皆手自植者座間懸聖祖
高宗御筆匾額皆賜其先代徐公諱潮之物花農頗談時政余
唯日中訪藩卿留午餐又謁方勉艾兩詣同豐堂新書印桂
君約飲

余昨赴頤和園在車中觀書為同司潘經世所見是日經世謂
余曰車中觀書最傷目力而余殊不覺也雖然混迹京曹為車
中不能看書則無限光陰銷費于道途中矣

新譯哲學要領日本井上圓了著也謂講求各種事物之原理
皆名曰哲學故有政法哲學社會哲學道德哲學審美哲學宗
教哲學全平素治各種學問皆深究其原理則余所治實哲學
也西人謂哲學與理學有別理學是實驗有形質者哲學是論
究無形質者理學為事物中一部分之學哲學為事物中全體
之學

二十八日詣印結局又訪子穀留午食縱譚

我國近年辦事人不患無才而患無德無德則統馭措置之間
不足服人既不能服人有何事可辦雖有才將奚施耶且也無
德之人非第不能辦事並不能從事學問蓋學問之道最貴虛

一〇四

而能受彼無德者何以堪此是故東西人皆極重德育

時往謁陳瑤圃瑞圖慈新人現官戶部侍郎

二十九日往大學堂晤于晦若又至什錦花園訪瑞鶴莊不遇
日中飲于福全館繞道正陽門歸

九月一日赴署新任長官溥蒞任合署僚屬皆齊某日中在泰
昇堂午飯因出城訪勉生勉生居壽州相國家相國適歸遂得
進謁是日陰俄雨晚歸

我國非無法律而不能使人一一遵守者以法律組織之始不
過出于一二人之竟見非一一揆合乎人情物理之適宜者也
其後又不能隨時更改故法律中有許多難行者若事一依據
必於人有妨礙是故善守法者不能不於法律外交通行之
以求合乎情理之中也而於法律則背矣雖然是不得替人也
法律未善故也夫立法律而使人可背安用法律為哉且人之

初背法律也不過于可背者背之浸假將移不可背者而亦背之矣是故有國者之定法律也必先使法律必可行而後能使法律不可背

二日晴視書過午詣慶相慶相之第四子在杭州于是日完娶人之行為稱曰品行品者判其優劣別其貴賤如入博覽會百物羅陳于前一一可品定其性質與價值也故廉正之人雖處東條而人肯之邪曲之士雖居高位而人賤之其所以貴且賤者出于自然之品定也故謂之品

今我國人被白種人呼曰三等下賤之國非以國勢之前弱國權之不振而出也由于我國人民僑居海外者品行大卑者故為外人所輕賤曰此支那人普通之性格也既賤其人安得不賤其國乎嘻

忍辱與知恥二者似相反而實相成也不知恥則志不立不思

一〇五

齊財事不成

三日詣梓潼廟歸而請報，紙于數月未騰言曰：俄將有戰事，然余卒斷其必無難，然俄日果改轍，無論孰勝孰敗，皆非我國之利。

粵西土匪之亂，法人之前驅也。始任王之春繼任岑春煊，始終不能奏功，豈非天數耶？朝廷雖繫蘇元春欲殺之，於軍政何補？聞蘇部下數千人皆從匪矣。

商部雖設，恐于商政未必有進步。蓋國家無財不能實行保商之權，則商人不能受國家之益，又安能有益於國家？徒為上增消費，為民增擾累耳。

四日晨詣長椿寺，又至花廠購菊數十種，蓋菊之種類最繁，各異其名。時全浙館難後重修已竣，功矣。因入觀之，復詣厚養留彼午飯，肯齋甫歸，自汴浦訪馮潤田于恆裕金店，俄繞道琉璃。

啟購書即歸車中觀哲學要領終卷

泰西哲學自古希臘以來迭演迭變約分數派曰物心二元論
曰唯物無心論曰非物非心論曰無物無心論曰唯心無物論
曰有心有物論曰物心同體論大抵理化家言多持唯物宗教
家言多持唯心而調停兩家者又云有心物二元持一元論者
往、非之於走門戶相爭莫衷一是余則謂皆非中正純粹之
說也蓋物心二者同時並有非一非二相依而立離物無心離
心無物人以物有形質可見心無形質不可見遂強分為兩不
知心亦有形質物即心之形質也但以竊敏活動之作用言之
謂之心以形相質點之排列言之謂之物此由人之思想計慮
強為分別其實不可離為二也心與物既不可離為二又誰能
妄臆其孰先孰後而偏主唯心以為物由心造偏主唯物以為
心由物生乎又誰能平列心物以為有二元乎

一〇六

或曰子以不主唯心不主唯物又不主二元則以物心同體論為是矣曰不然彼主物心同體論者以物心二者歸于同一謂之理想之體理想屬于心是猶偏主唯心論也吾則謂心物本是一體當無始末產于恍惚窈冥之中所謂太極分陰分陽化生萬物稱之曰不可思議之妙道殆近之矣

人之智識以經驗多而增長然我之生也不過數十寒暑其經驗能有幾何故不可不讀中外古史古書取教千百年古人之經驗以為我之經驗又不可不讀並時名人著作取他人之經驗以助我之經驗經驗愈多智識愈進

五日晨起觀書昨昨購菊花送來置之簾下毛實居過談是日陰飯後趨署自余南行後同僚中多納新婦者而部中右堂張燕謀亦于十一日續娶

六日雨終日不出作日記朱桂卿過談

忘山曰世界以上無論何種事業但屬人為者皆可以工名之
如士能著書造論組織學理農能墾土耘田培植植物商能運
翰貨產流通財幣官能理人民斷獄訟兵能除寇盜捍邊圉凡
此諸業之人其平日各盡其職分所當為者或用心思多於氣
力或用氣力多於心思莫非工也故工之一字不可專歸諸執
錘鑿運斧斤之一類人

人不讀書則不明理人不閱世則不明勢不交者道理也屢交
者事理也道理不隨勢為轉移事理則屢隨勢為轉移是故明
理不明勢者謂之明道理可也謂之明事理未可也
道理不明不可以律己事理不明不可以知人不可以論世不
可以御物不可以處變

凡學人辨析推測天下之理當如治幾何學者其于直線曲線
三角方圓比較量度不得有毫釐偏差謬誤夫然後可以著書

一〇七

可以立言否則察理不精盲發論議生心害政其罪至大
七日仍不出寂坐觀書

篆文日字外作囗中有黑點即所謂日中之黑子也日子黑子
究為何物泰西天學家聚訟久矣屏崇隸言載諸家之說以韋
理森為最先其說曰太陽外輪自發光氣猶地之風輪再下則
為雲輪以裹日體不發光不透光之凝質與大地同日面見黑
子者外輪先氣震盪震盪故有裂積裂積故有綻裂黑子者以
綻裂而露內質者是說維廉侯失勒極主之錄古人多持星
球世界之說意曰球可住等語曰球維廉之子約翰紹家學精
過其父馭曰韋說雖足辨黑子形然據全力常住之理曜露光
熱二物必需有所從來韋說無所發明是為巨謬今按太陽全
體乃極熱流質能自發光而自元始來光熱二度不甚減者由
以攝力吸取奉天散噴時射入日體之故其外輪純為光氣

布獲渙溢乃諸金散氣所成是說也與世界本始為墮普星氣
之說合然而黑子究何物乎嗣德人克齊卡佛以爲黑子者外
輪金氣搏結成雲由其質稠故隔光景至種之雲相因日輪自
轉甚駛則然合而觀之似於韋說進矣顧黑子之相與雲氣不
倫克氏之言猶未得實於是法費展進曰太陽外輪誠能發光
內質則非凝非流乃極熱氣而無光彩外輪震盪綻裂時內氣
衝罅而出遂見黑子非他物也然有不可通者日面黑子常現
洄漩之狀又極熱光氣雖不自發光然不隔光景使近處見罅
對徑之處極明不應見黑其說未圓最後約翰侯失勒折衷
有言斷以己見論日體有決無疑義者全體神熱非人間一切
諸電諸火所可方擬一也金氣騰上化為光輪苞舉全體煊赫
照耀二也日球中衡左右若地身之赤道溫帶常有大力輪旋
或羊角鳳母之屬三也當回旋處中心或虛壓力外抄質點內

一〇八

吸以其輕虛熱度驟減氣凝洩遂能隔光也以此四理黑子
情形冰融雪解而一切柳葉窪陷周兩間虛諸相皆有真固可
言黑子之說庶幾論定也猶有疑者蓋用約翰之說凡有黑子
當盡旋形而冒測久不爾豈為旋較微遠難測耶抑約翰之言
尚未盡耶然則日中黑子至今尚有疑義也右皆錄嚴
幾道譯語
斯賓塞亦著羣學皆發明一社會之內其人情風俗習慣所組
織而成之原因結果層累委曲甚多非深研精察未易瞭然欲
以一二人之才移旦夕間發令施政求適合于民之性質程度
必不得也忘山曰是說也蓋足證專制之必不可行矣蓋專制
政體者收一切地方之政權于政府無論其幅員疆域若何廣
大斷不許有地方自治之權皆以政府代治之是其術未有不
窮者也何也譬諸一家其子弟僕婢雖受制于家長然個人飲
食衣服纖細切身之事必個人自理必非家長所能代之理也

今欲一切禁之曰尔個人不許自理皆當命令于我我一代
必料量之於是家長不勝其勞矣然而一家之人非特不感也
且怒生焉何也衆人之心意家長豈能盡知也不知其意而強
干涉其事其鑿柄不合決矣今以政府一二人而盡攬諸州郡
地方之政權是何異家長強代理子弟僕婢個人之私事也吾
故曰羣學不難以一人治之則難聽各地方自治則易

八日晴訪邵季英談季英云人之相文有愈疎愈親愈親愈疎
之理余以爲然昨歸車中觀愛國精神談

歐洲行軍之用輕氣球蓋始于一千八百七十年普軍圍巴黎
之役當時滿城糧食乏絕諸道爲敵所阻電綫鐵路皆斷於是
法人專注力放輕氣球以保交通之道有名剛伯者單身乘輕
氣球脫重圍至浪華河上招募軍卒勵以克復大義遂攻取阿
耳倫城與麥趾軍相應合擊普軍大敗之于堅城之下蓋自是

一〇九

年九月至翌年五月之間以六十四輕氣球及通信鴿三百六十三隻齎各國文書報紙三百萬于巴黎其氣球落于敵手者僅五枚而已以故法政府專設學校徵工兵下士為學士以研究此術至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太尉克培伯及盧拉遂發明一新種氣球可以東西自由者其術益精志山曰將來列國必有以氣球載軍隊與敵人在空中鬪勝之一日

九日晴驅車出南西郭門至唐家花園舊名小有餘芳園內依田萊畦秋水半塘水邊皆垂柳迤西有土壘可以登眺是日方勉文為重陽登高會邀集同人如花農厚菴及王引之潘安濤陳幹秋皆集乃相率看菊花游步柳堤上又登其土阜望西山山容明瘦無纖塵障翳所謂秋高氣爽使人有健翮凌雲之意日昃始設醪于花園東偏齋中酒肴豐衍飲盡壻前在善芝橋家見刑部奏案中有一奇寃事蓋奉生父強姦已

嫁之女，抗拒不從，致其父顛踣，誤觸物傷頭流血，身斃刑部，終以親女致死，生身父有闕服制難從，未減以斬，監候定擬。忘山曰：是業也，而以情理論之，蓋大不順者也。其女本無致死其父之心，其父自有取死之道。女豈特無罪耶？當賜旌表彰其貞節，獨奈何猶欲抵死，豈以父所為固善，女不宜拒之耶？昔者已慎伯嘗論雪一系彷彿近此，蓋以翁強姦媳，拒不從，時方治針，翁情急以剪刺傷翁臂，事白于官，翁受薄罰，婦反獲重懲，以其犯尊長也。慎伯歎之曰：當翁行強暴之時，翁媳之義已絕，安有所謂尊長斯言當矣。

十日往賀張燕謀，因詣秦臣車中觀書。

西國醫師常言多食肉類之人，其忍耐勞苦，心不及多食植物之人。緣多食肉類，激動過甚，血液運行過速，非特身體不能強壯，且易致病。故肥養身體，以植物性為宜。視肉食者，遠勝蓋嘗。

一一。

考察身體最偉碩氣力最勇猛之人大都由植物性滋養而來也志山曰是言極有根據非臆造之說也試觀貧賤下等之人日之蔬食多健壯富貴之家日之肉食其疾病夭折反眾可以悟矣

水之益人也非徒療渴而已常混合于食物之中而入人體一入人體則混合血液滲浹筋骨與肉組織之內於各生理上大施作用作用既畢由肺臟及皮膚之毛孔排泄水蒸氣而出之見家政學

補至同豐堂約勉臣桂卿仲華幹卿望叔等晚飲

十一日觀書終日

查疫驗病一法行之于西人本國內亦頗有所苦斯賓塞爾羣學中言之但其所指為三十年前事不知有無良法能救斯弊凡居上者施一政行一令而百姓因之受無窮之毒害者每

然矣既受其毒害則莫不怨其政府曰何為害我也豈知政府之意方且以為利之昌常欲害之也然則其害之也非知而害之也彼甯不知而害之也夫知與不知其心雖不同其害人之罪正等蓋既身居政府無論何事皆當虛心體察可安于不知耶不知而猶為之是強不知以為知其罪大矣

斯甯塞爾譏其本國考官發策試人之非法曰吾嘗聞一律師言嘗見考試法律學題紙設以問彼必將飲墨又聞一古文專家言國學前番試題非已所能悉答福壽特近世史家眉目也始安得祿之會對眾自承某校時落史學問題十二條所能對者僅兩條耳又不佞親聞賂孟斯言文部詞章諸題已若就試必曳白也而賂孟斯為撰述者宿國人亦共知彙前事觀之吾有以知今之試士者其發問之題初未嘗為就試者地以誠驗其學之治否淺深也將以自張其多聞耳忘山曰然哉然哉凡人

一一一

之為學也各有心得之不同其於古人之書豈能盡記譬諸西人共讀一書亦各就其所心得者而記之不必同也若互相難問彼此皆窮矣今日考官之發策題與于無所不問更有弄出冷僻之題以難人而欲人之一一盡對且入場時不許有所懷挾噫似此則凡應試者非讀破四庫五洲之書而逐字逐句一一盡記者不可豈非強人所難耶且即能逐字逐句記之亦有何益夫學問所以致用原不在記誦之博而在心得之精彼強于記憶力者必短于推理力故記誦博者心得必無心得則不能神明變化之難學將奚用耶觀於斯賓塞爾所言可知東西有同病矣

十二日詣芝田談又訪勉臣不遇遂歸哺郁堂過小坐去薄晚亦園未訪

天下無術何事何業必須有精理貫注其間者有人問雄名畫

家阿昇氏州人曰君畫之精如此以何物混入彩色中乎氏應

之曰腦也名言

十三日趁署晡出城觀劇

十四日陰觀羣學肄言

斯賓塞爾曰凡人之目有視差在近則大在遠則小當前則晰
遙望乃蒙雖然豈徒目視有差哉惟心亦然頃細之文出于鄉
里則為習心非常之故見于異國置若罔覺志山曰是人之常
情也吾嘗見人于切膚之利害莫不明晰而能遠慮者蓋罕非
心差而何亦猶目之明于當前而蒙于遙望也

推往古聖野之世其祭神也必用人其殉葬也必用人微之舊
史歷一可徵其後文明漸開不忍于用人之虐無已則亦形以
易之以富窮作俑所由起而祭祀則易人而用犧牲皆改良舊
俗不得已而然也

一一二

今之談新者每笑我國人守舊好古不知西人何獨不然如斯
賓寧爾所述不可以更僕數也詳物蔽篇二十三
四葉

十五日晴作書寄巴黎午後仍讀羣學雜誌言

英國魏稱立憲之祖國矣其百姓公舉議員參與政事自古有
之賓斯賓寧爾著羣學成書在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其時憲法
之組織愈益完善矣然據書中所指陳則官府吏胥猶不免營
私舞弊或侵蝕公款或損害百姓甚至援例斷獄亦可上下其
手而民隱不盡上達者則大可異矣夫為治至于開議院布憲
法亦已極矣而官吏弊竇猶不能盡去甚矣其難也但此皆三
十年前情形西國之進化較近最速不知今日能有法改良否
斯賓寧爾曰羣制必依乎民品而立羣制高于民品者為民品
高于羣制者愛名室

忘山曰余始有悟蓋一社會內為無普通之道德教育專恃完

善之法律以相維持必不得也

一羣之安有二教常為之進退二教者一為人之教即宗教家言專主利人也一為己之教即物競家有專主利己也民之德慧術知二教實糅而成之蓋為己太過則損人為人太過則損己損人損己皆為羣害故二教當並用常使相對而得其平不可偏勝也此斯賓塞爾之說也忘山曰今日新譯書中所稱權利義務四字即是兼用二教蓋權利者為己之教也義務者為人之教也

人心因依世運之轉移變化不能時設法防其過不及而聽其自然則屈伸相報或衰相嬗一彼一此迭為消長迭為盈虛周流循環如晝夜寒暑之無窮已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天道固如是也幾何家畫曲線任作何長短必與原點相遇而成圓形天道亦圓也

一一三

忘山曰一社會中道德與法律互相維持道德者內導之用也法律者外導之用也外導與內導闕一不可

談新者莫不曰畏服人之心者奴隸性質也雖然民德未完之社會此性質不可一日闕焉一無畏服人之心則將縱欲妄為無所不至矣何也人莫不有欲能防欲之過度者惟有畏之一字耳畏能勉欲如水勉火

十六日謁秦幼衛師師以工部郎中記名御史前蒙召對問答至數刻之久蓋痛陳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及外憂內患之關繫語之沈摯兩宮頗為動容師自謂當入對時初無意有所建白迨揭簾入極見二人並坐儼然孤兒寡婦情殊可悲遂不忍不言故就所知一言言之殆盡于至誠也

東三省事日亟聞俄日在東京協議俄要日本云滿州事汝不得預聞高麗則南境歸日北境歸俄日本不許忘山曰夫俄豈

不知高麗者日本所有俄不能與爭哉其所以故溢其權力于高麗者所以防日本干預滿州事也必如是則日本保高麗之不服安能與俄爭滿州神身俄之外交手段也

十七日早陰觀報午後作日記

外交之機密如圍碁開勝然今日俄與日兩國爭角投子之時俄人在亞東所注目惟有日人眼中惟有俄若我國與朝鮮適為彼兩國之碁盤供其投子而已曷嘗視為有人之國哉今之談者動責政府以為當堅持不盡諾音極力抗拒噫是欲碁盤起而與人抵制也其可笑孰甚焉

二十世紀中黃白二種交爭世界上黃種之強者惟有日本一黃種立安能敵諸白日本其危哉

當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俄德法為我國索還日本所得之遼東地時西報錄之言以為世界上黃白二種勝敗之機關蓋白人

一一四

素愛黃褐至是乃獲高枕焉

十八日晴作日記風起木葉幾盡落與稼霖同車往滄護園寺
購得西湖圖志一書寺中游人寥落以風故

人但知空氣最能養人人離空氣則死不知此外尚有一切要
之物日光是也日光能助生物之健康人久不見日光則身體
薄弱掌間鑷穴中之役夫因不見日光顏色常青此一證也忘
山曰凡一年內之寒暑溫涼皆日光為之故雖盛夏陰雨時心
稍涼雖隆冬晴霽必稍暖地球人物倘非日光時時注射則皆
凍死安有生發之機哉

居今日而欲談名理以多請新譯書為要蓋新書言理善于剖
析剖析愈精條理愈密若舊書非不能說理但能包含不能剖
析故常病其粗

聞俄人在奉天練騎匪為兵會騎匪無故劫掠地方東邊道袁

大化派兵勦之禽斬無算俄人大怒遂藉端要挾勒令我國誅
袁大化政府不允俄人因進兵佔據奉天省城以兵圍將軍署
又因我國與美日祕定條約將奉天安東二地開作通商口岸
不知照俄人因是決裂

十九日風止聞禁華卿入直樞府那琴軒調外部尚書因往賀
過大學堂訪晤若談及日前兩宮召見袁張即為俄事袁有鎮
靜觀定之說日中詣喜鵲胡同晤秦臣知外部奏定西班牙駐
使事歸駐法使臣兼理轉署即歸作日記

心理教育學云心象之彙類古來頗有區分要之不外二分法
三分法二分法之元祖乃希臘鉅儒亞里斯多德分心象為智
意二類至十八世紀中葉德國之心理學家德賴斯及冥白魯
梭二氏悟二分法之不可始提為三分法曰智曰情曰意其說
復康德氏之修正幾為近世學者所公認矣忘山曰人之腦界

一一五

中亦如國家之三權鼎立

斯賓塞亦謂人之知覺力中有直視元素復現元素復現元素即記憶力也人無記憶力則不能錯綜糾合其所觀察之事萬物而運動其推理力

西國哲學家有言曰人者有言語而後有思想如雜言語則想亦無發生之地忘山曰視是愈悟心物為同時並存且本一體不可分為二也蓋言語物也思想心也言語與思想可

離乎

心理家言教小兒宜先養鍊其概念之能力概念者於天下事萬物紛羅錯雜之中能自區別其部類而尋覓其綱領者余謂我國教小兒常用屬對法凡相對之事物必求其同類此亦養其概念之意也

哲學家謂語言文字之力可以定人之心痕腦印勝于繩紼

萬又云凡古人書籍中全有多少之毒物肯人能自取捨忘山
曰語言文字最能害人亦最能害人不可不慎

二十日晴訪邵李英又至滄豐潤銀莊午後歸作日記

美國不允調停俄外部又推諉謂一切東方總督阿拉克塞夫
主持國家無力節制於是支那之禍無已時矣三省根本地英
俄腹中俄則英于長江上下德于山東法于雲南廣西皆將調
兵佔據瓜裂之事成矣我生不辰逢罹百憂如之何如之何

賜

日今之禍皆釀成于東南之爭俄約使俄約早畫諾用李文忠
之言若國雖欲效尤不過時分權利而已何至有今日余已於
前年日記中論辯之甚詳燭言不幸而中噫

報紙言俄人在奉天勒令各廳署皆騰讓縱兵佔據一切電報
文書皆為俄把持音息不通不知禍否忘山曰俄人之舉動素
強橫走言殆非虛也

一一六

二十一日詣瑞玉如賀其娶婦車馬闐咽賓友如雲皆衣冠鹿
都入游其鋪闥嚴飾惟靜陳列多東國物蓋玉如南游日本歸
也時適其未盡到會婚在夜余不能待遂往喜鵲胡同視泰臣
並欲禍變相適因其側夫人病篤未得見

東者事樞廷極秘不欲宣播致外間謠訛紛々泰臣云決裂可
無慮俄人多囑喝然白山黑水必不久假不歸矣榆關內外有英
日及諸國兵扼守防其內侵京師不至搖動

二十二日觀屏營斯賓塞爾曰憲法之立也立于民品既隆之
餘然後有以存而不廢使民品既污而強尤效者將形具而精
神亡雖立猶廢因舉其鐵路公司事以證之蓋公司之當事者
為眾股東所推舉又形當事中推主席主持公司諸事有年矣
一旦不与眾股東商議直將其路轉賃也公司既已成議路已
在賃者手中始集股東于某所使各具諾而眾股東既至無一

人致議及當事此舉之是非者悉依言署諾而已夫以股東之
衆而舉當事及主席設所行非法可以廢不任職者可以更也
顧法雖具終莫有中而用之者孰雖共治權常操于一人且股
東非輩之民皆經向學為殷高法家為牧師曰主彬之有文
者也顧所為如此然則學校雖與憲法雖改謂民即能享自由
之福用自主之權者抑未盡然見改惑篇第八頁

忘山曰甚矣政理之難窮也吾始謂共和立憲苟成立于社會
中則上下之情必通而發令施政未有不悉當于民心者也今
乃知民品未優之國雖強為尤效而所舉代議者一不當其病
與專制同蓋有平時取媚于衆以求充選逮一握議政權即反
其所為而叢日之舉主亦無如之何也觀于斯實所述英國三
十年議院之弊亦甚大至于今日殆盡社矣非僅法制之善也
抑亦民品之進也

斯賓塞亦曰徒尚自由之法制而不尚自由之實者今日言民主之通病也雖占據非平政也雖代表非民權也凡此皆其所由而非其所止忘山曰止也者謂所行之良法美意而有實效之成立也由而不止譬如耕而不穫實為不穫曰有形式而無精神故不穫精神奈何曰民德民品是也

二十三日訪李英李英方踏飛輪東行與余車相遇問何之曰往菜市余遂驅車至其宅李英亦歸坐而談詢知東事無甚變異日中詣厚庵

俗之詆人者有曰打官話官話二字作何解人不能細辨也余曰凡理論之不密合于情與勢而但依國家一成不變之法律及迂儒固執不通之知識所組織而成者也是名曰官話迂儒動曰天不變道亦不變道誠不變者也而理則屢變蓋理隨情與勢為轉移僅執其不變者以言理其墮于固執不通也

必矣

斯賓塞所謂民德民品非彼迂儒固執不通之智識所能範圍者也曰品曰德大有變化

祈報相反祈者不至者不祈往者一法既立所不求者常過于所求羣學中言此理詳矣論者遂欲執此以破因果之說抑知不然凡結一果莫不有因但所謂因者不在祈者求者之心而視其行事之何如其心甚善而所行不如法謂之事與心不相應事與心不相應則據其事以為因心徒善而因未必善所以其果亦未必善也其心甚善其所行如法則謂之事與心相應事與心相應然後可據其心以為因於是其因善其果亦善矣斯賓塞所謂祈報相反者殆皆由事與心又相應而然也二十四日晨詣汪伯唐談伯唐任外部參議其於國事流涕而已聞之亦不肯言薄午訪勉臣同飲萬福居飲罷觀劇晚聯得

一一八

祥澹廟未文稱奉陳兩倉侍郎教遣往惠陵駐工
家中更夫三人以爭財鬪毆余歸時已逐出矣

二十五日訪尹芷田惠陵督辦也詢以駐工時所當行事又至
施家胡同跌筮署歸檢先代遺墨貯一篋中余家中無他長物
書籍外惟御賜物及先世遺墨而已今年略購書畫亦不能盈
筭也然所陳度多不質器物及皿具極粗重者甚多一有定亂
自隨身重要外棄之如敝屣亦深悔去冬席捲來都之左計也
雖然天下最累人者莫如物物去而人脫然輕舉且可縮小其
局勢而度支改良豈非莫大之福耶前與季英談及季英大然之
二十六日余自謂往駐東陵一月大可專心讀書因携地理書
及各種新書其夥檢入行箚中芷田過談間同差者為田君東
芳甫東芳過面約至通州齊集同行
二十七日先以驛車載行具命僕監運至通曉余坐汽車出京

抵通已暮是夜宿通州北關外旅舍俗名柵欄店店舍在郊野
路畔晚間燈火雜還寒星滿天

二十八日乘驛車進城訪吳石映石映時領州事聞者云尚眠
未起余至其齋中坐談暖日射窗戶須臾石映出因縱談日中
出肴酒對酌哺石映他出余步至偏院中見有高坐堂皇者前
跪二人左右吏役分列蓋州中發審委員方聽訟也余自旁靜
聽之造訊至三四案有因錢財細故者有因中途被劫獲盜求
訊者盜犯三人問之不肯承乃施鞭笞宛轉呼暴猶堅執如故
晚回客舍田君猶未至余亦不復待

二十九日黎明登車行石映以差役二名護送因前途三河境
內不靖也除望荒郊無人煙塔影亭，在州城內渡潞河二十
里至煙郊小憩飽食復行過一村落名柳河屯有淺港垂柳數
株搖曳不數武遙見林樹蔚然又一村落名大柳河屯也余則

一一九

驅車東行又二十里至夏店夏店亦一村鎮薨宇峻整三十里至三河縣城狹小迤北多山皆作土色童然無草木過三河行十里有大梁阻路水淺涸結草橋車行其上又十餘里至嶺上一山村也多碎石礙輪走晚宿馬土舍數椽極微陋

三十日晚行日光射底迤東土山盡漸望見薊州之盤山在州西北層巒疊嶂削岩峭崿二十里至幫軍村停車暫憩車夫秣馬久之復行三十里至薊州穿城市過有高湖南向洞開題曰古迪陽城中塵雜閑靜過薊州數里許一碑矗立道左下車視之則明自幽信基碑刻諭祭文此外無一物林樹皆斬艾淨矣俄車入亂山中南北峰巒起伏多石少樹又行二十餘里日斜西投濠門旅舍宿焉濠門背山面田人家三五寒樹槎枿田畦有淺渚殘柳依水邊余步行柳間眺矚遠山簪列暮色蒼茫風起急入旅舍飽食罷觀書夜深眠

十月一日晨起未行見壁上懸長白慶某書橫幅云旅館無聊
憶及江南風物每當春夏之交一葉扁舟煙波無際岸草搖綠
白雪在天間漁翁買魚數尾烹以下酒醉後推窗看以朝山色
以視眼前之四面青山兩窪乾泥半段殘橋者景物孰勝
早餐畢登車行一路寒山雄瘦嵐光射日凍河冰結十里過馬
林橋楊柳火道又行里許車夫以鞭指曰此吳可謂暮也視之
程松繚繞葱鬱成林可謂當穆宗上取時以尸亭立嗣自欲依
惠陵埋骨故墓于此又行二十餘里山巒愈多溪流汨汨頗有
南方景殊俄至石門鎮停車午餐盡飽復行考顧景范方輿紀
要云石門鎮在薊州東六十里後漢中平五年漁陽張純叛詔
中郎將孟溢率公孫瓚討之戰于石門純敗走宗宣和五年遼
蕭幹敗宗兵于石門鎮遂臨薊州冠掠燕城其地山峽斷絕壁
立其中洞開俗呼石門口余車過其間形勢宛然果其用兵阨

一二〇

安地也。口外迤北半山中有石如人形，植立不動，自是去東陵僅十五六里，東折而北，久之，遙見松柏蒼翠，麓巒壯麗，車夫曰：是也。俄繞忠陵前，迤望皆長松，蒼森蔽天，日自松林中看，山色尤多妙景。曉到馬蘭峪，凡官峪者在羣山窪陷之中，東陵駐工者皆居此，亦一小城鎮，人家數千，屋宇櫛比。余至工所下車，始知田君先一日到矣。堂宇寬潔，可以安客。

二日晴，余在工所掃除一室，陳列圖書，俯仰自樂。午餐畢，與田君並車至忠陵陵前，有御河跨以石橋，春夏之交，水流漲，或冬日則乾涸。橋之北有石坊，又北則宮門，巍然東西列，朝房門內舊有殿曰隆恩殿，殿朽壞已徹去，重修今未盡工者，即此也。殿後有門三座，再進有樓曰明樓，樓後有甕城，梓宮在其內。陵外繚以宮牆，有守陵之郎中主事，六年辰代其地，四圍皆山，周迴八百里，種松柏無慮數百萬株，蔚鬱蟠紆，諸陵皆參錯列峙，其

間相離或三里或二三里惠陵者穆宗陵也此外曰孝陵世祖
陵景陵聖祖陵裕陵高宗陵定陵文宗陵又曰昭西陵在龍門
口余昨車行未至石門已隱隱望見蓋龍門口西山洞開在石
門之北余前誤為石門問逆旅人始知昭西陵制度稍狹蓋世
祖太后陵也又曰孝東陵世祖皇后陵更有端慧太子陵及諸
妃陵凡帝后陵殿瓦皆黃妃陵獨青色余是日先入觀惠陵殿
基棟柱未立構高架先欲擇吉懸標以明年方向不利故又至
工作場周視其執鋸鑿標斧斤之匠役幾數百人俄往拜守陵
之郎中主事去此約五六里行過孝陵及景陵裕陵其規制皆
如惠陵而略高大前列石人石馬惠陵所無也孝陵尤宏壯有
兩石橋牌樓峻麗自樓至陵門路二三里長松老柏干霄拂日
一望無際蔽衛諸陵車行其間濤聲震耳蒼鬱滿眼山勢起伏
其際名畫不能到余至諸處拜謁畢歸途望見景陵碑樓下車

一二一

往視此碑並立高二丈許一刻滿文一漢文題曰大清景陵聖
德神功碑碑接左右並表四柱余直步過石橋至其宮門前排
袞久之乃還登車復行四五里回馬蘭峪

三日晴觀地理書補作日記

余自通州來一路車中觀泰西學案

蘇格拉底嘗誦特爾佛之格言曰余然電與所優于人唯自知
其無知者也忘山曰夫唯自知其無知則其心虛心虛而物界
乃愈大宇宙萬象萬理無不可苞羅其內

蘇氏之宗旨在使人赴美如流水獨未明言善為何物其後弟
子各以私意解釋往往有所偏注

我國曆古學派之傳演往往弟子不如師每況愈下泰西則弟
子往往代過其師如柏拉圖之學過于蘇格拉第亞里斯多德
之學過于柏拉圖爾賓柏羅部之學又過于斐司塔若藉氏

是也所以學派愈演愈進

柏拉圖以為人之感覺變化無常獨觀念則常住而無變化不知謂觀不變則可如釋家之止觀寂然不動寂而常照是也若人之念亦每日隨萬事萬物變化無窮何得謂其無變化

柏氏云人類為世界精神洵哉是言蓋世界無人則皆天行無人治天然之物雖自有妙境然無人之精神灌注其間不可也譬如山水天然之物也必有人為之種樹木築亭橋闢蹊徑而後山色泉聲皆增佳趣此特其一端而已

柏氏有名言曰犯過失而不受罰其恥甚于罰也忘山曰有過而受罰如有病而服藥

泰西近世史中有哲學二大派曰英國派倡根倡主實驗曰大陸派笛卡兒倡主心得而派對峙不能調和於是又有康德出而集其大成康德所以能為晚近哲學底柱者彼蓋尤重

一三二

德育其持論以為道學者哲學之本必有道德而後哲學有所
附麗誠千古之卓識也

索德曰我之真我我之道德性最當自由忘山曰然哉然哉自
由之幸福非道德性莫屬也蓋有道德性者其智其仁皆能滿
其量故可以不為社會上禍福毀譽所拘縛而獨立特行是所
謂真自由真自由者即勇之謂也

是故道德性之真自由決不畏專制之壓力凡受壓力而損其
自由者非道德性之自由乃肉體之自由也肉體本當受道德
之範圍若不合乎道德則不可自由惟合乎道德乃可自由是
自由者仍其道德性非其肉體也世人誤認肉體離道德性亦
可自由謬矣

仲尼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是道德性之真自由
矣又曰從心所欲不逾矩自由之化境矣

所謂道德者亦非拘守繩墨固執不受之道德也必存於其智
其仁鍛鍊變化而成其所謂道德性此道德性可以自由
或問曰自由必有界道德性之自由有界乎無界乎曰既云有
界何得稱自由自由有界指肉體言故肉體決非真能自由何
也以有界故也惟道德性之自由為無界自由如佛欲普度三
千大千世界眾生其志願之自由安可限量誰能為之界耶
忘山曰道德性不完全者亦不可自由何謂不完全曰仁與智
闕一即不完全蓋道德固以仁為主然智不足以輔之誤用其
仁者有之矣故必仁智皆滿其量而後稱完全之道德性完全
道德性可以自由
或問人如之何能致道德性之完全乎曰必由學也讀書聞世
虛心積理以清其智以養其仁戴記曰博學明辨審思篤行其
庶幾乎其庶幾乎

一二三

忘山曰今之東西人莫不曰愛自由愛自由矣吾則謂宜愛道德性之自由不可愛肉體之自由

四日作日記觀者

余五十年前曾發一論謂善惡由苦樂而分界域知天下之有苦境欲解救之而善生焉知天下之有樂境因縱肆之而惡生焉其後觀西儒邊沁學說亦以苦樂為善惡之標準但彼則謂增長其樂利謂之善減障其幸福謂之惡似與余說相反而實相類也蓋救人之苦苦受為樂縱己之樂樂受為苦邊沁之所謂苦樂即余所言受境之苦樂也

公德私德之說亦出于邊沁彼謂道德專以產出樂利為目的其樂利關于一羣之總員者謂之公德關于一羣內各員之本身者謂之私德

邊沁又為苦樂計量之法謂取大樂去小樂者謂之善取小樂

去大樂者謂之惡亦與余旨不悖

忘山曰人但知有樂不知有苦未有不陷于惡者也蓋樂之極則往之因己之樂而故他人以苦或耗財損身失名譽罹刑罰而致己于苦是苦也皆從樂生苦從樂生即名爲惡或曰然則如何謂之善曰其惟知苦乎何以證其爲知曰苦在己者生憫憐心若在己者生退悔心憫憐則思拯救退悔則思改過二者皆由苦樂之機也由苦而樂樂從苦生是名爲善

是故自古鴻儒大哲爭性善性惡不已不知人類自無始下等動物演變而來惟有好樂畏苦二性而已無所謂善惡也善惡由苦樂之大小廣狹比較而生所謂大小者何也蓋兩樂相形則取其重兩苦相形則取其輕人能取大樂去小樂取小苦去大苦斯之謂善其或取小樂去大樂取大苦去小苦斯之謂惡所謂廣狹者何也好樂畏苦不獨我有此心人之所同也人能

一三四

推己好樂之心而無損害人之樂推己畏苦之心而能憫憐人之苦其所推之界愈廣者如由家及親族朋友斯謂之善反之而其界愈狹者斯謂之惡雖然知苦樂中大小廣狹之界域者必由學問人當遠在榛狂頑蒙無知學界未開之時任天而動雖所行近善近惡而不能判斷其為善為惡也彼不知其為善雖善不能加以善名不知其為惡雖惡不能加以惡名也故曰民性之初無善無惡惟有苦樂

五日大雪簷楹厚數寸中庭皓白飯後出遊山陵松柏間好一幅圖畫歸觀地理書

人皆知慕富貴不知有精神之富貴尤可慕博學多聞廣思積理精神之富也崇闕道德砥礪操行精神之貴也

凡至人之心量如海學境如山天清氣澄萬里浩淼海之所以大也巖幽漢曲探索靡窮山之所以深也

六日雪霽游湯泉其地在馬蘭峪之東北山麓開福泉寺之側
方池水滿泉自下起氣蒸如滾沸前有流杯亭池水流至亭中
盤旋曲折遂出牆外入荷蕩中當其白石隙湧出以手觸之熱
如已烹之茶殆其下地心之火近四時薰鬱故終年不涸水
也後有塔碑刻湯泉記明成繼光撰又有聖祖仁皇帝題詩碑
蓋其勝蹟由來久矣

七日晴游馬蘭鎮出長城缺眺覽塞外皆大山環擁城水閣為
山泉所衝致欄圯其殘碑舊石堆砌曠者蓋幾千年物甚矣
秦政之愚西人稱支那長城為古今大工作如埃及古塔基然
工雖鉅無益民生不足貴也試觀今日地員上電線鐵軌縱橫
貫聯數千萬里山可洞海可填其工之鉅大過此遠甚而為萬
國所利用古今人可相及耶

八日陰微風詣惠陵因往游大紅門是門為諸陵之總路前者

一二五

石坊極高峻面銀杏山迤右望見龍門口又西皆重巒巨嶺環而北數百里不斷時雪未化山皆衣白兩歸作日記

亞里士多德之論音樂也曰無事時可發揚自然之精神涵養德行使不為惡有事時可鼓舞軍士之勇氣使奮往直前不畏死噫古人制樂之精意盡此矣

法國毛塔耶尼教育之法不貴文學痛詆當時修古文學如羅甸希臘語者及專倚記憶與記誦之教授法由是視之專倚詞

章記誦之學凡社會未開明時自然之習慣東西所同也毛塔耶尼生千五百三十三年蓋在二百年前毛氏又痛詆當時鞭

待以寬大又謂教法宜使學生自思自悟又謂為學非學他人所言之事應學自己為人之事

近世歐洲小學校教科書多加圖畫蓋創始于廓美紐斯廓氏生千五百九十二年

盛隆有云凡人當種上情欲擾亂時須以道德思想自整理之

可稱名言蓋盧騷少年時頗不羈嘗犯欺詐竊盜淫佚等罪其後改行遂為一代巨子

道德之學以情操為本此言出于盧騷之言也是故我國儒者論道德必推至誠又曰誠意所到金石為開蓋不存于至誠雖明理無益也斯賓塞亦謂德盲必困于情感徒恃理想僅增長其智慧而已無裨于德行也然楞嚴經又曰想多情少者飛情多想少者沈忘山曰釋典之所謂情乃指情欲而言非道德中之真情也所謂真情即是精誠孔所謂仁佛所謂慈悲斯賓塞亦所謂人之誠論理想有人差之病可於裴司塔若籍氏及佛羅卜尔二人論教育之異點證之裴氏倡言幼兒教育宜在家庭委任于母佛氏則云世之為母者多不暇任教故送諸幼稚園為宜蓋裴氏父早亡嘗受育于其母佛氏則母亡而受繼母之漠視其所經歷各不同故所見有異也

一二六

九日閱舊日記觀書

顯靈柏羅都德人也學于裴司堪若藉氏為教育學大家裴氏
橋正歐州古來空讀誦教授之弊發明實物教授重五官銳
敏及知覺鍊習其結果不過多知鳥獸草木金石之名而已頭
氏之新教法則曰知覺之所以可貴而有益者不僅在見聞與
接觸之物而在心中之融會其知覺以通其條貫也忘山曰裴
氏之學主格物顯氏之學主致知

顯氏又謂人之精神有二一良知一意志良知所以分別意志
所以決行良知與意志相均相和謂之誠意與我國儒書所謂
敬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致而後意識暗合

報善之心曰報恩報害之心曰復讐此人羣內天理之原則也
其後因復讐之事多弊害遂改良其制度定復讐為刑罰使凡
受害之人訴于官長由官長代為罰之不許私相報復惟報恩



之事仍聽民之自便

經濟學中分業之說始于柏拉圖財產共有之說亦始于柏拉圖
圖願分業之說至亞密斯丹而益輝光大之遂為社會上應用
實理共產之說其弟子亞氏即破之雖後世有聖西門致勒約
翰諸人主持而于今之社會尚格不相入也

孔子論人之德有三曰智曰仁曰勇柏拉圖論人之德有四曰
知曰勇曰節曰義節者言有節制當服從理性之命令以制其
情欲故謂之節忘山曰今人稱婦人守貞謂之守節節者即節
制其情欲之謂也故余謂男子寡欲不犯非禮者亦可謂之節
戴記稱仲尼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
子而柏拉圖主持共產之說至謂妻子皆宜共有斯其論達于
極端矣

柏氏云人宜各專一職業終其身從之若有多材多藝出眾

一二七



者為衆之害。昔扁之國，外忘山曰：凡多材多藝者，所治之業必不精；業不精，則無益于其羣，徒使人眩其多材多藝之名，皆思旁鶩，不肯專精一事，其屑逐也。宜矣。或曰：然則從柏氏之說，人不必務博學矣。曰：學有二別：一聞見智識，涉于虛者，不厭博也；一材藝職業，涉于實者，貴專精也。柏氏所謂專，指材藝職業言之，豈欲並人，聞見智識而限制之乎？

十日觀書

斯賓塞謂羣治者，隨民品以為高下。此理自柏拉圖已發之。亞里斯多德哲學大家亦政治學大家也，其言曰：集多數人之材產可以勝富族集多數人之聰明可以勝一賢者之言。亞氏主意以為寡頭制之國易起革命，民主制之國亦易起革命。惟斟酌于二者之間，施適當之手段，成立憲政體，乃可以保存國家于永久也。是理極為中正，萬世不易。亞氏當日已見及

此可謂遠識

霍布士者英人也其學之宗旨謂人皆以利己為心其後知非利人不能利己遂不得已思與其羣互相保持而契約起因組織而成國家然其始實萌于利己之一念非以與人相愛而生也故謂人決無所謂道德性也此其說與荀子性惡之說不侔而同而其終也卒歸于專制蓋謂人若識見不高心志不壹或破契約勢必肇亂故必用威力保護之而此威力必歸于全權之君主或問曰權既盡歸于君設君主妄用其權國民能以法奪之可乎曰不能也使眾人一日能復其權則君權終不專而契約不能確定也時霍布士為英王理查第二之師大見尊寵或譏其為是言者所以獻媚一人忘山曰霍布士非獻媚也其學術使然也彼以為人無道德性惟有強權而不歸于專制其說不圓也是故荀卿之學派流為李斯創我國數千年專制

一三八

之政言性惡者之流弊如此推霍布士之意蓋謂人決無愛人之心其平日最為道德仁義之言者皆因自處于貧弱而望有勢者以如是待之也無非愛己而已故一旦居高位握重權未有不私自利即小有不善斷不肯屈于公論而讓權于人倘其權可見奪于人其權仍不固則無威力以保契約矣是故在霍氏意中非不知專制之弊然以為無善法也不知霍氏沒後百餘年竟有美利堅之華盛頓當戰勝功成諸將擁戴之際忽自解大權辭職歸里遂使美國得組織良法成百餘年立憲共和之治是霍氏所夢想不及者也

陸克英人也創勞作自由之理以為人有所謂勞即有所謂權是權也可以自由忘山曰然哉然能享自由無界福者其惟道德之性與勞作之力乎蓋以勞作自由雖有時因勞作而使人之利無罪此工商業競爭所以方興未艾也

陸氏又謂一人徇其無厭之欲積而不能散者其罪與掠奪同
科忘山曰苟以勞作而致富無厭倦亦不能非之也但所積之
財當流通于市間使人得藉其財以為勞力之資若藏貯家中
既不肯貸人又不置諸通商銀行是真與掠奪同科何也因其
財不流通遂絕貧占勞作資本是與禁人勞作無殊矣夫因己
之勞作侵人之利可也因利在己並侵人勞作之力不可也蓋
勞作者自由權所在也侵人勞作是侵人自由矣
或曰今之富商往往壟斷求利是亦合于勞作自由之利忘山
曰不然壟斷最阻人勞作之力亦與掠奪同科也蓋所謂勞
作自由之一大部分專指商工業家中等富戶而言其力但能
勞作不能壟斷壟斷者必出于巨富之家彼不自勞作恃其多
財一切託人為之即可壟斷以壟斷而絕人勞作之路其罪至
大斷不能自增于勞作自由蓋彼既可不假勞作則其自由已

一二九

出于勞作界外也非陸氏勞作自由之義也

勞作自由與道德自由雖皆稱無界之自由亦不得謂竟無界即道德與勞力為界也蓋在道德與勞力中則無界

陸克又曰父權與政府權異父權由自然責任而生政府權由官民之契約而生又謂父權可暫不可久忘山曰當野蠻世父權與君權本無所謂分別以國家之成立本起于家族也世界文明而後知君權與父權不同源之故陸氏又謂專制國其君主視民如寇讎民之視君亦如寇讎舉國上下隱然在戰亂之中其後孟德斯鳩亦謂專制國所謂大王其中隱含擾亂之種子以柏拉圖亞里斯度德之明識而不非奴隸制度以為此天然法也陸克始首破之謂人皆當平等萬無以一人壓制他人之理自其說出復經孟德斯鳩諸人之闡發而奴隸制度至今幾絕跡于地員上

陸氏又謂革命之亂因官吏破壞契約自存繫端故不得責百姓之悖逆。

說者謂英國之陸克法國之盧賡孟德斯鳩諸人皆能以學理
安易一世之心思耳目而國家政法因之改革遂造社會幸福
其功匪淺過于孔孟遠矣吾則謂孟軻未嘗無功于後世考其
學術所主持有二宗旨一先辨禪讓之義一湯武征誅之義禪
讓之義謂庸闇幼弱之主不宜擁天位也征誅之義謂昏暴之
君當受誅于天下也厥後漢高滅秦李淵滅隋皆法孟氏征誅
之義即至有明及本朝咸以平中原之亂而得天下雖開國之
初小有殺戮不及漢唐謂之征伐亦無不可又若嘗在代漢司
馬代魏趙宋代周如此之類雖皆以強臣奪國然其辦事之主
類皆庸闇幼弱代為天子理所宜然何愧禪讓之義惟南朝劉
蕭諸人每于禪代後輒殺故主滅其宗族是則不可耳要之孟

一三〇

氏之二主意已實行于後世不可謂無功也

孟德斯鳩三權分立之說始于亞里斯度德氏盧騷氏民約之

說始于姚伯蘭姬氏在一千五百七十七年孟密斯丹分業之說始于柏

拉圖氏皆有所祖也

盧騷學說多有自相矛盾處如謂既聯民約當人人平等不得

有君主臣庶之別又云凡一國中主權者元首也法律及習俗

腦髓也諸職官意欲惑彌之器也農工商賈口及腸胃所以

榮養全身也由是觀之則君主臣庶之等級仍不能不分立與

伯倫知理有機體國家之說暗合顧伯倫知理主持君權者也

故其說如此盧騷專言平等何其言之同可見公理本如此

雖結契約斷不能無主權之人固不可如霍布士之專制亦不

可效無政府黨之所為也

盧騷欲使主權在國民又云主權合于一而不可分夫以若干

國民持主權使不推一代表者則意見紛歧焉能合于一乎有代表者即不能不以主權歸之然後能一

盧氏又謂立法權決不能使代我必躬任之蓋不以代議政體為然此則萬不能行者一國既地廣人眾各有職業或學商在外或游歷他方豈能盡拋棄本籍而悉入議政院且人之智愚不同學問各異豈能人人勝議法之任是皆其說之短者

凡法律不可不隨時修改此學說出于盧騷甚有功其言曰凡握權之人當議定法律後始終不許交易者政治之罪人也

盧騷亦知其平等之義不可無分別故又以說自解曰吾所謂平等者非謂欲使一國之人勢力財產全相均而無一差異也若是者決不可行之事也但使有勢力者不至涉于暴虐富者不致倚財力壓人則于平等之義斯已足矣

良知之學說在我國為之最早者南北朝時之陳遵明宋之張

一三一

橫渠程明道造明之王陽明起始大闡發之成一種學派在泰西則此說為于笛卡兒最有功于世而孟德斯鳩繼其後遂卒之以論治體

孟氏論自由亦曰必不肯于公議之法律乃可以自由而今之談者非之曰使人不服從法律非真自由因法律或未盡善而有背于自由平等之理者則不從服從也忘山曰法律設有不善倡議修改之可也未修改之先不可不暫時屈從何也人情法律為生命為因其小不善而任意背之則非其善者亦可背之矣如此則法律可以不立矣又何必爭言法律神聖世界耶今日各國皆實行廢拷訊設陪審寬刑律孟氏學說之功也孟氏又曰世界文明則每以惡名之暴露為譴罰之極點故刑法不妨從輕其後白加特祖述其意著刑法論

亞里斯度德亦經濟大家也其所論貨幣價格及分業諸理皆

為亞丹之先聲惟以為貨幣不能滋生貨幣凡斥本取息者等
于掠奪其說頗眩惑後之學者幾數千年

亞丹斯密喻泉幣為地上之道路鈔幣為空中之飛輪故我國
唐憲宗時有飛錢之名即今會票是也

馬爾達創人口增加之說謂地員上人口之繁殖每二十五年
輒增其倍而產物之增加不能與之比例謂人口之增加為乘
數食物增加為加數故謂社會今日雖甚治迨人口既增食物
不足以養之未有不亂者志山曰據斯賓塞所推生滅相抵之
說則人口以物競天擇亦無過庶之慮也

理查英國人亦嘗時經濟家嘗有名言曰人類之自利心最重
物體以引力而左右水依高低而運動人心之依利為向背同
一理也志山曰所謂利者不必專指財幣而言即人之好名譽
亦包括在利中理氏所著最馳名之書曰地代說與馬氏人口

一三二

論並傳

十一日飯後游普陀塔即西太后之萬年寺地也修築多歷年所今以其頽壞重修之佳瞻定陵即文宗陵地勢頗高在山腰前立宮門前俯視羣山氣象雄濶

十二日與東茅僧登迤東之小山有石塔高矗塔前有碑刻記稱明萬歷二十年有陝西王西涯名通以參將來守馬蘭因其地形勢似舟故能載甲士然舟必有樁始可穩涉波濤乃請命于總帥戚繼光築塔于臺子山上以象舟之樁焉塔中祀摩尼佛像今猶存塔之迤西北有藥王廟余因入游殿後有堂宇三椽軒窗闢朗可遠眺老僧獻茶坐久之歸

十三日觀地理書作日記並覽舊日記

內典稱佛有他心通之能力凡衆生一念悉知之又云于一念頃能知萬里外所降雨點之數又云能于一念頃能分身遍至

三千世界余謂佛有大神通力人亦有小神通力試視博學多聞之士閉戶不出而能以心游歷五大洲覽其山川觀其形勢察其風俗人情蓋與身往游歷無異此其神通力為何如耶
十四日得家書知室人於初五日亥刻生一子家中皆安余與慕兄皆艱于生男慕兄有五女一子余有四女殤其二今始得一男余擬命名曰用勤

十五日連日寒甚余又往堂子山晚觀書

余乙未年在海上與燕生談即發明文學為見道門徑數學為見藝門徑燕生頗嘉許今見嚴譯羣學載斯賓塞爾論治羣學先治三科首玄科即名學數學名學西人謂之辨學又謂論理學即文學是也與余所見不侔而今但斯賓氏於玄科之後有所謂湖科如聲光化電及水火質力諸學又有所謂著科則天文地質醫學動植法性心竅皆是

一三三

我國習俗凡古人書畫及古器物多贗為以欺人取利者西國亦然如羣學鑄性篇查塞往者者法之碩師也而不知所收奈端巴斯噶爾諸手蹟為極易辨之贗物

斯賓論專治玄科不治間科之弊曰譬如聲學聲行氣中求其速率奈端以數理求之其數與實測者若六之一繼而拉不杜斯考其相差之因則謂以聲力入氣生浪浪有排擠因而生熱熱生而原力耗減所以行遲忘山曰移是可知天下學問無窮盡斯賓又曰凡智者冥思渺慮其標一義而風施一時者大抵與時相得而後人不遠者也使其超俗適時邈焉先覺則雖有甚精之義將莫之舉而遂亡忘山曰於是見著書立說之難

十七日與東芳偕赴陵夜觀書

羣學述神篇云民德民智聲然而事智育求之於理想德育者以感情終之以行習徒有感情猶無益也必自感情施之有

事夫然後能由勉强至於利安至於既久浸以為習則行其所
無事矣忘山曰由是觀之則錫蘭耶露二教派亦以天界地獄
警戒羣生者即所以動人之感情也斯賓以爲教未可厚非者
即此意

孟子曰親之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故仁民愛物必自愛其親始
所謂親者非但指父母而言也凡家庭之間自父母兄弟夫婦
子女何一非親若于所親尚不能愛安能愛及疎者是故西儒
有言曰家庭者利他之學校也又斯賓塞亦之言曰激發民良
之功莫捷于爲父母其克己其敬事其圖將來皆緣其愛子之
情而遂發其摩鍊德性也蓋時使之棄情前之可欣以爲其所
生謀久遠然則減其自利之私而趨于利他之仁者必自慈利
始矣觀是則知康廣夏欲駢立育嬰園以奪人父子之恩者非是
羣學家新舊相推之理余于去歲夏秋間已悟是理時猶未讀

一三四

斯賓塞氏之書也

十七日觀地理書夜觀政法學報

外國法律有二源一基于羅馬之法律一基于英國之憲法蓋羅馬法與英國法差異之點即私法公法所由分私法多出於羅馬公法多出於英國也所謂公法者何即維持治人与被治者交互間之權限也所謂私法者維持被治与被治者交互間之權限也故公法又名憲法私法別為二曰民法曰商法歐洲近古以來最文明之舉動莫過於普魯士民法草案公布一事蓋當其編纂也開委員會總會議者數百餘次及其脫稿也又公刊草案及理由書自一千八百八十四年至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四年之中分六次之公布廣徵公眾之意見書不僅徵諸普國境內猶廣徵諸德意志全國及澳大利之大學校裁判所法學家辯護士政事家之批評於是愛用之士莫不披陳意

見其意見書已盈箱累篋一為編輯得三十九大卷之多傳為
盛事厥後普國華業修正據以為勅本者不知凡幾迨修正告
竣始頒為法典溯自編纂伊始已垂骨十三餘年之歲月矣是
故現今各國中稱為法學之泰斗者莫德意志國若也

欲望之在人猶水之行地也水性趨下人之欲望趨利善治水
者因勢利導之善治人之欲望者亦因勢利導之蓋不因勢利
導而從事壅遏則欲望之潰決汎濫將無異於洪水也自古善
治水者莫如神禹其次則漢之王景而善治民之欲望者厥惟
經濟家亞丹斯密氏

地理與文明有關係汪袁父史學概論稱埃及人所以夙明哉
何學者以尼羅河每歲宜其國土之形非藉精確之測量則土
地所有之爭訟不能定也印度人所以確立宗教之基礎者以
印度河流域之豐穰喚起其讚美自然之思想也使羅馬人去

一三五

意大利之半島必不能擴張其帝國之偉業使今之英國四面不環海內地不富石炭必不能輝其國旗于日所出入之處也十八日飯後與東芳往游撫軍山在馬蘭峪迤北余登山肩未及頂已俯視雄洞山下有公輸廟晡往視鹿園有鹿三頭皆去角夜觀書

治理化學者以聚斂之萬物為其實質治政法學者以過往之歷史為其實質

法律者國民生命財產之所係也故與經濟學相為表裡焉法律者又國民行為風俗之所係也故與道德學又相為表裡焉美國兒童最樂談選舉大統領之事與支那人豔羨臚唱時之狀頭無異輒自豪曰他日吾必被舉

泰西古時法律與經濟之學未嘗分科直至德國財政家耶爾谷出始將兩界中離各成獨立之學見其逸經濟學範圍而

外國人之在本國得享有私權始於一千七百六十二年法國
與西班牙締約取國際交互主義交互主義者兩國視相待之
厚薄互交換其利益也迨法國大革命後大昌博愛主義國會
始宣言有自由之法國宜廣開國土使各邦人民同享人生國
有之權自是以後外國得享有私權為文明各國之通律至于
公權則除本國有公民資格之人外一毫不以假人
考地質學者知上古有所謂石期世界銅期世界鐵期世界蓋
因其所用器皿而別之也今世界上貨幣之制由銅進于銀由
銀進于金亦可分曰銅期世界金期世界
社會共產主義非不美善將來或有此一日然必本于生存競
爭自然之趨勢而成不可強也

十九日訪葛軍門談軍門名振全字福庭直隸饒陽人善談論
極儒雅

一三六

夜觀書是日心得之理頗多記之

東西各國較近三百年內之勃興蓋有二原因曰以學理闡公
智以強力伸公權

羣制隨人德人智人勇而進曰昔飲冰嘗稱民德民智民力吾改

如言人較
能該括

而卿以性惡學派流毒我國使國之德智勇性格數千年不進
是故羣制萬不能進

笛卡兒以良知學派促歐洲進化王陽明以良知學派促日本

進化良知者無善無惡良而已矣

野蠻國人顯惡狠戾非仰賴其君之威愛不足以合羣若社會
進化則君無所用其威愛但為專決但為守法以整齊之而已
國雖文明亦不可一日無君蓋法律雖由百姓公議而無專決
者則集室道謀終、莫定法既立而無執守者無施行者則法

律亦同虛設以無實行之強力也夫君者即統壹決法執法行法之三權者也或曰西國三權鼎立則三分其權可矣何必統之以君曰權分爲三懼其相爭不能不以君統之特所謂君者必由全國人公舉而後可

今日雖稱法治神聖時代人之守法似可無待于君也不知無君則法律不能堅定以無執行之強力也夫法律至于不盡一不堅定則有法與無法同國無法則人羣不能組織成團體將消敗散裂無以自立矣是故雖曰有法不可無君

君也者所以組織人羣者也父也者所以連續種類者也欲求人羣之相安非有君以組織之不可欲求人種之不絕非有父以連續之不可故君也父也社會上一日不可離也人之所以能生之不絕者賴有父母以生之父母耦數也人之所以能相安不爭者賴有君以統之君奇數也

一三七

君父自然責任也。人當野蠻時當受制于君人當印稱時當受制于父。

自由者生機活潑之謂也。然不可太過。太過則自窒其生機矣。觀于各國民智之開。能聯合有強力者皆以多數勝少數。我國地大人眾。欲一時開通之組織之甚難。

欲求無君無父之極點。非化衆色身盡入覺海。不可。否則斷不能一日離君與父也。

佛為教化衆生故現色身。

教化衆生化字可細參。

葛福庭云。近陵一帶山中時有野火。其故因犯禁斬伐樹木。以火焚之。則痕跡銷滅矣。余始歎我國無事無禁。

人之善惡以不注意故。

陳託性者。先從事物瑣雜起。於瑣雜中生自然概念。然後融會。

貫通之則永不忘

隨處留心則一事一物皆餉我學界

學問有博與陋深與淺之別博者指聞見而言聞見多為博反是曰陋深者指思想而言思想邃入為深反是曰淺今人多混視之

二十日觀書

日本各地方別置裁判所始于明治六年創于江藤新平新平佐賀藩士也

外國實業同盟胚胎于英發見于美蓋當十七世紀之時英之煤礦業者組織團體以定煤價是為實業同盟之一種子越百八十年美國設立石油同盟遂為實業同盟之始
凡人至購買物喜貪廉價者皆生計之困乏尚富足則自可不求價廉但求物美人亦不貪廉價但求物美則實業同盟之

一三八

法可以革矣

今日歐洲凡勞動工人皆減少時刻多得利益又道路之寬濶及居室之旁必繞以花園務極光麗優美者皆實行德麻司摩克之華嚴界主義華嚴界者哲人思想中之一虛境其書出版于英倫距今三百八十四年以前其後又有加著提之加尼亞旅行是二書皆為社會黨人之原動力

各國官制大都參用事務官政務官二種政務官視其才識可以隨時遷調如有時為文部大臣有時為內務大臣之類事務官任其終身其任有勞績則加俸而不遷官其行政也又參用官治自治二種官治云者國家直接使官吏治理以達其行政目的之謂自治者國家以地方事務一部分使地方人自任之而間接以達其行政目的之謂

外國又有行政裁判所之設專司關於行政法上之爭議此則

余所未聞者

歐美商賈之大資本曰誠實而金錢次之名言

亞梓法治國論云徒知有權利者則無協助之公共心是謂放棄公德徒知有義務者則無自營之獨立心是謂放棄人權名曰西國獸名曰獅猛獸也其猛烈之氣不得伸則跳躑不止故與以毬以消磨其氣終日弄毬而跳躑遂忘矣日本機外劍客以文人之弄文學士之好學何莫非弄毬類忘山曰昔秦皇以焚書愚民而漢武又以求書愚民經學詞章八比又數千百年於此何莫非弄毬類也

二十一日時惠陵殿柱猶未豎立以明年方向不利故先構木架以備供梁擇期在明日巳刻晡李秀瑩白仲謙同來蓋由承修大臣遣二人來監視供梁也

二十二日供梁禮成

一三九

二十三日李白二君黎明返都下

昨夜聞白仲謙談都中舊事一則記之仲謙云京師富戶治典業者甚夥有范姓者名華字華甫為人長于理財善治生在都數十年掌典業二十餘家凡所擘畫措注皆條理精密局勢恢廓人服其才以是股東皆倚賴之身亦因致饒富庚子前數年有祝姓家典在崇文門內亦范所莞業者也一日薄暮見一人持翡翠花瓶求質與中人始猶疑不察真贗會華至取視之曰真也償直銀三千兩今質價減半乃以銀千五百兩付之書券而去逾日道路始傳說某日祝姓典所質之瓶偽也此瓶自外國販來頗多在楊梅竹斜街某店出售價極廉約銀十數兩一枚華聞之駭然急取瓶于日光下諦審果贗物因驅車出城迹訪售瓶所果見羅陳繫之先色狗發与所質無異大悔而歸歎曰我代人經營數十年無毫髮差失今以一瓶故使我英

名墮地吾休矣遂向各居傳辭職或欲強留之華不可既而曰
吾雖以是去吾之心迹昭然不可不表白使眾知之且深願凡
業是者以我為鑒遂擇日於某所大集同事數百人暨各居傳
讌飲酒後慨譚自陳辭職之由且出其瓶使眾觀之皆曰是
誠贖物也華曰我之悔不可追矣諸君其慎諸又顧視姓者曰
我負居傳一千五百兩我自償之是瓶即以贖我何如祝姓許
諾華乃取瓶當眾碎之眾大驚華曰我用此瓶何為聊以洩我
忿耳有頃飲罷各散逾二日忽有人持質券并千五百兩銀鈔
及利金來典贖其瓶典中人惶急往召華華至視其質券標曰
某字若干既數因問其人曰尔之瓶自有記認否曰有之遂遣
人持券入內尋之須臾抱一瓶出使來贖者自認之果其瓶也
其人惶恐揖謂華曰吾服子之能矣言畢狼狽遁去事聞諸居
傳皆大愕喜乃羣集讚頌其事復邀請華筵業如故仲謙曰華

一四〇

卒于庚子後一年壽七十餘吾猶見其人拳匪之亂其所筦典業皆燬于火華蓋以是鬻之而死

李瑋瑩云庚子之役有營官某甲率兵數百逃而東行沿途大肆淫掠百姓怨忿會有法兵踵至百姓往訴之法入怒使人探知某甲駐某村乃於深夜潛以兵圍之天明數百人皆就縛一以鎗斃之又云美國兵入都畫驢馬市以南為美界其兵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為各國最亡何和約成奉其奉回令撤兵百姓扶老携幼垂涕挽留美兵官惻然憫之為暫留七日忘山曰觀以上二事可謂從古未有之奇聞

二十四日觀書無所記

二十五日葛福庭約飲葛有幕友二人一朱姓字儉卿上海人一李姓字方甫與葛同縣葛以游擊前駐江南吳淞十年朱已佐其幕中後隨至臺灣數載又歷廣西安徽山東數省其後葛

駐天津北塘又自北塘移駐馬蘭峪朱皆相從前後二十年朱
為人伉爽與余談臺灣風俗頗詳盡是日席散已入夜主人殷
勤倍至張燈送歸

二十六日陰微雪赴陵側工場周視夜觀自助論

俗人動誇門第以出身卑賤為辱不知人之榮辱在能立志與
否豈論地位古人之堅苦卓絕立功顯名其起于卑賤者十之
八九方諸世家官族榮譽尤過之觀于英國比約瑟弗伯洛巴
敦為薩爾福德之民委員嘗於議事時自述其少年時在軋花
廠備嘗艱苦情況一坐起敢斯可知矣

自助論云田畝財產祖父可傳之于子孫學問才智祖父不可
傳于子孫是故人貴自勉

富與力之界說富可以生力力亦可以致富互為子母者也

蒸氣機器之理當紀元前百二十年已有人窺得之其人名希

一四一

洛亞歷山德里亞人明算學及氣學水學始研究蒸氣之力製
為器具厥後事雖不成精理名言永存于世迨薩代禮牛國民
惹迷士瓦德高禮不的爾斯敦教人起而繼其志述其事而震
世厥後之機若乃有大成之一日

二十七日作日記視書

自助論云福祉實其慧眼常隨勤勉之人而行西儒戒福士他
曰善心火之光多者即英才蕭聖曰英才者何忍耐忘山曰
嗟乎人但恃聰明而無忍耐之力者安得有所成就

勤勉之人有化萬物為黃金之能力有化光陰為黃金之能力
至言

仲尼曰聖與仁則吾豈敢亦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而已矣
西國製鍊家達尔東曰英才之稱則吾豈敢吾之成業者勤
勉之功積累所致耳

西誘曰習逸性成一事難為習勞性成萬世易作習勞如何曰
反復而已矣譬如讀書看了又看譬如習藝精益求精譬如投
食物釜中以火煮之煮了又煮何患不熟所謂功夫所謂火候
為學之道當如此

法人盧騷英人撒母耳德留皆少年不修操行無忌弗作其後
折節改行讀書勤學遊一為政治家一為文學大家可見人
能自勉雖失之東隅何不可收之桑榆

英人伯拉溫見蜘蛛之絲縷、當所行之路因悟造鐵懸橋之
法伯路涅爾見露船小蟲鑽細孔繚曲窈深更以如漆之物塗
四方上下而居其中因悟造河底地道之法此皆受教于昆蟲
之微類者也故聖人學于萬物信然

昔明電學之理人但知有弗蘭克林不知有弗蘭氏並稱者尚
自愛拉法尼曼氏十時卒無學偶置二種之全類于死蛙之腹

一四二

則眩跳躍如生因是遂發明二金交感之理

奈端之於重力已殫思竭慮莫實通觸其機遂獲前之秘奧學士雍之於光學已真積力久驗水通感其思遂成曠代之學家蓋最新奇之學莫不得之最陳腐之事信然

西國自古有名工及創製新器之人皆不自工業學校而出大抵起于窮困故曰窮困者創造之母

德至而名歸之業精而利歸之此自然之勢也雖然古人之修德非為名也其修業非為利也顧何以好之慕之教之不倦者彼蓋視此有自然之真樂覺天地間更無他物足以易之也

善畫者以萬象為師善學者以萬物為師

自助論曰風俗習慣紛華聲利非降伏吾輩之主人實吾輩為降伏此等之主人也是故人貴立志

法帝拿破崙為俄將士活妻皆欲於字典中刪去不能不知等語

曰此我一生所憎厭者也人志不學耳學焉安有不知不能
威靈頓之所以過于拿破崙者拿破崙所志在榮名威靈頓所
注意在職分西人嘗稱威靈頓為大將也拿破崙神速如拿破崙如
古雷武及馬相臣也智慮周密如格蘭登純粹誠實而高尚如
華威頓

是晚得都中工程處信知下月停工不派駐班故余與東若商
議後日回京

二十八日檢書理行具是日親自助稿終卷

當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印度榜葛喇之土兵叛亂英人之在印
度者自文武官吏兵卒下及平民婦女無一人戰縮畏懦莫不
盡力抵抗叛兵縱或受圍困死傷相繼無一有請降之心於以
見英人精神之強壯教養之完備矣
英人厚亞德創改革獄制之說不避勞苦不顧危難以期其說

一四三

之必行及身後而英國獄制果為之改良其他文明諸國效之自此罪人無瘼死者厚氏之賜大矣

創廢奴制度之議者有陸克孟德斯鳩諸人而實行其主意者厥惟沙伯沙伯當十八世後半紀代實力救拔黑人並援律法以與政府抗嘗創設廢奴公司蓋生平以是為目的也其後格拉克孫維伯福斯勃古斯敦及伯路翰等後光輝起卒脫黑人奴隸之苦其功偉哉

西儒律敦曰理財之事切勿輕忽金錢者品行也忘山曰金錢與品行最有關係不善理財者足以墮陷其身于非義慎之自助福曰人欲保護其品行不可不尚節儉節儉者非吝嗇之謂也蓋節儉則衣食有餘有餘則能慷慨而具義俠之心腸矣忘山曰人所當愛惜者三一曰精神二曰光陰三曰金錢人為不能節財不能節欲則種下品行之不良由此而起故柏

拉圖四德之中節制居其一

西國大將那比爾之言曰不言則已言則必信不借則已借則必償此二者乃德行之大者有德位之君子必當慎守此也

二十九日黎明登車與東芳偕行俄日出過龍門口路皆大石
牙孽確難行回望陵宇蒼蔚在日薄午至濠門小憩風起冷甚
飽食復行日未落至薊州宿馬夜有某君與東芳相識者來談
痛詆其州官之閹考州官姓古名銘猷

三十日未明自薊州行三十里至邦軍日始出又二十餘里至
段家嶺小憩午後復行七十里至煙郊已昏黑矣風甚寒舍中
熾炭取暖

十一月一日日出始登車行二十里過潞河又十里至通州西
門外憩馬

東芳善射鎗復余一路車中無事所得履甚夥到旅舍輒舉以

一四四

使子知此嘯霞則暗中多方調護務悅其親勉文亦不知也嘯霞年亦五十餘晡自署歸

四日余新生子明日餘月先一日設醮款客是日女客來賀者甚多厚庵父子及桐士昆弟亦至晚與昌士談

五日篤甫及幹卿過晡季英來仲華亦至

露日啟蒙之說騰播都市余終謂不可據果尔是出我意度外也昌士云外國刑獄最重凡聽斷時須有陪審官十餘人皆地方之公正商民兩造辨難既久雖勝負顯決陪審有一人懷疑者即不成信讞

公法中有私萬國公法公法之別蓋公法者各國國際法權也私公法者各國治外法權也

六日作致鄰居書前為新生兒命名曰用勤以犯曾祖諱故名用恆字伯專

飯後與昌士談昌士論我國磁器與西國磁器異質之所在蓋我國磁雖破碎可以法補綴以質堅厚受錐擊而體不裂也外國磁則不能

七日前見鄰居書中稱法使館中有繙譯官穆文琦及蘇馨甘兩東皆甫自巴黎來我國京城命余往拜藉可聯絡外人余是日遂往見之皆一工晤談穆華語甚工蓋居我國久日中在子穀家午餐晤仲華踵往觀工部新署在王府井屋宇宏慧大門及廳堂皆欲撤造已興工矣明年五月可以遷入

八日與昌士稼霖偕至琉璃廠工藝局晤李英與往觀製景泰藍及織絨毯之場所景泰藍者以銅為質範形成皿器以銅絲盤裹粘切其上作種種藻飾然後加顏料煑染以火燒之其工尚不難獨織絨毯之法頗神妙蓋不用算法圖樣亦無機閤惟恃心手變化自成各式五色花紋皆勻整無少參差甚矣我國

手工之巧

季英在白克教習不取薪別開齋屋為其坐卧地余教人坐候
其中昌士与季英論養蠶之法季英云我國蠶業所以漸違者
以養蠶法不精進漸失其傳蓋蠶在桑葉上必需使稀疎俾得
飲吸空氣舒轉自如若蠶太多則擁擠受病往往致死又云養
蠶最畏地蠅來飛集輒遣子于蠶脊上因之蠶受奇累致作繭
時上力虧損是皆不可不知者也昌士云吾杭設蠶學館三年
僅成就一人姓梁名有立字立屏其人年三十餘於蠶學殆得
其三昧屢出新法為人育蠶頗獲奇效

九日余移書齋于客室耳室之內熾石炭稍溫蓋窗壁嚴密冷
氣不易流入也堂中之書架榻案亦易置方位略寬舒

十日子用恒揮是日雜髮季英來抱桐士亦至晡陰季英与
昌士各述庚子被難時種、顛頓情狀且曰人不受勞苦不足

一四六

以言學問也晚大風

稼霖談一案云有兄弟二人各娶妻承父遺產同居會其弟暴病卒越數日弟妻舉一男蓋遺腹子也既葬月矣父之其兄醜客有弟妻之父在坐飲罷已昏夜欲往視其女伯无從馬房中燈火微熒南及閤外瞥見一赤身男子闖然而出其父大怒罵賤人安在婦方酣睡驚覺倉皇抱兒而起不知所指父因指牀前坐其上男子衣袴曰此何人物婦色变曰不知父大罵曰賤人辱吾門矣其兄婉言曰老人息怒醜也何播為雖然我有一策弟婦不能守明矣盡令更嫁此亦人情也婦勃然曰我必死終必一見官以白吾志其兄許諾翼日以狀白邑宰遂同往就訊既見官婦怒若不可遏自陳曰我夫死未久有遺腹將抱是一塊肉終天年遭是不白安望生為然此心皎若天日願明公一洒之官曰尔欲雪耻不難願此男子何為在尔房中尔竟不

知乎曰不知官曰尔平日一人獨居乎抑尚有他人乎曰我与
嬰媿及女僕三人而已曰是日女僕安往曰已歸家彼自歸乎
曰我給資教之歸也官曰何為教之歸婦不能答官怒曰尔之
情見矣婦忘極袖出翦自剄其喉役人急自營奪之幸無傷官
大疑曰然則必有隱情益直言婦板然曰我夫在日終歲遠出
營業罕歸家夫婦相見甚難也女僕之夫亦然今聞其夫適歸
我故今還相見蓋人有同情推己以及人耳官默然因問其兄
曰尔弟死幾日矣曰半年矣葬乎曰葬矣婦怒罵曰吾夫實未
葬停柩某所何面漫為官曰既葬葬大善遣役數名往取棺因
退至後堂潛召婦入詢以夫死時情形亡何棺至乃復出集眾
啟視尸骨露肉盡化惟肚無恙滿貯水銀其兄作色謂婦曰我
尚不知我弟死于尔手今獲養覺天也官笑曰以吾觀之此人
非死其婦之手死其兄之手也兄大譁曰何以知之官曰汝弟

一四七

實未葬汝偽言葬何為婦累害其夫反肯以實告乎害弟之命非子而誰且我聞婦言其夫死時居別室已不在側比曉來視氣絕被枕皆易情弊顯然爾何所逃罪爾謀死爾弟復設計誣爾弟婦之不良爾居何心乎速吐實免罪若兄猶抗辯乃用刑久之始一一服罪蓋其人与弟平時素不睦弟又最鍾愛于父父未死時已為析產弟所獲最優无妬甚欲殺其弟而奪之矣一日弟自遠道歸因婦將姪子故別居是晚无進粥調以水銀弟飲之盡眠至夜半腹絞痛不久而斃七竅血出汚枕褥无懼事覺恚為易之並浴其尸使無迹侵曉報婦知託言暴病婦固疑焉未幾子生兄又使人誘弟婦使更嫁婦堅不可因設計擇女僕歸家之夜賄傭工乘婦睡熟時抱衣袴裸身潛入婦室伏焉約日間人聲則挺身而出即於是日約婦父來飲酒因偕入婦房使觸見之必含羞逼其女自盡或令改嫁於是无以代

養孤兒為名可盡收其產他日即暗戕兒命亦無復知之者其
用心抑巧矣天道恢恢一朝敗露然非官之明斷又孰能為死
者復讎為生者雪恥乎其後兄代法婦卒教子成立守節以終
十一日終日不出視報作日記

西儒有言曰真正之榮威自暗中克己而生假使無此學問即
戰勝攻取不值錙銖特為私欲之奴隸耳至言又曰志業之人
伯仲于棄財之人不視蟻乎夏而備糧秋而斂物其智可師又
云勤儉之人手可造富又云富人不可有德行則光耀之赫灼適
以著其人品之卑劣露其醜行而已

人當幼稚時雖不能不受他人之教育及至少壯須恃自己故
育西國凡各種學問藝術之著名者皆得自他人者少得自自
己者多也

於學問之暇作勞動之事如是則身體心靈俱受教養為最善

一四八

之規則

醫師洛敷之言曰天才英敏巧光陰與勞苦所結之果實也
自助論曰學問之益不在讀書之多在運用之熟又云讀書必
量力定規則亞伯尼西之說曰吾心有容受事物之力量逾其
分不能容受必致溢出又云自敬者生人最貴之衣服也
西儒或斯打林之說曰稗官小說最害心志未堅之青年更甚
于疫病

西國凡童子時為鈍物蠢才強壯以後為大人豪傑頭名於世
者自古迄今其例不少如奈端拿破崙威靈頓及機器師之瓦
德其最著名者

自助論曰人間萬事莫非習慣即德行亦習慣而成習慣能自
造也一事當前渴蹶以赴之奮厲以抗之始而覺其難繼而覺
其易終則冷然與俱矣故人不可不勉又云品行者乃小事之

順理而行所集成者也

十二日作日記

自助論曰凡人相與討論商榷有所達白當和氣愉色委婉以陳萬不可出惡言肆激談仗獨走彈衆非蓋我聞他人所言論即以客氣爭心乘之則徒見其異不覺其同誠能降心相從精其學畫雖有與我相歧異者徐一疾之終必大同也昔威爾士之講道者曰我嘗昧爽冒霜行深山中遙見動物迷不可辨視其形怪謂魑魅也近而觀之乃行道之人也尾而視之則吾弟也妙哉喻玄乎

又曰君子者以儀範自鑄其身者也人之稱有爵位有權勢者曰君子君子之稱言溫厚和平善良純雅敦義蓋謂有位者必有德故用此為貴者之通稱又曰君子必自尊敬其身自尊敬奈何曰以己之目察己之品行以己之心規己之闕失

一四九

視于一千八百五十二年英船排肯漢篤沈沒亞弗利加海岸
事使人肅然起敬蓋此船載男子四百七十二人婦孺六十六
人沿海岸行忽觸暗礁洞裂時值昧爽衆猶酣眠也水汨汨來
舟子擊大鼓召集舟中步兵如操練狀以救婦孺俄而步兵舢
板若干艘引婦孺登之鼓棹而去男子之能泳水者欲跳入舢
板加比丹來的曰舢板小人多必覆之道也不可舟中人乃止
是時舢板盡亦無他船過此援之者然衆人心平氣靜植立不
少動無一怨懟語無一號哭聲徐待葬身于波濤中於以見
英國人民之英雄使烈氣豪以舍己救人為樂蓋亦習慣成風
俗矣

十三日趨署晚歸復與昌士同車出城赴羅篤甫之約夜訪東
芳東芳邀至伶人佩仙家飲

昨聞昌士談及江南藍蔣中情形曰凡督銷局所職事在督藍

銷行各路商人運鹽至則呈驗驗已放行然而所開立行
費及委員巡丁之利潤皆賴商人之夾帶私鹽如商人運官鹽
五百包又夾帶私鹽三百包則於每百包中提二十包作為局
所費用又於商人額外所夾帶者提十包以五包充委自司事
之私人以五包給巡丁焉故官鹽之許夾帶或等于明認矣
又去甚臬之販運私鹽每年二次其沿途河道中雖有釐卡重
且並賴有巡丁之得錢責放故竟不能禁遏今日官鹽加價則
私鹽愈暢銷私鹽銷則官鹽滯所加之價空無所著何益于國課
十四日是日陽歷元旦詣法使館穆蘇緒君所賀歲因詣維慶
車中觀哲學原理有云宗教以信仰為本心哲學以究理為目
的理學亦然故哲學可以稱學宗教不得稱學僅目為教也忘
山曰觀是知教與學界域所由分蓋教育家尚信學家尚疑
理學中有討論學實用學之別如物理學純正化學天文学屬

一五〇

于討論學若械學製造學航海學總于實用學哲學亦有此二種之別心理學者討論學也倫理倫理學者實用學也

哲學中有所謂物心神三體然其所謂神非宗教之所謂神實以物心實體謂之神體也

哲理中之三斷法可以囊括古今學派之合之故及其著述所由然詳哲學原理第二十五頁

十五日詣後孫公園訪勉臣俄游麻肆撰駢體文鈔及西域考

古志歸

十六日作日記觀報勉臣及景周同過晚仲華米昌士及桐士偕至夜談

我國人有業之民約十四種曰士曰農曰工曰商曰官曰兵曰丁曰幕曰書曰差曰僧曰道曰倡曰優尚有無業之民二種曰純綺子曰乞丐合厥十六種而有不在十六種之內者則江湖

無賴之人約分八種彼中人自稱曰八行曰經曰皮曰李曰水
曰風曰火曰除曰妖所謂經者如拆字占課相面算命及育春
聯壽約分九類屬於文學者也所謂皮者如販賣藥材行醫及
偽神僥壽分十八類所謂李者如變戲法等分四類所謂水者
如揮刀舞拳買藝等分三類以上四行知者頗夥蓋所操技業
多為王法所不禁也若風火除妖四種皆觸犯國憲雖隱甚秘
故罕有知者何為風即綠林大盜分七類何為火如冒充官長
私刻印璽及假造金銀等分八類何為除即詐騙訛索一疏分
五類何為妖即借日邪術以色誘人者分六類此八種人大抵
無業游民適而入此彼中各聯小社會有急相助大有共庠主
意故其羣能久而不渙然其宗旨不外詐騙劫奪四字是故人
稱江湖無真黃金無假此八行中又分南北二派者有所謂言
語互不相同所謂行語是也南曰春北曰與習春語不得混以

一五一

與習典者亦不得混以春

江湖中又有所謂九流非漢書藝文志所謂九流也一流居士
二流醫三流丹青四流雜五流地理六流相七流僧八道九琴棋
我國又有祕傳之鍼法能醫百病最效余友黃蓋齋之叔石坪
擅此技昌士前患頭風即以此公為之治鍼已即愈久不發矣聞
其術得之于鉅盜先夫石坪父某以武職官山東膂力過人嘗
捕得一盜技勇超羣赦之使給使左右盜感激自念無以報因
出其祕術欲以授人黃公遂使子石坪習之十年始精其術石
坪至今尚未傳一人嘗欲授昌士昌士却之然其今不傳恐徒
是將失傳矣

十七日赴喜鵲胡同陪甲甲者重集蓋變相之側夫人治喪也
明至殿肆翰文齋小坐晚詣天福堂居傳善芝梅約飲芝梅是
夜大醉

十八日薄午至天壽堂蓋義善源以新屋落成大饗賓客演劇
備飲

十九日楚署

俄日決裂之說久騰報紙聞日要俄三款一朝鮮權利兩國共
享一滿州開放萬國通商一限俄三月撤東省兵否則決以兵
戎相見又聞英人多有自告奮勇來亞東助日作戰者又聞俄
人國計空虛戰費難籌者又聞俄軍中有自由黨布散社會主
意者又聞我政府與俄日使臣定約云將來兩國啟釁後無論
如何不得侵犯我國內地西國皆允諾以上皆見于連日報紙
不知可信否

近日凡自奉天來者無論官商百姓皆謂俄雖駐兵不退然地
方頗安靜保護較前尤周密

郵局郵寄條陳內政摺稿二份摺甲乙四門曰用人行政理財

一五二

練兵其子目中有去疏拜禮學議事臣重兵部之權改官
制設銀行整幣制獎勵商業等約十餘條

二十日赴壽州相國家與景周勉臣同詣醉瓊林飽食畢遂作
北里之游晚歸

都中自振月子被劫後有密旨欲將所有城外倡伎盡行驅逐
又云如有官員人等私作冶游者許巡警者捕送懲辦於是韓
家石頭一帶無復呼盧敲管之聲矣伎家皆白晝閉門舊日游
客多裹足所有來者亦潛跡匿影不敢公然為之律下自鮮衣
華服者受土棍所詐索不勝其苦又近日城南盜賊風起大半
無賴之民平日仰食于北里中者今日生涯寒落遂去為匪人憶
欲興商業而禁女間是謂不知政體

二十一日詣慈相家賀壽晚望叔約飲福全館有富士及羊甫
在坐

練兵處新設所奏調多漢人往加副都統銜此亦破格之舉
又東省之呼蘭廳程德全當庚子年俄人入據時盡力防禦頗
有能名為人所密保今亦升受副都統之職蓋本朝從無以都
統職加漢人者今忽有此舉其有化合滿漢之意乎
袁督所擬練兵處章程設科分職者有所司矣盡奪兵部之權
然則兵部實為贅疣

韋居前有書來云既欲練兵則袁宜授為兵部尚書掌管天下
軍政豈宜以直督兼轄一人精力有限而兼任如許之事保無
稍越乎忘山曰我國士無專學官無專政欲強其國難矣

二十二日終日不出視書

今日朝貴示鈔，欲有所作為如商部工巡處及練兵處等皆
新創之政局似有意變革者然而綱領條目不畫一措限不
明為之決無效也是何也以當事者其才其德其學皆不勝任

一五三

也雖然天下事未有一措手即能完善者安知將來無改良進步之時乎然余卒不之許者則以改良進步之決無望何以知之曰於當事諸人之德之學之才知之也

蓋凡德才學兼備之人其於事也亦不能一措手即期于完善然而其心虛其智周其力果可由不完而漸達于完由不善漸抵於善仍謂改良也進步也如日奉革政之始哉年與日交日交無一時不求精進遂有今日之美或今我國衰頹者不過剝取泰西一二事勉強進步而用人理事之條皆冥然不知德靡金錢張官置吏壽富無教坐食之夫至于立法之善否成效有無及如何改良如何進步殆無有過問者也且魏于衆曰吾定政也嗟乎以是言定政不如不更

二十三日偕景周勉臣及昌士榜霖飲于陽春居晡視劇夜觀書白山黑水錄一書敘述俄人在東三省經營布置情狀頗詳蓋

俄國西伯利亞鐵軌自尼布楚開多窪分支南過舊托羅海轉
東起興安嶺下雅兒河水域於齊齊哈爾西南六十里胡拉爾
溪渡嫩江為一直綫又于呼蘭城西六十里之處渡松花江以
達預定停車場哈拉賓哈拉賓者在阿勒楚塔之北呼蘭城之
南位松花江南岸俄人新聞之都會也鐵軌至此岐分二綫其
一則由阿勒楚塔過掖河三岔口至尼古里斯克驛以達烏港
其一則橫斷松花江走長春開原行鉄嶺遼陽海城蓋平復州
金州以達旅順其間路工或有已成者未成者而要其形勢大
略如此俄人又於各處大興建築一切兵房場所逐漸興立不
啻視如己國之版圖烏有奉還我國之一日哉俄人心迹跡人
皆知乃夢者猶望各國代我事之夫各國亦豈不知俄人之
志固已默許之矣矣今日本怨表皆攘臂与之抗者非為滿州
為朝鮮也使深為滿州則何不蚤出而仗義責言乃坐視其經

一五四

營布置于今日始思与爭雄哉噫

二十四日勉臣來列以將赴汴後日行也

滿州全地廣袤六萬三千餘方里土壤肥沃物產豐盈然據日
本人考查其既墾之地約一萬六千五百方里不過全面積四
分之一此外未墾之地尚多嗟乎地廣大荒而不治坐使膏腴
廢棄盖与暴殄天物之罪同也入俄人掌中代為經營以物
競天擇之理衡之何情之有且也萬國公法有云凡荒廢之地
無論何人能入而墾闢之經理之地雖終據為己有不得謂之
掠奪人奈何猶怨恨俄人乎當自怨恨耳

據白山黑水錄云滿州之紅胡子亦由來盖即樺太島俄國流
放之罪人越若之海峽入烏蘇里以無恆業投入烏賊之岸或
自集徒黨遂有紅胡之名不知是若

二十五日詣厚着不遇往視肅靈病又送勉臣行晡送旗卿談

穰卿病卧不能起

墨子云戰國時人有學儒三年歸而名其母者今日東南年少
出學而法數月輒歸而凌其父穰卿為余述種，可笑事太息
良久忘山曰我國民太愚又失教化久矣今日欲開其智必須
漸引若驟進以高明之說反至害之如久饑者驟得飽食必死
其理正同

二十六日与昌士談飯後趨署志日觀萬國商業志

商業之者達五階級一曰陸路貿易二曰河流貿易三曰沿
海四曰大洋五曰大洋鐵路兼用

京師運煤多用駝此物產于北方南地無之然據商業史載
亞刺伯及印度膏太古時陸路貿易者使用之蓋因貿易之
區域日廣遠結浮林曠原漢野經歷辛苦付止十萬又以盜賊
積數害及商人故商人中團結一氣僱用駝駝列隊伍立一

一五五

宜之時期在各地貿易所謂海商貿易是也

中國之商業起點于腓尼西亞而述太基德之與述太基同時
並起者曰希臘迄而國裏微羅馬興起然羅馬人但出資本專
用外國人為商業其後羅馬漸衰南亞威尼塞及福羅連司北
方之漢摺市府皆以次興盛遂成中古之市府同盟商權極大
之何葡萄牙西班牙二國發明東西洋航路商權又歸二國之
手而和蘭法蘭西等國相繼效尤行達英倫之三島之地英法
交爭英勝法敗至近代歐洲全盛忽一躍而波及北美州而今
日又為英美競爭之商界也

商業者組織社會之中心點也蓋社會之進化莫要于富何以
致富莫不曰農也工也農者所以生物也工者所以成貨也雖
然農之物工之貨非但以供一人一家一鄉一國之用也所以
供全社會之用也為無商以運輸之交易之則農工無可圖之

利而甚業荒矣是故富之者雖在農與工而其樞紐則在高有商而後一社會之物產財貨可以流通可以均平惟其流通均平而人與人之間以能合羣國與國所以能締盟在是矣故曰商業者組織社會之中心點也

今人動曰民權民權不知有商權而後有民權商權者民權之基也吾讀歐洲史知中古世商業市府之發達皆因十字軍之役王侯貴族借餉商人許之特權以為報酬而商人因之構結團體保衛公利脫封建諸侯之壓力漸不干涉政權遂為今日立憲之根基是何故耶蓋天下萬事皆財為命財之權握于商人國家求財于商人商人不能不求權于國家國家以權易財商家以財易權是故有財權不患無政權矣今我國士夫高脫大談不營實業不求商權不懂財權而妄希民權是未彈而求矣有未卵而求時辰也不其難乎

一五六

二十七日終日不出觀書

商家最忌作偽古時腓尼西亞人致敗之由即由貨物出入偽造居多害人即所以自害又如我國從前絲茶最暢銷于各國其後因商民作偽之故遂致失敗

匯兌銀錢及銀行之制度始于古迦塞基人及希臘人而普達于羅馬羅馬銀行制度區分為三一曰國立銀行一曰私立銀行一曰借貸銀行借貸銀行為借銀于貧民有物作抵與我國之典業信佛但不取利息則稍異耳蓋當時以借金取利為常人迫眾皆禁也

領事館之設所以考察商務判斷紛爭皆所以保商也其制度創于古希臘人羅馬人因之

以軍艦保護商民始于意大利之威尼塞而後世遵用之古希臘特斯巴達人好武而節儉廣各人私者之私產為國家

共有無貧富貴賤之別粗衣惡食舉國共之愛國之精神人之
所重是實所謂社會主義也而商業因之不能甚達夫商業不
若達國家安能進化是知社會主義之能生妨害也

二十八日觀書

自古強大之國征伐四方為無併囊括之計者鮮不用其壓力
施諸新附之國土如秦攻鐵木真亞歷山大諸人皆是獨羅馬
則不然蓋羅馬人雖以戰爭統一四鄰然其每征服一國也皆
以極寬緩之法治之宣戰媾和之大權則握之手中餘則聽其
自由絕不干涉即有自作法律以自法本土者莫不聽之是行
也則以當時帝國之共和為政異乎守制之君故其待他國亦
若是也

羅馬人善於修路每征服一國必使之修大路與本國首府聯
結其路廣大潔淨一石之廣五英尺大小不同接合甚巧平滑

一五七

如鏡下敷地層厚三英尺以粗石細砂作之平地稍高云當時
修造大路為羅馬侵略人政策如今日各國侵略人固用鐵路
此者蓋高其固之便於輸送今其遺跡猶存

驛傳郵使之法創于波斯王賽拉司羅馬人用之又將此改良
限以時刻定以規則蓋與修路之事同有蓋商業者也

希臘之學人多出于商家羅馬之武將多出於農家是故學人
有躬親商業者將軍有退為農夫者此古希臘羅馬之特色也
我國三代井田時兵農不分秦西中古市府盛時兵農不分
二十九日薄午詣惠陵工所間無一人因至西式酒樓午飯
出城往視穰仰病夜視書

歐洲古時不知有蠶業其法傳自東洋因偶有波斯僧侶於
中藏以蠶子密輸入君士坦丁於是歐人始知養蠶

貴買黑奴之法創于西班牙人拉司沙司蓋彼時西人遠待新

地土人使之開礦土人不勝其苦多死亡者拉司沙司憫之於是將阿非利加之黑人移此代之而黑奴之貿易遂盛行

歐洲第十八世紀之末工商之業為一大革新者即發明各種新機器及創輪舟汽車也發明之人多係英國子弟故其國至公為世界極強富之國考瓦特發明汽機之後發明紡績機器者為哈格里布司汽車之發明在一千八百二十五年汽船之發明在一千八百三十八年而電信郵便之交通機關皆陸續完全於商業蓋大有影響者也

博覽會起原于法國其初不過國內勸工之博覽會既而為萬國博覽之階梯其後各國踵行之遂成盛典

保護政策大國行之有利無害小國行之有害無利益大國地廣人眾貨物暢銷于國內而有餘小國地狹人少不能不求銷國外若生各國仇視而徵尤為則所損甚大如我支那則腹地

一五八

遼瀾人口浩繁利行保護政策乃課稅之權不能自操之惜哉
十二月一日與昌士穆霖及萬南桐士共飲于致美齋補觀劇
晚訪寄吾于工藝局談

美國南北部戰爭在一千八百六十年人但知其為爭黑奴而
起不知尚有一絕大原因則以北部制定保護稅則而南部不
服也蓋北人業製造故利保護而人業農故不利保護保護制
行則製造之物價昂而農家不便於是西部軋轢釀成劇戰至
黑奴一事特為導火線身非其所爭之本旨也

二日探知金價驟落因以銀易金待價漲時售之冀得重利
又訪二我談

三日趨署歸補作日記

同一商業之國有自動與受動之分自動商業者本國物產國
人自販運于國外與世界交通焉如英法德美諸國是也受動

商業者本國物產國人不能收其利坐視外人為之取其大利
焉如支那印度等國是也

四日昌士遷至東城工程局與穆露約每星期必一至

人有才與智而無德者但能自用其才自用其智而已惟德才
智兼備之人不但用己之才兼能用天下人之才不但用己之
智兼能用天下之智蓋有德者其量大量大則不妬人天下人
之才皆為其所用有德者其心虛心虛則不自是天下人之智
皆為其所用

文學才德人之四柱也缺一則非完器理明辭達是謂有文博
聞精思是謂有學機變明決是謂有才心虛量大是謂有德
五日訪子蕃即出城晚歸

歐州古時有息借貸懸為厲禁直至十字軍後市府興起始解
其禁蓋彼時始漸覺貨幣運用之利益也

一五九

國家設立財格者統一財政創始于英人各國效之至今日制度改良蓋臻完善

歐洲自十八世紀以來財政所以漸理者以公債制度與租稅制度之進步也公債之進步者以設定總合基金租稅所以進步者以加收所得稅然半因自由憲法之成立而募債收稅之法逐漸改良人民與政府組織而成一體其國之日臻安富宜也
六日詣工程所車中觀書助在五相家觀人圍棋
七日終日讀書足不出戶

余十年來為學之功偏于積理觀跡於智法工夫未一問津故終覺目前少實用今欲略屏哲理諸書一意趨於微實再加十年攻苦庶幾有效

人之記憶不可不練習而練記憶之法宜從地理起地理也文學也算法也皆吾人學問所必需之階梯不通地理

不能觀跡不辨文字不能審理不明測算不能習法

八日觀書

日本德川氏霸業成于開原之一戰而征長一役遂使數百年
幕府威聲一朝墮地甚矣霸力之不足恃也雖然有文德者亦
必待武功扶之然後能置身羣強競爭之間是故平陽先生云
文弱之卒不能當武強之兵武強之兵不能敵文強之師自古
英雄創業垂統大抵武強而已今日民族國家崛起漸講文強
如日英美德諸邦皆是惟俄國尚染武強餘習吾恐其與日本
戰將一蹶不振也

漢書刑法志有云受待敵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二語可稱精理
九日趨署晡詣啟輝為務弟購得曾滌筆家書務霖近頗有志
嚮學

日本德川族中之最著名者前有光圀後有齊昭光圀好文齊

一六〇

昭講武斯二人者皆於日本今日文明之治有絕大影響英雄
造運命位也

日本維新以前之先覺者推渡邊登費長英及佐久間修理數
子而在當日成有重譽如我國郭嵩濤一流人物

漢武帝時卜式自輸家財佐軍費上大悅賜爵褒美故以風厲
天下百姓無應者蓋與近日南洋華商張振勳獻銀二十萬賞
侍郎銜者無異此後亦無踵效之人前後如出一轍

前聞昌士言商部中近有一事差強人意蓋旅居上海外國人
某甲假我商人某甲金期滿已償還之矣忽控某甲于會審公
所欲索還所借華官竟逮某甲至勒使繳出於是商案中動心
情電達商部商部聞之即電告兩江總制先行某華官免職然
後派員秉公審理其事忘山曰觀此則商部之設亦非無益
十日瀾如生日瀾如余第六妹也即榜霖妻

十一日諸厚君見履平留午餐與厚君談國事

聞外部侍郎伍廷芳對俄日二國宣言滿州為我國疆土若有
假其地作戰場者則一切官商產業必被蹂躪將來須責承而
國賠償聞各國公使皆深諍其言

我國今日惟以守中立為無上妙策或曰何不助日應之曰以
何物相助兵精耶餉足耶且助日未明與俄決裂俄人將於未
戰日卒以前先據京畿矣

凡人論學能不作門面語福事能不作官話其庶幾乎

一兩之白金放責生息逾一兩年可至萬餘兩故原富云人不
可不籍節信以培益母財

遇警叔子賴于施家胡同俄館香英不遇昏喜入城

十二日香英過譯余稽核家中度支今年自春月起已用逾四
千餘兩不堪駭然

一六一

人養于財中如魚養于水中水必浮于魚所賴以養者而後魚得備然樂其生財必浮于人所賴以養者而後人得從容遂其生若無所浮僅以出入相抵者一朝有不虞必至若因此理財學之公例也今我家非惟無所浮且有時虧年虧月累將至受窘之日奈何

理財法有二一曰開源一曰節流源之開也不易流之節也良難
補昌士過晚去馬約後日借重蕭郎處申表

十三日昨夜大雪晨起庭院皆白觀書終日陰

美國十三州之聯合而共認中央之主權也實感動于德京敦佛朗克所撰之雜誌英國自由貿易之盛行也因亞丹斯密經濟學理之編入常學書其矣書籍報版且為社會運動之機關憲法精理云法律者會制限與保護之意制限者制限人之自由保護者保護被侵之自由故曰憲法者自由之藩屏也

外國訴訟之事有法問與事問二種法問者斷其適于法與否
其權屬於法官事問者問其事之虛實有無其權屬於陪審官
陪審官之制度英國就曰如力蓋訴訟中極良之法也今日歐
州大陸皆仿行之

十四日詣葛士與偕詣南師所申英捕歸聞方請霞捕人心愕然
十五日請方請霞捕大欲舉厚卷履平皆在焉之宸徑表儀勉
父垂暮喪子實人生最難處之境余歸而撰聯語挽之云決曰
一日彈極臂勞託曾深夜旋車薄寒中人感不起瘡恨重泉未
終孝養忍視為堂泥涕著年思于最堪悲

十六日趨署

日人已停郵船不行專用以載軍士其各師團皆結束唯備靜
待令下俄人于西伯里亞鐵軌亦停止輸貨及於旅惟送運兵
且儲待軍糧並購置煤斤食物雖兩國未撤公使無決裂頭狀

一六二

然已有萬木無聲待而來之勢

俄日果有一劇戰是出我意料外也余初擬日本與俄不過滿韓互換而已未必出死力與俄戰然中心無日不盼其出于戰也觀今日情勢不戰不休使我大喜過望

日奔而勝俄也東三省必為萬國公地俄而勝日本也英人必出而助日戰無已時矣俄人欲在東方逞其大欲蓋秦難哉

俄日二國財力皆不足久持即開釁略見勝負必有他國出而調停之

日人幅幘生齒不過我國四川一省然而兵強國治峙立東海波濤中雖俄人猶畏之如虎也

十七日終日不出觀書

文章佳妙曰理真曰境真曰情真而已前聞昌士述一婦人病危對其夫及子自撰挽聯云我別良人去也大丈夫何患無妻

獨至遂能者是文明其他十餘國墜野氣習猶未盡泯偶然脫
前西竊中因欲蒸波欲未製取體貌精神不完雖有良制復何
益耶

十八日往視勉文

直督袁慰庭欲仿德國兵制招募常備軍而軍律嚴酷亦招募
士多乘間逃亡者即有追獲未久復脫去袁怒下令凡逃人犯
逾三次照臨陣脫走例處斬猶不能禁乃變計復往汴省招募
夫曰常備軍者必取本地有業居民為之今忽借用他省人非
常備之本意矣

聞奉朝政事戶部於每年進款內提銀百萬兩解至奉天謂之
國庫銀或京將軍受之更於某山中掘窖取銀鑄令使成鉅石
藏窖內埋之年久如此亦藏殆數萬今其地為俄人監守我
雖欲取之亦不能也此事余是月始聞諸金肆馮潤田亦為奉

朝寧故之一而竟無知者奇矣

十九日穉霖二十初度演影劇余赴息陵工所又赴署學則華甫及昌士昆弟皆在夜飲盡懽

二十日坐汽車往天津暮到寓棧兄宮舍夜訪筠青于礦務局相去五六里中過大河有新築鐵橋坐小車東夜往返燈火繁密二十一日在筠青所午餐罷偕出同至大公報館訪英丹之從談因以斯居條陳時政摺稿示之英九登報時窗外雪霏微寒甚屋中盛熾炭火之慨慨論東方事謂俄日必出于戰然無論孰勝孰負我國未有不受虧者余以為若蒙天之福因俄日決斷諸國調和使白山黑水不為露所獨據則亦我國之轉機也安之我國今日不恃人恃天而已天而未欲驟鉅分中國吾儕猶可偷安旦暮也

補与筠青為曲巷游聞春間在津所昵一伎名玉福者已嫁張

一六四

失火之是晚又得一侍履姿貌不亞玉福

二十二日訪筠青譚飯後偕出游步有楊姓者同行亦筠青友也天津之外國居留場自庚子亂後遠勝於上海蓋縱橫曲直高樓峻宇皆西國模制無稍一闕雜殆与游歐洲街市無異上海所不如也蓋上海惟黃浦灘及律師路一帶稍潔淨此外則闕蕩麗雜不免厭人但道路略平坦耳

天津鬧閭開家、窘迫有江河難挽之勢而外形似尚隆或中實單盡欲蘇其困非假財外人不可但需袁為肩保袁不肯為也蓋其力僅足破壞之而有餘

津地域垣庚子之役外人墮之就其基址開馬路頗寬平甚便居民是所謂化無用為有用

袁之治所在河北舊淮軍公所屋闕規鉅制過文忠當日十倍二十三日晨登汽車回都映到以城郭宮闈之壯麗論之恐五

洲之大無与支那京城匹也但塵雜萬濁亦甲天下哺書春聯
自題其門曰塵濁即淨土朝市如深山

夕陽西下圖書滿屋自春間遷入又一年矣流矢如箭胸中
增幾許見聞長發許學識

余大腦極豐強小腦最瘠弱故拙于記長于悟雖此所短者亦
以不練習之故若勤加練習則弱可為強瘠可為豐矣自今伊
始日一練習小腦

八年來無他異人惟日記不間斷既自課亦自造也

稼霖自獲昌士為伴稍一慕文學自慚腹空洞無物不足磨身
鏗佩之間日來肯曾滌筆家書余為譬解漸能領悟略生趣興
不似前之視書冊如寇讎矣

讀書之時冬宜深夜夏宜昧爽

二十四日閱報紙見俄日右布訓令撤還駐使聳然

一六五

二十五日驅車將出正陽門途過一日本人以小紙塞入車帷中取視之則順天時報社院外急報也載要電二一東京特電稱昨日下午在韓國仁川港外俄國兵艦克列悉號被日本兵艦破壞該兵艦之水兵多就擒虜又煙臺電稱今早四點鐘俄國戰艦二隻巡洋艦一隻在旅順口被日本水雷艇擊沈此事確係英國輪船昆崙比亞號之所目覩余為之躍然喜曰日本果出于戰耶非我意度所及也有此劇戰無福勝負足以挫俄銳使不得龐然夷然逞志于東陸此一戰也日本而果勝即為黃人抵制白人之日起若使歐洲碧眼黃形之徒不敢正視我亞東日本哉日本哉馨香禱祝之願一為黃種伸肩叩首也

晦歸夜補作十餘日日記

二十六日向午閱報日俄兩國宣戰明文已見蓋日本前與會俄國要挾數事俄人延緩二十餘日尚未答覆陰修戰備日人

不復能忍因撤退公使下哀的遺教書俄人宣言日本不待我
覆書竟作此舉是曲在日今學由彼開亦遂告廟出師噫當我
國歲闌時彼等竟以彈雨礮雷助我年景昔人有詩云爆竹聲
中一歲除作如是觀可也

俄人在滿州所布電綫近日多為馬賊所毀聞其通本國綫亦
斷絕矣

時報云俄國水師之缺點無良好船塢其一也也再戰陳之間
一有折損傷亡更無預儲之兵卒足補其闕者故每戰一次輒
減其稅日本則反是無二者之虞

外國人最喜觀戰此次俄日決鬪英美人往作壁上觀者殆不
乏人蓋鏖戰之場亦天地間絕妙風景如劇臺上看撕殺其樂
莫如

逾午趨署詣雜愛時日光埃簪薄晚狂風大作塵起

一六六

二十七日晴為方清霞書報聯補昌士過聞俄人在旅順被日本擊沉戰艦九艘又商船二艘俄人避入船塢內日師會攻之又俄人某處有大鐵橋不被日本魚雷船所毀又聞日人蓄志撤俄人東省鉄軌久之成子蕃至亦來刺探消息者有頃汪穰卿至自云適自滬天時報社來俄日戰爭無稿信勝負軍家常事小敗勿憂小勝勿喜日人雖入手頗銳利然尚不足恃也

聞近日我國政府頗鎮靜已有廷寄電達各省督撫聲明守局外之意

使日本為俄人所敗則如何昌士曰英人必出而助之然余尚未敢信即英果助日法德必助俄如是則將牽動歐洲大局戰禍無止期矣

穰卿去子蕃昌士留晚食繼譚及深子蕃始去

二十八日大雪飄蕭飛灑庭院俄頃皆白與曷士譚閱報所載
前數日情狀昨今無消息恐日軍未必得手東人諱飾不肯播
諸報昏耳目俄啟釁原由則已詳載蓋日人要俄五款前三端
最重一俄日須皆認許滿州韓國在其境內有完全無缺之主
權一滿韓境內各國均得需利共興工商業一俄許日在韓全
權日許俄在滿路權惟不得背第一款之宗旨俄人將此三者
盡行駁斥但許日在韓半權滿州則禁其過問日人又盡駁之
於是俄人延遲不覆日人怒遂激而開戰
我國干支之按年排列往之與人事有應誠不可解如法越之
變在甲申中東之戰在甲午俄日之戰又在甲辰又京城被敵
二次一在庚申一在庚子遼庚逢甲亥無有不主兵戈者奇矣
晚雪霽夜祀神

一六七

二十九日晴語順天時報社見日人大田原春山聞俄有戰艦

三艘甫自歐州未過臺灣為日人所擊沈此蓋駐京日使所得
電不知塲否昨詣穰卿談聞日人於初八在旅又毀俄戰艦八
艘其擱淺者二十艘俄海軍已盡日人所傷不及十艘惟登陸
四營皆覆沒又聞海蓋鐵軌被日暗索所毀陸軍亦斷俄聲援
殆絕又聞英美德法意五國簽字共保京畿不許俄日兵闖入
直境

補訪李英不遇詣長壽寺見淨波淨波已退老住持一席讓其
徒妙均

三十日徧詣諸長官所賀歲日中歸哺厚養迨始聞胡仲驥以
家教不嚴罷官甚矣子弟之不易約束也昔者以陰識之恭謹
姚崇之精明其子弟猶驕者不率教亦豈能為陰姚二君罪耶
蓋人之惡賦取濟不齊父子兄弟截然異質自非禮義所能感
格教訓所能禁遏者古之賢臣襁被赴官不携妻奴鑑于茲也

歐西家法子壯出離習業自贍不仰父資職是道也
成終無事看小說報自遣俄奧爭蒲加利政權事外國撰小說
亦做端蕩釋非必盡徵實也晚別歲闔家飲酒



丙午

陰曆光緒三十二年
陽曆一千九百零六年

正月朔日風靜日暖余年二楚朝觀禮今歲不果往晨起好天
試筆作歲二平安四字時旌瓦間猶留隔年之雪未銷案頭梅
花漸放對之頗欲吟咏惟自昔元旦者送与出色句不遇吉祥
以禱而已此等詩余又何必作也

清年詣宅胡因賀年遂往獨沈蘭秋師又詣新吾晡至義美
源晚入城順道投刺數家遂歸

二日陰飽食趨署雪飄不止僚友萃集長官六人皆至凡見長
官咸以一揖致敬後呈畫稿冊晡余冒雪至东城決亦賀歲
晤向棧算婦是日同僚王石君孫煥余蜀中楮醬一飯晚遂以
酒下酒物

椒之為物性最辛辣而人輒嗜之至每食不可離亦有畏之竟
不敢入口者夫味中之有辣猶夫言之有逆耳也辣味尚有

丙午

人嗜食其逆耳之言不聞有嗜受之人獨何歟

今之國家所設風氣用事時代夫風氣必本于學理乃不誤其趨向泰西諸國之所以興也若我國則僅有風氣而無學理如人之但尚素氣毫不顧道理吾故曰天行天行前以語問
槎野時余言

三日晴微風作後游厥肆士女如雲先在會經堂小坐俄至土地祠觀法團影戲內有俄日戰事及種二雜劇挂白畫在暗室中息燈而演觀畢繞道至火神廟間步晚歸是日車中觀考橋
桃李南信

相憲雜錄唐李潛撰方中稱李術公長慶中在浙右有漁人於秦淮垂網獲一古銅鏡可尺餘光浮於波際漁人驚取照之歷歷盡見五臟六腑筋脈動疎駭神魂因脫我而墜是後窮索水底終石可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灌畦暇語唐撰人缺其書載後漢蘇欽生茨之詩其詞曰有茨
生蘭圃布葉翳芙蓉寄根膏壤隈春澤以養軀太陽曝真色翔
風散其身甘液潤其中華實與氣俱族類日夜滋被我中堂渴
忘山曰是詩余讀之有感然不知所謂茨其果茨耶抑似茨
非茨而為特別之嘉華邪或圃本非蘭所生其曰真蘭邪昔孔
子見老聃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躍若夫龍吾不知其
乘風雲而上天也吾知其能飛蓋亦將信將疑而不敢決其何物
也矣論人之慕道也

嘯術失傳昔孫登長嘯聲振林壑如鸞鳳之鳴海長春嘯見灌

語傾山動潤雲霧為之下墮是嘯亦有術非學不能也

四日晴終日不出觀者雜變父子先後至晚作夜
佑三女

戴逵作閒遊贊云巖嶺高則雲霧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

朗山林之幽趣二語盡之

二

灌畦暇語著者自稱老圃其言曰古之至游者不出于戶牖之間而高覽于八紘之外內視反聽于几席之上而兼有不同之態度皆足以逃其察彼戴安道安知游者邪忘山曰作是語者與余去年重九訪所謂坐覺九州奔眼底更教何處覓登臨意
正同

昔蒲且子善弋者也矜何聞而悅之從受其術而以釣同于楚國近吳道玄亦師張顛筆法而世傳其畫以為卓絕老圃曰古之善學者不師其同而師其所不同者迹也所以同者心也
忘山曰然哉

元魏鹿念為宗室子直炫詩二章其一云嶧山多文樹彫鏤作琴瑟由中材為遠徑響蕩中葉其一云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雲
笙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直感悒卒為賢君子忘山曰二詩頗有味灌畦暇語以上皆見

五日陰雨沿舊俗祀灶神因登車在西城內外賀歲時生靜
波李鷹過履子又見厚蒼晚乃歸車中觀書

季鷹於去年大雪之日和余一詩自電話傳來錄如下詩云悠
悠蒼天子生我何為當此風雪兮不枯槁焉為誰道既不行兮
棲之將何之孔懷好友兮斗酒以相違有酒當醉兮有興當詩
人生之樂兮不亦如斯是日後為季鷹誦之不差一字

余昨親駕山筆錄宗觀了篇撰也年可獵取但言朋友之樂述
前筆語云相見又年事不來還憶君又引阮脩語袁有所思率
尔蓬裳不避晨夕至感年言但忻然相對忘山曰余与邵二我
有之所謂精神之主者是

夜讀楚辭並誦觀晉間古詩

宗玉招魂像設君室靜閑安些魏鶴山云按此則人死而設形
貌于室以事之乃楚俗也忘山曰今俗新年莫不懸祖先遺像

三

于室供酒食以祀此制已古

六日晴胡芟孫過談飽食已出城賀歲至義善源薄午趨署時
王石菴晡後去城內賀歲車中觀考

葦塵明莫是龍撰中多逸語有云人生最樂事無如寒夜讀書
擁爐秉燭兀然孤寐清思徹人肌骨坐久佐以一甌茗神氣益
佳又云人居城市未免塵俗喧囂遠處山林又非道流僧侶不
能蓋既有仰事俯畜自有交際寧可絕人世此我願去郭數里
擇山溪清嘉林木叢秀處結廬三畝置田一區往返郡邑刈榮
蹇從之良友相尋款留宿躬執農圃之役伏臘稍給尊俎粗
拱哺歌簾櫺之下聊以卒歲共亦可乎又云余最不喜臺石為
山縱令汗田奇峻極人工之巧終失天然不若疎林秀竹間置
整石微土阜一仞參眺徜徉故自佳耳忘山曰余因是又得一
佳聯云自有明月在樹清風初竹不須鑿池引水臺石為山

余今晨枕上睡夢之際忽得白云天地已新人自舊因續成之
作為新年二日大雪和邵二我詩云天地已新人自舊一室
能小心尚寬漫風雪皓皚際我与梅花耐歲寒

七日昨夜大雪晨起已晴風起瑟瑟樹間見林柯上雪因風飛
舞得白云風吹雪墮枝時此窻下竹搖曳風中瑟作響余謂
風花雪月天地四奇皆有妙景獨風之景寓于竹間冬竹不知
風之美物也蘇子瞻木怒號波濤洶湧能皆風之聲象所寄能
非其勝處

落午折簡邀錫文初並電約成子蕃及悅鏡涵昆仲過談俄先
後至余高中遂相与踏雪游園且登臺瞻望晴酒肴對飲芝
樵亦未飲至夜始罷後位坐譚笑久之乃散余成詩一首詩云
風吹雪墮枝日照桐垂乳有客兩三人樽酒相傾吐對酒不知
天地闊彈琴細想暮星古靜觀多物皆為去奮袖起休弄風舞

四

八日晴晏起終日不出瓶方作大字是日又成五絕二首皆手
題錄如下

一塵不到處芳慮老空時偶聞清磬響白雲歸去遲其一鳥鳴山
更聞花開庭金靜此中有真味欲辨誰能省其二得七絕一首
題為有感錄如下

側身天地空搔首獨愛歲寒松柏姿從古高賢誰不隱古軍訪
孝法少陵詩

九日晴城南賀歲至杭州館與擬先健忘談時徐徐章甫亦到
學界中少年也餘後借章甫擬先游殿肆在寶文這小坐彼委
多供文人墨客所需陳列楚、饒精雅俄同至火神廟廟中每
年正月為珠玉寶器及字畫古玩賽會之所游者如穢價皆翔
貴真贗難辨非識其徒之受愚瞞後玉殿旬則皆新鸞兒童戲
具製構精巧如論梅舍城郭人物車馬鶴鹿犬兔及雞鵝牛羊

以及人間動用零細什物種：形種：色無一不備未時亦更
多車轂擊人肩摩中列茶案坐具可以憩息垂買餠錫及其他
食物自元旦起至月正上日二日間斷也東呂閣帝廟僅供人
焚香膜拜西北之土地祠內設豐泰四神飯樓宇精敞亦士女
麤集地其東北為工藝局寺製西式器具及景泰藍瓶盃壺鼻
器種什物別有陈列所余是日與撤兒等入觀皆先擇膜古模
造精妍瓊蘭勅人落著散歸月明

是日在大神廟遇吳伯棠及仲華經才笠林語人

十日晴越異城東賀歲候忽已真戴月歸

又得詩一首題為寄素詩云我心自寥闊何必登高山我心自
清靜何必入深林山既不厭高林亦不厭深既瞻眺天地萬物
在吾心何以寫出素堂上有鳴琴

昨尚擬此言今日所改之作皆未完善如琴音程抑何紛如

五

余曰初辨了此豈能善其性其性既漸改良其性
未完善年傷也不能改良新已完善移不足惜

十一日晴觀僮僕掃除高金張少畫竟日不出晚聞聞鴉聲
得小詩二首題為詠鴉詩云
世情薄如紙一身輕于翼飄然
跨風行哀響入霄極其此物豈凡鳥摩空逐飛電回翔多所擊
繫慈母手中綫二其

夜出私于牖間俯見樹影橫斜舉頭見月又觸詩思歸入詩中
又成詩一首題為立春前夕即事詩云
老樹月明中寒枝影在
地宵靜人不語玉笛何處吹塔前雪未消室內炭猶熾一冬今
夜盡明日春風至

觀古懽錄漁洋山人集古高人逸士芳言隽行裛為一書小牕
淨几茶熟香溫時展卷讀之悠然神往

十二日晴欲訪李鷹電問其在家否李鷹云昨後即出不待

也因于電機中譯得良久苦樂俄命駕出訪丁梓新譯又詣履
平是日立春落午厚卷歸遂陳肴列盞共飲至酒哺後與履平
游履歸游人更盛男女新還舊晚入城順道詣屯備胡同劉宗
已真

昨夜曾得句云梅花手語待春風今日補成絕句題為久不視
邨抄如居桃源中半月餘矣昨日又逢立春感而賦此詩云荒
涼蕭散空今古一局閒棋漫自難寧不向報國事某花手語
待春風

又得小詩二十字題為庭中詩云庭前草自生靜觀紛可盡勸
君且莫除此中有生理

觀古懽錄忘山曰吾聞西方之人莫不曰愛自由愛自由我國
伊古以來巢父許由莊周老聃等而下之至于嚴光周黨劉伶
阮籍孫登陶潛戴逵一輩人乃真自由之民彼國不受世網之
六

羈伴而徜徉自放于天也若夫社會進化憲法密布人之商
查國民之職分人有完兵納稅之義務且一動一靜一居一
游無在不受國家之干涉欲如昔人之消搖放任肆志實外也
尾泥中蓋恭維我蓋恭維我

十三日晴作日記天氣微暖

忘山曰人生有三福曰清曰艷曰雄名花四水美人歌事此艷
福也梧竹蕭然高鳥人靜此清福也讀書卷書博百萬兵中雄
福也

又吾好飲茶愛其清吾好種花愛其艷吾好畜鳥愛其雄

先日不出晚亦祭月明庭中見林際有燈色赤風動搖之蓋
隨終焉而上也饒有物景

十四日陰寒與却二我電機中譯詩二我自補一詩極佳題為
訪隱者不遇詩云松風吹白雲霧入我袖門掩靜美人之子

何雅觀

余与二我既通好以營工商業利交也又冥契大乘出世之
學則又道友也而相見時絕不立利亦不誣道惟以訪相質
發使人誤以為文字之交不知非也余与二我乃是精神之交
精神一寓于詩中其相見以詩正是相見以精神耳故是日又
得短句數句与二我電機譯詩云白雲入我袖山鳥集其掌
物語空中聞精神自來往

昨後赴巽訪王稚夔談晚歸夜報續苑誦文送訪閩古懽錄
十五日晴大風揚塵靜居不出閱報掃羅華甫已來京過德留
午飯哺度渭東書錄近作詩祝之晚錫文初來訪夜芝樵過談
穠霖看燈掃

十六日晴城南谷人賀歲赴吳稚初之約坐省伺子望林少秋
稚初掃除斗室彫精益梅感開晚入城夜後更祀

七

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舍丹朱傳舜以天下古公
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我狄所為攻我以吾地與民民之在
我與與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殺我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而
乃以私屬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忘山曰觀古聖賢之
君不以天下為重一家為輕民命為重已位為輕以視此世
人主私其子孫固以天位為個然遠矣

薛林耘曰西土之精礦學其稱地中之金玉銀銅鐵鉛錫煤
等物多係太古以來所全孕非善可數州木之隨形隨產也余
於是宇宙間開闢日久人民日多攻取日繁千百年必皆銷
竭之一日即就我國論之古時侯營築宮室柁榑梓漆皆可就
地取材今則中原千里漑之未聞有巨材可伐東南數省民間
營造皆用江西閩廣之木遠舟運自南洋諸島是徵腹地之乏
材漢蕭何造未央宮規模宏麗而修南山鉅木用之不窮不過

藉民力收之運之而已明代營造宮室採木於黔楚川滇遠
今觀明舊殿有數其年匠再以此巨木其竊恐數百年以川滇
黔楚以及江西閩廣采伐又將罄竭矣古者璽璆琥璣禮教基
祥雍州貢球琳琅玕梁州貢璆而大夫士皆佩玉若不產于我
國豈能供用如此之廣今徧稽十八行省未聞有產玉之地惟
雲南為出翠玉此外玉料則須采之緬甸和闐焉貢荆揚三州
黃金三品今則江浙湖廣未聞有著名產金之地戶部鑄錢多
恃滇銅倭銅而西洋銅鐵之歲運我國玉值銀六百餘萬山西
湖南新出鐵石屬寧、昔漢惠帝取宜平侯女聘以黃金二
萬斤則今之三十二萬兩也寶幣之充羨多此遠乎帝立配一
依孝惠故事似已不盈以錢代之錢至二萬、則又今之
二十萬緡也美論迄今三十二萬兩之金價可得一千萬緡其
價之高下相懸又美此竊去二千年來我國去金甚寡僅以前

八

古所貴者銀錢流傳而銷磨銀鑲日用日少日少日貴勢所必然
其者不主鑿絕其或以新舊金山及俄羅斯與南美洲諸國出
金者富時有流入也夫按寶物之稀皆因我國開闢最早取之
愈盡用之愈竭惟西洋礦師謂我國寶藏甚富時其土層古法
所餘取者殆已罄竭至如美用機星開挖之力則我國未試之
寶氣固形多於外洋蓋因千餘年來北政不修結得藏富于地
邇來觀覲者多勢難久固是礦務必將陸續興舉再到四五千
年當有告罄之勢而外洋必已先罄彼時物產精華中外並耗
又將如之何忘山曰人果為天地之靈
十七日晴工部是日祭衡食餼餘編召同僚會食逾午在祈門
迤東蒼人賀歲遂玉祝詞餽待極見歸署後因玉殿驛驛傳教
科方將移遂入城後福屯謂相同即歸晚家祭
是日聞人言雪花在日光下竟死余則未見

余於元宵日觀大風揚塵有感吟詩未成是日補成之詩云狂
飈動地起驚塵蔽白日有客長安居閑闌靜不出借問誰家子
云是曹掾秩莫歸事詩去相去供刀筆綸轂安且閑得領一何
密不遜達人機甘与凡儔暹達人豈後我欲辨於手術我如在
空山蒲於神心逸

十八日晴稼霖欲奉二我為師是日以贄往見余偕之同去午
歸觀亦不出

雷電生于空中今則人能造之以供我用人造之法奈何曰始
則以琥珀摩擦令其能吸雜物繼則以玻璃火漆等並亦能吸
雜物水質氾氣足則見有火星爆出尋知五金之屬皆善引之
又以瓶內外貼錫箔蓄其氣投之則有光如電作聲如雷能震
人擊物乾隆三十年美人弗蘭林驗試遇雷雨時以鴉枝空
際初見繩上出綫蓬然豎立繼則氣隨繩下感之充瓶用一鉄

九

匙稍近瓶口則火星躍出迸然有聲始知向用玻璃琥珀等物
所出之氣與雷電無殊電理由是日明時由摩擦生者謂之乾
電美今日電報所有乃由素大利人噉刺法尼暨佛來塔二人
究得之法以強屬與金屬相感而生謂之濕電其法用紅銅白
鉛薄片數對重疊每對隔以強水浸透之厚紙後以銅絲二條
聯之即能生電佛氏旋因其紙易乾則機多力乃以玻璃杯為
電池後又有人造長形內以磁片分為數十枚箱蓋下安銅鉛
薄片數十對以銅條聯之每對入一板箱內儲以強水用時但
加蓋於箱則二室自然相感因而生電於是濕電之學又大興
電氣又有與磁石相關之理驗之之法於南北設一銅絲以指
南針近之其針與磁石相與之理驗之之法於南北設一銅絲上
電線一合其針即改向而指東西丹國人倭斯以於嘉慶末年
著書發明此理因謂電行南北而針即東西可知大地自有電

東西行故使針橫於南北也忘山曰是理余尚有未明者南針指南不指北是又何說也此僅曰電氣則南北何擇焉侯以問明于磁電二學之人

佛及東來後莫不指西方為極樂世界彼所謂西方所謂極樂別有玄奧之旨非指大地上實有其國土也然而此語竟為社會之預識今日之歐洲豈非西方豈非極樂

所謂極樂國者以其人多靈智也多神通也今歐人之神通亦可謂至矣乘雲也馭風也古神話家皆曰惟僊人能之今列丹車皆運蒸汽而行夫汽也者非雲而何駕輕氣球而騰空際所謂氣球也風而何是如氣球可易名曰風球汽舟車可易名曰雲舟雲車

西方人能馭雲馭風又能馭電以電寄書以電傳語以電運機輪以電代燈燭幾乎事物不用電其去神話家所謂僊人有幾

十九日晴署中閒印晨趨往已禮成午同僚集飲湖廣飯館
及至杭州飯與擬見劍高談因共作北里游有所謂汪劍公著
述之案其人曰洪援之著述二字即字著述之代表蓋迷與述
字形相近
余因又改著述曰著書謂之汪公著書處千百年必當與孔子
小天下處並傳矣援之似初日芙蓉自修可愛而劍已神瘁
如化身為蜂蝶顛倒遊戲在花叢中其樂可知余與擬見對榻
卧靜觀之覺此境界亦不常有俄日沈西遂登車去繞道義善
源即歸是日得一聯可留存劍公著書處白云室多佳客喜不
寂坐有名花心自閒到家閱贊堯已來

二十日時逾午趨署晡歸肯寫來晚作日記

忘山曰塵囂外自有山水佳處本為天地間奇偉之人而後或
雄于道徒或深于學問或專于功業具此三種資格其方可以
身為山水主人享有其樂而不愧也彼庸流俗子固未悟不慕

山水之樂豈正如寒乞賤見著弊衣持破瓢見人藐垣廣厦二
色故動乘舟人時躡之而入既歷階升堂終覺自慚形穢坐
立不安而已何也彼多愛其地之資格也嗟
世間又有一種高人逸士詩僧墨客以及樵釣叟亦未始不可
居山水間然於山水無主人資格何也此輩人移林中鳥水中
魚花中蜂蝶僅為山水點綴物而已蓋凡真為山水之主人者
必能終歲棲息山水中

二十一日陰寒有雪意晨與穆霖乘汽車赴天津中涂雪飛車
中得古風一首絕句一首詩云朝發燕山市雪上天津橋車聲
鬱磳隱風雪何飄々長驅三百里安寧不知邊借問創者誰西
方一名豪水火待華策金鐵甘饒陶巧奪造化機毋俾騏驎
重山穴乃過水徐泗以遨陸地盡舟行飛空垂虹腰昔人白日
游竟乃瞬息超光景自儵忽山川何次深雁言彼駕長風振翮騰

一一

雲霄古稱公面難胡越致遠：今在咫尺間亦至可見招我生
會有時際茲新民物皆相見天地亦相交其絕句題為汽
車中憶及周穆王馳八駿日行數千里耳邊但聞風響朝馳玉
軌逐春風煙柳陰一望中四海今年穆天子可憐名馬為誰
雄

到津居長者樓晡與穆雲伴曲巷游晚歸旅舍早眠

二十二日陰雪與穆雲衣冠乘馬車謁袁項城未見因順道招
陳雲甫即歸餘往訪荔軒不遇詣彥後彥公以電話局差旅居
津城內龍亭西維月獲銀餅二百枚程道旁狀亦新蓄一推通
歷史二劫詞風雅卓犖而困于病彥後以故鬱鬱不自得時妹
雅亦來津相遇于彥後亦余與二君暇話俄去時雪已止北風
寒云到旅舍又與穆弟晚出西餐夜觀女劇

二十三日晴晨往訪荔軒于天津銀號譚器將歸已落午坐電

車周行數里遂返旅舍。曉乘汽車回京在三等客位中。誼極福
及摩肩接踵到家已昏黑。

二十四日時作日記在稼霖寓中。駐留。機落午。趨署。閱長官
秘書。泉調補西安將軍。右侍郎李。黎花休致。曉訪新。吾禪。俄歸
仍作日記。

南海官制議中有論漢之政事。頗稱。彼謂漢世政事可分君相
兩門觀之。其在下。公府。詔曹所用之人。所議之法。多當。若其在
上。人君所用之勳戚宦寺。所行之事。多謬。若兩黨相爭。時為勝
負。為非。詔外戚為大將軍。志與道。則丞相三公。多賢才。而下
之。政以人才。尚可觀。過於此也。

我國政界有一大業。曰君相爭權。非君如弁髦。女權為相所奪。
即相如閭閻。其權為君所奪。如曹氏之於漢。司馬之於魏。皆相
奪君權。時代如漢之事。歸名。三公為閭曹。奉相之權。歸軍機。

一二

大學士為冗員皆只奪相權時代

二十五日晨起陰在贊堯室中譚

忘山曰西人之論雲也其謂由地面潮濕之氣為日光所照上
蒸而為雲其實不然潮濕何能上蒸于天且何能成雲而沛雨
以為日光所照則尤無生理也皆妄度之辭也余推雲與汽二
者是同物在鍋舟火車中以火煮水水沸化而為汽在山中以
地心火煮泉泉沸化而為雲余自信是說破擊不慮彼西方大
科學家質之而亦無辭

是故人所賴以生者地心之火也地心火一日竭斯雲雨不作
萬物焦枯生類滅絕

地軸之所以日夜自轉終歲不停者殆亦因地心水火二力鼓
盪所致與輪船汽車同理故以條余未敢以為定論錄之存春
荷午趨署閱工部尚書以松壽鶴齋補授右侍郎以劉永亨補

援補出城至江蘇館吳子修父子及汪穰卿葉伯舉四君出送
回鄉在坐六十餘人落晚掃二我在舍適中
二十六日大雪欲靜居一日正與贊堯共飯巽中侍稱右堂劉
子嘉于今日蒞任落午遊衣冠命駕入署待至申刻劉公始來
觀相印禮成與錫君文初偕至東北城瓦條胡同謁新任松長
官未見歸已昏暮

二十七日晴工部值日晨詣西苑門外候旨以本部有塔爾巴
哈台及江蘇留防二委核銷軍裝摺奏長官皆在六次公所靜
待余及文初錫侯咸至俄旨下知道了遂持稿至各長官前一
一垂詢遇雜變正與胡芸若坐談亦陽為不見也久之長官皆
散余亦歸落午方勉文造相議公透回鄉談久之遂去是日休
日祀為吳彥後亦六字聯即余所集白席松葉枕白石垂長衣
談情言

一三

晚與夫過談留晚飯余又得一聯嘲好作狎游身句云美人如玉
玉容如醉胡蝶自忙花自閒

二十八日微陰落午趁暝晡至義善源又詣杭州飯睡擬見後
往厥肆為時物購國文教科及修身教科等書歸已昏暮先至
慕莊至與談即與芝樵夢皋贊堯稱霽洪人適于同和居夜
散歸聞芝樵夫人病云

二十九日晨陰訪錢幹臣於眠東起乃詣邵二我小坐談詩向
午微晴後詣幹臣始晤談俄又渴方勉文方難髮坐談良久又
詣厚庵留午飯皆商議譔同鄉事項勉文亦至晤往杭州館
晤擬見晡趁暝晚復觀書

余居滬八年到京三年於此種學問皆曾漁獵惟小腦不足遺
忘其多而種之意味固存留胸中不祗之候去也

讀方人書以天北古今為一社會自是學大明佛論宏證三

千沙界空靈參邊接覺天地尚小古今移短也二十年前道此
鮮不認爲狂謬

大隱在心不向居山林居朝市蓋不求人知卽是隱稍之近名
卽非隱

余有疾病王右軍蒲欵士施惠山誥人爲書搦文藝掩其名今
乃歎彼真隱者也故余亦自號曰詩隱

二月一日晨起見瓦上白昨夜雪已晴詣屯鎮胡同俄趨署曉
出城至義善源由版肆歸是夜聞芝樵夫人痛歿

死生程晝夜耳人當生時畏死是程晝間畏夜也豈不愚哉

余嘗以晝夜十二時配合人之年歲人生于寅故一歲至十歲
爲寅十歲至二十歲爲卯二十至三十爲辰三十至四十爲巳
四十至五十爲午五十至六十爲未六十至七十爲申七十至
八十爲酉八十五至九十爲戌九十至百歲爲亥

一四

人有壽有家壽有國壽身康疆少病年逾七八十挂樂不慕此
人壽也子孫英賢克家承祚綿之不絕此家壽也材智雄起民
富兵強歷年千億隆平日上此國壽也人毋徒知壽其身當知
所以壽其家壽其國

二日晴趙畧晡謁王相談久之遂謁稚嬰尚眠未起見余來刈
披衣坐余亦坐其牀上道及在西苑門外公所相遇亟作諧謔
稚嬰微笑良久余急欲去稚嬰問何往余曰往見雨邨以前數
日邨來我亦詢及暮見何日到也言畢亟去去時已晚到雨邨
門投刺值其他出遂自地安門歸已燈火熾然

三日晴謁陸鳳者不遇遂詣屯須胡同徽赴署晡歸視書
大梁人尉僚說秦括皇母愛財物欲誅侯嘉臣以亂其合從之
謀謂不過止三十萬金則誅侯可也秦王從其計果并天下說
士真可畏哉時繆既見秦王詔人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顰鼻

膺豺豕之恩而虎狼心居得易居人下得志亦誰有人我亦衣
時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
可與久游乃止去忘山曰觀繆葛謬千載而下如觀秦皇之面
目可畏孰云當其止去之時殆深自悔獻深之不擇人意

鴻門之宴沛公如廁招樊噲出因不辭而去當白璧一雙玉斗
一雙令張良獻項王亞父曰度我至軍中必入沛公已去向
玉軍中張良始入謝忘山曰此亞父事云不合情理當時項王在
鴻門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即從酈山下同行亦須二十
里豈有行二十里之久而項王亞父端坐席上卻不見沛公而
不問其乎况亞父方欲殺沛公豈竟一多防範聽其逸去至行
二十里之久始始獻玉斗時拔劍撞破而歎亞父愚不至此
也史家叙事不足信類此甚多

是晚為甚
樵安送三

四日晴楚巽即掃落晚與贊堯同詣芝廬談夜何得詩一首嘲

一五

吸鴛粟烟者詩云香温茶匙熟漏遲：夜靜無人私語時半榻
白雲眠不覺涼心惟有一錠知

五自晴詣二我談俄與夫亦來是午與勉文厚菴班侯贊仰在
全浙飯邀集同鄉永日遊學將就館中開編請堂已鑄具高舍
猶未就星日坐中刻共四十餘人夜恒觀書

是日閱江西又釀教案蓋省城天主教士勒通知孫身死圍城
百姓不服乃群起焚燬教堂製法國人四五命且波及耶穌教堂
六日晴拜訪過訪談久之適午吳健秋來談吳為俄使館人
先歸也詢幕見何日到是日代焚免接送董樵夫人聯云兒
女已成行正好高眉開雅秀膏盲本年焚誰知投葉誤庸鑿世
成門為寺之

南史阮孝緒著高隱傳分三品言行超逸姓氏弗傳者為上篇
終不耗姓名可錄為中篇挂冠人世棲心塵表為下篇忘山

曰孝緒之品題余以為移未盡之夫隱者當以心隱為上名隱
次之身隱為下所謂心隱者不問在朝在野和光同塵行已無
愧不絕于俗而非媚世不求聲譽亦非逃名所謂人知之亦黨
黨人不知亦黨之者是矣名隱者晦迹韜聲深畏人知放浪山
澤獨往獨來如淮陰丈人潯陽漁父一流是矣若身隱則古今
最多大凡以山野林壑為釣名弋譽之地故為最下

七日陰翳暝晚大昇堂心鋤約

南海宦制議云英者各國宦制所自始也其書務官之制先自
日耳曼人傳于阿刺伯人由歐人所稱也於書務官吾國至北
魏有三十六曹尚書及隋唐六省亦至分明阿刺伯人即大食
國回教當貞觀時已與唐相通唐世文所大行西土法必唐制
西傳于回教而流于英今展轉既久忘所自矣故歐洲書務實
可謂我國派出也忘山曰各國書務大臣年不出領曹司而參

一六

大政而有宰相統之此亦合于唐制為英人所首創而他國
從之也其是存自我國派出則未敢斷要之為近古官制最合
宜之法不可不仿行也我國雖設有列曹尚書內直軍機等
或入或否又年統制諸曹之宰相故非完全之制度

南海又論我國官制之弊曰民多自治之權不能熾志皆舉政
考中央之運不能操縱合宜此不獨遠遜歐美亦大不若乎漢
宋致其原因去卿官分六部皆遠去周隋分行者用督撫皆根
因于元明周以蘇綽泥古今誤信周官六卿之說之以混一全
亞故分劃數千里行政之區然中間唐宋設司尚多補救明世
用人多不循資至本朝則考收歷朝之弊政如六卿分職之疎
督撫專者之大司道府層累不隔之侈卿官裁撤之害資格年
勞抽籤之滯捐納雜途之衆科舉空疎之甚兼有兩病更加焉
忌山曰數語可謂道盡

八日晴製造庫僚友在宗顯堂酌飲薄午赴焉哺至驛馬市為
鄰居買書案訪厚庵談久之入城詣新寺晚在暮坡安法

里巷所謂大鼓步及種之俚曲士夫多鄙不屑道不知其品格
實在崑曲二簧之上猶古體詩之在律詩上也擅其技者多一

宜之節奏純用天籟抑揚之故挫之直是古詩流亞其曲調亦
千變萬化有所謂洪武正韻一派其詞多雅馴今餘歌者鮮余

多記其數語錄之詞云秋風萎_二嘉州離_三斜陽漸下水流遲
碧天雲外鴻雁高飛青山_二字不_三黃花地又祇見採蓮舟中女子

美東園去採菊

在坡与龐安常游黃州清泉寺寺有五逸少洗筆泉泉水極甘
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东坡作歌曰山下蘭芽短浸溪松向沙路
淨_二泥_三蕭_四莫雨子規啼誰道人生多_二再_三少君看水流尚_二能_三西
保將白髮唱黃雞余以此歌如播入管絃即是洪武正韻一派

一七

九日晴工部尚書松鶴翁是日蒞任趨署謁見晡視稚變閣中
云有病入視則橫卧榻上精神越傑強作一語時羣壘未集共
議藥方頗有雜色徐聞其所語則悟脈象与症不合余心知不
佳由之悌時日已暮夜間鄰居十一晚到京

十日大風陰詣屯詣胡同与慕坡德僕人未告稚變今晨逝也
丙之恹恹落午往賀徐博泉鬢猶班侯子脩花叢遜坐良久
即至杭州館將健高晡入城至壺鵲胡同謁王相之連聲曰數
也數也余亦去以慰之俄至麻絲胡同賓友齋集相酌咨歎落
晚又詣同槎不遇因訪致吾向其假馬車為明晚迎鄰居時正
香未京在彼相見天已昏莫急登車至同和居靜適昆弟約飲
醉秋圃子蕃可庵

詠人好作詩鐘詩鐘之品極尚在試帖之下蓋兩字情之題強
鍊製成偶白北時文之有截搭也前東博華端之自由性兩語

人樂之不倦人各有癖位然

十日之內芝樵妻喪相喪子人生悲懼離合必不可逃幸而人於禍福休咎不能先知若先知之不可一朝居也

凡作詩歌必極沈痛方能動人如漳江送別一詩云漳江門外水流亦盡是行人眼中血又郭生挽詞云棠梨花映白楊路亦是死生離別處

十一日風詣屯循相同為暮兒老室姓名人字盈俄趨異與經世誤晚與稱粟向槎勢吾履平飲于致美高館罷同詣西車棧迎候鄰居夜鐘九鳴止車始到鄰居與子琦坐後夜車中相見甚懽既下鄰居攜酒拉乘馬車先至羊肉胡同余墜稱粟子琦咸往屯循相同相待暮兒俄至留髮後風采依舊

十二日落午至屯循胡同映趨異哺詣麻線胡同市權變喪是日宸宮滿堂暮兒已到正與穰仰仲致筆談俄去余與劉高談

一八

人坐待送三

送三身紙人馬樓庫於街衛焚之焚時群僧唱佛佛

會僧未集余不能待乃

至賢良寺聞暮先偕子瑜及擬兒往飲慶壽堂余亦赴焉俄稱

霖亦至晚月明與子瑜稱霖及鄰居同宿賢良寺暮先以晨霞

命夜微風

今者相權移集本初人送之美驚有盼眄迴天地呼吸變霜露

之勢鄰居以志獨高視闊步多其事能余正服之

余挽稚愛聯已成白云連朝頻聽鶯啼記曾待漏丹墀伊人

宛在一夢竟隨僊蝶去賸有杖朝黃髮老淚潛然

十三日晴送暮先履命與稱霖同至西苑門外時子丰偕慈子

修咸至俄內傳召見鐘十鳴絃出尚不知奏對何語也余登稱

霖同歸晤子瑜仍視劇飯後趨署哺玉劇園已多立足地乃往

校對館訪擬兒不遇遂西仁錢館與觀孫談抵暮與稱霖子瑜

飲于通聚館晚至喜鵲胡同暮先方與夔相對談夜與暮先同

歸賢良寺宿寫

我國今日之士患在志士之愛國與愚民之暴動糶糶而不清也夫志士者正氣也愚民者邪氣也譬諸人身正氣既衰當思所以扶之而邪氣乘焉於是整其束手而無榮蓋欲扶正氣則恐并邪氣而扶之欲抑衰衰氣又懼并正氣而抑之王稚夔之病即是正氣虧竭外衰內伏脈與症相反致整人攻補兩難以致喪命嗟：

今者不欲革政則已若欲從事當從皆制起而論確乎不利也改官為爵改差為官析疆增吏增司集權此十六字實今日急上之良藥較之高談立憲茫茫乎下手處為勝多矣

十四日晴晨在賢良寺宿末終如日中與擬兄問槎共飯時鄰居已出飯罷趨署晚歸新吾在余寓中夜福芝樵譚連日不堪

諫書

前周南海官制議云官官之設大地文明各國皆有惟我國與
突厥有之夫闡人而用之最為多義為國家大恥孔子六經皆
闡人後漢叢楷傳曰古多官官自漢武帝游于後官乃有官
女之制此言至是據矣劉歆生當漢世習見官官偽為周禮乃
創闡人托之周公後世遂以為聖人之制謬矣且山曰余讀後
漢書至叢楷傳亦嘗疑此事竊怪史記漢本紀已有官女
之名且趙高幾人目之曰闡人矣今姑攷官乃事人之通稱
古中官官皆稱官女並非闡人自漢武帝始多以闡人充官官
而官官遂忽為闡人之名相沿不改後人不察因並古之官
女盡稱為闡人於是趙高亦多有知其非闡女矣要之周禮一
女真能惑世其中二大罪案即是供奉官太多及誣聖人有闡
官之制後世深受其毒也其為偽書鑿然無疑惟是在劉歆所
偽不敢知耳

十五日晴在家多事落午詣屯緝胡同激趨署哺玉殿持欲燂
中西度量權衡表未得在會經堂見有飯騾來其肥健可愛晚
入城至賢良寺宿焉

晉方技傳有韋靈其父母使守稻牛食之靈見而不驅牛去乃
理其殘斃其父母怒之靈曰物多飲食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母
益怒曰即如此何用理斃其為靈曰此稻又欲得生此種理趣
釋之良有味

人果能僚友萬乘驪螭三軍糧秣富貴晝夜死生尚何得曰神
不全持恐口能言之其心未必如是耳东坡志林中趙貞子之
言殆深知其人必不能如是故作苛語以難之
人視死生當如晝夜祝富貴貧賤當如戲劇如是其心自坦然
多所欣戚

十六日晴自賢良寺歸去挽聯叩送稚慶其落午芷香過誌慕

二〇

見亦至共飯余又代慕兒挽袖變成一聯云三秋不見何各一日系里暫游竟別千年落晚在芝樵安而共送聖送聖乃俗語即焚化紙楮庫也夜作日記

十七日晴而尹芝田來表至杭抄館晤擬見田趨署晤諸麻錢胡同是日為秋變禮懺一日暮見亦到晚歸夜芝樵過談

史記樂方李斯諫二世曰放棄詩方極去聲色祖伊所以懼也程積細過恣心長夜討之所以止也忘山曰程積細過四字讀之使人汗下蓋細過人所忽以共忽也故遊程積不休積之不休斯成大惡慎哉慎哉

漢文帝既即位有司請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得上帝神明未敢享天下人民未有款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禱天下而曰豫建太子是重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又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罔天下之義理多美昭于國富大體美王於

朕見也惠仁以如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朕豈為不豫哉
候王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美奉有德以陪朕之不修
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于人其以朕為
忘賢有德者而奇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忘山文
帝能終為有司所奪不能行其志能為是言亦自可取蓋當
時去唐虞三代未遠古義猶存人心故雖多是事尚有是言自
是以後寤時多闕矣

十八日晴向午詣厚菴俄暮見六至是日暮先在江蘇館醴集
同里訣友到者三十餘人盡懼而散晡訪李膺談立古暢晚錢
小修之世兄約飲時煖甚重裘蒸鬱汗發夜歸

十九日晴訪子蕃談我國晚近匪惟講學衰歇即區、詞章亦
能解其鮮強半誤于帖括人、從事于園美恬俗且以繩墨拘
牽沒其自由性而教千年未絕好美術亦靡、不振余于詩歌

二一

一術異知門境時聞學漢魏則讀者盡茫然不能辨者豈不可
歎迨後新派蔚起其道將成廣陵散為不如日本之猶存國粹也
子蕃自述當庚子歲挽一少年聯云大厦同誰支庸知朝露非
為福玉樓胡遽及如此少年實可哀矣人道其佳者且有說
少年對相露不工直令人氣死

前年賀新吾夫人壽慕兒亦至映趨署晡在文和家談晚歸作

日記

余二日小訪二首如邵二我云清風吹我襟為君揮素琴古調
豈不彈四海誰知音其至人愛松柏流俗爭桃李風譽擅九州
不此一知己

二十日晴訪梓生談日中在屯緝胡同午飯映歸作日記晡焚
柳過談俄詣芝樵家中表晚後至屯緝胡同與慕兒談慕兒以
日將有天津之行

东坡云江山风月本无常主能闲身便是主人忘山曰一闲字
谈何容易古称人作有思始能闲然非学白遥遥道德宏深其
不能视膏粱境盖闲考一以心省论不论有事无事其心中常
有高曠穉穉之素夫性後得之真闲否则外非萧寂内实擾
其身则闲其心未闲碌碌者流大抵如是

二十一日晴連日和煩重裘幾不可耐為芝樵家送殯至阜成
門外因光寺有寇姓者善拆字術問保然頗有驗爾歸

二十二日晴介石過談逾午趨署晡出城俄歸與同僚某君約
往硝磺庫迷失道不相遇晚至家呼童不至怒詈之遣人往詢
鄰居已自天津歸

人之聚散多常數年以來親朋睽隔如慕兄在巴黎振兄在杭
州子頤在廣東新吾在揚州彼中或考問往來或竟音息杳然
各居一方貌不相及今年素又皆集京師豈非一玉樂耶

二二

必先有別離之苦乃有懽聚之樂苦與樂自相對待者也
二十三日晴晨辨髮方勉丈過談俄去遊詣屯絹胡同飯後趨
羅圃出城至長椿寺晚歸後屯絹胡同晤鄰居穆爾亦在焉
宗都陽張世南游宦紀聞云字學不諳多因前代諱惡遂改書
畫差誤漢以大德王于洛陽惡水能滅火遂改洛為雒今惟寺
徑作洛而傳記皆作雒夫秦始皇嫌羣字似皇自出已意謂非
之多則有羣也今經書皆以羣易羣獨禮記爾雅猶有可攷死
字乃子雲奇字古文天屈西北為无今易中无皆從无它考則
禱之矣世字因唐太宗諱世民故今稌菜并皆去世而從云漏
洩縹緲又去世而從曳世之与云形相近与曳聲相近若皆從
云則世為云矣故又從云而變為曳也民則易而從氏昏愍混
之類至今猶從氏也以至晉諱昭改昭穆之昭為詔音秦諱政
而改正月之正為征音至今從之此何理邪

又云說文以字畫左旁而類而玉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如彖有淺小之義故水之可涉者為淺疾而有所不盈者為殘貨而不足貴重者為殘木而徑落其為棧青字有精明之義故日之有障蔽者為晴水之有溷濁者為清日之能明見其為晴米之去麤者為精

二十四日晴暮見來看東鄰屋將移居焉賃僕患儀定落千金金錫侯來訪小談即去跌趨署晡出城訪介石仲弢遇書衡晚方勉文仍飲豫昇堂朱贊卿等仍飲福州館皆赴焉是夕並云解裘著棉衣

銅園之病民深矣人爭貪近利鑄之至各省關局今則商賈為之困奈何

粵東人抵岑喜萱曰民賦以甘馭下操切橫暴強民所不欲也岑雖慈眷方隆其如輿論已去何干夫所指無病而死吾願岑

二三

且避粵人之鋒而他適也

二十五日晴風子頤過潭不相見又八年風采勝前崗庾嶺以南頌聲載道使人心折落午至嵩雲庵仲致穰仰健為三人約飲晡趨署歸途復至屯徇胡同晚到家暮見在焉

莊子云變憐蛇蛇憐風風憐日日憐心張世南曰變止一足蛇能走足行疾于蛇豈如風之蓬起于北海入于南海之疾風能疾而勝美豈若目視所到為最疾目視能疾又不若心之所之更疾也忘山曰余曾語目大於身心大於目即是以素

佛家千言萬語說心量之大三千大千世界生吾心中此心究竟是何物人莫曉了至要認識神為心走入邪軌夫誰若子所習者冥冥之中有精大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庶幾佛所習真心真如其在是乎其在是乎

二十六日晴晨起雞頭詣屯緡胡同遇張靜江張伯訥俄趙巽
晡詣訪吾不遇晚介石約廣和居坐有向瞻南周孝懷丁梓雅
葉伯舉汝君共譚教育之理餘訪去衡夜歸
夢溪筆談載鞠真仰守潤州民有鬪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歐
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新材兼不悞輸錢于敵人終日紛爭
相視多敢先下手也忘山曰此亦止鬪之良法
又云古法軍中以牛革為夫服卧刻以為枕取甘處中附地枕
之數里內有人馬聲刻皆聞之蓋空能納聲也
又云宋驛傳舊有三等曰步遞曰馬遞曰急脚遞急脚遞最遠
日行四百里軍興乃用之熙寧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遞如古之
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
路日行五百餘里忘山曰岳少保伐金車詔退兵一日奉金字牌
十二即此物也

二四

忘山曰人有所不知毋強以為知此讀書人之品也唐王起再
主禮闈遠近稱頌武宗召至殿陛曰朕近見二字一乃一字莫
能詳焉特詢于仰王公對曰臣于三教經典竊嘗編覽向者二
字群書未之見也未審天顏于何文而得上笑曰知仰風儒學
縉朝野偶為此二字相試然於經籍中以此本朝高宗時彭相
國元瑞以博學為上所重一日上試士出詩題曰燈君觀書因
顧向彭公曰此四字出何典籍公頓首曰自稱學淺實不知其
所出上笑曰今日難倒彭元瑞矣朕昨日適于燈右觀書耳二
公之事略同其誠敬不欺良可師也為易以他人必不安于不
知且強飾以為知而僅託于不敏記憶豈不為二帝之所笑耶
卽二我為余述一事云曩者偕友人某甲於春夏間閑遊古寺
中見編地雜花荒圃二我吟一句曰野花多半不知名顧謂
甲曰此何人詩君記之否甲曰吾猶記之此殆宗陸務觀詩在

劉石湖向二我笑曰此鄙人頃間有意口占之詩耳其人大漸
唐太宗見圖讖稱後數十年有武王興代唐有天下殺唐宗室
殆盡太宗色懼欲徧覓姓武者盡殺之李淳風曰不可此天意
也且此人更數十年後齒已老矣而心慈或可為李氏稍留子
遺若違天殺之天更生壯者禍益多噫類矣太宗乃止此一事
也余又見雲溪友議載唐李峯為鄧州刺史常夜占星宿而生
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于郊市為產男女者不
以貧富悉取至焉過十餘輩峯視之曰皆凡骨也重令於村落
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憐能白以假天子也座客勸
殺之峯曰不可曰此胡雛必為國盜古亦有能殺妖巫生真矣
其後安祿山起即此兒也

二十七日晴微寒是日春分訪却季鷹談

宗東陽俞君瑩雪業說中有思字說余移以為未也蓋道德

二五

中之名詞惟忍字通善惡而言忍字從刃在心謂以刃制割女
心也當人為善時有惡心起焉能以刃割去之是之為聖忍吉
德也當人為惡時有善心盪焉彼亦以刃割去之是之為謂殘
忍凶德也余之此說似較俞君更精

蔣年存廣和居譚集諸友坐有周孝懷向鵬南葉伯舉及介石
林抱丁梓雅印二我飲盡懣而散因与二我訪厚菴談晡至義
善源云詣工程至晤尹芝田晚在新亭家夜飲

二十八日大雪寒甚作日記

碑士麦曰今日之世界黑鐵与赤血主持之也夏穗卿曰今日
之世界黄金与白刃主持之也忘山曰白刃二字義太狹不如
何易之以黑鉄曰今日之世界黄金与黑鉄主持之也

子瑜及慕兄過看東鄰屋議賃價欲卜居焉時雪飛如霰不止
与贊堯譚

二十九日晴風往賀新吾壽趁早詣福州館少秋等約過子
修又詣馮潤田通子頤厚菴晚入城復過子蕃談詩

時自四牌樓以南方築路泥石狼藉錢面紛如車行視未築日
益艱忘山曰余今而知天下多一事求其完整不從破碎來也
是故國家改革時而欲悉使眾人之私幸失天下之幸夫亦難
矣蓋朝意嚮新必先壞裂其舊舊徒如雲彼亦事自存不殘其
窟蔽何繇得新繼他日何難莫厥居而一時受大損必能之數
也廣大者不顧小志遠者犧牲其速古今大氏如斯矣

三十日晴詣屯捐胡同慕先方延客坐良久移去余留午餐味
趁早詣至麻線胡同晤履平又至喜鵲胡同晤繩伯慕先亦在
焉晚偕至六國飯店醺飲夜歸

南昌案起中朝士夫相顧錯愕實則此事何難之有我毀彼查
金我移人民必足以償之彼逼我縣令自殺亦向彼索償當離

二六

而為兩案交涉斯外人之心平我國民心亦平也美軍混殺
亂不為分畫因愚民暴動之故遂謂和令亦當死捐外人則得
矣何以對吾民

鄰居云所謂經濟也者不必旋乾轉坤之大事業也即尋常日
用間瑣雜細事不問為人而己能每日躬自料量措注得宜即
是經濟余歎為名言

三月一日晴家中醴客余復移書案于西偏之耳室掃除堂宇
拂拭几席以待客至是日到去暮見及子瑜擬珊瑚田子頤新
吾伯眉聚坐而飲抵算狂散新吾最後去溯行後與余偕游西
園指點十年前舊事又同往視墓見所賃之新居

日內又得古風一首題為大鈞陶翁物錄如下

大鈞陶萬物涼燠各異性神農嘗百藥為療眾生病當世賴其
德萬代頌其聖豈知造化機自有調元柄炎夏鬱蒸暑瓜果一

何清隆冬多嚴寒鳥獸毛羽盛陰陽迭倚伏水火紛相勝神功
妙自性聖人受其正

二日晴微風稚夔家是日設奠賓友雲集余往酬接終日落晚
復与厚菴同榻變相涕已上燭闕折見岑督文告頗有悔過意
粵事可望轉機

三日晴趨署蒞粵東二十八年分軍裝銷案晡歸晚与贊堯譚
得郊鄰居四十壽联云華開紫荆樹春到綠楊枝夜觀寺

東坡志林云張公規言蘇子卿鬻雪啖檀縮背出血多一語少
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信不免為胡婦生子由是觀之人生去
慈足最難事

又云古稱桃李莖葵扇不知筆為何物偶閱方言筆字教之間理
之筆乃悟桃李以桃李為筆也忘山曰博物之類又為史
劉聰問當為漢遮國王則不後懼死人之愛富貴者若于生其

二七

月祀太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其志在坡
志林傳余愛其語趣錄之

郝嘉賓確不患于君不可謂非孝于父觀其囑門生於己身沒
後呈密于于方回以釋父哀用心亦云摯矣志坡云采葑采菲
毋以下體於哉是言

志坡云吾昔少年時所居于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衆鳥巢其
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皆巢於低
枝其殼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殊不畏人
見其異之也他不伎之誠信于異類耳有野老言鳥雀去人太
遠則女子有蛇鼠狐狸鳴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豈免此
害也由是視之異時鳥鵲巢不敢近人者殆以人為甚于蛇鼠
豈不可愧忘山曰余觀是語不覺有威所感維何威夫我國政
府之不見信于民也是故其民爭遠而避之雖有賞財不敢貯

此國家銀行雖有儲蓄不敢應國家之公債何也以政府多品
行也不足恃也為政府所恃彼將人、持其所有一以求庇其信
政府者更勝信為常之商家何也政府之壽命長多倒閉之虞
故也今也鳥雀不敢近人矣醜態為人自棄其誠信豈不可歎
四日微陰晨至屯須相同俄出城坊羅華甫小談薄午詣鉄山
寺在崇文門外东珠市口之东稚慶是日殯于是就客送喪紛
如日中趨冢晚拂夜作復少川拜書

余今迺歎我國人安得不慕勢利蓋居今日之社稷上焉無勢
利將人、可以侵侮之欺凌之致使不自存矣維維故今日
之世態尚賴有情之一字耳人、稍能依附勢利以自存其心
幸有情在

一動一靜互相養每日靜時則看幾句有益之書動時則寫幾
件應為之事遂覺此一日精神活潑肢體愉快

二八

五日早晴日暮先簡署太常寺少卿詣屯絹胡同俄趨署籍銷
案表脫稿時天色微黃狂風揚塵晚歸作霞序復考又作日記
六日晴晨起訪二我譚詩二我贊余大鈞陶萬物之詩以為如
周鼎商彝初出土者落午至殿肆遊趨署哺玉屯絹胡同即歸
作改蓮兒書夜後成挽稚慶七律一首

霜寒紫殿曉光微日、西垣待漏歸一夜精魂夢鄉國九天風
露濕朝衣獨憐元相垂、老堪歎孰知落、稀他日山房重向
訊林亭年恙主人非

七日晴晨方勉丈過暮先亦來俄皆去日中趨署哺微陰至殿
肆即歸時已設壽堂備明日為母煖壽

世但知堯舜不私天位不傳子而傳賢以為美德豈知古聖人
以天下授人亦豈易哉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曲賤
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蒸王考大統傳天下家

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于舜由是真多稽之誤也忘山
曰聖人能不私其天位以利子孫亦不肯輕于授人以誤百姓
故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斯深知堯舜之心也
東坡志林記前筆詩云怕人知事莫萌心

東坡云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真清狂不羣者耳烏能為惡既廢
刑已矣何至誅其後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謀
光者先知之故立廢賀惟多以淫亂故也二百人其方誅豈呼
于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女有謀明矣時其事祕史多緣
得之耳武王數討之罪孔子殆且疑之光等數賀之惡亦盡信
哉忘山曰讀史必須得箇東坡此等論斷果有眼光余觀昔賢
札記遇此類語必記之

又云以德報怨行之美也然孔子不取也以其不情也直不
枉買金償止不辯盜被亦士之高行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

二九

一 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

史記舜本紀舜婦而言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復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復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復西戎殛鯀于羽山以復東夷東坡云太史公多見先秦古史故其言時有可攷以證西漢以來儒書之失屈原云鯀悻直以止身刈鯀蓋剛而犯上帝耳美四族者皆小人也則安能復四夷之族哉

八日晴詣長棧寺拜汪健以爲人冥壽又詣二我談話即歸介石過談暮見六末晡鐘伯過時堂上已懸親朋所贈壽幛懸飾

暖麗晚鳴爆竹煖壽微風

時余母年五十五

九日晴風而母祝壽一日賓友到者甚多並演傀儡夜添茶散昔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多英雄使豎子成其名二語人多不解以爲低劉項爲豎子東坡曰非也此正傷時多劉項豎子指觀吾間人耳忘山曰是說極是不解阮籍何至發狂如此阮以

劉項為豎子矧何等人豈足為英雄乎

十日在家竟日不出視西為偶以蒙古人博以希哲著其書多
攷證亦有理想論梅塔之影透在冥隙中者皆倒垂一矧極有
趣致今日映相家視以為常

又說鬱樓二字乃桑汙所積之地俗謂糞州堆也二字甚雅出

酉陽雜俎

是日胡芟孫來賀母壽因母生本初十以國忌展前一日胡程
未之知也

夜觀幻戲俗稱變戲法

十一日晴晨出過勝門至華嚴寺以鐵冊為其太夫人周年禮
懺因往拜焉即詣南郊又在东城謝未賀壽其暇趨署詣新吾
談因至其園中散步晡時晚在墓見靈篋是日聞薛次申遊世
西高偶得云人之疾病亦有古年而今有者如痘瘡始於漢晉
三〇

蒸病於隋末皆為霸素所不載

董斯張吹景集論佛典文字所用名詞皆古惟有未歷本師二字見史記樂毅傳祖師見漢書丁姬傳居士見禮記及師非子魏志管寧傳侍者見國語及漢書春屬見史記樊噲傳長老見漢書宦官見郭象莊子注某甲見周禮鄭元注及應劭漢官儀布施見國語供養見稽中散集煩惱見河上公老子注幢字見方言西京東都二賦前字見釋名

十二日晴晨作致芝兄書落午趁異是日初致試司炙味詣義善源又至編書局晤介石鵬南及仲弢俄往賀香州相國八十壽是日賜壽賓友雲集晤荔軒蔭亭間有贈壽州聯云壽州相國壽宰相天子師傅天下師又聞新吾聯云帝者吾師有廣成子天下大老有齊太公

晡復詣介石與鵬南繼譚晚話入城與慕先談

十三日晴詣徐菊人適與慕兒相遇同政府有裁御史官之素
慕兒不悅之極力抗爭俄往視葉孫因趨置晡出城訪壽昭潤
田厚菴訪季鷹不遇詣子頤坐上有客兩三人縱譚良久始辭
掃是日法昭家祭作後徐汝霖書

受人之恩不可背當思有以報之不問其人之為君子為小人
也宗孔道補明知程琳與馮士元通姦利執欲奏之一聞張士
遜之言誤認琳為有德于己遂上殿力救琳卒因是被黜道輔
受人之惡良可憫也終不失其為君子蓋君子用情有時而過
於過也正其仁也誰敢議之

忘山田人之能以害加誅我者不足畏也惟能以恩加誅我者
乃真可畏蓋一受其恩此心此身將不獲自主競之為皇之為
函國有以報之夫能後脫時而年累否則一遇大姦元惡墮其
機中鮮能自拔矣蔡中郎之于董卓荀文若之于曹操皆以賢

三一

人受權強之印翼可哀哉是故君子立志當自不妄受人之恩
十四日晴大風塵起出城探訪鐵山寺與王德伯談向午趨
罽圃復出城至徽驛小坐煩得理科數科少場晚在幕見聖觀報
俄人似已採用兩院制度改為立憲其表面則得美內容如何
未之知也維時天下事皆自表面做起

歐人以東方警察權託諸日本言欲保支那之安寧防亂作也
彼尚視我國為有人乎漢邳彤力勸光武不可還長安曰公既
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
可必也光武從之東漢興亡法於此宋高瓊阻真宗避敵江南
曰避敵固為安全但恐危駕之士路中逃亡幸與俱西南耳
上大驚始決北征北宋存亡決于此

荆公行青苗法亦言欲均貧富僉耳唐庄老民曰貧富之不一
自古已然誰能均之乎民之有貧富由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

慶其厚等其薄厚身未動落身先穴夫可謂名言

十五日陰晨介石過溪叩首落午時暮色過余亦將趨署忽聞有人來言子頤暴斃昏迷不醒急與慕先出城往視則已氣絕尚有欲灌以藥水時詣新吾因趨署哺後往視子頤知已不可救時殊少玉亦與子頤數十年至契晚歸是夕余亦累有不適十六日晴詣太廟估修牛羊灶奉長官命前往也俄趨署福齋案哺至正陽門外西車棧以稚嬰櫃欲南去往送時厚菴肯齋譚及子頤之表相對咨嗟余曰物有移必有終成有必有毀理數之常固多足怪所異身死乃太驢使人不及防也稚嬰為者有二日之病決則直理之卒疾而終時稚嬰為未至余不及待往視子頤之靈是日未刻已大殮晚歸與贊堯談觀報又觀少唐人各酒多以春國史補曰酒有郢之富春烏程之善下春蔡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陳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之尚道寧

三二

安麴米春方傾一盞便噀人令刈絕矣此祿亦一時之習尚也
東坡述某人之言曰胡孫作人狀折旋俯仰中度人自以為弄
胡孫不知為胡孫所弄其言有理

十七日晴作日記日中趨署晡訪二我譚研論死生之理晚至
順修門大街為子頤送三昏黑始歸

東坡志林記一事云石普好殺人以為殺為娛未嘗知其暫悔也
醉中傳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於河指使哀而從之既醒而悔指
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見病奴為祟自以必死指使
呼奴示之祟不後出普亦愈忘山曰夜於此說世之持言鬼論
身鮮不引為口實而亦不查然吾聞人傳說場屋中有遇鬼覓
人索命而誤者則明有鬼豈皆愆中所結之幻相耶若石普
身乃真愆中所幻身耳

東坡夢人告曰知真嚮佛者不妄吃天厨東坡曰真即是佛不

妄即是天何但享而吃之乎忘山曰夢中二語處有道詣惜亦
坡不解

鵝飲醫盜又欲却蛇蓋其糞殺蛇蜀人園池養鴛鴦地即遠去亦
見志林

五穀耗地氣最甚有鴛鴦東坡云

東坡又云脈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者盛候而大實者羸狀
差之毫釐移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之通患也病
不可不渴醫而醫之明脈者天下蓋一二數士大夫多祕術所
患以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于
糞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認失也刻巧飾遂非以全其
名至于不救刻曰是固難治也尚有強愿者能或因主人之言
亦後恭以所見而存而雜治以故藥不効此世之通病莫之悟
也乎以生平求醫蓋於平時熟驗其工拙至有持疾而求療必

三三

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珍使醫者桂慮寒冷並先定于中則脈
之難似不能感也故維中醫治吾疾常愈忘山曰凡有疾延醫
者諷之

廿八日晴風塵起來午已起署因太廟牛羊壯事後長官命朕
詣義善源做玉嵩雪庵班侯介石約做坐有仲瑛少衡一山菊
生哺入城子蕃過譚夜成挽子頤頤云一別多歲月神采和如
春遙知嶺海疆河父老豈容冠髮去健啖猶平生精魂忽已邈
側註寢門痛矣朋交應有巨紳來

矣釋錄云詠葛孔明每見龐德公輒拜牀下龐公初不令止子
韶曰相床下此已為詠葛孔明而受拜於牀上其何為孔明德
執曰龐德公自鹿門一隱之後遂不見踪跡惟盛德何以至此
安得使孔明不為之屬相於孔明在幼齡時才氣如白雷下視
一世乃肯相德公相床下此所以為詠葛孔明也忘山曰昌黎

君

有言師不必賢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歐西大學向來大都
弟子之勝于師者居多此世界所以日進也雖然弟子不能以
是傲其師師亦不必以是慚于弟子何也吾以淺言喻之至如弟
子之推仰孔子之於父母也父母能生子及其身既長有強健
過于父母者不能以是傲其父母何也彼其身之幼稚時固
受生于父母也師能教弟子及女學院成有深造過于師者
不能以是傲其師何也彼其學之幼稚時固受教于其師也
也是故孝父以列名身孝師以名學師乎父母乎其皆尊之重
之不可忘共乎

十九日晴晨書牒逾午趨署車中觀書既歸作日記詣慕兒譚
晚作復仲驥書又代慕兒成挽子頤聯云十年前携手醉京華
忽驚幾度滄桑君到嶺南我游海外一霎時拂衣入甯漢忍看
兩行兒女方摧護州又折椿陰

三四

人皆曰為善最樂忘山曰有有形之善有無形之善有可名言之善有不可名言之善行善而知其為善未為善也行善而忘其為善乃真善矣

二十日晴微熱晨方聯因宿子蕃小談遂趨署是日換戴涼帽映玉工程屢俄詣新吾道食虧哺出城訪林勃南胡菱孫皆見歸日猶未算視鄰居貢品留晚飯

君子有才足以成其德小人有才足以溢其姦是故君子以有才而可愛小人反以有才而可惡所謂惡者非惡其才也惡其才之足以害人而禍世也或曰天下豈盡君子但得有才者供我之用我能駕馭之亦不能為害所謂使貪使詐自古有之也忘山曰不能使真有才者豈肯為我所用哉能為我所用其才必小于我我能制之設其才稍大我必反為所用而為禍乎窮矣昔者孔子七日而誅少正卯少正卯之才必大于孔子孔

子自知不能制，不忍其禍，國家遂陰之。孔子豈忘才哉？誠以
 才之在小人，如虎添翼，可畏莫甚焉。夫誅之也，亦有所不得已
 也。豈必今人一遇有才，其不辨，其為君子為小人，遂似心崇，其
 之不休，必待禍機已發，始熖已成，乃始咨嗟太息，悔知人之不
 明，亦已晚矣。夫與錄云：富鄭公知鄆州，有士人出入一船，象久
 娼，飾注訴于府，幕皆更進，言于鄭，公曰：「此人之實，高才，有聲河朔，
 士素有才名，深力可惜，公曰：「惟其高才，所以當破除也。吾亦知
 其非久于布衣者，當未得志，其殘害乃如此。以斯人而依
 陰之，後必為民害，竟決之。」
 二十一日晴，出城，賀褚伯約，婦女又賀蔣稚鶴，取婦，因至杭州
 飯，瞻穰卿，健高，擬細
 余昨又成挽，次申聯云：相如慷慨，未免有情，誰見父君先致死，
 亞父抑鬱，賈志以殉，安得史公為寫真，蓋次申亦恒菴背死，死
 之前一日，其姬人先殉焉，擬兒頤贊，全聯之佳，映又至義善，源

三五

俄趨署即歸晚去暮見雲從

二十二日陰微雨拜鄰居者仰蔥細藉借至俄暮見地出客來紛紛留醴飲逾午客散余亦至全浙館赴仲駿幹臣之約時海棠盛開庭院中春色爛熳字皆為棠花未晡歸暮見亦返履平奎幸咸至

二十三日晨晴薄午陰雲四起風沙飛舞天作黃色雷聲震之俄而雨雹交作雹大如粒頃之雲開雨霽日光射堦余仍趨署又至喜鵲胡同福王相晚歸與暮見談晚作日記

矣輒錄載有施大任者嘗知秀州嘉興孫孫視事訟牒逾千指大任皆不問獨摘其多理者以七八十皆科罪是日決捷至莫女不盡者明日又行之自後妄狀者皆屏跡又云有王子思女知悔孽孫視事之初與訟牒亦如大任時子思不問獨摘其一多理者對衆痛杖之杖訖子思往入宅查去乃全一吏傳教云

知縣將你訟者你罷指揮其不理其亟抽取其牒去及子思
你罷出已失其半矣由此言之乃政不可多術

二十四日晴代擬先考挽子頤頤云飲水豈易心廉吏可為
君不朽指困多雅誼大德未泯我深慚亦余所撰蓋擬前由
州赴粵曾以資斧關之子頤為代翰以濟之是日申聯亦

當年往福強少玉未見少玉在學部以與榮相國不合遂調
工部右侍郎

趁暹暹詣新吾談同往園中看花丁香海棠榆葉梅皆盛開外
尚補種牡丹芍藥移未萌葉有園丁不時灌溉時新吾之女新
生子即居園中

著佛鄰居時在余家談聞所進貢品內侍皆不受僅受十五圓
君主縮影夜作日記

二十五日晴李伯芝過談伯芝而余姊夫李柱臣之甥子久未

三六

會面同集游學東島頃應袁慰帥之調在天津負擔學界組織
譚久之去俄蔭亭又過譚

過絕米麥外輸是我國至頑之令也立國有三重曰農曰工曰
商農倚工以成物工倚商以通物所通滯則工弛于肆農怠于
畝是故年商斯年工且年農也今惟利商是圖工自務農自奮
奈何過之哉說者曰懼物價翔貴民倉艱也曰不修貨物之流
通順其自然年虞不足強拂其性災咎乃生常聞上海一隅前
年某年以不運糶故米價反廉何以故流通者孰四方之貨不
期而至也彼謂杜塞外輸自保民食者嘻其愚矣

逾午趨署晡出城答拜周鼎臣晤厚菴俄穰卿亦至晚聽雨台
飲同興堂飲未及半即赴斌升樓項幼軒約夜歸

二十六日晴與薩子良約往太廟監收牛羊竈工即赴署是日
張玉少副任晡歸作答許星輝亦在子穰室中間坐晚暮見婦

留晚飯夜觀書

昔东坡待過客非其人則盛列伎女奏絲竹之聲聒兩耳至終
宴不交一譚者其人往返更謂待己之厚也或有侯客至則屏
去列屏去伎樂盃酒之間惟終日笑談耳忘山曰做人亦不可
多術此類是也

矣釋銘云天經常言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也夫子所以賢顏回也今人亦云簞瓢陋巷吾能安
之豈不可笑也夫顏子負五佐之才使小出所長取卿相如拾
地芥能不肯為進乃安于陋巷此所以為賢也今之人年材多
德本是窮餓之人乃亦曰我何安貧賤則大謬矣蓋廟堂之上
本是顏子着身之地今乃陋巷非顏子之地美能安之此所
以為顏子也園圃溝壑是汝着身之地今在園圃溝壑之中適
其所耳又何言安焉其說極佳今考去氣人往之藉曰顏子以

三七

此自安孔子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夫貧與賤豈君子所樂哉然而不去者以其多貧賤之道也既有貧賤之道安得不求去之如其何為去貧賤之道豈不以學不諱歎豈不以行不惰歎豈不以不才矣能歎此所以貧賤也既以得貧賤在我者求去之如何日夜講學日夜惰身日夜進取所不能三者既盡求其窮我身已不待矣能後付貴賤貧賤于度外如是則可矣今乃惰慢荒逸一事所為而曰我能安貧是安于不才矣狀耳安得謂之安貧哉哉忘山曰此說極合人之居官也何貴乎有才能供奔走非才也耐勤勞非才也能治為常之簿書非才也所謂才非貴能適變也耐處人之所難也能上不誤王事下不擾民生也吾觀彘輅錄載一事云宋紹興中國家方創都錢唐所需材木大期且急所在鼎沸時鄧公克祖知嚴州某物殊不經意徐集泮里正各置之印以朝廷

所降木色丈尺人一紙令各具其畧中凡寺凡廟凡駟凡官道
有木与所降色樣合者供不得脫一根既供乃令匠往祝之皆
合遂令里正伐官特与粮不须使木乃大集所得倍其数他郡
皆縣望寺斬伐所殘人塚墓及民家要害處甚衆而吏復置緣
求乞于其間所在騷然惟先祖且毫毛侵于民且不出一吏所
得乃過詔孫斯之謂有才其才可愛

二十七日陰微雨即止鄰居及余譔字于家坐有周君鼎臣及
菊生穰仰厚菴蔭亭洪人

視風雅廣逸皆集古詩歌謠諺彙為一考薄晚至喜鵲胡同據
新出版小說數種呈之王相俄詣垂壽堂聯君瑞庭召飲夜歸
二十八日陰早起終日不出檢書過午手抄兩年内所作詩皆
散見于日記中因予脩宗觀余詩故銘祝之晚文初召飲同和
居坐者子蕃是日成挽子頤七律一首銘如下

三八

嶺南父老不堪別京洛就朋多限情飲水何多遠制吏登僊今更惜班生十年冉、音方潤一焚沈、亡著驚莫漫蒲條說身後桑田何地教見耕

二十九日陰晨出城往祝廷士廷士子頤之子甫於前二日奔喪未京俄坊二我談竹歧玉仁錢飯是日因鄉春祭晡趁畢晚掃夜瓶報知美舊金山地震損毀危產傷人極多

日者在子蕃許飯得血史一寺歸讀之原名世界著名暗殺案美國佛蘭斯士多遜著首後所叙計三十一人皆身運刺客而亡者其中有善有惡有賢有愚觀之益使人慄然社于會之不另居而重權高位尤蹈危險世之皇、終慕聲利困富貴夫心可已以矣

忘山曰天苗刺客一種人所以警暴君也所以滅握勢要而放姿也乃觀於是竟有以豪傑之士而被刺如阿林斯其人者

以聖賢之君而後刺如顯利矛四林肯麥堅嚴其人者嗟之吾
於是不能不為社會慟

三十日晴觀書

文獻禮保傅篇云謹為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之有行義
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此語在吾國社會中可垂為
家訓

又曾子立事篇云目其心之浮也言其行之損也作于中則播
于外也諺云精又制言篇云君子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
位又云六鑿為政心從而壞皆古格言

過午趁早晡至義善源即歸夜後觀書

四月一日晴晨至浙學堂是日開學凡浙中朝官高集觀禮先
由總理正副率學生相于至聖先師前次學生謁見總理及教
務長等三揖次學生行相見禮三揖次謁見鄉老及耒賓等三

三九

揖往各就演說臺左右注註秘理諸人演說用字宗旨尚有
未審陳其演說慷慨激昂頗能動人舊年詣二我譯說

五言詩進步漢魏體格尚易七言頗難漢魏人製七言詩殊少
宜于後之規擬其希

映赴湖廣館視劇沈蘭秋師之約也晡往視廷士又訪新吾觀
其書挽聯漢魏晚歸夜枕上得詩二篇其一題為游學堂用學
觀禮感賦仿琴操體詩云

我有良田十年不耕兮土壤肥沃棄之如遺兮年年豐凶妻兒
啼飢兮曠彼鄰畝芟之藁兮相彼宦家飽食以娛兮我獨何
人不自勤苦兮將安適歸兮

其一題為暮春歌以七言摹漢魏者詩云

春花飄落春已暮榆錢滿地不知教靜中惟聞鳥雀喧節之足
聲不任聲不任兮可奈何春將去兮別離多勸君莫惜此別離

年之春風歸有期

二日陰微雨灑衣俄止赴硝磺庫視修庫內因趨署晡歸暮見
在余家時為恒見種牛痘有西女暨何姓者來任其事俄暨其
去暮見亦歸余隨往譚晚四夜歡少

大戴禮所謂天子愛日以學凡及戴民名以能造句皆新勘理
亦遠

嘗聞法國革命志士之言曰自由之樹以血灌溉乃能綠茂嗟
嗟國家之所以必有法律人民所以必有政府非以防礙人之
自由正欲保人之自由也蓋恐不肖之輩恣妄行以私自自由
害公自由故必有政府法律以維持之亦不得已而然也其如
行之既久而政府貴族扶其上之權自欲妄行自由以防害
平民之自由於是平民乃羣起攘袂以爭欲將自由二字在政
府貴族手中奪回爭之不得至於流血亦勢激使然也惟能自
四〇

由可以規後政府與法律二者必不能去何也蓋法則其失自由更甚推政府之奪之也今也幸政府黨人密布歐美大陸彼其素先欲因噎而廢食豈不哀哉

歐西信教自由於政修上享平等之權利法令之布于社會始于法王顛理第四彼竟以法被刺而死嗟乎顛理第四之血其亦為自由樹作灌溉料乎

三日晴至硝磺庫俄趨畢映出城中曾武如太夫人之喪時在三聖庵設奠賓友頗多俄訪子修不遇時携所作詩稿遞與付劉其甫訪厚菴畧談又詣廷士

廷士述一奇事云湖南人有為人續遺像者往之人死殮已多日彼能在密室中以符咒拘死其魂至圖其面自作肖廷士雖未目覩而傳述紛々殆有此事

晚入城夜觀書

車磔之刑我國古恆有之秦西列罕見獨刺法王顯即第四之
柱威利刺路易十五之文皆被此刑其法即以四馬繫其手
足而分裂其尸慘哉刑也

卡林遜為俄之良史亦嘗稱俄民族富于一種忍耐之性女
服從君主也如帝天曾被君虐者列曰吾民當各犧牲生命供
君主屠宰以強其國俄國之民之心理如此是故自俄王伊
凡第四以凌其子多孫皆不失其祖父酷好殺戮之遺傳性此
俄人所以以暴國著名于世界也

俄王彼得第三被廢于其后加的蘭大類三國時曹奐受制于
司馬懿其性懦不決不能智士之言自死就路尤而酷似觀于
們暹怒踏欲裂不顧而唾所謂曹子丹侯人生汝曹豚犬耳們
事詳血史古今同慨

寒尔维亚王亞力山大欲立特拉加為王后羣臣抗之不遂相

四一

率辭職大勳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褚遂良筆力爭駁遂而
去東西事往之有相同者

忘山曰凡男子之貌要雄而多秀女子之貌要美而有威皆是
不凡

伸

四日晴風終日不出作日記厚菴過談良久接去晴到暮允許
時有客極拙者在坐是日微寒晚林谷宋平陽先生亦平陽與
余別年時不通去問奚先生近應齊東之聘而平陽宋監督泗
州中丞彭垂青眼士紳知己遭逢不易得也

五日晴晨觀報向午趨署映出城至福抄飯筆抹原約今日始
知改期初七因復回署聞松長官於昨日延見僚屬晴歸與慕
先談夜觀書

歎

山海經一書自今觀之荒渺瀟怪毫毛憑驗何以古博物家更
據為典要以攷禎祥變怪之物往之不與漢劉歆校上山海經

奏云考武帝時嘗有獻異鳥者合之不百物所不肯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曰出山海經者宣皇帝時擊磬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臣文向為諫議大夫言此資負之臣也詎向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資負殺竇窳帝乃桎之誅屬之山極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忘山曰竟其當日撰是書必有所據而外妄言者今年代湮遠物類遷變殆已成妄用之矣
王右軍書論精妙今載續苑

六日晴介石來借往賀長沙壽因赴署是年松長官鶴齡梅見寮案既見談官私事良久始退晡歸休日記晚借慕兒詣長沙許漚夜劇長沙年六十初為國家興學廸學部立列又擯之人皆不平

七日陰俄晴赴署晡至福州館赴鍾望殊之約晤伯皋譚游學

四二

堂事余欲詣觀之席散伯皋先往待余余俄踵往坐其研究教
育所見其教習數人因与伯皋談又晤吳徑才落晚入城途遇
幕先因後偕往長沙評觀劇

西人演戲能使其境通現使坐客忘其偽一舞臺也然博高山
能生大海能作風雨能變陰晴忽觀平原忽現樹園其他可類
知夫歌即舞女流只高等大冰彬之文雅不信于凡庶間有富
貴子弟大家閨閩以登臺奏技為榮寵亦以視我國鄙為賤役
等視玩好社會之習為極不相入烏得同日語邪鄰居云法園
大劇臺以數千券佛郎造成可容券人為地球之冠
八日晴終日不出僅正亭過談作日記荅後就友方晚与幕先談
余友金君謹述昔賢某公之言曰俗云做人家做人家視此
三字不過曰能節儉而已抑知做人與做家有辨何為做人當
用其用之何為做家當者其有之人与家之間權乎輕重緩急

爛

而凋劑其材以適于當世各母費庶乎不愧此三字忘山崗之
曰情急錄之

九日晴晨詣蔭亭話別蓋蔭亭將於是日南行俄訪經士談又
祝廷士遂至厥肆買筆遂往義善源小坐趨買晡詣新吾不遇
見其夫人晚歸觀書報連日得詩數首錄之

籌邊誰復有奇謀莽之風雲慘不收屈突徙新年上賞焦頭類
額盡封侯每從海角懷知己莫向天涯泣楚囚回首滄桑十年
事可憐沂水竟东流是詩題為偶懷甲午舊事懷亡友陳杏孫
得誘後七年庚子義和團
之變杏孫途毀沂水舟

君本颯爽多英姿送君西游曾幾時歷々山川被儒雅尊々
木掩雄奇心驚故國毛髮動苦憤佳人涕淚垂病肺歸未壯心
在何堪重過楸山祠題為追悼亡友孫頤高頤高為余表姪女
年而歸患吐血既劇土成小瘡因入京欲供
差外部俄而候者致于萬雲庵時在辛卯秋
四三

又成良馬詩一首得云我恨騏驎走千里竟在庸奴跨向死我恨美人顏如花一朝嫁到拙夫家拙夫庸奴紛是美人良馬求不易求不易兮奈美何懷才不遇空嗟嗟勸君莫致遇合難遇非其人向誰言

十日晴晨出城在廷士祥終日是日為子願設奠賓友寧後晚始歸觀考觀報

羅大經鶴林玉露云宋元豐間洛陽伊老為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為盛事而後考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考矣林行己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祝其君子之眾多如林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州知其國之盛祝其君子壽之如晨星或摧折故柱如湍水如霜木則知其國之衰忘山曰福法之國其元氣富強少數之君子共國之和國其元氣寡強多數之國民是故西人之觀國其考以品行之高下執業之勤

情衡其國民程度以為國家之程度

忘山曰凡能勞其身其心必逸故勞身為養心之一術也農夫晝則勤苦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多從而生士夫生長膏果雖不能如農夫之力作亦當設法習勞如陶公之運甓是亦一造既而外健其體又修內卷其心豈非兩得者邪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朝忽于廟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鞞之眩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赴問其姓名為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語以卒官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約為夫婦俗演劇有玉虎墜一豹即此事也余謂梨園一業士夫不可不亟為整理蓋於人心風俗智識皆有直接之影響其所演之事有不見於經傳及怪妄多理邪淫不道者皆汰除之禁遏之諱而潤飾其詞文增減其節目且多選古今忠廉孝義可悲可憐之事

四四

編成新劇使彼曹歌之舞之亦助社會善化通進化之一端也
法國戲園雜誌學部其用素可知矣

十一日晴觀考詩午趨署晡歸時陰雲密布風起雨至暮見時
在余家俄時文符過侯晚留飲月出坐檐下閒談思及前年中
秋之夕律月聯句坐中有黃堯文符芝樵如目前事今越二年
矣文符時在南昌弟以鎮元書記長譯及新練之軍外客云壯
內實未足恃也夜枕上成五律一首贈文符詩云明月出高樹
孤光萬里寒移憶中秋夜把酒同君看報國心未已論兵世所
難空存殺敵志何日斬楊蘭

十二日晴詩午謁沈蘭師小談因至子忠肅公祠年之春真杭
府同鄉官高集初中致祭後行園將禮遂相與醺飲是日到寺
約三十好人午後相為遊家由地安門歸觀書

趙季仁言朱文公每經行處閱有佳山水雖迂道數十里必往

游焉携壺酒一古銀杯大幾容半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
厭倦羅大徑言吾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固自
可見如子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尤可
見夫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豁心志是以自古聖賢豪
傑未有不嗜山水者也

忘山曰余愛山水尤愛樹昨晚與子瑜閒談云有好明月不可
多樹有好園亭不可多樹有山水尤不可多樹是以畫家畫山
水先畫樹誠以多樹則山水為之桂寢多生趣矣

牡丹花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后時樵夫採山乃得之國色天
香高掩群花於是舒元興李太白為之詩至宋朝則紫黃丹白
標目尤盛矣見鶴林玉露又古詠梅但詠其質而標有梅其實七
古未嘗及其花至六朝時乃畧有詠之者及唐宋而吟詠始滋
盛或千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也天

四五

地之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故或昔有而今有或昔無而今有或昔凡庸而今瑰異或昔瑰異而今凡庸如古人之祭燭蕭酌鬱鬯取其香也今之蕭與鬱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為惡草矣以上見

余是夕撰祭于忠肅詩錄之詩云年君有君弭國患兮求仁得仁又誰怨兮公室則迓其人遠兮今祠即其故址清酒既設侑公之神神兮歸來慰我鄉人公去千載公名愈赫凡百君子毋忘公德

十三日晴趨署晡歸觀少是晚暮見醜密坐有子異子蕃新吾奎季休侯達高詠君余亦多為達日頗熱是晚稍寒

連日觀劉芝生譯泰西禮俗新編如讀我國之曲禮內則少儀及儀禮等書蓋於遠西文以之化何殊我國三代之遺所謂風俗禮教周旋揖讓言貌動止皆有一定之規則而從容中道

合乎天而不違乎人使人歎羨使人企仰

律也者禁人所不當為也禮也者勉人所當為也故禮為積極律為消極

西禮有吉凶同物者如朋友之喪葬持贈花束花園而於人之生也同候產婦亦持贈鮮花鮮果即婚娶時亦有送花束者親

十五葉二途中觀者可擲花為賀見同上三十一葉

西人男女婚配雖可自擇亦須待父母之允始當官署成熟時必將父母允據繳出驗明方許行婚禮惟法國有一通行之例如父母不允須經三次婉求後方可不悞命而行終成熟時亦必須將第三次求允之函據繳出也

西俗凡男女成婚後二十五年當重行婚禮誌賀謂之銀婚三十年又重行婚禮謂之金婚七十五年則名曰金剛石婚如吾國重赴廣鳴重宴瓊林之例金婚謂是法極符情理我國人何妨

四六

仿行之我國徒前亦有六十年重煖花獨之例行六十年為期太遠不如二十五年之為宜

西禮論人之舉也止謂生諱之隱身宜挺直不可傾衰稍萌
倦慙此外如欠伸涕唾更年論矣此身雖莊敬須雍容自舒不
可失之嚴冷酬酢中舉止病雅雅曰教養亦賴閱歷功深也志
山曰是修最精

英人稱教養完備之男子曰金德孟即我國所謂君子也金德
孟之美德首在愛護婦女以禮自持而不逾界限志山曰我國
漢族男子之於婦女避嫌太過於愛護二字似未因是必如西
人於愛護之中仍潛持以禮乃為最勝

所謂金德孟者尤貴修潔身體女涉世酬應以神氣爽適衣履
整潔髮髮修理齒爪雅淨為主不如是石均為完備之金德孟
志山曰我國名士以囚首垢面不自修飾為高士實大非蓋修
潔身體所以免人之增厭否則以穢惡當人之前使人不悅殊

悖于社會之公德也是故潔也者所以為人非以為己

西俗有與我國同者如事一男女婚娶時選邀戚友中未成家之男女數人以伴新郎新婦一古時婚嫁亦盛行鬧戲新人之事今則此風稍殺一凡有喪事分送報喪帖遞請送殯僅由家屬之男子具名其於死者之喪業實星等歷之全敘無遺

十四日晴詣廷士又訪李鷹談李鷹贈我古詩一首詩云南國有嘉卉生長秋水濱越中多賢士先希結比鄰兄乃國之柱石為世所珍閉門修令德獨自善女身鳳凰方擇木黃鶴豈依人吾道不終窮何必皆前因

落午赴陶晴亭方勉文諸人約飲坐有子修仲致介石班侯讓卿健高厚菴僅余及慕先子瑜三人為客餘皆主人也時西山隱之在烟霞中萬第搖碧垂柳依之天清日晏追感舊游年窮慨也酒罷與子瑜游法源寺看綠牡丹俄又偕廷士譚至暮乃歸

四七

十五日晴晨觀少落午趨署哺至賓宴樓都中向午茶樓供上
等社會人談譚者庚子訖後出外創如上海之青蓮閣時是
日約子琦慎行在彼相見哺與子琦同歸夜作日記

十六日風雨交作晨起冒雨往送子頤樞南行同里誦友皆集
于車棧設筵公祭時雨聲浪浪不止落午樞始登車余及暮見
勉文厚菴輩小飲于斌升樓飲罷即歸而猶未絕作日記晚始晴
唐无次山避水高原雖糧不繼遂餓而死宋陈后山侍祠郊壇
却去假來之裘竟感寒而死羅大經曰以二子之才後往望維
也然乘車食養賢之鼎其誰曰不宜時志節清高寧甘餓凍而
不肯少枉其道少失其身亦卓乎不可尚矣忘夫曰貪夫以身
殉利烈士以身殉名若二子者可謂以身殉德者矣

羅氏又曰余亦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松
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起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茗啜之隨

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愈文數篇
從容步山徑接松竹坐弄清泉既歸窅下山妻作稚子作箇巖
供麥飯炊粳一飽展所藏古碑帖筆蹟名畫縱觀之興到則吟
小詩或作玉露一二節再烹茗若一杯出步溪邊解逅園翁農
父問桑麻量晴雨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矧夕陽在山
牛背笛聲而雨未疎而林間月色皎然矣忘山曰余亦盡此一
段語惜其筆墨稍多故特為刪節之錄于是

十七日晴晨作日記過午往中崇延之夫人之表趙罽籍催江
西補送銷案清單咨文晚歸夜後作日記

玉露云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筆而罵曰隸也不
力門者出之晉王顯之效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囊自
隨津邏疑之永河曰奴子不速行捶之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
景弼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杖泰之背曰籠東軍士汝

四八

曹汝主何在而尚留此進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之馬與俱還三
事相類美郭子儀殺羊而裴諝勅之李愬進馬而溫造彈之亦
此素也

十八日雨晨觀書飯後冒雨往賀胡芸楣及徐班侯兩家娶婦
甫歸是日成陶然亭感懷詩二十六韻錄如下

青山如有情隱隱不可見楊柳搖新綠感歎歲月瘦憶昔清平
時長安袍滿縣揚鞭大路旁驅車入郊甸郊甸何芳菲客至憺
忘歸樽酒合懽譔文雅縱橫飛偶當夏節至白日多矣暉蟬聲
噪不已一路槐陰肥高秋多佳日登臨攬翠微黃葉迷前路涼
風吹人衣隆冬木葉凋雨雪何霏中林挺瓊樹寒光動几帷
陶然共一醉賓主兩忘機當日簪履盛四海波濤靜歌舞滿皇
洲觴詠迭相勝魚聞鼙鼓來烽火照燕臺干戈已滿地四郊紛
煙埃甲午与庚子羽檄時相催天子尚蒙塵何況凡民儕昔時

歲游信半為霜雪推东西南北去流離實可哀一自和戎定六
龍後東迴城郭移未改樓臺劫餘灰恬嬉後故態車馬日喧
極
接今進往昔一夢驚青雷世事且莫問但舉城南杯

十九日晴觀報趙昇晡至暮見許開談俄歸子珍來作致程震
權少觀玉露

劉宗文帝時司徒義康敬總朝權四方饋送皆以上品薦義康
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啖柑嘆其形味益為義康曰今年柑
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上寢不能平義康
旋以罪廢唐代宗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瑠璃盤九寸乃以徑尺
者遠元載頃其至議之敕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竟誅宗秦
檜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
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
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能蓋青魚似子魚

四九

而非特差大耳忘山曰秦檜所以稱姦在此

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曾中事意高而語太直為改作兩句云
山禽啼不已道我心中事便佳矣忘山曰余最嗜聞胡琴之聲
其音節悲壯亦如說我曾中事也

二十日晴晨觀戚氏經世文編逾午趨署晡詣王相與慕兒相
遇歸就吾與其夫人譚晚歸在慕兒家晚飯穉索亦在坐

凡人吉凶禍福每有預兆亦往往有應吾重耳出奔乞食于野
人野人與之塊重耳怒曰天賜也拜而受之其後重耳果
得國唐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懷村
燧大喜曰我誅懷光必矣果破懷光宗岳死討楊公時公據河
庭出沒不可測偶獲一謀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死
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為是言吾必破其巢穴三軍大喜
迄平之

我國自古服制皆取寬博雍容揖讓以師儀文據玉露云宋自
渡江以來士大夫惟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詔公卿長
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後用冠帶論^其以為擾於是士大夫皆外
冠^道中李獻之上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上承兩
宮宜後紫衫為便上從之蓋人情樂簡便久矣忘山曰大都古
人戎服皆窄而禮服者寬元雅以蒙古入主中國其於中原冠
服未之有改至本朝而移大瘦之蓋亦以尚武之精神立國取
便于弓馬而已至於今日遠西列強其國民冠服之制較我國
尤為簡便蓋國內幾人充兵事一日忘戰立於競爭之舞臺
上其勢不能不趨此制於是戎服為普通之常服而士農
工商皆宜於是固風會使之然而人情樂簡便習于勤勞崇
實惡虛心是以觀已

上古之世一壘野競爭之社會也有聖人作制禮作樂褒其衣

五〇

博其帶所以化其爭心而進之於禮讓也今則由蠻野之爭化為文明之爭矣列族耽之水深火熱使猶是褻衣博帶繅儀飾貌將眈時廢日坐視他人之凌踐而自困于危亡是故居今日不求自強則已欲自強必自改服色簡儀文極服色亦不徒全官長軍人及商旅于外國者必不可不重裝易裝以外則能其自由可也

二十一日早晴午後微陰趨署晡歸楊翰臣世先過俄仲華亦來談晚暮兒來夜觀書

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閭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當時與淵明共晨夕必有高人惜今多不傳矣

淵明自彭澤賦歸之後洒然悟心為形役之非故其詩云形迹憑化往靈府良獨閑羅氏曰果能行此則靜亦靜動亦動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

二十二日晴侵晨趨署待恩君心鋤不至蓋與心鋤約是日乘

汽車詣豐臺看芍藥有鍾君雲舫為东道主也詎待之既久而
踪影寂然遂詣浙學堂與介石談又訪李鷹藩午又至署心鋤
尚未至因邀香園陳君同車出城至正陽樓小酌映遂偕陳上
汽車赴豐臺時日光下微雨即止車中坐久之接發軔俄頃已
到下車踪尋雲舫許同心鋤已早車未合適歸矣雲舫差次稅
務局局中屋宇清潔塔下種芍藥數本皆含苞欲吐清艷動人
雲舫以麥飯餉余等會有美花人來與議價買得芍藥六十餘
朵伎翼日輦以來蒔晚後附汽車歸慕兒適醺然余亦與焉夜
雷雨作俄止

二十三日晴風起揚塵午出城先詣江蘇館花叢召飲俄又
至陶然亭馮潤田之約也飲未及半余離席去拜家數家後至
江蘇館席程未散薄晚在子修許談即歸

二十四日晴往賀薩子良娶弟掃俄至鶴莊家以電話呼家人

五一

告以事因趨署又至工程要後訪伯眉賀錫鏡落家嫁女晚歸
曰詩八韻題為夢亭看芍藥

微雲淡斜陽細雨灑郊路驅車欲何之
舊言看花去此花產何許
豐臺三十里其名曰芍藥芳馨播遠邇
年之春夏交士女翮
往至花開多嬌色爛然紅與紫
我本愛花人買花不辭貧但求
花解語不愁花見嗔

二十五日晴昨夕穠霖生于晨觀者孟聰來談適午訪子蕃談
因趨署俄歸夜觀小說即自子蕃許借來者方名劫後英雄略
英人司各往著閩孫林君琴南所譯子蕃題詩四首時不觀者
中事幸繇悟詩旨也

韓魏公曰養兵猶非古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
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于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
收拾強捍多賴其養之以為兵良民雜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

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忘山
曰魏公此論可謂至當要之我國社會中之政令牟利牟樂亦
牟樂牟利察政體者不可不知

紫冰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決使調登符牒乃邑二
百函故元結詩以為賊之不如蓋一經兵荒不肖之人安相侵
迫州芥其民賊移未足以為病而官吏相與止其國矣忘山曰
據此亦足窺調兵之為害矣養兵則賊可免是擊矣能安兵所
過其淫掠強暴乃更甚于賊是又兵与民分之後必不可免之
一弊害也要之社會在平開時代其治法可言

二十六日晴晨出城詣花叢許看芍藥又至三聖庵而林始出
家之表遇子丰落午詣義善源遂趨署俄歸哺季鷹過潭
季鷹所成古七言古詩云中秋之月清且皎西風之來雨且哀
我髮已白老將至生不遇時何為哉末句無限悲壯

五二

余日來詠電信七絕一首二我為竄竄數字詩云休憎魚雁字
消息碧海天風吹一絲悵望美人千里隔憑君滴露寄相思二
我云詩之神味極近宋人而峭麗清妍正如時花美女使人心
醉是晚又詠腳踏車詩五絕一首欲尋芳艸去盡日踏春風忽
醒鈴聲語玉孫願盼雄

二十七日晴晨坐幕見馬車赴頤和園自西四牌樓出西直門
至義春山路約十八九里之遙皆坦平如砥在馬車中看西山
峯巒起伏林原如畫由上海所來者余於上海獨愛其道
跡居則必京師之屋以其壘壘絕于他處也始謂二者不可並
得今則果並之美豈不悖哉

達政務處公所日猶未午晤慕兄及吳頌之余海帆因共飯且
飲葡萄酒飯已暮兄偕婦余至工部公所時點茶寤坐觀小說
抵著司中掌印桂君芝圃亦至以明日值日奏事也是夜皆留宿

二十八日晴晨于梓生亦至時奏已上鐘九鳴旨移下閣是日
未召見群臣並樞相亦未探知皇上微有不適也余与梓生輩
共飯飯已先歸到家已落午家人報稱弦少秋病致午後作書
致陳省三又詣稱霖聽所請子弟大鼓考者亦饒韻味有考其
曰奎君松齋以此技擅名致如二簧中之有長庚也是日亦在
坐視其奏技果不凡昌梨所謂一藝之長登堂窺奧樂之終身
不倦其是也晚在幕見皮間談

二十九日晴飯後訪葉伯昇不遇因赴署俄疎作日記夜觀書
玉露云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復弭難去抵以多所為而
為之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
魯仲連下聊城而魯千室之祿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
顛羸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游皆是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
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

五三

今世俗有所謂景仰景慕等語蓋本於詩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二句而不自審其誤蓋景訓明詔所行之光明也今則誤以爲訓仰於是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其上以失不可不辨正

閏四月一日晴晨趨署逾午至杭州館修建高榭先俄後詣工程愛晤芝田達高果臣時芝田以化石橋屋事持與余議典價也晡詣新吾

余嘗謂天下有四妙景楊柳中看樓臺松柏中看山梅花中看月竹中看雪皆絕艷境界

玉霞云堯不以天下自丹朱而舜人皆謂聖人至公年我知愛天下不知愛其子余謂堯舜以國所以愛天下尤所以愛丹朱忘山曰此語絕妙自古人君中可稱爲大慈之父者多過堯舜二人豈真能善爲子孫之計者也否則以傲虐之資居臣民之上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愛子孫者豈肯出此

高適五十始作詩為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為歐公所許
人急不學何有蚤莫

老杜詩云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寡寫君子寡而小人多君
子淒涼零落小人躄留喧競祗此二語使人尋味不盡如方
謂之詩

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揖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注周禮
奇揖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揖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甫揖
為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拱手亦然南北朝有樂
府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向客今安在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
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更
為今之拜者起于何時王建宮祠云陛下馬時高賜酒男兒拜
跪謝君王則唐時蓋已然矣名山曰今日之拜多論男女膝皆
其地此風又不知自何時而復也

五四

古人飲食簞豆蓬豆高不逾尺便于取舍以席地而坐則然也
是日歸見同樣蓋因赴墓先之召飲畢將去途遇余遂同歸
談行

二日晴晨趨署過午至義善源即掃菽茹後英雄略畢題四絕句
秋風未黍太蕭瑟日夕牛羊欲下來盡尔何知此國懷黃金將
老不勝哀其一茹黍哀怨動寒林休怪當年伏莽深誤得我真
面目荒穉繞樹六歸心其二河山黯黯百年仇老去悲吟涕未收
可歎王孫空乞食中興心事付東流其三漫說紅顏真薄命虎狼
剽劫亦生仁可憐躍馬幽知已回首淒涼百病身其四
三日晴晨趨署俄即至二我許談訪既述昨成數首二我許首
肯又道及前在電話中所誦之詠留聲機及映相術二絕句余
猶未登之日記也希錄之留聲機云小院靜無人但聞留聲機
唱聲何安未天機自添佳映相術云清影可憐云依稀即是君

轉

少影年歲時化作千百身

日中歸作日記晡小眠既覺聯瑞庭過詠逮暮去夜後作日記

四日陰晴微雨未赴署寤坐窗間作日記

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媿婦之所為然余終疑為文人所假托者蓋玩其詞句有非深于文章不能作也玉露云

邵康節曰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前
輩有不能其說者以為是取穆公悔過一念而錄之庾陵羅氏
曰當穆公作誓之後彭衛令狐涇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悔
過夫子奚取焉况二百餘年于八百國之誅侯豈多一君之賢
一言之幾於道美獨于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
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疑之移止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誅
侯必折而入于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豈多美乎且非特定
書為然也其刪詩亦於十五國風莫非中國詩也吳楚涿而入

五五

于夷狄剋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
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于亡之勢惟秦攻有車馬禮樂其詩奮
厲猛起已有拔八紘畢六王之氣象夫子存而不刪又豈年深
意乎

宋楊誠道云人皆以饑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于不饑不寒
語殊有味

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陶明以五字盡之曰世短
意嘗多東坡曰意長日月促則倒轉陶句亦余語可以心廣天
地狹對之

呂氏春秋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注云茲年也公羊傳曰諸侯
有疾曰負茲注云茲新生州也一年州生一番故以茲為年古
詩云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張儀云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待久二語用兵者

所當知

作日記畢坐檐下看報賞雨晚間暮見返自津因往談即歸
五日晴赴署逾午詣細齋談繞後門歸向棧末談抵暮去
我國目前事之習仿西歐學之是猶猿猴之學人也其如人格志成何
聞秘密黨人陰潛暗長于東南各行省並與某、會匪勾聯潛
運軍火入口大有蠢動之意忘山崗而歎曰是輩人大可憐彼
其志在破壞以求完整姑多論其計未必成也就令成焉亦為
東西列強自相驅除而已我破壞之以為他人完整之地享其
利其終非我族類也奈何猶不悟乎哀哉
六日晴訪子蕃不遇留詩還書赴署晤詣崇齋稿即歸以電話
與子蕃談子蕃又假余于是日寫信二封
西儒有言勞苦中有多限快樂余深合是理小戴禮曰莊敬日
強安肆日偷余加二語曰勤勞日樂安逸日苦

五六

七日晴晨訪子蕃談即趨署過午往賀石樵娶婦因謁王相談
時王相似將滿仍欲請開缺以素禱祝余晴至義善源即歸擬
珊如：來談夜觀報

八日晴為川如株改論子蕃過談讀余日記俄去是日閱越南
游歷記終卷

華人之在越南者頗苦法人之身稅亦華人所自取蓋凡來
其地者賢不肖相雜間有行劫及為竊賊者法政府果從豁免
刑以優未法之華民愈多愈多則愈不可問矣

越南有一種之病脚腫實因食米所致蓋米中含一種微生物
須經蒸度百四十方可食之幸害否則必不能免得病須改食
不舂之米醫之如法一年可愈

夜觀西人小說

九日晴晨觀報又觀法國司法組織及政教攷二事

法國古訴訟制度凡平民與教士涉訟者官與主教會訊之
忌山曰是法極良我國何不仿行

法國自一千五百十五年至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為專制時代
當時非與司法之制度惟王家有所謂恩詔分為七等一曰赦
罪詔二曰改減等詔凡有罪者獻金于王持恩詔投司法院以
求免或減等恩詔之輕重視罪人納金之多寡為率三曰易刑
詔免重刑以就他刑四曰照准詔如平民例不得與貴族通婚
有詔者准之五曰緩期詔如負債者及期不能償得詔者責主
不能追之六曰廢約詔平民私立合同合契約如欲廢毀者須
奉詔乃可注銷七曰承產詔承產者得詔可免償先人之欠負
忌山曰觀於是等乃專制之真面目若我國何曾有此等事
惟有時須赦罪詔必于罪之輕者或可減等至重罪則無可
移易也是故我國專制之程度未達極點尚有祖宗之法制以

五七

範圍之也。晡與夔堯對酌，談陶訪陶，純是天籟，味淡而雄，夜觀小說，早眠。

十日忽陰，忽晴，忽雨，忽止。晨坐馬車，至頤和園，政務處晤徐菊人，時慕兒偕奎章往軍機處，公所久之，移返。余邀在彼午餐，曠隨慕兒往視鹿苑，老病晡與慕兒同車歸，晚後觀水。

法國有政治，高等院專為審判，總統之有隱謀，或私通外國，圖害政府，各部大臣之有營私，得利不守職分，及國民之結黨謀叛，以圖傾覆政府，各逆案。息山曰：司法之權，竟將君民一體歸入其判斷之界內，其權可謂重矣。然非此，不足以言法。

法國倡認人權大綱第一條曰：受生立世，人盡自由，厥權惟均。社會階級，生本公益。息山曰：厥權惟均，是為平等。然平等之中，又非無階級。法言最善。

第八條曰：法律即民意。息山曰：所謂民國者，統國人而言，即君

亦在其中

十一日晴趨畢飯後至工程室寂無人焉訪新吾侯歸作去致函中就友蒞慕子修在慕見許往與談時微陰夜小雨即止
十二日晴晨詣泐學堂訪介石談俄語殊雅縱言時事留午舍
暇詣厚菴過慕先補歸觀書

人權大綱第五條釋義云人心之善惡難以燭照故法律之力不問心跡專及行為且僅及行為之有害於社會者國會申明之一端古代誅心之政袁山曰昔者我國漢武之殺顏異曹操之殺崔琰隋煬之殺薛道衡皆以情委悖逆四字定其罪所謂古代誅心之政也誅心二字本非法律界內所應有蓋法律必有所據而後能定案心最善據故法律之力僅以行為為界而心跡為不能問

又百種夢業皆可自由法律不為干涉之惟醫生藥師則不能

五八

因庸愚是以殺人故法律上有稽察致驗之權

美國憲法謂刊印自由乃守護國民自由之城壕忘山曰是非民智大開之社會不可美半開社會則謬說最旨說最足誤人可以致斃

十三日晴廷署時工部已設藝學館有延余為國文教習之說是日與石孫及藥棋談過午往視王相未見與奎章等談笑並作象戲晡歸復與慕兄及子孫同坐馬車至六國飯店仍約奎章至晚餐夜歸月明

十四日早晴午後陰風塵起廷署歸覽經世文及其他書

養兵而使兵但知有君不知有國此大病也是故當大亂時兵與賊皆為民害

世謂英國之政體乃為歷史所銘鑄而成斯言良不謬也蓋歷史二字即以代表千百年來演變之跡

法國國民憲法本國年屆二十一歲且未受有損體面之處分
其具有公民資格所謂資格奈何曰可預選舉可應選舉曰可
充法堂之見證曰可充陪審鄉者可充文武各職

又凡已充議員者所享有最優之權利即在會議期內如被人
控告為非當場捉獲不得拘捕皆法國之制也

十五日晴晨往唁中一峯一峯余同僚時有父喪俄出城詣二

我談日中亞述學堂公餞提學使三人即吳子修湖南黃仲弢湖北

葉伯昇雲南也是日鄉耆葛尚書沈侍郎輩咸到皆為主人先設

醴合飲盡懽俄總理引三學使登臺學生臺下左右行列鄉耆

嚮臺中坐先由總理演說今日餞別之素次學生唱送行之歌

臺上奏樂歌畢由吳學使演說勉勵諸學生演畢皆下余見慕

韓復登臺演說每演說畢眾皆鼓掌晡後合演提學及鄉耆總

理諸人及學生等合映一相始各散余見書又詣師蕙小誌即

五九

陽是日赴岳

十六日晴赴岳午歸是日暮見延師課時延師為張君景川設酒款之余陪坐時風起塵飛

注國各部之外有國察院寺任覈查例案剖釋例文贊助政府創擬法律以備議院校議者也凡政府行政有不合法律文書及請解奏差之處無論官民皆得赴訴國察院國察院所核斷必須遵行且作為例案以備援引其為常核斷者以國家與郡邑摺稿之案為多忘山曰據譯云按國察院累似我部察院其實部察院雖有糾劾之權而多核斷之權不可相提並論

十七日晴赴署暇至義善源晤林耘因詣仁錢館弔少秋喪蒸凡厚養皆在焉是日金澍園相在湘廣館演劇余亦赴焉夜半歸十八日晴至金澍館訪介石又詣二我譚蔭午赴署晡至署中新設之藝學館舊充例館改為學舍凡講堂高屋咸備時已

延余為國文教習尚有算學及法律二門算學教習胡君梓蕃
法律教習朱君石為是日皆見商酌課程館中提調為松君雲
青潘君經世教務長為于君梓生庶務長為瑞君際唐監學為
容君伯涵陳君宇薌尚有書記二人皆已派定擬二十四日行
開學禮

十九日晴坐馬車編國文請義補出城赴同慶堂蒿子山約飲
子山余同僚新函浙江金華府知府在坐多金華同鄉亦有杭
人晚至醉瓊林韓力腴約飲坐有考衡

力腴頗持積錢主義以種、捐輸及賑輸施等事為不然亦持
之有故言之成理

余告以將盡教育義務力腴曰教習初登臺猶處女也君其將
為愛女乎余大笑

外國民間凡為箇人所有一產業契據多收存官銀行中以官

六〇

銀行之在國中為最穩固之地以視我國之戶部銀行其信用之厚信相去霄壤

吾讀柳離子而有感柳離子明出其論葦屋之言曰吾聞屋壞而棟不撓者可葺今其棟與果皆朽且折矣舉之則覆不可觸已不如此仍之則甕桶之未解其有所附以待能者為振而摧之將歸咎於棟可當也况葦屋必朽其材其取材也惟其良石固其所產非空中而液身者多所不用今醫園之木竭矣規矩多恒工失其度斧鋸刀鑿不知所裁為之何其可葺耶

又云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舟未至于是舟泊于游舟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後送舟至問之曰舟美多也惡乎擇送舟曰甚易也但視船蓬折檣破帆舟即官舟也從而得之忘山曰我國凡事凡物一屬於官即不堪問孰知當元末明初劉青田之時已如是耶嗟之

二十日晴。暑逾午。歸。問。樣。在。余。家。縱。譚。又。為。余。斟。勻。國。文。講。義。指。摘。其。謬。病。之。處。余。頗。心。折。俄。問。樣。去。余。因。函。面。改。良。

二十一日晴。終日不出。編講義宗旨。以文有二體。日記載曰。論說而學文者。必先習記。載後習論。說方不致次第。晚脫稿。名曰國文淺義。其文太長。不錄。于是。

二十二日晴。甚。是日易葛衣。薄午出城。至。叔。棣。馬。氏。文。通。此。方。為。丹。徒。馬。叔。棣。建。中。著。蓋。印。仿。外。國。文。法。步。葛。郎。瑪。體。例。演。講。本。國。文。法。古。所。無。也。余。擬。以。此。方。課。署。中。法。學。員。俄。越。署。又。至。藝。學。館。修。經。世。要。卿。晡。歸。再。商。推。講。義。字。斟。句。務。求。多。憾。而。後。已。夜。秉。燭。命。僕。寫。之。眠。稍。遲。

二十三日晴。暑。以講義。祝。教。務。長。于。天。梓。生。梓。生。首。肯。因。付。印。蓋。用。東。人。印。機。用。手。庸。錫。刻。且。非。排。字。先。以。舊。油。紙。鉛。筆。書。之。下。襯。淨。紙。手。持。機。軸。石。其。質。滄。墨。而。因。結。壓。之。墨。皆。隨。鉛。筆。

六一

痕下漏既揭則紙上字跡朗然如是者可以印千百紙所謂
用力少成功多也晡歸暮見已返自頤和園在余寓中因與累
談俄後欲改所為誨義卒止以心思銳入太過則反迷失故孔
子曰再斯可矣晚觀馬氏文通

馬文論古文凡三變曰春秋之時文以神論語之神談繫辭之
神化左傳之神雋檀弓之神疏莊周之神逸周秦以後文運以
氣國策之氣勁史記之記氣鬱漢書之氣凝而孟子則獨得浩
然之氣下出則韓愈之文狡詭以上之運神運氣其愈則僅知
為文理而已故文通內所取為憑證者至韓愈氏而文忘山曰
所論雖未必盡確然頗有思致

二十四日微陰晨趨署俄長官齊集惟胡芸若未到是日藝學
館用學長官率執事人及教員學員等往至聖先師前行三跪
九叩禮俄教員及執事人等見長官學員見教員皆三揖禮成

頃之復譴長官歛三教員譴畢將散余亦歸是日極露生子
玉樹弥月肅衣冠賀母壽晚又与慕見談

二十五日清晨詣陸崇張三長官謝酒席于趙署是日藝字飯
初次開講余上堂演說國文淺義晡時夜与費堯談後增掛星
期一講義

世俗祇人學之不足者莫不曰淺曰空蓋淺不如深空不如實
也余曰不能學之未得也當由淺入深學之已得也當由實入
空故深之前不可言淺之一級實之後不可言空之一境實不
刊之論也

各種學問惟算學一科其教人最有次序余謂各種學皆不可
不仿算學之教法而為之即如教人登高樓而不視人以階梯
如何其可

二十六日黎明雨即止晴光滿庭院趙署交講義使付印白午

六二

詣胡荅老又往燕鵲胡同王宅午飯與梅先允玉誥人射詩復
又觀小說書晡謁相畧談即退復與梅先允為象戲視馬氏文通
俄衣冠謁鹿荅老及松傅二長官皆未見晚掃

柳離子又有言曰多能者鮮精多慮者鮮決忘山曰名言

空同子明李夢陽著有言曰五行不坐水火四氣不內邪邪入則壞

作土內汗汗變則化化則神是故貫四時而獨功也在人脾為
土游溢轉液輸灌肺腎肝心不能百物食之腥葷臭味穢離雜
于胃中何以養神明而行變化莊子神化為臭腐臭腐復為神
化蓋言土也忘山曰名言

二十七日晴晨趨署收外省解到駕衣落午至藝學館是日二
次上堂講記載體課義晡散詣新亭俟晚去惠豐堂飲監學陳
宇香約

忘山曰宋人不言理外之事世以為拘而泥抑知非也所謂理

鯁

者如木之有文理也天下之理皆生于事中當因事而慮心求
其理不可慮也一理以衡度天下事蓋天下事出於窮理出於
至窮宗人誤認先有理後有事且持事之有橫一慮理於是
事之起也有與其慮擬之理不合者遂謂此是事則大謬矣
豈特拘而泥邪天下之理未有可慮而擬其也所以慮而擬則
只理在事外非事在理外也

骨鯁以玉簪花根汁滴之則化見空同子

二十八日晴晨作日記薄午趨吳午以玉簪花館上堂問昨所
講課義依諸學員一一答余為之記分教晡歸介石過談述及
燕生未方有新著明之意見余一時不能盡記容他日詳向介
石再為錄之晚後預備講義

空同子圍爐而觀銅餅之水煎極則嚮者特微乃喟然而歎曰嗟
至寶不耀玉聲年聞天之道我忘山曰斯言與西儒所語何有

六三

涿鄉金小志同

陽已回則寒愈劇人將亨刈困益甚至禍效萌而氣焰金熾忘

山曰名言

又云文不必太約太約傷肉不可太該太該傷骨

又云多言畔道故曰訥曰慎曰謹曰寡曰默曰時凡與人談簡
言少失矣忘山曰言為太簡則人將不用腦里其智淺金益淺
短是故不言可也不思不可也思而不學尤不可也學而不思
且滿而後言則言能多矣實矣後曰慎訥謹默者正慮夫不思
而言也

二十九日陰晨作日記落午赴署映上堂讀荀子勸學篇晡歸
途詣子蕃繼譚晚到家

三十日晴晨赴署擬咨行稿午後向昨所請課義晡歸後作日
記晚詣慕史談

空同子云書之言多西土之音如呼我為台本奴來切至今西人猶然而刊者為怪又如西人謂都是為純而純其藝黍稷謂都是藝黍稷也今刊者為全又西人著刀幹此事則呼為所而所其字逸王敬作所刊者以為居處

又云理欲本同行而異情此道不明于天下於是近裏者諱矜利務外者黷貨色又云有恃必壞恃勇其銳銳必止恃才其凌凌必傷恃壯者縱必夭恃勢者驕必戕又云自高多卑多卑則危自大多衆多衆則孤又云麴蘖為酒酒成而麴蘖棄讀少求義義精而文字捐忘山曰語皆是

五月一日晴是日夏至晨起畢飯後上堂為諸生講易氏文通晴歸閩川妹患熱未退作日記晚坐院中納涼連日酷熱久不雨夜芝樵過談

二日晴暑訪二我談薄午趨署飯後藝學館上堂監視諸生撰

六四

課哺婦作日記晚園衛生卷評定甲乙余題為奪馬訂交及破
覆救見二事蓋先課誨生作記載體文也分甲乙丙丁戊五班
也列甲班者四人曰永紹亨揮寬仲悅鏡涵榮季銘

三月晴閱卷落筆在暮見許醜客風而雷雨作俄即晴熱去坐
有劉聚仰沈譜琴施伯葵李棟耘及介臣石稷堂經才葵夫誨
人宴罷皆散棟耘至余房中小坐天又作雲風起稍涼俄而雨
連夜不絕

空同子有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者實也李廣口咄咄不能吐
而止之曰年後不後哀焉以實也黃憲郭林宗多功業事實文
辭表見于世而天下以之者以是也忘山曰千古多功多言且
無實跡而能名聞于後世如黃郭之流者蓋亦不多見也

或論岳武穆之退兵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退為空同子
曰惡何言也不受命其其身猶將也周亞夫是也非召之使還

也古之還是奪之也奪之而不受命是叛也將而叛也夫誰其
與之崑山曰論頗公先

又云天生才必用孔孟弗遇為弟世師不遇之用何邪子陵淵
明世道之矣然同其風者必起塵外想不遇之用邪

又云春王正月係王正月之上朔子月非寅月初年它意義而
儒先每以大一統言之近鑿

四日晴雲翳不盡日光忽隱忽見趨巽格知是日學館放假即
歸逾午撤兒來俄班侯亦至為川抹瘡疾妹患長甚不退前延
庸醫為藥所誤

五日陰晨班侯來視川妹候日中在暮見許午食坐有李旭庵
余甥也蓋余長姊靜儀許字李氏未嫁而卒姊夫柱臣仍以子
靖禮謁先人並館余家時已續配永清劉氏其後柱臣亦病歿
有遺腹子即旭庵也旭庵時已二十餘素隨母居永清今來

六五

都欲擇良好學堂入肄業焉是日未賀節因留午食味又來余
高中坐並進謁母親及潤妹等俄去晡余出賀節即往晚亦祭
六日早雨即止晴陰不定趨署改藝學館上堂為講生誦毛遂
自薦請畢下堂急回司中坐雨云不能行晡雨小止括往喜鵲
胡同奎章輩方為骨牌戲是晚飲于六國飯店沈謗琴約坐有
經士及章仲和龐萊臣夜歸從騎一僕墜馬傷面

七日雨午後止暮午趨署上講堂問課畢者給講生課卷即歸
班侯又來縱談至暮乃去晚亦祭觀書

海沂子曰人之生也直心直則身直可立地參天不直則橫心
橫則身橫橫行者禽獸也可畏哉忘山曰人禽之界一直一橫
而已人之身也即心之所造豈不可畏

海沂子曰開闢後五大聖燧皇鑽火女媧補天伏羲畫卦神農
教稼而嘗藥黃帝制度以利用堯舜特潤色耳忘山曰補天乃

道家之寓言非真有是事天本無物何用補邪故開闢後可稱
四大聖

陳龍川子曰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皆聖也朱紫陽曰攬全銀
銅鉄為一器可乎龍川子曰天地不宜空處數千年無聖海沂
子曰龍川主心紫陽主德德由心造也純駁或判焉詎非聖則
不可忘山曰聖者通明之謂以天才勝賢者純粹之謂以學力
勝故有賢而不聖亦有聖而不賢者美堯舜禹湯周公孔子
所謂聖而賢者也美孔門顏曾以下諸弟子所謂賢而不聖者
也至於漢高祖唐太宗聖則聖矣其於賢則猶有漸色何也皆
天才優而學力稍遜者也惟宋太祖一生手失德不啻以不賢論
八日晴雜頭落午往喧文初效類丁卯楚蜀是日上堂講文法
晡至松雲庵王相國約飲奎章昆弟陪坐俄歸晚在庭院納涼
海沂子曰無知而良知良知察而為性感而為情行而為能運

其六

而為才立而為志由而為思擡而為慮愷而為意萌而為念誌
而為後悟而為覺物用而神忘山曰教語縷心象極精惟擡而
為慮愷而為意二語尚未穩愜

又云古斥鄉愿今懼鄉浮浮言廢行浮行廢事浮事廢政浮政
廢國鎮浮何階曰惟實惟真忘山曰凡物虛則輕常浮于水面
實則重重則沈多患其浮矣

九日晴黎明進內繞地安門行未至西苑門則乘輿將出已清
道急鞭而馳比至六項公所禁卒爾立鏡吹已動詢之知為連
日河雨駕至大高殿拈香咨天佑也自庚子被後駕出皆乘
香軍樂稽之吾國舊社會故事實為失體蓋天子之行也以嚴
靜為尊乃為是薰誼之聲以漢為非制也是日見長官白監收
駕衣事訖在公所遇劉健侯談俄歸小眠午趨署是日上堂
攷課題為毛遂論及孟母不欺幼子事晡歸閱卷並為改削至

夜已畢

十日晴暑班候未午趨署訪清淮鎖案哺詣李旭庵又至會
芳園饗仁飭約也小坐即歸評定昨閱卷名次分甲乙丙丁四
班列甲班五人憚寬仲增達巨悅鏡涵榮李銘永紹亨

十一日早陰趨署逾午上堂誦課藝發給所閱卷哺詣新吾晚
歸雨是日在巽觀海沂子終卷海沂子明王文祿世廉撰也

王氏曰國風風雨淒淒風雨蕭蕭風雨如晦氣象愁慘與堯興
思賢之意正合乃宋儒概斥為淫詩寬我云孔子刪詩存秦
風年衣之章可以知其法霸黃鳥之章可以知祚之不長大學
中庸二篇載小戴記中宋仁宗取賜呂臻王堯臣及第程朱傳
之頌諸學宮

古禮制服母齊衰父斬衰王氏以為父母俱服斬衰自明洪武
禮制姑待攷

六七

十二日陰向午晴班侯來休改星墀步日中趨署上堂晡詣拈
耘談晚至喜鵲胡同途中雲作風起雷鳴比至王許雨至濶溜
如注晚飲于華東施伯葵章仲和約湛仰伯皋同棧俾在坐

十三日晴往唁莊幹卿幹卿外銀于觀音院午趨署途訪葉伯

皋即玉署上堂問文法晡歸觀相鮮迨世史此步日本北德林
恭彌編輯我國人到世珩所校譯也余於朝鮮事蹟素茫然今
始明瞭

朝鮮當我國殷亡周興之日箕子避虜來王歷九百年至箕準
為燕人術滿所逐而衛氏王於國八十餘年為漢武帝所滅遂
為四郡曰樂浪曰玄菟曰臨屯曰真蕃後又隸二府曰平州曰
東州當是時北方挾餘種族漸南進建國締高句麗南方有馬
稀辰韓弁韓辰韓統三國締新羅高句麗之一族亦南畧地締
百濟其他樂浪帶方馬韓任那等郡國並滅滅僅餘高句麗新

羅百濟其間割據陵輾相爭數百年而高句麗百濟亦為唐所滅新羅統一其地保有二百年至其季世國政大亂甄萱弓裔之徒接踵而起弓裔部下有五建者終代新羅開國是曰高麗世：相繼凡五百年至明末元初李成桂起握兵柄為群下所推戴遂代王氏有其國復古國號曰朝鮮為今王之始祖朝鮮世系首太祖成桂開創基業七年傳位于世子芳果是為定宗二年禪于弟芳遠是為太宗太宗英邁獎勵文教十八年禪于世子禎是為世宗世宗賢明勵精圖治在位三十二年薨世子珣立是為文宗文宗二年而薨子弘璋立是為端宗時宗室強盛世祖疎竟以排父奪位先逆備至大類明永樂時代亦相先後而其治蹟則頗有可觀纂修經國大典不見其成而薨子睿宗晁立一年薨成宗婁立王后尹氏垂簾七年還之成宗時經國大典告成朝鮮制度文物於是大全王且極力興學人

六八

才輩出成宗薨燕山君立有戊午甲子二變殺戮知名之士
衆俄被廢中宗擇立寬殺賢相趙光祖是為己卯之禍而金安
老尹元衡相繼擅威福於時仁宗皓明宗嶺相繼為王朝廷樹
黨相攻殺戮之慘益酷自己巳至丁未名賢之死者百餘人國
人痛憤明宗在位二十二年薨宣祖胎卽位宣祖稍雪士林之
冤而壬辰亂作日本豐臣秀吉假道伐明朝鮮不從遂攻兵連
禍結直至秀吉病死其亂始息而國內已糜爛矣宣祖在位四
十一年薨光海君暉立而我大清起於滿洲勢日強大明人素
徵兵與共伐滿洲俄明人敗於鮮遂降于清未幾光海被廢仁
祖侏卽位又與滿洲購兵卒受土困終臣服納質馬及清代明
有天下遣使往賀括放所質世子誤歸仁祖在位二十七年薨
誤立是為孝宗孝宗深奮為我朝屈辱志雪國恥密圖報復修
兵備在位十年未及舉事而薨顯宗樹立是時明室全亡而朝

鮮嚮明背清之志殆不易也自是歷肅宗煇英宗昉正宗祿三代程知思慕前朝外雅陽李正朔內陰用崇禎年號甘翰忠于明如此者時朝鮮黨派最盛自宣祖以來已分東人西人互相敵排自後東人中更分為南人北人及壬辰亂後國家多故北人中後分為大北小北而大北中又分為中北肉北骨北小北中亦二黨為清小北濁小北其初事權皆在東人北人掌中及西人翊仁祖有慶立功始得志分其黨為清西功西老西少西此外又有所謂老論少論大抵不外處士橫議如明末之東林宗臣貴戚皆畏憚之後寢以恩怨為是非攻擊擗陷至多已時困之互掌國政迭勝迭效或樹旗幟相與犄角直至大院君毀考院逐儒生不用黨人其患始息正宗既薨純祖珖立英宗妃金氏垂簾未幾歸政而外戚及王族由是皆橫純祖在位三十四年薨憲宗奐立即位十五年薨子迎立金溪君曠子昇是

六九

為哲宗立金汶根女為妃汶根柄國悉用己族金氏一門權傾
內外哲宗在位十四年薨年嗣諡大臣議立興宣君是應之子
熙即今王是也而是應即為朝鮮釀禍波及東亞全局之大院
君其事已為人所共知不贅述矣

是夕在蒸兒伴晚后同樣在坐夜雨

十四日晴芝樵約飲福興居往赴焉主人未至乃索食畢即趨
巽昧上堂演說學校規則晡出城觀劇晚掃遇雨

十五日晴趨署是日不上堂以明日將放假散學也且以法
學一堂是日考驗程度之高下遂免國文晡歸後觀朝鮮史晚
在庭納涼月上清風徐來夜大雨如注

十六日黎明雨移止晨趨署是日散學長官後去率諸人招于
先師前禮成共飯晡歸檢書雜頭觀書晚雷微雨即止

當元盛時高麗為其藩屬及元主北走明興其朝有二堂李仁

任池大淵等主從元鄭道傳朴尚衷主事明兩議紛然既而卒
決從明之議時當太祖成桂未得國以前也
朝鮮太宗命李稷朴錫命鑄銅製活字數十萬印行步藉世傳
銅製活字初自朝鮮蓋不深也
又有所謂號牌倣元制政府給之人民每出入佩持所以明戶
口之法始于高麗恭讓王至太宗復興之
朝鮮又有所謂誘文形體倣篆書原于蒙古八思巴文於世宗
二十八年設局有鄭麟趾申株舟成三尚等制作字母二十有
八字分初中終三聲合之成字自中宗至正宗漸減僅二十七
字洎今為二十五字以通用焉
十七日陰往頤和園至政務處公所欲為慕見語事見陳蓉曙
按知見已赴天津遂留午餐以歸途中風雨大作衣履甚溼兩
邊算不絕夜作考

七〇

今之條陳時政者吾有以擬之擬之可歌于人之門其為可
悔蔑以加矣

今之詆為惡者曰真做得出夫惡人之為惡也則惟患其做得
出而善人之為善也則又惟患其做不出矣做得出三字即才
也才足以濟惡亦足以補善

十八日晴唐長官學使覆命回工部任赴署謁見薛午歸檢書

終日

朗

十九日終日不出門作日記載即其夫借

朝鮮世宗恤刑獄嘗欲改律文曰前法主殺奴婢不問曲直必
抑奴右主奴固微賤亦天民濫殺多辜豈理也哉

我國從前目日本人為倭奴故明時倭患最大殊不知倭是日
本一種邊寇役不修志于本國遂擾及鄰邦朝鮮及我國皆受
其患切於日本國家矣涉也

朝鮮世宗有海東堯舜之名

朝鮮李滉字景浩號退溪慶尚道真城人深究性理躬行實踐
朝鮮五百載推為儒宗蓋程朱之學高視未造已行故鄒夢周
以道學氣節名世至朝鮮益盛其尤著者為金宏弼暎鄭汝昌
一趙光祖庵李彦迪海李珥栗谷成渾斗等而滉其巨擘也滉
與李珥頗為宣祖所尊任講學論治一時翕然惜不能稱以兩
君遠矣而讀之

壬辰之亂朝鮮陸軍被連失利而金羅左水使李舜臣慶尚右
水使元均等與日本舟師戰于巨濟洋大敗之其功不可沒也
朝鮮文教當推成宗時為全盛其後英正二宗亦斐然有述作
之志如命金在魯等續撰經國大典及合原續為一書此外諸
儒纂輯諸考如小學訓義兵將圖說續五禮儀劄記錄文獻備
考等列名極錄

七一

朝鮮俚語有所謂世道世道者掌握國柄之謂也初置世道使掌傳奏而已其後權勢最重自領相以下至于卑官散職咸聽其命每軍國大事百官章表莫不先啟世道而後奏王王復咨詢而決焉故生殺予奪惟所欲為首膺世道之任者正宗時洪國榮也

朝鮮於我國世執藩屬之神會其國大院君執政殺外國教民又累戰勝法美之兵法美皆有責言是時我國方有粵匪之亂軍士旁午不暇兼顧遂答以朝鮮非我屬國惟奉我正朔其宣戰講和之權奉委之於彼於是朝鮮始以獨立國聞于五洲而種我國之窮之禍根也

是晚聞慕兒歸自天津往與談

二十日晴晨訪二我縱談映玉厚菴許小坐未幾二我亦來因回車至陶館亭別有犬聞者鶴宸客於此滿堂滿室年盈膝地

悵然而去後至龍泉寺憩禪房中二人共話俄日沈西其至廣和居丁林雅約也坐有介石穰仰詠人

二我有奇疾一聞俗人言語耳便聾頃歷十餘小時乃平後如故厚庵偶以小事與人齟齬氣憤上不可抑止余謂之曰毋然也人為多量非養身之術

二我授余以養馬之法曰刷馱飲喂憐五字訣又曰牝驄料力水精神又相馬之法馬之行也有四種曰走曰顛曰踈曰踈規馬之歲於齒觀之凡馬齒有六初生長短不齊者曰編牙齒齊而中並凹者曰六歲中二齒者凹平者七歲六齒並平者八歲馬之飲食良否於其糞及毛澤觀之凡糞出固小緊縮及身毛細整光潤者是多食料者也反是則雖肥壯而多筋力是多食料也

二十一日晴書聯終日不出作日記晡雨即止晚在檐納涼

七二

五律一章題為雨過

雨過涼氣發高槐密，陰蟬聲吟不斷山色晚來深
窸坐抱出趣飄然橫素襟石間一明月相對兩無心

二十二日晴赴蜀途午至潤源學潤及義善源小坐與林耘
談俄入城至工程堂即歸作致南中親友書晚庭院納涼

湖南水災彫重好善之士又紛紛勸賑願出實合文明程度西
人優為之往，大富之人身後遺產不予子孫而樂存諒公家
以助種之善事斯誠達人也

二十三日晴赴蜀改後至義善源與林耘侯談晡又持字數
家至厥轉小坐遂入城訪朗臺談真歸

友朋多年不見者忽從遠道來相會使我心喜如獲至寶若久
居一地常以晤談反多此趣何以故人生會合無常往來一別
之後有隔數年頓生人天之感者有逾數十年不面音問尚得

一第丁、子、庚、辛、日、月、年、時、分、秒、0、2、3、4

連襟握談者其得重見不異已死而復生也。然試思既合而再別之後相見又邈年期日刻當此小聚之極短時刻豈能不實視之嗟、稍縱即逝歲月如流使人起空窮之感喟也。余之日記可謂能耐久當丁酉入都秋試時与杏孫同寓伏魔寺對園而居彼時朗臺螺於青菜泚人常過談談余日記及今已十年而余記之未輟也。杏孫青菜已不知所往世更翻覆所居所遇令人蒼茫四顧而為之神癡。

二十四日晴子瑜自學堂歸往与談索得影片歸休去復天津卓厚高及徐汝霖少逾午觀書入內談即出寫扁晚納涼。

漢書荀爽傳有知唐桑艾四字譯音也。義謂所見奇異曾見於吾壁上懸橫幅為馮君志沂所書漢隸即此四字是日為寬仲書於廟。

俗傳園廟自古有之。摺廟創於高祖不知確否。

七三

西國男子雖感暑不張蓋不揮扇惟女子得用之以示男體健于女也
二十五日晴晨訪班侯即趨署飯後歸觀報擬冊未誤久之去後觀報
俄法憲法已頒布報紙自歐西文明社會觀之其中自多不完
能存專制政界內不得謂非進步據某日報言俄皇忠告我政
察政治大臣曰反對立憲為最危險之事不談中語確否

二十六日小雨趨署與友人談俄歸是日車中觀亞丹子終卷

曰光為亞太子謀曰竊觀太子家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
而面赤宗素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
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妄忘山曰一勇而有血勇脈勇
骨勇與神勇之別詞義甚新

荆軻刺秦王時有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
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遂得脫
既歸作致友人士等僕慕哥來同詣稼霖聽音樂

二十七日微晴晨往謁兩帥未見因送子修行與細高談俄訪
問槎又往視王相與奎章譚晡後詣新吾即歸親書

胡子知言一書宗胡宏撰宏字仁仲幼事楊龜山先生為師傳
其父安國之學優游衡山下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跨南
軒先生師事之紹興間秦檜擅國先生上書劾言詞氣慷慨檜
死被召亮以疾辭卒于家

知言有云靜觀美物之理動處美物之變語精

又云有毀人敗物之心者小人也操愛人成物之心者義士也
油然乎物各當其分而無為者君子也又云強暴威仁義而服
者有矣未聞以強暴服強暴而能有終者也

又云有道德結於民心而多法制者為多用者止劉虞有
法制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為多體者滅秦忘山曰此
注者指為朱界內之法制而言

丙午

七四

二十八日微雨過午止陰晴不定晨觀日本憲法及東華錄逾
詣浙學堂訪介石談因詣季鷹使相馬遂留縱譚

季鷹曰昔仲尼謂門弟子曰居剡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剡何
以哉公平日抱負不凡矣處今之時局一旦身為首相舉國相
從剡將何先答之曰吾將選于天下而得通政得失及久游各國者五
十人以重金延聘集于幕下開聚議所明定評議規則使百人
者昕夕討論于其中題其定曰腦為平治中國之思想條理
生之地吾惟因腦之言是耻惟司決之而已吾所先不外是我
大驚失色曰子真敢提衣而擊其領也嗟、為相率國相從
何日有此事邪曰休矣後行言

余自二我高談雄辯抵暮將去二我出為余命駕剡舍之僕夫
及二我之御者二人亦並坐昵語云酣歸而告余余笑曰爾小

幸猜二老暢譚二我大笑

二十九日晴又有牽馬來售者以昨馬有足疾却之步別一馬亦不佳仍揮之去終日不出觀去晡經才過談即去晚納涼聽蟬吟六月一日晴甚趨署午飯後至義善源小坐俄涂過飯肆歸浴身為芷香去廟晚至慕兒許納涼大雨如注

二日晴金錫侯來談並看屋印去趨署相客往視厚菴病歸而遇雨車中觀書

胡子知言曰深推道者富用物而不盈忘山曰語有味

又云水有源故其流不窮木有根故其生不窮忘山曰人有學故其得不窮

富可以厚恩貴可以廣德君子豈不欲富貴哉顧得之不得曰有命能安命然後為君子目所可觀禽獸皆能示視耳所可聞矣孰皆能聽視形體美聲而能錯綜變化于心生無窮之智

七五

慧長年窮之能力者惟人能之

胡子曰修為者必有棄然後能有所取必有棄然後能有所成名言持出世學者多以抱一守真為道持入世學者多以倫常日用為道豈知道無不包得道者小之可以持身可以受世可以馭大之可以治國平天下可以超九天窮九淵不離乎是即一藝之精一術之微能造其極者皆暗合道妙要之不外乎能操能縱能剛能柔能實能虛形其自修因物付物多往而不返志是之仍化道言與道化合也

三月晴日中微雨即止以雷撥向厚菴病袁項城之次公子將游西山到都時在幕允許余往相見子瑜亦在坐俄其飯罷聽子瑜操琴俗樂悅耳不悅心言樂悅心不悅耳我國今日士夫皆不知國樂所日聽者皆俗樂也家有彈琴奏古曲者皆沈之欲睡嗟歸作政親友書觀少散紫晚納涼子瑜來坐庭院中聽沈瞽者

歌夜半大雨傾注而下天明不絕

四日酉午雨小止餘未姓終日觀方作日記

胡子云行謹則能堅其志言謹則能崇其德又云以反求諸己為要法以言人不善為至戒又云執斧斤者能於施繩墨者能後大度成執干戈者能於明理義者能後大業定

胡子云湯武以仁義得天下漢唐亦是以仁義得天下惟井法不立法侯不建天下蕩蕩無綱紀法所以不如殷周也忘山曰治天下之法必因天下之勢井法之不可復法侯之不可建勢也豈能強其所不能哉欲扶井法封建之制惟當周室幽厲之時有王者興伐暴誅亂以代周室法侯歸之天下庶幾可以復固不幸東遷之後天下無主法侯互相競爭齊桓晉文相繼開霸弼而大吞小強凌弱數百年來一衰而為七雄再衰而為呂秦推是先王良法美意蕩焉無遺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夫法制

七六

壞之既久而欲以旦夕修復之亦豈易哉。私獨法之壞也人之
心亦與之俱壞矣。法壞猶可以人心修補之。人心壞豈良法所
能挽回之哉。幸也。漢唐不用井田封建也。用之是導天下之爭。
蓋天下之亂將不可復乎。治之美。漢景七國之禍。新莽王田
之擾。豈非殷鑒乎。或曰井田封建不復於先。盜賊內擾。胡馬直
入。庸得治乎。曰。所言豈不確哉。吾之我國數千年無人而已。有
人則井田封建雖不可復。必有代井田封建之良法。可以漸之。
組後而成極鞏固之社會。使外患不侵。內亂不作也。今豈其時
乎。惜哉。夥人之興起也。即有人焉。亦非百年不為功。何也。法
制。移後教育。為先。改天下之政。治。法。度。易。救。天下之人心。風。俗。難。
五日。晴。往。視。陸。鳳。老。疾。因。赴。蜀。刻。已。成。澤。國。司。堂。上。水。潦。汎。溢。
多。置。足。空。俄。歸。步。屏。及。聯。作。日。記。
胡子云事之誤非過也。心之感乃過也。忘山曰事之誤皆由心

之惑心之於事猶形之於影也

又云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名言

又云物不獨立必有對對不分治必交為而生矣物盈於天

地之間仁者多不愛也故以斯文為己任理為物而與天地泰

矣忘山曰文之一字可貴安在此須知聖人之所謂斯文蓋涵

于天地萬物而言誤以為文辭之文則謬甚矣

王通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忘山曰語是

忘山曰用人之道曰信曰疑疑其信之也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疑之

也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反是則其信其疑皆足以積事而有餘

胡子又有粹語三惜不能完全余為改之曰天下莫大於心患

不能推之爾莫久于性患不能順之爾莫成于命患不能信之

爾不能推故遠近廣狹原作人物不能均原作也不能順故措

注言動原作死生不能當原作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安也

七七

胡子又曰凡人物激烈怒而不能消戾物而欲欲而不能止
忘山曰聖人非無怒也一怒即消水無欲也一欲即止

忘山曰怒也者無形之氣也發而不停能摧傷柔物如風災欲

貪欲有形之水也發而不停能淹沒柔物如雨災樹即我曰

風不止苗欲
秀而雨不息

社会上所以多風潮者風即氣也由眾人之氣不平所致夫欲
平眾人之氣必先平己之氣己之氣平眾人之氣亦與以俱平

矣今之有志於事者其知之

胡子又云智不相近雖語言而不入信不相及雖納忠而不愛名言

六日晴介石過談即去將至喜鵲胡同謁王相余因先往待之

俄介石亦至余獨入見王相適感微疾故未始與介石談談旋

車過署小坐即歸作日記

胡子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大賢之分也達則為善

天下窮則兼善為世聖人之分也語是

忘山曰理與義二者之分界理是自然義是當情

胡子云禮文多者情實必不足好毀人者其心必不良

唐文宗曰宰相薦人當不問疏戚為執故果才遜雖而棄之亦不為公忘山曰斯言極是凡遜雖而棄才者其私過于袒庇執故之人何也袒庇執故者為知愛人遜雖棄才者惟知有己遜己之極虛人之才其罪重大

胡仁仲云陸贄對漢高帝之言及古今治亂一大關鍵惜乎帝之不用也又云使帝用其言必不繫秦故尊君抑臣必復并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稅一近于額道必兼用仲尼立嫡與賢之法使坐制于母后忘山曰予君抑臣為止秦之餘昭先儒莫不非之矣并田雖不必復而三十稅一之近額道惟厚于民之小已實害于社會之公益以故教民養民術民諸要政皆莫之

七八

奉由是觀之，擠荷重稅，為害國民之義務。古先王之制，本自如此。故其稅十一，不得再有所損矣。後世法制蕩壞，常懼擾民，不得不輕。及今欲復之，宜組織地方自治，使果能完備，斯重稅可行，不必待用井田之制也。立嫡與賢者兩賢之中，擇其嫡長，嫡長不賢，斯舍嫡而取賢。漢高祖立文帝，呂氏能為禍哉！胡子之說遠矣。

胡子假漢高祖實言徵魯兩生兩生之對皆陳大義上曰願聞其目對曰歷世聖帝明王應天受命之大德小臣何敢多席而議願陛下與天下共之上曰善於是詔天下搜揚岩穴之士忘山曰余前答二哉之問也不期與之潛合治天下之務固自如此商鞅變秦而強之卒以亡之王安石變宋欲富之反以斃之皆多席而議之過也是日嚴伯玉過談夜醺奎松寫絃歌韻調高古非時輩所能及七日半陰晴終日不出作日記晚有牽馬來視者夜至子瑜許休

八日晴趨署午飯時詣新吾德又往視文初未見歸慕先亦未
余高中坐俄隨往觀其新買花艸生素畫時晚觀少夜納涼
知言曰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所謂大幾有四一曰救弊之
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
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忘山曰西儒所謂善捕機會
即是此意

胡子又曰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
強美國孰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諸國孰誨侯
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猶虎狼貪安以逞其欲而肆其志乎
秦而降郡縣天下中原世有夷狄之禍矣忘山曰三代而下多
治法先儒類能言之不待今日始有禁防者

九日晴趨署午詣王相昨日王相以雷談俄慕先亦未留共
午飯飯已暮先假寐余卧而觀方晡詣覲孫談

七九

忘山曰今日當軸諸公之有權者皆實心任天下事則已其果有實心也吾始以兩言一曰實行一曰改良蓋非實行不知辦事之難又非時之改良不能獲進步之益也

晡訪章一山談辦事之學理甚合即歸晚納涼

十日晴戴朗臺過談苗午飯

朗臺云德國膠州總督之駐我山東也瀋海居民爭欲食其肉蓋其種之橫虐肆所欲為地方官亦無如之何有某孫知孫某公明幹有才一日因鐵路事頗與之爭蓋鐵路相聯繫之巨釘失去遂誣道旁貧民之竊之也以告孫官使擒治某公疑馬面見孫督曰是物吾寧取之匪易公等試為之吾往觀焉孫督廼命司執人使從事焉俄見輦極鉅且重之橫蒸未竭數十人力運持之釘搖下某公笑曰民家安能藏是鉅物且以間晝夜有警兵即執以來取之若是之難耶多人覺索邪孫督不能答公

因屬粵曰訐我良民者為誰德替曰警兵某言之也公曰此人亦我國民盡昇我擊之去汝以罪德替不可公亦不与爭乃輕車入省垣告大吏行文索其人夫吏某怯事不允公曰汝由藩庫輸我白銀數千吾能殺之夫吏許焉公乃以是巨款發電文數千字由膠墨百姓出名告膠州德替不法事于德政府德人聞之亦使來驗問屬實未幾召德替歸以他人代之人皆服公智累朗臺云各省開辦銅園局多不一之折閱且種之不法獨有高松如者保寧人在武昌為香師所信重使籍湖北銅園局大著明效獲利甚厚訊其所以然則以瀕受委時與香師約法三章一不許上游薦人一事權歸一他人不得干涉一銅園鑄成不禁出口

晡朗臺去余出街浴身時微陰不雨即歸晚納涼

十一日晴詣浙學堂訪介石談俄語二我使相馬又擬談

西儒云哲學為各種學問之政府天下萬事萬物種之學術種
種原理皆受其統轄被其吸力所引去

二我云哲學如黃金河之者有操縱萬物之權

二我云哲學於萬種學問皆有密切之關係明哲學則萬種學
之原理皆通宜其為治學之政府也

戴記大學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凡
八級忘山曰凡人之能力可以求治在我者到家為止家以上
惟仲尼程有莫我知之數是故今俗語贊美人之所長者皆曰
到家到家

補注視厚菴病因訪林雅論治事必先乎氣耕雅雖云昔在文
襄自云一生辦事得力在氣此何說也答之曰人一日無氣則
死豈可多也要須平之而已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
也當運用之于至形以佐大業成大功莫不能平馬而輕扇動

可破人之迷信

十四日晴晨起觀書

薛子道論明薛文清瑄著其言多名理

薛子云人知天下事皆分由事則不以功效誇人

薛子云變化氣質之道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
偏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
忘山曰
惟至人能重能輕能緩能急能躁能靜能暴能和能粗能細
學
此但可救其偏而已若得此失彼又非至當者也

又云渾厚中須有分辯者在乃可

通午夏肯過談俄丁問榘來留晚飯夜至慕見評談

十五日晴訪班侯適雜髮數語而去俄詣泮學堂訪介石
又詣二我談遂趨畢午後詣新吾不遇新吾夫人病熱延醫治
之蓋宿疾也晡歸順道訪文初談即歸

別元城力行不妄語三字至于七年而後成薛文清治一怒字
二十年尚未消度淨盡力行之難如此
薛子云色斯舉美翔而後集夫而出處小而交接皆當見幾而
休也忘山曰易察者云知幾其神乎

薛子有教語皆合乎涉事之學理一曰未合者不可強言以鈞
之蓋性則近于謙一曰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一
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屬厲聲色与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
于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一曰須
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經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
深計易怒易喜者亦性場到七八分即已如弦弓弦過滿則折
十六日晴晨訪子封談涉學事俄視介石于學堂又手持二教
照一孔步辛一許九晚並睡金錫侯林姪日中因註邀至廣和
居小飲復約季鷹子封俄先後至時細齋已先在亦邀入席共

八二

談學堂中內容大致略如酒器各散余獨隨李鷹子封玉工藝場若談其地髣髴上海之味花園有高林曠野頗饒逸趣

是日星期晡繞道正陽門而歸

十七日晴賀嫂氏生日趨異岐詣東城謁王相談及浙學堂將有衝突王相曰可該幹臣班侯等出作調人晡歸將至家遇新吾因邀至高中坐話良久去是晚秉燭宵定規則為十九日游浙學堂會議之預備夜條眠

十八日晴訪班侯爵午偕往祝幹目亦誌浙學堂事日中往同廣和居後約介石來共議明日商辦條件酒器各散余偕班侯往祝厚菴病晡又訪二我談既歸觀書

薛子又有粹語云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合薛子又云一法之立也須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刻民知所畏而不敢犯忘山曰是說極合而有疑之者曰法律以隨時改良方有

進步當修改之時豈非有違于堅信二字之義答之曰法律未
定時不妨日新月異以求完善既定之後則非堅如金石信如
四時不可也或曰然則法律一定倘行之久而有未善遂不可
改乎曰可也必有期限或一年或三年為改法之時當所改之
法未宣布以前其行舊法堅且信如故也及夫既宣布之後其
行新法又當堅且信如故也夫何疑焉

薛子又云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崑山曰天下之事亦有速
則為遲則失兩說皆當參觀互用不可偏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十九日晴是日立秋晨詣泮學堂商訂議事規則布置鄉耆議
事辦事人坐位午後回鄉誥公陸續齊集補入議事廳以次坐
定本堂監督提議要件議員以起次起立建議駁議提議凡二
一學堂中議解一屋產在順治門大街已付定銀二百今因經
費支絀應請應輟請議一學堂經費持印結費為大宗而捐納

八三

將停印結不足恃以復應如何籌款之法請議嗣經同人互相
論議卒決定屋事後商而籌款之法分三種一由同鄉外官分
任一由本省各府分籌一加增學費議結而散晚余及班侯同
至醉瓊林王奎章約也汪達高亦在坐

二十日微陰飯後詣新吾不值與伯眉談俄詣工程處以電檄
與尹芝田談語語器遂至喜鵲胡同謁王相蔣真往徐子山家
是晚子山招飲坐有新吾伯眉並子山昆季數人子山夫人余
妻妹也父為頌閣先生家有荒園失修多長林豐州瓦舍三椽
子山憩息其中見星曙以道員官天津適歸者亦入席坐談者
膳精美

二十一日微晴詣霧清宮晤燕夫談即趨署午後至工程處見
尹芝田因出城答好訣乘投刺者車中觀者
薛子有云聖人取人極寬如仲耕圍祝舵王孫賈皆未必賢以

女才可用，皆取之後。君子好議論，人亦于人，小過必辯論，不置而遂其大者，視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

又云：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己者，則敬稍衰。於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于上下人，己之間，皆一敬。敬之心，忘山曰：此所謂平等。

又云：癡惡之心，固不可與。性當寬心，後思可去。与去審度時宜，而處之。斯多悔，切不可。問惡遠，怒先自禁。挽縱使即，能去惡己，心病矣。沈傷于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又云：觀聖人之去小人，皆從容自在。多事者，所謂可怒在彼，己何与焉？忘山曰：以上皆治事中切要之學理。

薛子又云：不觀陰陽乎？其化皆以漸而不驟。人之處事如是，則鮮矣。美忘山曰：所謂陰陽之化，即道也。人為悟道，法道之自修，何事不可為？

又云：作事快心，必慎其悔。蓋消息循環，自修之理，持之有道，則

八四

雖亢而匪滿矣又云為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于嚴弛而不張則流于廢忘山曰皆是道故不悟道者必不能辦事

又云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又云接物宜含宏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能太狹而無以自容

又云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

又云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待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無敢害

又云常人纔有觸即有不平意只是量小

又云寒陰方長之時未易勝也深于易者知之忘山曰又是道

忘山曰所謂哲學者即是道故通乎道者之所不通東西人其其名曰哲學者實一而已矣

晡詣厚菴視其病勸其服藥人藥厚菴首肯晚至福興居潤田

約暮見自天降歸亦在坐尚有景沂幼軒及赫霖昆仲

二十二日陰微雨雜髮何肖雅來先人丙子門下亦十餘年不見矣出城詣班侯幹且皆不遇詣訪介石又不遇因視厚菴病聞畧有轉機昨又訪王稷臺施伯葵二人談晚仍訪幹且相見深談忘山曰凡居衆人之上而治事者最忌善怒一怒而腦筋斃一人之腦筋斃衆人之腦筋亦与之俱斃惟是所治之事無不斃矣居上之人不必執治百事也其一言一動皆與治事有影響故不可不慎一出言之微而多條理一動是之細而多分寸人即輕之凡居上者一爲人所矜制百事不能治矣

二十三日微雨飯後衣冠登車往謁戴少墟師以自海外甫歸來也未得見往視厚菴慕見已先至同服茶葉大見以敘坐久之與慕見偕往視方勉丈耆與夫識人談

凡事必經目觀又爲身所試驗而後信者其智慧最短淺天下

八五

事物古多是然一一目覩而窮躬自驗之君子惟以學理推定
即是以堅我之信力愚人反走

晦至浙學堂與介石談晚場雨云

二十四日陰駕車訪奎星垣時居武王侯相因余因僚也屋宇
寬潔塔前春花艸淡良久歸作日記午後大雨抵夜不休

二十五日微晴作日記終日夜雨

世傳風后握奇經太公六韜偽皆書時細觀其書亦有條理偽
撰者當是魏晉間人故雜偽以古字也余曾觀一過六韜中粹
語尤多疑當時有所本非妄撰也如文韜云太公曰見善而忘
時止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考道之所止也又云文韜大工大商
國之三寶三寶安民乃不慮語皆古語武韜云鷲鳥將擊
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強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異色確是魏晉
人語龍韜屬軍第二十三所謂將有三勝冬不服裘夏不操扇

名曰權將將不身服禮之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
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之以知士卒之勞苦皆定次
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方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
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好惡調可誦
兵家所謂陰符者陰為符節以通將意也陰書者通陰符之所
不能盡一合而再雜三教而一知敵邪聖賢莫測之能後
龍韜又云將不仁則三軍不執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
三軍大疑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亦可誦
二十六日晴是日皇上養壽查君訪幕兄未遇余往與談俄去
介石過方下驢在門外相揖因共至齋中商訂浙學章程飯後
介石先去晡余持章程訪幹臣不值詣班侯談復至浙學堂與
介石小談歸而微雨

二十七日晴趨署積潦不退自後牆闕要入格與同僚相見飯

八六

凌詣新吾叩歸觀少

曩在邵二我家觀壁上西人油畫遠瞻之細入毫芒情景逼真近觀乃極粗以問二我二我笑曰天下事皆當如是觀余領之兵家有言攻擊者最善之防禦也是故能戰而後能守能進而後能退二十八日晴觀少奎幸過談逾午擲冊未久之去晚觀報

俄人主憲後議院與政府屢有衝突俄皇怒解散議員另舉全國大統

二十九日晴晨往祝陸鳳老病遂趨署逾午至工程處晡往喜鵲胡同遇慕先晚同在德春堂夜飲歸已三鼓

三十日晴枕上已聞僕人來報厚菴病沒急披衣起盥漱畢因駕車往視履平出見余伏地大哭余亦多以慰之余初見厚菴叩先蓮姊嫁時余方從角今逾二十年矣厚菴一生忠厚而壽未及花甲理邪勢邪皆不可知

又往唁花農五日之內姑掃墓止亦運至此尚何言落午詣浙
學堂視介石預有明日開學事晡至畿捕先哲祠同鄉數人為
消夏會俄赴師憲約又訪幹臣談

七月一日晴浙學堂是日開學余先往與介石等談俄幹臣來
幕見亦至遂相與謁聖畢登臺宣布新修訂章程並聽學生唱
歌歌詞激昂足壯志概日中始散余及幕見飲廣和居飯後即
詣履平待送飲日暮始成禮

二日晴暑暍歸途訪子蕃晡到家成挽厚蒼聯

以忠厚接物非至德歟痛彼蒼不佑善人憔悴憂傷以沒世有

藥石好君

厚蒼前服日本醫藥已漸愈血屏掩惜已晚矣幸汝

子多執一藝聰明俊達足承家

晡大雨速葬不絕

三日晴命僕磨墨書挽聯以初八藝學館開學備請義教鈔晡

八七

休日記觀

國是二字出劉向新序其言曰楚莊王問于孫林敖曰寡人未
得所以為國是也孫林敖曰國之有是寡非之所患也夏桀殷
紂不立國是而以合其取舍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
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汝侯士大夫共定國是
穗積陳重氏日本人論禮與法沈氏秉衡譯其語余錄其數條
一曰禮也者由愛敬及畏敬之性情而生以顯其行為之狀態
者也一曰斯賓塞之說禮亦斥人為說而採自性者生說謂彼
高等動物中即有禮在例如弱犬遇強犬而仰卧刈空拳呔四
尾以示多抗之狀態或被鞭撻而垂尾下首以表服從之狀態
是皆對於強者示畏敬而慰和其心也忘山曰崇自性者生說
亦如性與性自性與人為二說辭一不可蓋所謂人為者必合
乎自性之性而所謂自性者又非人為以盡一之則不能人：

盡其性也

又云禮為人類最先之統制力哀利斯葛利維與探險志云太以基中人無裁判所而有精密之禮儀對於神明對於首長而一切之社會之關係皆依之而定

四日晴晨往吊鶴莊夫人之喪因視問榘畧談即趨署午後詣新吾晡訪介石于浙學堂又詣履平晚在燕春園飲坐有林雅穰仰饒石頑約也是日奇熱

石頑云吾嘗足跡徧歐洲數大國採風訪俗而知東西有大相乖忤之處往者在彼為品往高為人稱頌而去我以為不遜嫌疑被人恥笑如西俗凡途遇不相識之婦人為其衣服汗塵急為拂拭或持物為多寡勿勝其代為提挈送其家匪獨其夫感激且人以為美德忘山曰是亦不足異蓋西國敬重婦人如我國尊視老者誠以婦人體弱精力不完男人有擔任持

八八

護之職非有他也

石頑又曰以人心風俗論我國上等社會誠遜西人而下等之
養民反有能勝之者最橫暴者莫如盜賊而我國之盜或白晝
入人家或中途劫人多先向人索財不與則以白刃脅之必不
得已然後傷人而盜則不傷其劫奪也必先斃人之命而後取
財財家多恥者莫如妓而我國之妓家即道士路攬人祛或倚
門罵笑其逼客也猶或有羞縮難言意西妓則鬻鬻跡旁觀時
自向客求權甚且辱裳自露其私種之醜狀使人欲嘔

石頑又云歐洲山水佳處莫不盡稱瑞士之尼瓦湖時後講我
之西子湖終覺畧遜何以故人功太多失天然之趣矣余頗習於
五日晴奇終日不出觀報作致親友考觀也

用人必量才而授以事則無損越則子

此齊則畫
孔昭撰

云伊尹之興

土功也長頸舟使之蹋錘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卑繩

僂倭者使之塗地

子貢始事孔子一年自謂勝之二年以為同德三年方知不及以子貢之才不該聖人況其他乎

李恕谷名璠蠡縣人也顏習齋弟子著有閩史都視一書刻載捕書中是日取觀之多偉後名論使人心折

荷晚徵升廷召攸同和居與贊堯偕往時熱汗雨下

六日昨夜雨晨起移未止暮見自園歸迭往談時攷察政務五大臣已還自海外外上疏請定立憲及改官制是日午得電語此公所上摺奏在旨交軍機政務及北洋各大臣會議再請旨決行

有德國女師名遂達者在海外與川妹慧姬女嫻熟暮見歸時延訂來華課家中男幼讀書是日到京川妹詣車棧送以歸暫居見安異日將別賃屋焉作日晚往與子瑜談

八九

七日時赴署與石孫談日中歸觀讀史却視

太公曰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忘山曰此與美國謀實業家告飲公之言詔凡事之成算皆須在未事以前安排妥定其待事起則已措手年及矣意正合

李氏云凡人有大事者於小事多不精察小事精察者多不修大事是故孫科教相楚三年不知軼前在衡在後夫以數之米鹽之察不可以居大位而况君人者乎然此乃好事瑣小事言之耳矣夫用兵者必事曉兵之事而後可以用兵替農者必事曉農之事而後可以替農至他經濟亦所又不可以細細小力靜自居於迂疏也

又云漢高以踞牀洗足見英帝而辱之以帳御飲會蓋布雄傑暴驚可以富貴邀也故簡于禮以消其暴驚之氣厚以恩以收其雄傑之心多以此待淮陰則古不可築壇具礼于上坐又是

一番作用如此可知高祖之將之矣

季孫素如每有所居必葺其牆垣而後行薛宣思省吏職下至材用筆研皆為設方畧利用而省費郭有道逆旅居停必灑掃而後行兵鵬舉宿兵修行令士條濯其什器李愬谷云人亦須小事克勤小事皆有次第節奏惟大事可為也忘山曰此節與前所語凡人有天器者多不務察意其相反而實不相陪蓋克勤与精察不同勤屬行察屬知君子之于行也雖小而必謹其于知也而務遠大而畧細小二義各有界人不可混之

誦杜牧之詩何首雅來彷彿晚亦然是夕暮見醜客坐有芝樵

八日晴晨趨署是日藝學館開學禮成映散歸溫舊日記補作
致星塘及芝見于夜預南講義

九日晴晨檢致誨書俄趨署晚上堂講課晡至義善源小坐即
歸院閱碑版夜作日記

九〇

怒谷云漢高天啟九國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為秦代常山以南
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
東帶江湖蕩會稽為荆吳北界淮潁界廬衡為淮南彼漢之陽
互九疑為長沙諸侯北境周市三垂外接外國天子自有三河
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
內更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邑其中時當時不聞供億之缺
至于文帝粟江貫朽後世版圖一歸天子賦租及于鎗銖而每
慶不足所以修者備多而費廣也

怒谷又謂漢景時平七國之功費長沙第一周條侯次之
又云宗袁淋嘗詣王彭城王義康義康問其年荅曰鄧仲華拜
衮之歲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並不知李延壽誌之譏其淺
陋義康固非全材非其短也帝王卿相之學自有要領不在
廣覽博記聞也霍光張安世不失為楨幹沈約沈佺期不失為

邪佞南北史才不遜古學識亦愈下矣又云劉穆之由樞相政
外世軍旅決斷如流事多壅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
盈階滿室目覽詞訟子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
皆悉瞻奉王崑繩曰穆之固奇才然非經理天下之大道君相
要務在知人善任使而已事之自為亦何為者且因此而有於
才競勝之心則愈憤歎事矣忘山曰名言

軍法言賞不遲時罰不踰刻高權軍士有盜殺驢應死弗殺將
至并州決之明日戰奔西軍告歎所在西師盡銳未攻幾不免
此可以鑒

人之將兵有少之益善者有以善于人為限逾限弗勝者如尔朱榮
謂女子此雖勇不過三千多劉亂人才自有長短不可一恣奈
怒谷又云唐高祖以有道伐无道湯武之會也乃陸裴寂殷開
山邪說準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皆煬帝為太上皇立

九一

代王為帝自蹈篡逆之罪不學不術莫甚于此名山曰人為學
理未成熟則修大事必至進退失據

十日微雨即止晨作日記落午趨署則人心惶惶皆因連日將
有大變革懼不保改上堂講課為龜錯上貴案疏補歸作日記

與舊僕林順絮談二十年事

去年所種桂花數盆入冬以來寄在義廨中今皆枯母怒責廨中人僕還

十一日晴晨出城至泮學堂小坐又詣履平談午歸索食盡飽
乃趨署上堂講課畢即歸檢閱評史夜觀書

李恕谷云秦拔皇以私智取天下恐天下之叛也遂削兵壞城
誅豪俊坑儒生為弱天下之謀而不知其亡也忽焉何者腹背
四肢病而元首亦隨之以此也嗚呼愚矣沿及後世唐宋明以
文藝取士士坐老于章句聞文且為虛武益不問而士弱矣承
平之後不行古田獵法以時練兵而兵弱矣兵民分而民不知
兵而民弱矣宋忘將得士心明中葉以下文尊武卑而將弱矣

郡縣之權太輕有事不得專決而官弱矣士弱兵弱民弱將弱
官弱而天下俱弱矣朝廷安以而不削也

唐王君廓入朝李道元寓書房元齡君廓素與道元隙發其書
不諱州字疑謀已遂反道元坐是流高州以一事之故而成大
禍此法怨谷云凡事體重大與嫌疑當避者皆不可輕用州者
亦涉世者所當知也

魏元忠上封事云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畧言文者首篇
章不取之經綸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後能辨止
與故何橋之敗忘山曰騎射者武之末篇章文之末惟權畧
乃真武經綸乃真文

十二日晴作政蔭亭少備請義薄午趨署上堂講文法誦詣新
吾俄至工程處芝田將醴客春昇堂邀余入坐席晚又至義善
源印歸

唐俗稱舉人為貢舉貢者自求也賤之也忘山曰古者士之入官或為衆所推或被徵解及科舉興而士皆投牒自舉所謂自賈自求宜其賤之也

李恕谷曰天下事成于剛直廉峭之人少成于宏襟偉抱之士
多忘山言名言名言

又云東漢時選舉解召皆可以入仕以鄉舉里選循序而進者選舉也以高材重名識等而升者解召也而解召人尤榮之如蔡邕解司徒橋元府周舉解司徒李郃府之類此法百世行之可也乃至隋列海內一命之官並出於朝廷州郡不復解舉唐仕身多由科目而解署亦時有之蓋張建封之解許孟容李德裕之解鄭畋是也劉貢父言唐時講侯自解幕府之士惟其才能不尚所從來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取人之道猶虞宗雒有解法然不白衣不可解有出身而未歷仕者不可

解其可解者後拘以資格限以舉主長材屈于短取比、而是
這以季則幾多此矣非科目無以得官非銓曹無以授職內外
難以稍理皆延請幕賓昨非宿登仕版則雖極知其材能亦不
能振拔以故其用法網愈密文墨愈嚴而奇才異能愈漏網而
去矣

十三日晴落午到署上堂改課哺出城至版肆又詣履平談聞
是日有旨宣布立憲既歸晚間履平以電機傳語誦詔書全文
計數百字即明定立憲宗旨也
是晚閱諸人課卷

十四日晴詣浙學堂訪介石不遇因至松筠庵是午醞客坐有
何育雅及新吾子山耕耘芷香伯眉酒罷瞻梓林山先生像聞
髮及指甲彩是先生留遺之物

哺歸溫舊日記閱課卷

十五日晴晨赴海甸謁項城日中在政務公所午飯曠歸觀報
晚家祭觀書

宋仁宗詔良民子弟或為人誘隸軍籍自今兩月內父母訴官
者還之李恕谷曰古之為兵者皆于齊民中選其材力出衆其
使為君父捍患禦災所以異而用之非所以困而苦之也漢選
六郡良家子及郡國三百名為兵猶有古意故漢兵最强今宋
乃詔良民子弟不願為軍者退還是以兵為辱也示人以兵之
苦也是為兵者必皆不良之民而後可也誰復有樂荷干戈而
為君父敵愾者乎息山曰我國有諺曰好人不畜兵好鐵不打
釘而西人之蓄兵者人皆榮之我國古諺曰從軍苦西國則
曰從軍樂夫苦之與樂榮之與辱其相反如此

項城雄才大畧李文忠後一人而已而身長不滿八尺言貌和
霽余往謁之幾不相識問其次立憲項城實主之樞臣皆大不

悅有欲鯁其議項城曰有敢阻立憲者卽是吳越吳越者卽吳越中及炸葉
刺端干卽是革命黨桂是言敢言者昔唐太宗謂魏徵斌媚可
愛吾於項城亦云然

十六日晴晨介石來談卽去俄有山東孫姓者過仲華亦至良
久皆去日中趨署上堂講課哺芻花農家姑婦之妻又詣履平
談卽歸觀報觀考

怒谷云天下有一法卽有一弊惟在權之輕重何如耳周
行封建也止也以封建漢重郡縣其止也以郡縣唐有藩鎮其
止也以藩鎮秦宋明去封建輕郡縣去藩鎮其止也遂以匹夫
非以匹夫矣周弱于封建而實延數百年之命于封建漢止于
郡縣而亦延數十年之命于郡縣唐止于藩鎮而亦延數十年
之命于藩鎮固不若秦宋明之一效塗地歟然而盡也孔子曰
先有司一邑且修况天下乎天下之權必欲盡攬于一人究之

九四

一人亦不能總攬徒使天下事善不即賞惡不即誅兵以需而
效械以緩而失政以制肘而與成平時則文士雜盜資猾吏上
下之手流時則文移遷延啟奸雄跳梁之謀以郡縣之權太輕
陳龍川所以竊歎也宋與金之將止也乃議封建藩鎮余謂今
日者封建即雖驟復而郡縣之權必宜如漢故事使之得專生
殺人使之得專兵柄使之有事以直達天子數年遣官一巡視
而不後設監司以彈壓之然後郡縣之勢強郡縣之勢強則朝
廷強矣

十七日晴晨有講義蔣年趨巽映上堂講莊子馬蹄篇晡詣王
相譚暮歸是夕暮見已歸晚與談

聞奉旨開編纂局命王文臣二十餘人會議改定官制局設朗
潤園恭邸慕先及楊杏城二人為提調自是須常駐園中五日
獲一休息

十八日晴晨作日記落午趨署映上堂問課晡出城至浙學堂
訪介石閣為撤退學生事嘉湖鄉老小不平須急推城解其疑
頃之同至廣和居因鶴卿在此欲與相見既以天算不能待遂
先歸夜讀賈浪仙詩

畫家續景詩家續神浪仙昇道精舍南臺對月詩云月向南臺
見秋霖洗滌餘出逢危葉落靜看衆峰疎豈惟寫秋景邪註秋
之神趣以及字限蒼茫感慨之素皆躍然矣

十九日雨趨署映上堂講文法聽者寥寥晡歸觀書作日記

讀史却視云宗元吳反時一時材勇之士未見有出狄武襄右
其為人慎默寡言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者行師正部伍明賞
罰與士卒同飢寒勞苦惟敵猝犯與一士敢後先者尤喜推功
與將佐姑與孫沔破僂智高謀出一己賊既平徑營餘事悉以
諉沔退者不用意者沔始歎其勇既而服其為人自以為不如

九五

也。賊屍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武襄曰：「安知非詐邪？竄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真大將材也。使西事委此一入，而以如珠玉、神世衡、張元者為之，偏裨元昊可計日平。乃宋不能格外用人，而徒倚藉于龐籍、范仲淹、韓琦諸文臣，何能制敵之死命哉？」岳山曰：「吾於唐宗武將中所心折者二人：一王忠嗣，一即狄公也。二人皆以大將體。」

史稱誣葛武侯能用度外人，所謂度外人者，不以己之愛憎好惡為人之是非賢否也。

二十日晴晨，觀書及報。

宋方臘將反，召其密語曰：「吾等起事之間，美眾可集，守臣聞之，固將招徠商議，未必申奏延遲一兩月。江南列郡可一鼓而下也。朝廷以報亦未必決策，若兵遷延集議，調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二敵聞之，亦將乘機而入。我但畫」

江西守程德茂賦以寬民力十年之間終當混一怒谷云郡亦
與權節少蘇密往來遲滯為奸盜所窺如法活天下者為不知
其計哉忘山曰以等弊害以宋為甚

又余玠言今世胄之彥坊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
為廢人斥之為增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
李恕谷曰宋昭氣習皆如此不處而止得乎朱子曰去同甫事
功移可入道范希文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事于兵嗚呼天下
氣習之靡誰實倡之哉

遼太祖后述律氏獻剝樹皮之藥以攻幽州不仁哉詳讀史都
視四卷一葉

錢牧齋嚮言曰金南渡之後為宰執者上下同風以為安目前
為樂每北兵壓境君臣相對泣下已而敵退解嚴則大張其會
飲黃閣中矣議事至危更輒散曰俟再議已而後能用入必

九六

揮戈鋒鉞輒熟易制者曰恐生事近待編氓成風每奈四方災
異民間疾苦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臨時不肯分明可否相習
低言緩語互推讓號養相體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忘山曰一國
體一社會如木之中邊皆腐安得不亡

舊年蔡鶴仰過談即去到署上堂政課與徑世談晚飲于醉瓊
林胡林藩約也夜歸閱卷

二十一日晴晨閱卷向午答招鶴仰未見又詣履平俄至廣和
居是日醺客坐有林雅石頑鶴仰介石訣人哺又至浙學堂晚
歸觀報報紙為今日一種大學問多論何人皆當寓目苟朋友
相聚語新聞而不知引為大耻不讓報者如面牆如坐井又必
木偶如頑石不能與社會人相接應也報所載事能不盡可據
能必有可據者存焉久之必能辨別設竟置而不觀則豈可據
者亦不知矣

二十二日晴晨觀書

元郝經上議曰國家開統以來垂五十年一以兵道黎殘性
游氣驚魂度劉劇盡強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斯之久者也
李恕谷曰嗟乎漢五年而成帝業唐六年而平四海元自起兵
以至滅宋七十餘年卒不日不肆屠殺慘哉此時之乾坤氣象也
明太祖定金陵後立管理民兵兼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
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尚因時
制宜所宜郡和民間武勇之材宜特加簡拔編輯為戶立民兵
兼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
一體升擢多功者遷而民安是則民身坐食之樂國多不練之
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于農之意也恕谷曰太祖中
法古善不惟開創當行守成亦當行之

九七

落午趨署曉上至回課既退介石未飯中小坐即去晡歸觀報

二十三日晴介石偕錢君來訪俄往賀那耆滿午趨署晴歸是日暮見暑歸暮後詣園

王陽明寄楊邃庵書曰身任天下之禍者能後能挽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能後能濟天下之患而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補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能為之復以先之二語乃治事敝家之秘密藏

隆慶二年張江陵上疏有云天下之事慮之在詳行之在力謀之在眾勢之在獨又云幸全利幸全害者事之形有所長有所短考人之才忘山曰是皆精空百鍊之語

高岱論明代法詳之弊曰事有宜密者腹心不可聞也而必頂

閔白人有可用能將相不為過也而必循資格錢穀出納有足
以利民者專之可也而憚于稽政之嚴刑獄重輕有當以情處
者遂之可也而涉以出入之議賊狀未具知其為盜而不敢誅
也符牒未下知其奸而不敢捕也機當速應固之者有留難之
虞勢宜有待促之者有遷延之患一金之費于厯諸司一金之
行徧咨群長甲可乙否此徒彼違固政理之志徑而稽薄者之
念重敷法化之日少而稽文移之日多有蕩軼刑下以廢法
而評其非上以悖法而重其譴故君子不敢為善強云于小人
不敢為惡矣象山曰法之所以詳善是者皆所以防小人之為
惡而已乃防之太密致使君子不敢為善過猶不及也是故不
恃人而恃法必墮是弊

二十四日晴晨備請義觀方信午趨畢課畢哺出城至版肆又
詣處州館見孟聰後往祝履平即歸

九八

二十五日晴晨趨署時尚蚤先訪新吾猶眠未起与夏彞保談
晤伯眉

忘山曰無大憂慮之人亦有大快樂有大快樂之人亦必有
大憂慮

日中趨署晚上查課畢晡味視歷史

二十六日昨夜雨早晴作日記觀書

平書王子源

良繩

著李君恕谷為之訂其中皆實法改改之語

彼時曷嘗觀今日泰西之盛時其持論已有吻合者焉

平書曰民不合則離不分則亂忘山曰二語名言是故政學原
理中偏執合之說者非也偏執分之說者亦非也要在合而能
分分而能合則得之矣

古稱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兵即在於農內無所謂兵也官即在士
內無所謂官也

二十七日晴晨詣浙學堂訪介石不遇晤亦律又至長椿寺與僧妙均談即趨署

是日改課晡歸閱卷評甲乙未暮已闌事夜觀西史

二十八日晴介石過談逾午出城詣履平又送何肖雅行詣杭州飯時因厚菴已故其所司館事移交于余昆季是以日吳伯唐為代表至祝州館與余稱交涉將結目契券一之清理余獲之歸二十九日晴觀書作日記

李恕谷云論共嘗亟之于復封建曰無封建則不修安、皆兵天下必弱豈知民間出兵處、皆兵郡縣即可行不必封建也
忘山曰是可謂通論今但能復漢之舊制用久任之法可為
速之利而卒風去之害

恕谷曰古云天下惟有往者居之未聞曰天下惟同姓者居之也師曠曰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未聞曰天之立君以為其子孫

九九

也此等謬昌言不誦惟以末國初時有之

昨夕慕先歸晨往與談日中趨署映上堂請准陰侯列傳晡歸
觀報夜觀歷史

八月一日晴晨作日記午趨署映上堂問課晡詣王相晤梅
先聞慕先適去坐久之忽見有四五人入列日本領使來
謁慶相其也落晚又至化石橋晤新吾即歸閱嚴軒昨日來是
夕家祭觀報

二日雨趨署映上堂請誦子秋水篇晡歸作日記至夜已畢
怒谷與惲皋同論封建曰封建不可妄復試觀春秋列國賢卿
大夫惟有管仲定民居成民事子產殖田疇訓子者其餘君臣
所商所事者非朝聘會盟列兵車侵伐每之不一於此乎
見問及民爭者豈天立君為民之意如此乎
惲皋曰分土當先於和邑制和太則民情難悉政事難舉

聖門藝如丹求聖門許之止於軍干室之邑其自許亦止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可見也

三日陰俄晴晨趨署是日丁祭在藝學館行禮禮畢出城詣浙學堂晤介石又訪履平留午飯哺詣履肆坐肆中觀書薄晚至工程堂晤芝田建侯果臣晚新吾亦醺飲坐有魏軒公坦及施炳之炳之魏軒之女弟婿留學在國而歸者也將應殿試新吾屬余擬論題三四以備施公試筆

四日微陰謁陸鳳老未見因往見戴少懷師日中弔于履平亦是日厚菴成主賓友雲至余小坐即趨署上堂問文法哺歸成挽厚菴七律詩一首

風濤百尺秋江晚憔悴行吟楚大夫自結幽蘭為纫佩休哀芳草化榛蕪紛紛約束厚菴極以新政為不能毀後十三日奉旨宣布立憲並派議官制古如此濯儒冠今竟與我更蒼茫感身世真君惟有一生窮

一〇〇

五日晴送厚菴樞至車棧是日履平扶樞南行舊午燕夫款飲
相送賓友于斌升梅味趨署上堂致謀以蕭何進韓信論命題
晡歸閱幕先奉旨署順天府尹舊為陳公雨蒼署以適奉命出
都稽驗各省幣政故也夜閱卷

六日晴閱卷單車至護國寺一帶花欄中燭桂花二本歸桂香
恬遠幽靜使人動山林之思杜樊川詩云秋山念君別惆悵桂
花時余尤愛其句

竚坐不出觀西洲歷史

希臘古代之文明於自然地理上所關甚鉅一希臘為多島嶼
多港灣之國發達于地中海東部得與古開化諸國埃及腓尼
基等相近一全國山脈縱橫成多勢之小邑因女貯界皆可分
為自治之區有此二端皆是希臘人政治獨立之思想
猶太人之失國在紀元七十年羅馬帝菲士巴山時猶太人反

大將鉄脱司討而滅之破壞耶路撒冷遂使猶太人自是漂泊
為無國之人以至今日

埃及人之建築腓尼基人之商業希臘之文學政治皆上古史
中之特色

今日歐洲人之科學實淵源于中古史中之阿刺伯凡化學數
學數字十位法三角法天文学醫術物理学皆自阿拉伯輸入焉
一千五百八十五年英國與西班牙大戰英人得全勝非英人
之勝實歐洲新教即路德之勝也近年日本與俄國大戰日
本獲勝非日本之勝乃世界立憲政體之勝也

暮見晚過蓋是日謝署缺恩召見

七日晴向午詣順天府慕見履新方接見僚屬俄仲華亦至留
午飯飯罷仲華先去余亦歸晤約過談是日預備請義觀考
平書建官云官不在多在專且久不在全才在用其長是扼要語

一〇一

邵雍人曰一鄉之中官備而法詳然後天下之治有條而不亂
忘山曰誠哉是言天下者即一鄉一里之所積而成也治天下
不自鄉始可乎

怒谷曰三代而上以躬行實踐為主不惟經史之名不見于命
官即學校之內惟教以禮樂德行其誦詩也所以習樂也觀書
也所以致政也夫所謂經史之名也自秦火後聖道之說大沒
小口傳身授者委棄於地無從尋覓於是求夫載道之藉朝餉
詩書士多箋注而經史始重沿至宋明虛文日多實學日衰以
誦讀為高致以政事為粗庸邱濬為大學士著大學衍義補不
期實行但期立言孫壙坐大司馬堂上手持書卷時邊事日棘
為候執蒲所劾此風一成朝廷將相競以讀書著述為名至於
明末著卷經史滿腹文詞不能著一策寧一夫甘心敗北肝腦
塗地而宗社墟生民燬矣禍尚忍言哉

八日晴晨觀書又讀文選訪子蕃日中趨署晚上書講信陵君
列傳晡詣新吾時母及妻往游西山去已三日是日歸來晚刪
改陳君與工院條陳

九日晴觀書備講義午趨署晚上書講天文淺義晡至施家
胡同義善源小坐又至廠擇遇妻及兩妹姪女師遂達在學寶
高燁筆研雜物余亦買筆數枝先歸觀書

平書曰人知周之尚文而不知其尚武大司馬春振旅而蒐夏
蒐舍而苗秋治兵而獮冬大閱而狩其教我之治也備顧以田
而名蓋商周之得天下俱以武而周有古焉周公恐其後之殺
伐是尚也故為之禮以柔之不存其名而存其實使人但習于
禮而武備已無不修此聖人之用也李剛主曰彼之以禮之名
州人皆習而安焉且使之知殺伐勇戰皆禮也不可去者也以
殺人不可以教故殺獸以試之忘山曰聖人之微權在是

一〇二

十日晴觀少落午趁暑晤經世映上堂誦昌黎蒼雀立之書余疑余借是自發其牢騷抑鬱而不考於余生平未嘗以不獲科第為憾晡經世約余商酌要公晚歸觀少

王崑繩以為商稅宜去其後并之法而別為制舉權關稅卡種、困億商旅者悉掃而空之別給印票分坐商行商去其姓名里籍年貌與所業註其本若干但計其所得一分之息而取其一注於票中鈐印以還之如本塔減刻另給改業亦另給其有僅是本者免其稅忌山曰是即西洲所謂所得稅也歐人近數百年財政進步皆因整理所得稅而然

崑繩又云重本抑末之說固然於本宜重末亦不可輕侮今天下有農而無商者可以為國乎忌山曰有農而無商則農事亦必不進夫本與末乃物之兩端相為倚也豈可有所時折時重于其間耶

十一日晴風晨出城詣夏肯齋許又至浙學堂訪介石昭湯君
個鼎談久之即去過佩蕙侯第午趨署晚上堂問課晡歸觀少
休日記

禹治水開九河以分水勢至齊桓公時於塞八河以擅地利不
百年遂有矜礫之決王崑繩曰觀是則九河之利不待智者後
明矣

從來治河者皆主分惟明潘季馴主合其言曰河流分則水力
小而沙停故易淤河流合則水力猛而沙行李剛主曰此亦身
親閱歷之言忘山曰吾於是不能贊一辭

平書謂肉刑宜復犯貪者黜之犯盜者刑之犯刑淫者官之犯
賭博者斷其手

又云人有斯須之不敢刑慢易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之不
和則乖戾之心生而孔樂矣禮樂之為教不過使人無不敢無

一〇三

不和而已忘山曰敬即是禮所謂無體之禮和即是樂所謂無聲之樂
十二日晴起作日記向午衣冠出賀文子澄娶婦荅好陳公坦遂
趨署晚上堂講文法少晡繞樓盤街而東入西安門訪細高談久之
又詣綿遠高許弔焉晚歸闔慕元至家遂往視子瑜亦至

十三日陰終日不出隸古齋碑刻送余瀏覽者甚夥皆魏隋間物
也是日選最精者留之酬以資又杭州館司閤者未索工費予之
胡荻孫來訪俄拜耘亦至留午飯是日觀歷史及報什日記

朱子注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曰文者詩書六藝之文注夫子之文章天下
之未喪斯文兩章訓文曰威儀言辭禮樂制度怒谷曰皆有功于聖道今
人專以載籍為文繙讀為學幸未注尚留此蹤跡與之作證

孔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勇不
好學其蔽也亂忘山曰知仁勇皆美德時而不學則皆全用可
見學之為貴也

或問李恕谷曰先生重六藝將廢詩乎先生曰此誣坐人罪也予何嘗謂廢詩乎正謂興必於詩孜孜必于詩非徒繕讀具耳何者經少乃德行藝之薄藉也所以詔習行非資徒讀猶田園冊所以檢稼殖非用徒觀也徒讀詩者足廢詩書也習詩恕谷涉先生力矯數千年誦讀空文之弊而習學必歸于實用當時不見海西所謂科學而僅之以孔門六藝屬學者其志良苦其後偉大矣

十四日雨終日不出有仲姓字沐清者滙東之司考者也自海上來蓋為水雲事滙東請其為己之代表來都運動補出訪文初不遇即掃蕩歷史及報

十五日晨出賀節送介石行介石應粵東之聘即日行落午詣方勉丈及戴少懷師又往祝李惕眩至王相家補訪新吾晚掃備請義十六日晴晨趨署上堂講普通學午歸誦詩晡美君來自汴晚

一〇四

去是日作大字三夜與慕見通電語為水雲事觀少

古云禍福無常惟人自招然亦有不自招者邪佞而邀福忠直而蒙禍考比之眩美是何也是由于社會之昏濁是非顛倒黑白混淆而致然也是又由于居上者橫用壓力不肯虛心以察降心以聽遂使人理多由辨冤多由白也嗟乎水雲吾誠不知其為何如人亦未見其行事能觀其循之嚮道勅之勉學卑己而下人一若忠而非邪直而非佞者胡為乎其罹此奇禍一至于斯邪豈果天道無知不佑善人邪抑真不能潔身謹行失其所操持而有曖昧不可告人者邪吾皆不知之矣要之今日社會羣德不進政法不修無律師以為人辯護無陪審以為人證實善者固無由別其冤惡者亦無由塞其口不足以勸善亦不足以懲惡矣十七日晴晨趨署上堂講筭仰論講畢至司中坐是日朝審觀者如雲赭衣戴道逾千出至仁錢飯谷招昌士不遇因至杭州

飯語擷見又繞道愛家胡同即歸是夕暮先醺客坐有杏城燈
下作少致渭東以仲君明日行也

十八日晴晨送仲君登汽車因至署上堂講天文淺說首午詣
蘭秋師談即掃晴陳樸高過談檢日記去歲樸高未在八月十
七相去適一年亦奇否樸高自云去秋到奉天今春至山東皆
所如不合而歸頃來自杭州也俄林耘過樸高遂去又得渭東
雷仍為水雲謀解其厄夜作字觀書

申君涵煜著省心短語皆選錦古名人格言也余再擇其精者
錄之聞下斷語

江邦申曰心安為福心勞為禍忘山曰心安為福則得之矣心
勞不必為禍蓋勞心者不皆小人君子之憂天下也曷嘗不勞
當改曰心不安為禍

魏聖期曰為惡輒效是天地待我厚處忘山曰今之為惡者不

一〇五

必敗殆觸怒于天地也張子垢曰當官臨事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于不暇何暇治事

文法語錄小人不可與盡言忘山曰人不以機械之心待小人小人亦不敢害之

又云事到七八分即已有冬窮妙更又云人生嘗有小不如意便是福

蘇子瞻云國家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淺深不在強與弱忘山曰今日西儒亦持此論

十九日晴晨赴署講文法過午歸作字觀水盂廢返自巴黎未談晚去日來見病並不退啼呼不已乃往請班侯約明日來診夜觀書作字觀歷史

世界上夢之擾之波起雲湧皆以已過造現在以現在造未來特展相續以吾于三盡卒之吾論事功也道德也美何驚天駭

地震古鑠今皆一過不啻轉瞬即變其所組織而完成者一部
歷史而已社會日演日變則時時有新歷史出以餉學界之耳
目美今之報紙其即供新歷史之資料者乎語云今日之今忽
忽惘惘俯焉瞻之已化為古豈不恍哉豈不恍哉

二十日陰晨觀書班侯過為恒兒視疾傍午陳樸高過談留午
飯樸高勸慕兒建歲樓映去備請義哺白鶴洪醫末亦為兒
視候觀書晚慕兒歸往與談歸後觀書作字

余比年以來書法多皆頗有進步以頗為根柢而仰摹六朝
詩出漢魏自許足與唐人比肩韓昌黎有云凡執一藝而能登
峯造極升堂窺奧皆可樂之終身不倦余於二者之藝亦庶幾
其近之也世不我用持斯二者是以自豪

二十一日晴趨粵致課即歸班侯來留午飯飲酒共談哺閱卷
後有閩醫末為兒療疾疑蓄疾未發因多用表散藥晚閱卷

畢報夜雨即止

二十二日晴晨起畢請天文学課畢與徑世談詩午至工程室待芝田未至詣新吾在方高中坐與夏燕保及伯眉三人對會共談燕保云居庸關外有所關溝者其地多山環峙土皆膏腴四時皆春美待汽車通後可於其間鳩地數十畝築舍通派詩花移竹隱于其中為天竺之園墅吾愛之羨之其如力不足何

映復至工程處晤芝田歸聞子病重是夕延西女醫葛姓來視予藥令按時服之夜作字日來習作鐘頭以練指力

二十三日雨起署以稍遲未上堂即歸聞子病畧愈飯後蘭秋師及班侯相繼至俄樸高又偕徐姓者來余適將出皆坐不久咸散時雨霽見日往謁陳公兩蒼談久之又往杏城未見歸觀書管子曰智去善謀不如當時去矣時不可失也陳公有智而遲失時矣

第五倫曰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
刑傷恩私以執刑違憲名言

楊顯曰為政有體上下不可相侵忘山曰是即今日立憲國之精意
魏文侯曰耳聞不如目見目見不如足踐足踐不如手搦名言
權位與曰得柔之道為循吏失剛之理為酷吏忘山曰柔亦有
道剛亦有理

樂毅曰察然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
呂祖儉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女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
素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忘山曰人終鍊鑄此心使不為外界
所動搖者最難

楊相如云為政在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忘山曰不易也

二十四日晴趨署上堂講課畢在司中午飯日中赴城東時子瑜
太夫人已到因衣冠往謁見宅在竹竿巷與杭居地名相同亦一奇也

一〇七

又詣南郡未見至順天府署在黃春生室中譚運子穀春生當
俄日戰時在朝鮮目覩仁川之役為言戰時情狀歷歷可讀又
云朝鮮近已被滅于日本雖存虛名與多國同蓋其論裁判權
警察權教育權一駐命于東人所謂滅其魂也日又稱其國民
未朝鮮墾荒隙地為其殖民地物競天擇固守內公理夫誰尤
春生又出留影圖皆朝鮮城郭人民風俗現象

晚歸見病大愈

二十五日晴趨署講課畢在司午飯飯罷即歸翦髮與黃克
談時齋中窗戶易紗以紙蓋天漸寒可以禦風觀歷史孟慶
來叩玄張硯孫過談晚去是夕作字觀報

自立憲詔下東南士商賀立憲海外僑民賀立憲迨日日本又
遣博恭親王來覲亦賀立憲輝乎我祖國亦有立憲之一基
礎乎維時立憲二字非空言可以塞人望也必其民體育發達

能任戰陳實業熾盛能荷賦稅智慧充周能參政謀材藝精致
能盡職守道德完全能循法律能後聚眾多分子上自宰相下
及平民組織醞釀而成大立憲社會談何易邪談何易邪噫

二十六日晴晨詣版肆新寫筆墨山水冊頁已裝潢成俄至義
善源晤伯眉又造復隆店對易銀券仍還義善源留午飯哺趁
署途遇穰仰是日浙學堂公舉監督予未與議晚歸昌士在余
高中坐談又年餘不見矣

以謂東來電云事急仍為水雲獄夜觀報聞昌士云江浙米穀
將盡大可憂

二十七日陰往招楊杏城晤談久之因往賀肅邸壽映詣新吾
因共飯在其烟榻畔觀廣廈意大利游記是君筆墨粗豪少修
飾於文學界中雄才大略矣

廣廈云運河乃興水利便交通第一大業吾國自白圭為秦開

五〇八

渠至漢時為渭渠及至隋時開邗渠為至大至古之河工大地
未之有也今歐人以開運河為尋常必修之事業德人於頃年
開運河三長數百數十里不等其一溝通舟牛波及來因河不
及羨：巨費以便運輸蓋通者為人身治血脈第一法亦國治
便民興利第一法其地塞者國不治民不富而弱其地通者國
治民富而強其文野弱強貧富之等差即視其交通之等差為
比例若夫氣車迅速縮大陸而通之固必不可少然僅載精小之物
其巨物粗料尚不能不有藉於水運故鐵路載人及小物而河
船運巨料二者相輔而行其於利用而民兩必相需皆不可少
且氣道愈盛河運亦愈盛亦相因為一言蔽之曰通而已矣
二十八日微雨即止晨趨署是日藝學館月致國文題曰汲黯
論舊年致畢下堂午飯與經世談晡至工程要見芝田俄語新
吾時共弟凱仰痠致是日設位以祭晚歸閱卷評定甲乙

二十九日半陰晴晴風起晨治雜事午後出詣新吾圃蒞署是日經世仍藝學做教員辦事人及學員合影一團蓋經世新選知府行將出都留是以為紀念晚歸家祭風不息余語樸高云今日各有疆臣非不終：微辟羣材能但取臣僕不取師友此其所以無益于治也

三十日晴大風奇寒仲華妻役治表於妙光閣余將往市途過班侯小談遂往仲華許晤經才仲莊語人言午詣會芳園經世靈寺初飲晴歸作日記

宋綬云臨事貴守當機貴勢地謀貴密見者心短語西巖贅語申君居郊者撮錄其精語云性情之所偏即為禍機之所伏調養性情不止見學問進步實大有享用在又云浮寧世態不入胸次所向便停好有好看以人情偏反只是襟懷不廣

又云好說己長便是短自知己短便是長忘山曰禍福相倚者也豈知長短長短亦相倚

又云愚癡障蔽害淺聰明障蔽害深

又云君子於世俗中有不爭之名有不居之善忘山曰惟其不爭不居故名歸之善歸之也

又云善所當為者一報念胸中便要增累口中便要增過

又云智從學問聰明中自悟而生非可強為強為之智便成愚作

又云憚勞懼怒者不能成事避嫌疑者不能救人

又云居心平然後可歷世路之險

又云傲人不如者必淺人疑人不肖者必小人又云誠之一字可以服天下詐之一字不可以愚妻子又云酒肉之場與修士富貴之家與直友又云天之苦我也加以種拂去事只一味安受便令造物無權文徵明性不喜閱人之過忘山曰非居心最厚者不能

九月一日昨晚風已止是日天色晴明晨趨學上堂講文法落午歸

前日自新吾家出風掃殘葉淅之墮車前詩思萌動偶得二句

是日續成之題為落葉感賦並懷邵二我詩云落葉不知秋

風吹我衣天涯故人遠海內知音稀自喜抱閨隱羨君垂釣歸

二我赴日本婿松尾
同九月末可掃 南山有佳色去看菊花肥

作日記晡陳樸寫過譯久之去晚全蔭圍至俄去

二日晴晨趨署至藝學館上堂講地文淺說留午飯收至工程

要見果臣芝田又詣新吾晡歸預備講義

忘山曰志士仁人所恃以扶危拯難樹功立業者莫不曰熱心

也熱心也而今日熱心二字忽變而趨時者之口頭禪極而厭

致其實不過迎合風氣要利與名而已矣他伎倆也余謂君子

所貴者固在盡力能智竭一分往之熱力似減一分非減也彼

見時有不利則須善藏其熱以待時應講天道有春夏必有秋

一一〇

冬茹養于春夏至秋冬非冬茹也歛之藏之也天所以善養也
茹力于冬以待春之養生也是故君子雖有茹力亦順法天道
之藏焉善焉待时而動不肯妄發乃趨時者善知反機君子為
之茹心為冷血動物君子亦甘受其機而不顧也噫

三日晴趨署上堂講爰讓洛河奏而於河深之形勢及古今之
遷變皆不能不為詳論之向午詣陳亮伯是日約飲所居有園
亭也敞菊華盡吐合陳樵馬亦至坐良久予先去詣順天府慕
兄適醜客有沈子丰陳瑤園吳師真沙洲夫訣云署後瀾園圍
起亭榭花徑繚繞秋色爛然宴集其中晡訪元碑在署治廳西
階下半埋土中刻字程明整題曰大都路總管府碑記
晡歸李石朋來自杭過談久之去

四日晴晨出城荅拜詠來視者詣徑世談徑世新選得貴州思
州府桂昭日引見俄玉旨高許午飯又投刺教亦至仁錢飯聘

昌士繼談者繞道正陽門歸晚觀水

五日晴到署知新膺司務廳主稿前任印潘經世也司務廳事簡故可仍兼國文教習是日上堂講課畢詣長少各家賀其姝女日中至順天府署慕兒適午食因共飯焉飯已暮兒至朗潤園余留與陳冠三談晡歸觀水晚慕兒醞客坐有那琴軒昆弟及倫貝子聯春仰唐少川席散夜涼

六日晴晨以事怒僮何慶遜逐之此人在余家服役二年頗聰慧可喜而心最狡

趙署講課畢歸途謁陸鳳老崇廷老皆投刺未得見飯後又至松傳二堂投刺遂詣穰卿適陳樸高會慕兒亦至共談

余十年前在上海所買桃園地同張季直欲購用蓋為江浙兩省鐵路造車橋廠也予價每畝六百圓

樸高與余又繼譚樸高云余所謁者名公動輒曰卑之無甚高

一一一

論此語能否予答曰天下之論有似卑而實高者有似高而實卑者但問其所論之如何而已樸翁極口讚曰大略大略訪細亦不通即歸備講義

七日晴趨署上堂講地文學在署午飯時出城謁唐春老繼譚春老精神矍鑠談辭如雲於政治原理洞悉要達官中不多得也

春老云國家之根本在下議院財賦由此出有財而後興辦一切事余對曰然哉下議院之在國家如人身中命門之火也有此火之熾盛則百骸潤腦力強反是則身生生理今夏法而不知從事于此務之釐定官制更易名稱徒然也

余欲製造新國家吾意以招集股東建大公司為第一要義何謂股東即國內富于生產之家使其重荷賦稅舉代表議員或獨地方自治或者合都邑參與要政彼既年之出財以佐公益其勢不能不予以決議權理之所當然也

晡歸備請義晚入侍母談

八日晴趨署上堂講課畢是日鳳老到署因謁見晤語喜鵲胡同
王奎章約飲坐有桂卿佩蕙班侯沅卿穰卿伯葵汝君晚歸
西巖贊語云凡馭下之道寬縱之後極難督齊余深犯此病後
當切戒又云愚不詐不足為愚智不愚不足為智又云為治者
要使百姓愛生士人知恥能厚民之生民始愛生能養士之恥
士方知恥士不知恥則教化不行民不愛生則刑罰妄用又云
生今之世不必定做官始亦須微何名差遮庇身家始可無慮
不然即隱居深山層吏亦到唾面自乾漫侵侮愈多李鄴離誓
侯爵但乞告身一通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忠山曰
予嘗謂科舉足以扶貧民捐納足以保富戶今者科舉既廢捐
納亦將停列保民之法窮矣惟有速組織代議制度使有身家
者免受人之侵欺而已

一二

九日陰晨渴陳雨倉未見訪潘徑世亦不遇晤履平履平扶其
先人櫬歸已安奠畢未都矣咄與履平同車至陶然亭車馬喧
雜游客甚多遇同僚王彞臣吳敬軒適公譔潘徑世邀余入坐
余与坐谈久之碩覓履平不見蓋已先歸矣俄徑世至遂共飲
薄晚先辭去繞道正陽門歸

是日重陽与王吳二君登南郭一覽心目高曠

十日晨微雨趨罍上國文堂問課畢午歸与贊堯谈晡相對飲
酒常翁註維谈夜理夜作日記

花不一種神趣各殊蘭有澹雅之趣桂有幽遠之趣梅有仙逸
之趣菊有蕭散之趣海棠有踈媚之趣芍藥有清貴之趣牡丹
之趣莖足供愛玩其他不堪取也

十一日晴驅車詣海白晤劉襄孫通楊杏城同午飯飯罷即歸
車往還三十好里馬如砥不復憶海上矣晡詣東宅晤昌士

蓋景川已病歿昌士來代司教讀

昌士足跡編七八行省閱歷極富余嘗謂人以學校為學校彼直以震區之大為學校維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夫以天地萬物為學校者吾尤服之

惟文章是我國粹國文如廢國粹盡矣今不可不固保存之習國文不可不以六經為根柢故教小兒者未入學校之先須將六經讀完

十二日晨起陰俄雨冒雨賀奎星垣娶婦日中履工部司務廳主稿任暎歸往祝穠霖雨不止夜觀報

十三日晴上堂致課暇詣新吾叩歸閱卷題為擬賈讓洛河奏取悅靜涵第一孟庚晚來談笛食叩去夜明月在樹涼風襲人與贊堯坐塔間談時夜景清幽壺華不能到以詩一首詩云菊開微雨後木落碧天秋鴻雁已南渡縱目登高樓風聲動林樾

一一三

明月自清幽振衣一長嘯能銷弄古愁

十四日晴詣海甸晤襄孫干歸欣于同和居贊堯稱霖咸至晡
歸與贊堯間談備講義

柳柳州云秦壞封建以自私也而天下之公自此始彼謂以孔孟之
賢其才不能有所展施者以封建為之也語良是矣惟郡縣不久
任不典兵內無以治民外無以禦寇使人不向不思封建耳惟有
改良其法用郡縣之形式法封建之精意如崑崙怒谷所論庶乎
其可也忘山曰廢封建行郡縣必組織地方自治法而後能立

京師西直門外群峯峭立河流清泚大有江南風景

十五日晴風奇寒晨趨署上堂講地文畢答招講未投刺者晤
仲宣及李石朋石朋貧病交迫扶疾來都有所圖謀晡至廣和
居小酌歸順道至城內投刺風甚至家得涓東信

十六日晴晨趨署上堂講封建論飯後至工程處閱其與人遊

歸連日無事可讀其苦萬狀

十七日晴趨署講課畢因至妙光園弔任伯唐之喪晤穰仰譚當午飯暇至玉成班觀優伶日有三麻子者演陸江會作閩雲長狀酷似園中家之所奉祀者晚至惠豐堂李芳洲酌飲夜歸

十八日晴晨電與芝田談午詣順天府慕先是日醜客坐有褚伯約方勉文因趨署知惠陵保案已由吏部核准余得免補主事以員外郎遇缺即補歸途詣陸鳳老投刺未得見親報

譚電云法人廢止重刑已承新由閣議人允詳惟何等之重刑刑者不知也忘山曰刑之輕重以國民子袖程度之高下為比例程度日高刑可輕程度下刑不可輕也至頑劣眾程賴有重刑生其畏懼之心使不敢犯法害群惟不能禁懲可止亂反是而慕寬大用經典長民之玩弊害百起姦暴日滋將不可一朝居矣

十九日晴晨趨署講課畢下堂與建侯諸君談暇歸看菊花備

一一四

徑世過談俄去

官制開不日即下蓋由編制局議定內閣總理大臣一人副大臣二人外列十部曰外務部曰民政部曰度支部曰陸軍部曰禮部曰法部曰學部曰農工商部曰郵傳部曰理藩部曰吏部另設高才一人侍郎二人外又有大理院為高等裁判審計院稽核國家出入財政資政院皆元老顧問大臣其糾案皆已咨刊送總司核定現已入奏請旨定奪矣

二十日未明戴月登車行出西直門未數里東方已白到政務處日出果見暮兒代余謝保吳外恩整冠服而去俄張汝老至與瑤圍飲少二君共譚良久暮兒來稱鹿崇徐銖四大臣皆罷入直苗慶釗以世伯軒相國及林贊予中丞補之向午寶瑞臣劉仲魯二君至共飯映牀抄到諭旨總理大臣仍名軍機大臣如故但點四人進世林而已官制改易悉照編制局所奏惟將工部併入農工商部資政審計二

院緩設諭文七八道長者約千餘字晡忽之歸抵家小坐履平忽來
因共飲于同和居晚暮先亦歸向棧至後談時局昌士亦在坐

二十一日晴楚署詣藝學館閱將停課三日在署午飯映至喜鵲胡
因見繩伯閱長沙河郵傳部尚書因詣鹿芝老及松鶴帥皆投刺
遂至順天府晤慕先談久之回車往賀長沙晚歸是日採得各部
新聞之長官外商學及民政皆仍舊吏部鹿宜興以陳瑞圖唐春仰
副之度支部溥頤以紹英及陳雨蒼副之陸軍部鐵良以蔭昌
副之法部戴少懷師以景厚強少玉副之郵傳則長沙以唐少
川胡雲楣副之大理院正卿作為正二品以沈子敦補授
二十二日晴是日立冬晨觀報向午詣溱鳳老未見又往謁陳
雨前適抱病就醫遂趨署時合署人以被裁相顧失色俄鳳老
亦到司吏皆麇集堂上徬徨不知所措問答數語即散時詣东城
賀唐少翁胡雲老歸至化石橋新吾許小坐晚歸觀報

一一五

保存國粹主義為今日一大問題國粹者何即本國之文字是也游學
東西歸者衆美女於本國文有不能綴句者本國經傳歷史及現今
情勢有茫然不知者如是雖獲有他國高等文憑發于無所用之
何也彼既不解國學則於本國數千年來舊社會中組織之現象以
及性質風俗皆不能詳究治政醫者不察病情雖有良藥欲施
無繇况地球美國未有不諳本國學問文字而專研究他國者也蓋
知有他國而不知有本國是國未亡而先自滅者也烏乎可

二十三日晴晨詣法老又往謁唐惠見又詣王相及胡苦老遂至義善
源晡往賀戴少懷師及唐春卿張少玉晚歸得電話知益齋到京

二十四日晴晨益高及秉庵過日中趨署晤王致美齋小酌晡
與益高偕至陶詩亭縱譚益高為余述海蟾所論之內通法頗
極精微為從前所未聞又云道法自能非勉強所能及又云道
自地出自天降使余如聞霹靂恍然徹悟

徐市既赴東海劉阮又赴天台是亦為常事耳吾儕不以為墮其志
二十五日晴詣治老因往謁唐少簡時郵傳部暫借麻錢胡同京
漢鐵路總局作為公所是日開用閱防張唐二長官皆至行履
任禮局所人皆衣冠齊集悉見
暇歸至化石橋晤新吾東庵以病目未他出益病則赴湖廣館
觀劇去

二十六日晴晨謁治老因出城訪潘徑世留午飯時藝學館同
人合影圍成收至郵傳部公所僅鐵路總局辦事房例耳室兩
楹窓明几淨後有園亭林石其地即稚夔舊居余為挽詩有云
地日山房重閱訊林非亭年恙主人非亦有預兆余獨坐室中
寂多一人筆研文書俱與是為一大部之標基豈不可哂俄馮次台
來持收文簿二冊付余次台為局中幫辦入室未數語去去余
仍寂坐其中良久次台始後來商議劇亦講事談久之哺余亦去至

一一六

變者家見奎章晚歸復過治老抵家已暮夜香肉心鋤同過訪

二十七日晴晨訪子蕃談又詣治老向午至公所則見一人坐室內
為周君佩臣乃外部供事為唐公所命來襄理也與談久之周
君即去余苗局午飯後罷治老遣一人來姓管字麟士素為治老司
書其也久之做肆崇實齋有人來因將欲所煇筆墨紙札及另雜
等件列單馮女翼日携至蓋萬事俱從買物起也是日稱公文二
件暮歸途復過治老談良久既辭去天已昏黑獨飲于同和居
見陳翼伸手簡知來訪余以亦在治老調約明日同赴公所
二十八日晴晨翼仲來訪俄去向午望林後至小談去向午赴
軍坐久之即赴公所管周二君已先至俄翼仲亦至商辦公事
午後至順天府與春孫諸人談待暮見歸共飯夜歸觀書
人有短視者離物寸許即模糊不辨近則能察毫芒觚觥云曹
溪金盃年逾七十見人有病者輒為按取其脉肉有云脉在右

雌雄者領下有鬚，時而數亦有老少，其色白但其口稍黑耳，豈不奇哉！

余遲遲來院，少幾若多，可寓目者，時不閱，方則日記，枯索，我不能下筆，亦一苦事。

二十九日晴晨，寄杭州親友，少飯後，詣公所，俄毅仲，決人陸續至，逮暮乃散。日來，多要文，皆為常事，歸途，後渴，若公牘文字，有一定格式，所謂為。○事准。○等，因前來查。○相應。○查。○極可厭，而亦不能不沿用之，蓋不如是，則閱者不能一目瞭然。

我國官家事冊籍，錄重，記善，字用而一，不可廢，蓋必如是，而後事，不遺，誤皆有稽，攷亦一定之模，蓋抑能改也。

十月一日陰寒，向午，至署，小坐，因詣化石橋，訪蓋齋，乘庵，談，留午飯，飯後，至公所，是日收文三件，晚歸家，祭蓋齋，乘庵，自城外。

一一七

戲園中散借未余高中談夜深乃去

道家所謂小周天內通也夫周天外通也通乎內外徹乎上下而元珠產于窈冥之中即佛家所謂舍利子也然亦非絕嗜欲慎起居調元氣持之又久不克有成

築基也鑄劍也服藥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散其聚之闕其補之虛者實之是為築基運用自眩呼之立應能隨人志是為鑄劍地出醴泉天降甘露是為藥候至人服之乃可以成復化而通神明矣行之困難亦不易余積十年而始獲得其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氣相求同聲相應良師益友海內幾人其不期而遇乎心而合蓋有自然之前因非偶然也余安能無感哉

二日晴日中詣法老遇翼仲共談俄暑仙亦至晤至公所擬奏咨稿底是日外務部來文云法國人援案要請我國聘請代辦郵政之法人不審何以覆之晚出城赴黃積仰之紹夜歸

我國此次議憲法釐定官制政黨中有與形之衝突相持不下者
幾月好矣卒之兩黨人皆失所望而成今日之結果抑亦奇矣
競爭海中波濤起伏不常冷眼人自旁觀之頗得無窮之妙趣
編製局所議定之草案人之知之及謫旨又似全無改易則朝
廷收權之微意也

三日微陰起作日記日中詣法老談昨即趨老城見唐少公蓋
甫自天津歸來也談久之即至公所稍事停晚詣順天府時暮
先已返宅遂六驅車歸是晚尚惠臣來先室誼留晚飯車自
云在美對華商演說頗動人之感情有下淚者

四日雪屋瓦皆白奇寒晨詣潘經世談又至履肆向午趨署午
飯時大風映時霧赴公所室中熾石炭決人陸續至備奏摺用
用廣防日期摺明日遞晚歸遂藉桌庵在同和居招飲即赴焉
飲罷益為偕至余為中談

劉公之出獄而赴東也異常之迅疾蓋有墨派人專使接引之
一是供給皆其黨人任之劉公不憂其所歸矣

東南吠聲者輩紛爭路政之自為而自忘其為閉關絕市主
義稍明理界身勇不能之吾不意益道人亦表同意也平陽侯
官一派皆諛高于頂終不敢抗言為輿論所箝制也陽春白雪
知音者希為之三歎

五日晴暑觀於日中詣法老即赴公所稱事註謁少翁稱咨調
文晚歸途復見法老夜作日記

唐中宗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為邦百
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故書
云三載致績校其功也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三年而人
乃服之子產賢者也其政尚累年而化成况常材乎竊見比來
州牧上佐及兩畿縣令下車布政有多共一二年少者三五月

遠即遷除不論課最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望而望爭求
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為陛下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未
能興行風俗未修齊一戶口所以流散倉廩所以空虛百姓凋
弊日更滋甚職為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
遷之不遙又不盡其力偷安爵祿但養資望上下相蒙共為苟
且而已臣請汝州都督刺史上佐及兩畿兩全等在任未經四
致不許遷除察其課效尤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佞
惟向并墮去慰勉善公抑有闕則擢以勸修政績與向抵犯貪暴者
放歸田里以昭聖朝賞罰之信則為善方之人一實于道夫政理
弊莫過于此忘山曰此疏于三代下群縣之通弊慨乎言之至今猶
未得革除也蓋不去此弊則天下理民之官皆自視其職任如驛舍
如郵傳誰復盡其心哉漢宣帝稱與我共天下其惟良二千石是以
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功也吾願

一一九

當局者且休言地方自治而先用漢宣久任之法庶幾其可

六日晴風晨詣楊杏城不通又訪子蕃誦過治老落午飯于六國飯店赴公所辦事晡訪細齋又荅拜楊華甫賀李偉侯晚歸擬七墜幕兒在余高中談風移不息夜秉燭去幕兒許促余往談坐久之叩歸仍作日記

宋書劉道產傳論曰漢之良吏居官或長子孫孫曹之世善取考亦二三十載皆敷政以盡民和興讓以存簡久及晚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伏蓋所遭之時異也劉道產之在漢南歷年踰十惠化流于樊沔頗有前世遠風故樹蹟垂名斯為美矣

李牧為趙將功以久而成李勣守并州威以久而伸岳山曰久之一字乃美事成功之母也修而求速效者紛之皆是矣

七日晴晨起無事蔡鶴仰過德向午趨詣公所時張唐二長官先在商部昨有信至云陳列所開籍請各部堂司入場觀覽竝

贈優待券俄待張君二公散余與周俾臣偕往勘視屋舍備作
公所屋在石大人胡同額朽不堪用後往祝理藩院舊址步行
二三里仍至公所晤翼仲晚至太昇堂錫文初約飲夜歸
昨聞人談及某報識人之不用者名曰造真機然亦新名詞也
八日晴晏起落午詣法老談即趨署晤達侯宇香許存童六韓充
國文一席遂赴公所晤俾臣謂唐少翁以工部筆帖武名單進蓋
長沙欲安置教人少翁頷之俄後有他客至余遂辭去後至公所
小坐見麟士晡衣冠登車將出城赴錢氏昆仲之約途遇陸翼仲
主談教語即各登車去錢氏昆仲設醴款客于金蜀館坐有俾
子平為農勉文子壯稚鶴貫三出君談及鬼怪事言之鑿鑿
晚歸途復謁法老談良久抵家已昏暮觀通鑑評語
申涵煜云漢淮陰侯有死罪三一陷鄴生一請假王一期會固
陵不至高祖久不足于中而殺機發動已伏於脩武定陶兩奪
一二〇

其軍不待雪夢之游也

漢三老多賢者觀于法為義帝發表白虎太子寃狀皆得之于三老
文帝遠詔短喪蓋為吏民加恩耳非指太子也景帝竟以日
易月遂為千古罪人

主父偃鼎食鼎烹桓溫深芳道臭前後一轍蓋小人安心立志如此
九日晴晨者康侯過談向于楚公所寂無人乃詣王相家談復至
公所康侯至章舅仙已先在未幾談重時伯相繼至俄又佳獨
唐少翁談及籍事地太狹小願躊躇晚始歸又獨語老志見
十日晴是日萬壽街衢間齊懸龍旗結綵慶賀有奇人臚歡
意是列為前五年所多落午偕芝橋赴鄭王府樂將軍叔和邀
食神肉滿人風俗每年擇日祀神招集親友餽以餼昨府第中
禮尤嚴肅賓來引贊庭殿森然有如禁園向午出城蒼柏樹未
訪舟哺詣語重列為未歸因至殿肆小坐遊時陳列所農工商

部長官威在樓上下三層百物瑰麗過建侯果月缺君薇器印
入城訪新吾通警景強知益高在三慶園踵往訪之昏暮始歸
後詣次老議事

十一日晴晨增達且登壽介眉偕至俄去妯娌病延醫蘇姓者診察
後為潤牒診視潤患氣痛已多日美曆年趨公所唐長夜到同
舊理藩院為去人估去其將退還為郵傳作公所明日可交處
是日未其云多幾多容是地當年飯晚散掃後詣治老

是日治老下堂論暫設撥事機關有會計及庶務及文案等屬
于文案其曰收者其交監印委方計委又別設撥事委皆派定
多人余竟庶務自是理蘇法劇手間暇可靜坐展卷矣

十二日晴晨詣順天府見幕見簿午即赴公所張唐皆至飯後偕金
向日及治老往視新公所皆在依任庶務委也廊後崇園後累
加修整時木瓦等匠齊集余一、指揮限日竣工晚掃

一二一

十三日晴晨赴謁次老運龍伯陽次老出匿名寺指斥郵部有屏滿素因命速調滿員向午至鐵路局小坐因詣新公所督工晚始歸以車迎益高正演習天宮靜禱法回公侍云我步莫崙巖却見勁冲動豈年改行人山風吹我領訪有三百篇神味豈漢魏下所敢望是夕明月在天益高去時已夜分

十四日晴晨客來紛紛詣次老壺堂禱即至新公所俄又詣局張庚二公至晡仍詣公所望正祀一切晚醮經世諸人于同豐堂坐有梓生華南昌士洪君同胡善英已病沒

十五日陰晨起方聯印出至新公所與沈洋行議辦什物極瑣細存午至局與許人素衣對詣胡象公送殮賓友雲至晚仍詣新公所暮歸

十六日晴晨衣冠往賀朱湛卿後送潘經世行篋午至修記洋行購物因趨新公所赴局與次老交佈晚賀吳何高嬰婦即

歸夜存李二君過

十七日晴晨趨新公所過曉祀洋行是日在新公所監工一日晴
與該重向辰飲于東興梅晚詣唐誦詩

十八日晴又在觀公所監工一日晚至義善源又詣新吾園益
高將桂是夜乘多漢汽車南歸適趨與詣益高云明製鍊術其
曰知身居金陵曹子巷益高到都各地事日以觀劇為樂高
必勾留不備一月移徘徊不忍去云夜送益高登車月明如水
車中遇李石棚亦於是日南歸

十九日晴晨趨新公所俄又至鐵路局即回在新所中終日監
工時規模粗定向且該者均至晚掃鐵柵過談是夜母與慕兒
偕赴汪公侍茶會

二十日晴晨趨公所料量一切舊年缺者二公咸至以是日為
遷建之第一日門庭內外皆結綵凡有調劑差者相繼至如龍

一二二

伯揚達年閏伯祚冕鈞李璠琴稷勳誦人張唐二公對衆法開
亦宜宣俄去是日誦兒孫蘇頌所願

二十一日情謂法者即趙公所又詣次臺商議等雜事宜落干
法若然依值宿名單新調人員未者又數人如奉一山馮翼謀等
二十二日晴風晨啓君彥報未好六調郵部者班侯亦至向午
趙公所料尚雜事落晚詣王相即回芳州夜未休

連朝奔馳部省攝攝零瑣事物遂與方卷疏隔不覺化為俗人
且又多暇親報仇聞見壅塞如后并底其苦秀狀而日記又荒
蕪多日執筆列多一事可錄者一理可言

二十三日晴風晨詣法者即趙罷俄法者亦至

是時項城以朝廷已改未將組織憲法又主郵部遂自請開去
一切兼差存旨命允而唐公所理之鐵路亦恐將歸部轄不似
獨立張公是日對衆畧言之又云一部三長官權限如何查分

聞唐之意欲言後銘跡而以右侍郎言替輪電此說實如何象
莫對

晚出城飲于聚賢堂岳柱臣陪也俄又醉至環林金蔭園約

二十四日晴晨詣公所飯後往祀子孫時孟庚春屬六至晴
順天府修墓先即住著思官制祖後善法

二十五日晴晨詣公所龍伯揚獻議將文業實分爲六股一曰
銀務股一曰章奏股一曰內文股一曰外文股一曰電信股一
曰內收發股在堂議點派多人各任其事漸有端緒晚散歸

二十六日晨王相家取婦往賀即至公所爲文業辦辦事研
墨並理一切雜務晚散歸

二十七日晴連日奇煖渴飲老話及議官辦事直向午趨署唐
公至以門外不潔怒斥衛者俄張公亦至時公所內外上下已
有七八十人

一三三

江西萍鄉革命軍起官軍一戰而敗巡撫吳重熹以電奏請受
申飭各地方防營皆不可用頃令他省兵合剿蜂壘有毒信哉
自五大臣致察政改法歸相與祖護立憲袁鐵火起銜突鐵圍羈
相袁公失防所傷兩奴僕傷豈不殆哉

二十七日晴晨起以門以外事屬張弁管領坐庭務至心劬
未相助煩辦一切什物晚周采臣歸飲省鶴莊劍秋藥塔原
仰詠君采臣部軍為舍極精夜歸誌大鼓舞

郵部開議人、視為膏腴爭欲例肩而入長沙路亦欲藉擇材
選其能迫于情奪于勢力不能拒遂致聯袂競進其不免龐雜
鑄金鐵為一黨矣我國事無可為此其一端也嗚呼歎息不已

光陰馳如電於昨日記時倍感觸腦筋所習執筆急進俄頃十
日兩降者短盡遂覺大地之勢更速竟無計使之力留也

二十九日晴晨詣廠律已榮寶喜小坐即趨公所命匠人製生

具長六尺濶二尺許高二尺可以坐可以卧衙署中多用之柏
峻山玉帖閣丞春已簡右丞陳昭常左丞儀那晉右丞儀旋擊
基是日長河至向夕都見丞春儀注皆不相類落晚詣查督棚
回帳後伯夜飲于同和居昌士邸也
三十日晴晨詣次老即趨公邸問明日丞春履任商議接待之
法晚归後過法老話是日官制州縣制印成得十餘冊呈次老
觀之法老出時報所編表鐵交事事相謂局兩堂對峙頗可危
也余謂此類為西國所常有不足異所慮其滿漢之界也自此
益不特駭

十一月一日晴是日丞春蒞任園軍衣冠齊集考記盧洪明以
犯過撤差逾午決人咸散余是日值班宿署中

更深漏靜錯火微明別有一種蕭索清寂境狀使人沈沈若有所思
電報股唐君 莅蒞 晚未值夜班與誌良久庚寅俄去余展卷几

一二四

上徽觀之即欠伸欲眠

二日陰寒文案至後壁用窓仄飛瓦石狼藉不能治事決人咸
集余庭務更相与诃詆又議以設研究会惜以地狹卒從容講
學之所

胡侍郎選摺是日上有旨郵部右侍郎以吳重熹補授江西巡
按以瑞良調補胡以郵典郎優

丞泰來余往与接話良久陳君尚持廣東人極和易善話那君
即琴軒相國之弟旣君則名至米游學其也

晚归昌士過話時大風狂吼聲震窗戶余肅然語昌士曰世
實之來者如此風昌士取余岳山廬詩牋讀之俄頃即去

三日晴風若烈公所座泰已至是日獲新得日說電術奇談車
中累觀之此至公所則諸輩紛如語事叢擾竟未能展讀是日
文案至壁牖洞然朗徹几案陳列整之坐牀亦製成可用晚夕

散余諸新書晚飯夜歸作日記

四日晴在公所終日午暮事晚歸觀電術奇誌終卷

我國小說之敘人一事也往往先新而後合先苦而後樂外國
小說亦然惟我國人敘述筆墨每至水窮山盡輒借神妖怪
妄以爲猜揆之機袖西人則不然彼惟善用科學之真理以解
疑之如電術奇誌所述蘇朗笏之目替而後明皆借科學實理以
證之使讀者反悲而喜而喜而悲而後明皆借科學實理以
催眠術讀術奇誌一于別多佳物更獨寫天香樓上見牀二人
謀害林鳳美一節最可查而快者是晚誌述設者三人入室良
久妹以他事先去鳳美往壁向鼓琴自鏡中見其見袖出藥注
鳳美酒中鳳美湯不知俄還坐舉杯交讓故墜指環于地及倉
皇伏而代拾之鳳美潛易其酒見不知之又勸飲多盡一杯鳳

一二五

美後往數年久之回視見已昏迷仰臥不省人事矣鳳美乃獲
脫身而逸觀此事方有櫓搖背指菊花用之妙

五日晴楚公所唐公已先至俄揚杏城來張公亦至三人密語
亟泰以下皆避出晚散訪文初即日夜與費竟誌

同人言彗星出西南方夜五鼓乃見宛不知曉否寒夜無人起
而覘之

天象何與人事星學大明人益漠置之而我國數千年社會中
之心里耳目以迷信故遊六祖級一習慣之條例事以為驗州
驗矣蓋高者在江西與一星相家預睹二事皆交印戊戌庚子
兩次之亥也彼人皆窺星象而豫知之豫言之

六日時謁公見密摺一件蓋唐公欲專管借款鐵路去已與
邸議妥洽者為欲持視邸往海上大風不止京僕亦未同詣公
所以此余先出城至義善原小坐俄衣冠往謁戴師未見遂至

長梅寺許志實為其父設奠眾友雲集慕見亦在焉晚归是日
先人忌日亦祭飯後作日記素履至亦在調入郵部
今年朝廷多他新政惟立憲二字見諸謠言及各部書讀一為
亦不分滿漢又實行禁止鴉片此三其差快人意
東人窺見我國內容之腐如於屏且怪其可遁其不同其為
改革与否也法製可改也人製何由改之才藝之闕可以學進
之也道由虛心之表何由易之當此強鄰逼處水火煎之時
而此相費為棲私以相競懷小忿以相中傷漢廷不為大局計
嗟之思之不存毛將安附禮樂之下有完卵邪獨何不一思之
表項城積年為朝廷所倚重權勢薰炙海內莫不側目可而視
政府亦幾憚之由今觀之固自君子也不然彼何苦自解其兵
權節然表程有憲聲豈以震懾遠近表出兵柄為表計則安矣
吾為天下危之

一二六

七日風晴晨詣陳簡持未見訪顧汝言誌良久即至秉履許與
借玉公所引見唐公俄治者亦至閱明日所奏又改易仍是奏
調人員計三十二人舊晚恒行至基隆街馬駟車抽折遂易車
而恒作日記風不息

八日晴晨起易衣對社雙季翼侯將于明自將要乃河南張公
幼予之女俄送松鶴老之行遊相家數家詣那錫侯施植之皆
見日中至五所午飯哺婦途過子蕃誌晚接承親報終淮徐俄
民廣聚法江浦凍死者日數百人呂盛二大臣電請賑救誌乞
後傳實省捐夜作日記

閱益高云奈端創三大條例而呈算學出現一曰算類之中大
物能吸引小者一曰凡物為不遇阻力能動而不止一曰凡物
之身量相較其大者千倍者與之行動之連力亦作正比例此
人之所共知也余亦有三條例一曰動物之生七年不為動物

可擇聚而成一曰美物皆初年有種其一曰美物之森列于宙
合向未有不相干涉而能獨立者名山曰善析名理而多文字
障意見障習慣障者吾獨服黃道人

九日晴午往獨沈蘭秋師即趨署送沈老至館及郵部開創
不易須設寺內學校培養人材以備任使又須派人各至調查
方能將輪電路郵四種情形瞭如指掌不受人欺蔽唯恐檢部
中所購西式並其著歸商部郵部中案評改整事

十日晴福沈老是日沈老交下吳州案十八分命須給評議
員十八人余携至署與沈老商議每人皆加給編製局所定收
先通則及郵部省制各一修限十日內各投意見書待長官閱
定後是日早歸擬用議本部省制辦法七條第一條即須悉州
案限十日內各投意見書第二條分別已決議及應提議之條
款之項第三條摘列提議之件騰印須給評人為用議時向若

一二七

之預備第一條選擇開議期日第二條開議時由主席提議及
決議第六條每決議一事須用筆記錄案從傳觀並押成初
議之州案第七條州案定後限十日為多異言作為定議倘有
疑難許再投票見分開第二次會議此決議決作為定議後旨
施行

十百時以所擬開議辦法呈咨老園即趙野庭長曾已先在
舊年法考至是日凡到部任事人員皆約定津貼議事規則已
著陸丞泰及文案至所最不能一事即議人畏開議之難也夫
議之難考以公理者現之地考一人得行其私考也我國議事
素多規條柱之名為評議權實操者一二人手中其解諸人皆
不得預聞是故不開會議不設章程則所投票見分何殊上條
陳新云採擇群言其採擇與否不可知也即偶有所推而美
其者理與否又不得而向也惟合聚于一室許其發言則筆所

不能盡其言所以引伸其意者不相通考而德可以表其情
又況有主座之人靜能如造之詞孰是孰非有自然之判決更
年慮築室道謀也夫何疑何懼

十二日晴向午訪龔仁勅即赴署暇張治老至拟办咨文向外
務部抄錄鈔錄案卷補錄寫事依各員職掌清單以幕見函交
案内外城女學傳習可指簿一本晚赴順天府与慕久共飯戴
月乘馬車归侍人抄錄郵部查調人員單

終日錄事讀書時自顧面目而憎語言无味矣昨夕將郵部
宏州州案大加鈎乙改定多可施行其情未考可宜候待調查
案卷及科約等立科目一時所難定也

十三日晴晨公記印分局未君未通即赴公所是日治老未到
唐公來余多事未上堂向辰該重威至与珍市德定官制法又
見黃葛齡所上條陳洋洋千言時危字呈四及一切籌办事宜

一三八

大政規定庶務之日尚一日惟女案系筆研瑣細不事所需晚
繫仁好飲醉後林生有朱泚仰楊仲莊識人又有連為生者
連聰肅之子入都引見差分省之通判也夜归

周萍柳匪亂將平諒前燕自謠傳甚多有涪陽醴陵失守之
說今採知不確所謂我國官軍禦外患不足劑內訌者好此說
於成立也

覽小杜詩冥鴻不下非多素寒鳥归来是偶然用典運化無跡
夜与姊妹等共說往事新越二十好年猶歷之在目眠时明月
中天美里年雲

十四日晴晨觀水

爲郎隨筆載有奴從士人會飲隨風舉酒屬供公曰如此雲物
爲爽可稱詩天即日其奴移名頓起

宋牧仲弟子昭爲司勳即家宰黃公楨崗曰淇園之竹古自稱

之余數過其地絕矣一以何也子昭對曰淇竹自漢已無之夫
公曰有據乎曰有昔漢武時河決瓠子今群臣自將軍以下皆
多藝實決河以藝柴下淇園之竹以為楫歌曰藝不屬兮術人
罪燒蕭條嗚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榘石苗蓋明驗也公為嘆
服忘山文人博古往之有這種趣談

未午赴馬殊有皆至日本通信者既制排印成先後不到一百
部已分散外皆貯存晚作政星據及汝露方

十五自時少朕保文始借其弟至俄亦侯達臣同來叩去風起
塵飛觀方

亭林旅中隨筆云科舉之法自漢至隋以前惟孝廉與秀才常
行自隋唐至宋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國寶間荆公用事改取
士之法自是進士獨存明經廢

忘山曰人患年仁年勇不患年智既有仁與勇則智增一分其

一二九

仁與勇亦擴充一分

補授郵部政務及暫行章程尚未脫稿晚出城明月東上到聚
賢堂是日悅靜涵酌飲餞于梓生舊同僚如晉錫侯啓功亭博
寬仲錫文初皆在余不禁有今昔之感

十六日晴晨起會經堂少費未獲書數種一曰羅摩傳札記一
曰丹鉛續筆一曰消暑隨筆余皆留觀之向午趨署唐長安已
到座泰陸侯至是日須臾司員津帖余每月似得八十兩與工
部主稿同晚詠人皆散余留值宿季末庵值電報夜班楊雲史
嵩鶴孫咸留晚會俄去會者南昌午家密電未編覓其以奉也
更添乘廣亦去余獨坐觀書

消暑隨筆為潘文勤之祖芝軒先生輯為採摭唐宋人說部所
載故亦亦法之習見其於何一編閱此是排向
夜靜月朗星稀翁孫俱寂

十七日晨起觀書報曦射窗

大唐新語載張文瓘為侍中同列宰相以政事堂供饌珍美瓘
減其料文瓘曰此舍天子所以重樞機待賢才也若不忍其
當自陳乞以遜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虛名國家所費不左
於中焉有益于公道斯不為多也又開元中陸堅為中書舍人
以擢正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供抄過為豐贍詔報刊曰此亦
何益國家空耗為此費損將欲罷之強說瓘之語詔宰相曰說
聞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造池臺或耽耽聲色聖
上崇儒重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之純正即是聖
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
言為未達也

晚報歐洲大陸十日前風狂雪怒成巨災鐵軌電車皆受損失
致斃多人

一三〇

本日為陽曆一千九百零七年元旦

傳言郵部密吏部抄錄之素調人員摺于人名之旁或作一求字或作一乞字吏部書官不解以問司負亦不知所對遂疑本署人所為欲毀吾儕之名譽吾使人至吏部探之乃知所謂求者應入求賢科也所謂乞者入冊說也蓋辦事人暗記仍吏部所為始共釋然 是夜陰黑無月光

十八日晴風起余已批就郵部職掌章程底稿約延君明為來余寫中為全騰寫正本日算終去夜月色皎明

左傳襄十一年臧武仲謂上可而民為之是以加刑上可而民亦為之乃民可也忘山曰二語極有意味

夜穰仰素電話標上海地事孫蔭亭以其兄荔軒之喪多慨代辦交割將先接收料量填土事宜余允之

荔軒昆季五年前在上海往來最密荔軒嗣游海外一周地軸

人極英敏洞悉時事去夏奉項城之命來天津經理官報事宜
遂偕眷來居津地亦時之至京師余記八月間在新學評程見
之並相即歸道山年甫四十四耳

十九日晴晨起盥漱已早食畢即趨署向午唐少翁來署云
接趙智庵少郵部左右民屋可以收買拆擴署中地畧命代批
覆少註辦理是事哺以昭示為余錄寫續批之擬修章程日
暮而畢

晚歸檢所批章程後增數條即于各司皆列入核銷款項之晚
掌又于電政司中設電學科掌核立電政學堂事宜夜作日記

二十日晴起晚觀少即趨署後始明高為鈔寫增益及改數條
舊年稿成諸重世伯次臺皆審觀之晚治者至因呈書閱
所批核掌大概者設承政廳於承政廳下設三房曰電信房曰
文書房曰監印房又設隸于承政廳者四局曰會計局曰庶務

一三一

局曰編譯局曰測繪局此外又設四司曰郵政司路政司電政
司航政司及司設部中及外部之書記官司生及局設及
外部以下不設部中有司務及技師承政廳丞泰以下設至
書記官司務司生

存慕但見慕先由晚飯繼續

天下事皆一及遷推移之境豈有常也惟佛乃能真常未成佛
之先年論屨何境界皆祇能以暫視之以傳舍視之彭祖豈不
壽乎八百年如俄頃亦暫而已矣亦一傳舍而已矣李爾毅以
軍相建於北洋三十年之久今安在乎亦暫而已矣亦一傳舍
而已矣是故暫之一字年論歲時之長短久促也終歸于更改
則其為暫如也惟不妄其乃真常惟佛能之

二十七日晴晨賀雨神乃瑞鶴莊兩家婦女皆於夜間禮成余
言已遲遂往祝王相壽日中到巽午飯時移重至余觀侯孫小

說未竟數語也聞張唐二長官咸至馮次甚未德及亦不
蓋以唐待神姬文件甚閱之遲晡余去詣丁君厚為投刺適往
送連荷生行連主肯為家皆見肯為改良客產云轉俄徑才心
至晚詣越生樓文君博亭在飲在坐多不相識者皆外務部司員
英人彭在長沙城內營商部且不詳一英使不服也
晚歸成小詩二首題為桃源園詩云桃柳隔前溪漁舟竟自迷
人家何處是遙指白雲西流水自潺湲荒山如畫裏別無徑可
通祇此二三里

二十首時連日奇暖聞直隸四境皆有雪獨京師無之起以電
語詢知二我已於昨晚到都欲走訪之落年趨署在中觀外
毛詩卷耳篇小注后妃佐文王求賢審官之詩徐溝喬氏曰儒
女或疑后妃不啻預聞國政不知也姜太任太姒所謂聖女非
可唯酒食是議概之考討之駐歸言其惡其惟其言是從故有

一三二

邑

北難司者之戒。若后北有遠見卓識，知求賢才以助國斯固贊君德而非奪主權也。忘山曰：通論。

晉朱伺有言曰：兩敵相爭，惟思乃勝，思之一字為兵法之祕訣。為孫吳所未道。

在蜀中與二我以電話互談，飯後即往訪之。二我時在煙州，二司因睡去，登小橋與僕膝語。二我自云汽船中遭風折舵險甚，又在上海重病，幾危，余皆不知也。二我方雜髮，余坐其旁。二我感贊志國山水之佳，晡隨至二我家中，後共談後為二我誦詩一首，題為秋夜獨坐，詩云：菊中俱寂寞，月下引領望清暉。天高白雪降。

晚歸觀水作日記

二十三日昨晚陰雲四布，有醜雪素。今早又放晴，光起鹽澗，雜髮即趨巽觀，偵探小說世伯話重次臺均。至時有茶論命，議

露

宣聖泰及諸司友等之权限晚散詣新吾苗晚飯

前報報欲有詔欲進尼山為大祀今又議建曲阜崇聖蓋亦昌
明宗教之意也

民政部實行禁烟又欲禁賭賭風余皆贊成

余前悟得自道以外者皆暫有常理尚有一語曰未來之
事不能預測惟似極平常而在我則為閱歷之心得也

在天曰自然在人曰當情所謂當情即人心中之自然也聖人惟以人心
之自然配合天地之自然是謂贊天地之化育也是謂人與天化合
是晚又有雪袁比歸明星燦然夜間文符笑語聲在西偏屋中
就其談別數月矣

二十四日晴起累觀書即趨署日中至胡芸若家與慕哥約公
祭祭畢飯于六國飯店仍至異觀小說晚歸風起陳樸高在
待余因苗晚飯樸高俄去燈下觀報亦無事至去風後觀書

一三三

北史羅結年百七歲後與政百十歲政仕百二十乃卒壽其為
近世所罕惜後世鮮有傳之者

漢後主對晉王曰此間樂不思蜀矣人以為驢語禪祖驢不至
此所以為是言者隱合全身遠禍之道晉王被其欺何後世人
亦復欺耶乃真驢矣

自古兇人相聚未有不相殘殺者小人共事未有不相擠排者
二十之史中亦不勝其矣

馬一高先生曰樂莫樂於寡欲憂莫憂於多求益莫益於知非
辱莫辱於多恥忘山曰余為增一語曰榮莫榮於改過
二十五日風止時添鏡觀視步

申涵煜曰嚴子平謹烽燧是軍中正律音羊枯獨經裘後帶有風流
儒雅氣象與許高公胸胸論中岳武穆雅歌投壺可稱古今三絕
又云晉賈北肆先人理滅絕而名士如潘陸左思之徒方且奔

走板門望塵下拜時有董養獨以為士教將作入蜀終隱真其
高人眼界局外自法

趙巽余昨微咳以感熱故今日微寒咳竟愈

汝老欲甄別書記授意亟春落晚歸見幕兒飲于同和居稱霖
約夜作日記

徐溝喬氏曰少時讀仲子有文在手曰魯夫人心疑夫人二字
或亦成文魯字筆畫殊多詎終成文於手邪後知古文魯作𠃉
乃悟手文或然如是 見蕤摩亭札記

說文娵妓皆訓婦人小物不知為何物陳詩庭以為是寫下後
著之物非也待攷

喬氏曰唐以為孟子一書釋居許子之列史曰保曾有書欲列
孟子于取士之科見亦偉矣

皋繇之繇讀作遙鍾繇之繇亦皆讀作遙世說庾翼初鍾會曰

一三四

何以望君遙，不至蓋以其文諱，戲之此其謹也。

二十六日晴，陳樸高過，昨已奉郵部咨，論派充書記，累話即去，向午趨軍中，視事。

薩摩亭札記云：鮑埶亭集載，然裏愨廷弼入獄，持一藤枕，夜必陳此枕對北辰，焚香叩拜，既被斬，當傳首九邊，求其首烏有，乃一藤枕也。司馬其駭怪，密以上陳，而取他囚首以傳，此與顏魯公兵解，互相類。愚山曰：曾閱神仙鑑，知魯公實未死，蓋道家原有兵解之說，然公殆亦然也。

古人巾上加帽，後改中製，加四脚，名幘頭，其製小，殺于帽，亦有竹胎取而著之，凡唐人之巾，皆幘頭也。四脚二繫于上，二垂于後，劉智遠將巾，兩帶植橫，直之，即紗帽翅也。

鬪索子之戲，其為人形者，梁山群盜也。其謂之餅者，銀鏈也。其謂之索者，錢婚也。謂之某人，則與以錢錢錢者，銀錢錢也。故以

一人一餅一索相配後之戲人与併索相離非古法矣亦見摩
藪亭札記

到署程未午是日公祭胡芸老余以待丁原高未敢往昧厚高
至蓋為郵部推廣房屋子余因偕往踏勘厚高為圖之信後
散詣順天府与素生誌夜归榕霖是日赴部書寫履歷
二十七日自晴少聯即赴軍午可觀也

世俗謂人死有歸煞當避之類之推家訓云偏傍之少死有歸
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是此風已古

今之風俗習慣大抵自宋以後多相同如官下文亦輒云飛速
火速應速履歷兼供形貌面白面紫微發有鬚皆實時已如此
訃書表端用罪孽深重八字出歐陽文忠與弟書

火砲宋已有之癸辛雜說載大藥庫培藥火作炮聲如雷地動屋塌
今取水陸通衢舟車輻輳之地為馬頭晉安帝時割淮陽者塗
一三五

地及馬頭群俗謬或本於此

唐之祿廂羗即今之天主教

今人于生日必食索麪且以餉客南北皆同此俗陸放翁家刊
謂有姑嫁石氏歸寧見食有籠餅起問題是誰生日是宋時生
日食籠餅也

今公文平行者用咨咨高隨筆云學士公文至三省亦不用申
狀右語云諮報尚書省伏候裁指謂之諮報今之咨即諮也
又觀新小說日本劍晴歸夜在贊光室中談

高君素目官蜀十年為言蜀中景物雄視萬方產竹最饒等語
蘆葦漫山遍野此外青松柏葱鬱千里山水雄奇絕麗登陟
最險昔人有詩云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氣象固自尔
二十八日晴起盥漱畢即出城峇相果某遂訪二我談詩薄午
趨蜀向辰時伯已先在方共飯余亦入席飽噉同唐長官先至

已去晡詣綱高弔其伯母之表俄聞鳳老至遂去共談鳳老先
去余與綱高累誼良久

是日聞繼捕胡同有隸族藉其一家六口夜間為人所戕皆斃命

晚歸夜存李二君至俄去作日記

太平御覽引外傳云夏殷之制五世以下得通婚姻周制百世

不通忌山曰今之西人頗合夏殷之制

今人以端午中秋為令節古人以上巳重陽為令節自六朝至

唐皆仿唐代至土巳重陽百官皆休務宰相近臣皆有賜焉

二十九日晴黎以登汽車赴津薄午到卸裝長春棧往飲于德

義棧俄歸坐馬車中孫荔軒之表見蔭亭共歎死生年帝俄又

訪彥後運菊生又晤彥東觀彥後拒人刻因此一拒懸腕書隸

風雅絕世晚歸棧飯後觀劇夜涼歸眠

十二月一日晴黎以登車返都車中閱報紙見有嚴論申斥郵

一三六

腕

部諮尚方侍郎各執意見又所調人負不免瞻循情面屬招物
以命從嚴甄擇分別去留如青天霹靂破空而下余不覺驚愕
落筆到案即趨署兩堂已先在時以澆簿鐵路及京漢鐵路兩
關防屬余監收是日日食晡如新月皓光色圍淡俄即後因晚
各散余亦歸寓中方糊裱襪禱坐處

二日晴晨趨謁治老談良久即趨署晡微陰有雪意与时百次
臺詔重勇仙詠人誌皆引咎之履拙成難措伺晚歸是日覽
黃中書條陳夜抄方收一篇錄如下

西儒有言汽蒸郵電為萬國開化根原豈不然哉豈不然哉蓋
人之生也者智莫智莫以交通互換而日增長地之產也者貨
財貨財亦已流通灌輸而益發達當古聖人創舟車以濟不通
其視未有舟車以前進化百倍矣至今則以汽蒸速舟車之力
其視未有汽蒸以前進化百倍矣何也有汽蒸舟車則郵便愈

捷而人之著作思想印刷于報紙者不數日而通徧遠邇矣商
賈之往來愈多而各地之物產製造為人所必需者運輸便利
更無滯積之虞矣更有速于汽蒸者不有電信乎其通志素傳
消息俄頃而千萬里如咫尺蓋人之努力至是幾與造化爭衡
神哉其何術以效之也歐西二百年來國運所以日興文化所
以日進皆因汽電二學之發明而利用之正如人之一身以是
而血脉竅通氣機流暢宜其原強壯感百病不侵也今我中國
百度維新朝廷創立郵傳所司者即輪路郵電四者中書黃君
上書千言條舉部中應辦之事大都採訪東西成法欲以餉我
政界用心良苦推其所言實多可行其有一時難行者不過礙
于財政之困耳維維一時則誠有難行者矣不可不期將未
之必行也願與同部諸公勉之

三日晴向午詣署閱唐長官是日生辰相與備辦祝儀在署與

一三七

該重次學識人縱談又與該重辯論是非之有年久不相下
是惟安得回與要之附親於事物而後見當于物未前以爲無
所謂是非也其于物已消之後又年所謂是非也惟夫燥性紛
雜業列于心目交迫于當境中俄頃之間必因所以直付之
判斷之如曰善是非則將何措手是邪噫

欲判決是惟非易也必不可不注意也曰致謹也研究也調
查也爲年是三也而漫然曰我欲決之是或然矣未省不誤且
深矣人顧可輕言邪

晚歸向白熈素近睡枕上易之

四日晴暑起多事俄語卻二我迷昨所成小詩詩云亂蝶入花
素不覺苑之重偶然風雨來一一驚毒夢是非豈是論浮雲過
眼時當局本自清可惜旁觀迷

日中趨署與向辰詔重識人德晚散指新吾蓋聞降亭到京急

往与晤面適已他出昏黑至家作日記而落亭至署誌即去

五日晴晨詣法老問疾知暑瘴即趨署覽八家四六文選詞章以養身天籟合乎自然為佳不向為詩為文為散為駢也本朝文學之所以遜者皆以剛斷太甚失天然之致故品格頗下

王充論衡曰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賊男女之性漢方藝文志列房中八家而論之曰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忘山曰西國有跳舞之俗類皆一男一女相抱而舞我國人鄙之以為蠻野不知彼蓋有深意存焉男女相悅乃善乎自然之感情不可制也而既非夫婦則不能久遂其欲必有鬱結不能發舒其為惟能其行跳舞之儀使凡愛慕于中者皆得身相接形相依於以暢其情達其欲而不及于亂豈非至道之極則乎奈何薄之

六日陰雪飛詣法老視疾即趨署日光微露問法老牙關忽脫下

一三八

將延西醫治之。落午發電話詢之。則已逝矣。曠歸後。遇老入
臥室中。見數語。即退。抵家檢方。今所會之。疏丘苗。即东坡詩中
所謂元修菜。

爾雅山卑而大。扈跋扈。其謂不由蹊徑。雜山險。殆欲喻之也。

七日陰晨起。盥漱畢。登車出訪。語重談及郵部。引答之。素欲
辭。句改定。語重極。其言落午訪二我。

二我謂余之詩格。自今夏充藝學館教習後。便漸。卑下。人只
胸襟。殆亦隨之。余不覺汗下。又曰。郵部今日之風潮。乃尔之福。
蓋以是介。于懷。則生平之得力。遂此休矣。余向之。如傳夜鐘。
聲。悽怆。揚時。正坐。語間。得小詩一首。風波。搖不定。飄舟一孤舟。
休怨風波。苦年。浪白頭。二我。

二我云。往國者。昔有。躡人滿。股輪。軸以電氣。運之。能寫字。能知
未來。

又云天旱可以法使之雨蓋乘極氣球而上用硝磺水等技種
藥料噴散空中可致三百里內大雨極奇

公值與私情日交戰於社會中人理與天欲亦日交戰於腦質
中卒之公與私不可偏廢理與欲不妨並行

查二我家終日飽肉藥石之言愧悔無作歎曰郵部何足累我
我自累耳自今伊始當息起猛者或有及乎

八日晴起食臘八粥用菱粟榛栗等雜物聚而煮之每歲十二
月八日食之名曰臘八粥蓋素俗也俄登車趨蜀途過沔陽者尚
疾至蜀中則素國人將未劫屋郵部新起屋與鄰屋毗連室共
屋簷相溜雨之路鄰屋為素大利人故使館行文外部理倫之
是日余偕譯者黃君往素使館見欽使引其所派人來踏勘許
西通水道使彼等所不便已面議改良法素人許可而去
覽報江西萍鄉鄂平揚州清江等處釀禍江南徵兵起風潮

一三九

甫歸成五古一首題曰自責詩云良友不我棄矧我藥石言別
君時幾何母乃道義遠富貴身外物貧賤性所安人祝我邱山
我祝我浮烟嗟君高棲其胡為涉其藩詩亦想於置物理寧後
研得真相矜鏡臺豈徒自煎執迷年還期負君少壯年我聞良
友言汗流心瞿然感君懇勸意金石同艾堅譬彼霧中人再觀
青天之懷漸起自責努力塞前愆不遠復可圖累考神自全
九日陰雪散為微雨檢方掃除室中整坐年塵襟待午趁異時
地濕成苔冰滑不留是在巽觀報

甫謁王相相病累愈退志已決明日將續假一月待暇正即南行
歸已昏暮室中梅花欲放觀書

楊氏丹鉛續錄云古者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
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會會上有道萬夫有川川
上有路萬事則正疆界而備旱潦有事則通糧運以備軍需忘

山曰溝渠縱橫且足限戎馬之足使石以長驅古制之良莫大
于是惜哉屠于後人也

易法容海濠楊氏云治銷也遇熱則凍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
法字送冰女之艷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法也語精

十日陰細雨雜雪粒地皆凍滑起觀者俄趨畢將出登車下階
呈踐未穩而踏失履股腰間奇痛僕人扶起累運行良久仍登
車去至畢未午以電機詢治老病程未瘳頗可憂靜坐觀報

英倫敦將設支那文學研究会西人好博如此

南史有電數千字極反對改官制予彼以為府與巡道皆不可
裁又謂理對局及高等裁判所皆不必後中有警語云天下本
無事庸人自擾之庸人安能擾天下惟才高者後理未深度勢
未審乃能擾天下耳王晏石豈庸人哉云云余反覆其言於目
前之民情時勢頗有中肯者

一四〇

晡歸新吾及鄰居適在余高中坐晚去夜觀少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名言

王與功云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真不
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情也忘山曰薛氏此賦惜今已不傳多
由口見

十一日晴凍皆融起鹽澁畢早食食已渴冷若向候候加重向午遂
罷世伯諸老次臺山人皆見閩蜀中亦有風雨晡詣義喜原晚歸
夜休後歐陽石芝少讀報觀池北偶談

阮亭云今之朝報或曰邸報亦有原本見王明遠揮麈錄趙昇
相野類要云朝報日生事宜也每日門下後者編定請給事判
報方行下都進奏院報行天下其省所謂曰探者探衙探之類皆
衷私小報率有漏洩之禁故隱而飾之曰新聞蓋自宋時已然
又六科給音冊子號晚帖以當晚印知之次日乃登邸報故曰

晚帖忘山曰此即今之抄報

十二日昨夜雪飛晨起屋瓦盡白登車訪二我將前所成自責詩為誦之二我云此詩乃杜之學陶也余又述昨夕枕上所成洗心一首錄如下

我本清淨士端居多俗好能
在朝市間絕不事權要朝起弄琴
書夕歸研至道所友一高人
清言盡機妙寄素篇詠中易物盈
懷抱一朝染名利勞生遂州
日月為昏昧天地忽焉擾是非
生荆棘榮辱日顛倒入室愧妻孥
臨淵慚魚鳥本性不終沒寸
陰良亦實富貴豈累人洗心苦不早

二我頗贊此詩以為高渾

二我云東游者歸多不嘆之稱道日本之盛法度也山水也人物也幾疑為神仙居宇以過吾獨不然之吾之游日本凡兩度矣相與人情察其體勢至熟日本美是以方我中國人之好世

一四一

怪豈不於中國者天然之國也天時之正地利之厚人民之
衆開闢以還越數千年歷古聖王經營之締構之精華厥未嘗
盡洩程有所需而未欲一旦竭之也天運盡人為啓後有作者
其庶幾乎吾不敢近觀惟遠觀焉日本之疆域比中國一省地
廣而民貧智力罄矣財用殫矣其制度文化初竊我唐今勉視
隨歐西時吾觀其局之於弗勝未若我國人士思理之偉大
也皇之於此有所窮未若中國之擁據雄厚然亦不為素也
中國之止吾知之矣止于人也非天止也日本殆止于天乎人
止其吾將觀其後後天或將興之更止之國人力其可幾乎
十三日晴霽往賀老城昨奉命補農工
商部右侍郎即詣法老向疾問暑瘴
訪子蕃譚薄干越署觀報

南北滿洲俄日之關已戰卒皆卷甲歸矣而振徐二使歸為人
言露日之旌旆猶林峙而幕布也詢之則荅曰皆衛鐵路之警

隊嗟之戰卒邪警隊邪吾烏得而知之

晡答相悔若未遇即見暮先夜後菊若未作日記林耘過譚

十四日陰雪飛輒止以雷機詢治老病同視昨如故鹽澱畢坐
高中清理零細襪襪物凡故信及多用字件悉舉而投諸麓
亦一大快也法因考能如是何事不能定天下惜以人治人義
盡者尤當仁至所以為難

觀報凡居佛寺中晨鐘暮鼓使人發深省者有知其所有作何
事今迺悟曰時哉時哉蓋不問出世法入世法所寶貴者厥惟
時乎時一過不再來失時者一子不成是故西人愛時如黃金
未有散經擲之浪費之也晨鐘報晨暮鼓報暮亦使人知時而
已不忘時而已非有他也

陸簡持過誣即去觀書

昔晉阮遙集有屐癖祖初有錢癖其癖同初不辨高下會有客

一四二

詣約有對物攝指未了見容至傾身障塵詣院院方吹火燔履
歎曰未知此生當著幾兩履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判

十五日陰展藏文飾山水冊頁是亦我國之美術與西法同
惟其西國油畫有殊而韻趣蕭然足助人之胸次

人之齋中紫頭自書籍外不可不置古碑版及名人書畫等事
靜坐時披覽之洗滌多少俗腸

詣法者尚疾閣其言累金因玉版驛購地圖二一大清府歷州
和圖一五洲方圖議價甫定觀窗外雪大如掌持圖急登車去
比西單雪又微矣未幾果日出日

農工商部已將歸併工部事宜辦法出奏余見其奏底頒行各
衙門者

晡往視林表臥未起即休前與諸良久移去詣新寺留晚飯夜
歸月明往祝墓兒

十六日晴晨起觀書

丹鉛續錄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人以殖訓生非也說文殖脂膏
久也蓋藏積而不用如脂膏久而致殖也韓文公李邢墓誌家
子殖財即用此意

又云易考廬墟之名守宮是矣身色年恒日十二變是則易其
取其象也象其茅屏之名稀神是矣屏形獨覺知象知祥是則
象取于幾也

詣治老回疾因赴罪甬歸觀報

美人經營巴拿馬河指工白人年庶其日本入西班牙皆拒不
屑乃取涉非洲之黑人而為英國所保護凡赴役者以日論價
毋以時論價美人又不使將取法華人於是留美學生大懼遠
去祖國事之申言利害欲政府堅而共定約

晚讀陸士衡歎逝賦及潘安仁閒居賦感舊賦謝氏雪月等賦

一四三

夜休後介石少觀江死珠林時月食金琴四起狂尋舊例救護

十七日晴衣冠出賀戴少師以得免任薛平訪林新德余初疑

非新返粵有在津晤彥後始知程在都也俄詣殿持銷地球圖

即趨軍中觀少

古者謂使者曰信晉武帝奏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

陌頭屬其信唐古樂府云有信數寄少無信心相憶王右軍十

七帖云往得某少信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

取回少耳今流俗以遺少為信謂之少信而謂前人之語亦多

謬矣見丹鉛

晉書云王衍曰不言錢晨起見錢堆牀為曰阿堵近世不能遂

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曰阿堵猶唐人曰羞箇今日這箇也故

殷浩看佛經曰理亦应在阿堵中顧長康傳神曰精神妙在正

在阿堵中謝安謂桓溫曰明公何用歷後置阿堵半是也凡觀

一代步漢曉一代之語觀一方書漢通一方之言不為不亦也

亦見丹鉛錄

劉巽向辰諺君皆在浦忽觀邸抄又有旨申飭唐長官並將陳右丞施右春開缺以為密望不孚蓋翰林侍讀馬吉棹所劾也晚歸觀報聞去歲火車炸彈事已有生名一日得保身一日黃易夜夢吾在菜見許証

十八日晴范形士過談俄語以若問題疾即趨署為午唐長官至俄去次臺歸自天津

郵傳部之設種之不顺胡芸若首病故張汝老又獲重疾唐少翁兩受中斥勢任吳仲老過番陽湖舟覆通故得不死一症一赤年故被逐

晴往細家齋巾奠遇慶章即玉順天府署是日暮見宴客坐有蔡和甫張載初岳柱臣陸季良許君席款已後涼月明

一四四

十九日晴風奇寒是中部中封印簿午到署諸人皆冠服靜待
映唐長安始末禮成命係尾等皆輪日值班晡出城至義善源
即歸科量會館度支觀報

東西國之勃興也去一人不在學問中矣一人不在法律中有
學則日進不已有法制律則整齊盡一各守畧域而不相侵蓋
學屬積極法屬消極國家之治端賴斯二者相與提挈維持以
期于永久

作日記

古之六博即今骰子也晉謝艾傳梟者邀也六博以邀也勝是
知梟即骰子之去也忘山曰與今又不同

蔡邕獨斷載漢代章奏之弋所謂需頭者蓋空其首一幅以俟
詔旨批答陳請之奏用之不需頭者申訴之奏用之晉人尚帖
後空一幅仍亦空著後以俟朋友之批答故詢安批子致之紙

尾合二多觀可見古人率意尺牘之制

曲禮負劍解叫台之注謂負謂置之于此劍謂挾之于旁歐陽
作澗岡序表云四顧乳者劍汝而立于旁正是此義

古大字音義與秦通大別作太自范曄作後漢書始用之避其
家諱也皆自丹
鉛續錄

二十日晴晨起豐暇畢出城訪治重會翁銅士亦至共談

余思以之法解郵傳部之困惟有奏請設立學堂得凡不棄
之人員悉送入肄業改上不違旨而下免詆人之能望豈非功
全法重銅士皆贊成

舊年對置婚次臺亦以次以榮告之次臺忻然

居今日之社會上自我而外皆敵國也故言論一舉手一動足
之間皆以機警神速為至要為用兵於緩則效美郵部之事即
效于濡緩今惟力矯之

補歸休大字觀報

聞陸軍欲收集天下兵權凡天下各鎮統制皆由部奏請簡派
督隊官皆由督撫委用

夜閱幕兄意請經費摺蓋欲順天府界內興办硃房政也

二十一日晴晨起衣冠往視陳尚持不遇即怛是日川如生日入
賀母禮畢揮毫書楹帖作大字逮暮始作三百餘大字觀報

項城自督北洋軍隊所創之學校多數如將弁學堂武備學堂
等今皆歸入陸軍部管轄

夜作後徐汝霖書法覽文選誦女詩篇注觀小杜詩

余為多口占一首題曰自然錄如下詩云何以悅吾目庭前花
與竹何以悅吾口壘中果與橘何以悅吾鼻幽蘭日馥都何以
悅我耳鳥啼在空谷何以悅我心一理貫萬物其二曰浮屠說
平等安有矣與殘老妪信自然焉知理與執理孰不可知世事

雜興期飄然從逸者去採南山芝

詩存未已者抄
續作其三其九

國亦歲々言罷捐輸民間歲々被水旱災災由息捐由罷也

宗所以降防禦之法自嚴文書日益嚴密而政信機關日益不靈

與滯滯牽引之害往之誤匪淺自今日燕雀之開通電機之

發達正是對症下藥深足矯數百年之弊也目前於救蒼平寇

種之事皆能刻期奏功矣後有濡後之病而益豈不大哉

夜雪飛中庭盡白眠已三更猶然無聲窗外雪必大盛

二十二日晨起屋瓦厚四五寸雪不止盤散畢坐高巾觀舊

時日記俄命駕訪邵二我一踏瓊林瑤樹粉天銀悔到二我應

下車入少待二我即出笑曰我知忘山今日必相形余答曰吾

亦知君之醉料我相與大笑繼誌久之忽一人戴帷帽笑而入

曰出得門未好大雪那禱祝仍余子厚瞻然若翁而訴諧如少

年與二我二十年至交善謳於梨園曲本最熟是日與二我演

一四六

除三害一喝一和余旁坐靜聽之樂苦頃之子厚每以冒雪去
余與二我因共飽舍食已後詰曉雪晴日光微露二我為余言
無線電之理仍立一長木木端削鐵而鍛裹出之下面電機與
相通于他所也以電機之裝貯配置分積多寡有定數電出則
自其相等者能越數百里而應如響西人多用于軍中以通
消息惟相距程不得過之百里將來者遠則不可代有線之電
能千英里而用也蓋無線電之消費最省人尤利之自必通
行大凡有線者原將電力儲積于線中其長則用電多其
行線者即空氣力淺藉自然之電力接之也故其用者
又云日本之破俄人沒羅的海艦隊也即運用無線電機以誘
俄軍俄人中計致全軍覆沒其事極詭譎可惡二我為余詳述
之余以將就寢今日不及細敘密後補錄之
二我乃攬朕上白去置身於義皇以上余為續下句云清誤在
魏晉之間

是日遊學堂又集議公舉監督余亦到場從眾公留徑才俄
夜作日記

二十三日晴起難髮修容考費至携書二冊名曰快書不知為
何人著也

未午趨署時唐長官已先在方晤接美國人日中余進謁唐公
而推擴屋基可前批丁維忠所圖不成遂毀其可觀報是日立春
我國疆吏疾革命徒靈階輪軍械欲嚴口岸之搜禁而外人不
許也叔授語外人奈何

昨詣順天尹署暮歸時西女士適適已移居余園林中部署精雅
觀輿圖燈下復覽快書其一種曰綠雪亭終卷多奇悟

晚餐已與贊堯雌黃人物信口言之頗多奇思

余生平有五等之交一曰精神之交一曰道義之交一曰誌識
之交一曰文字之交一曰酒食之交

一四七

二十四日晴是日洒掃屋宇書要程性書又來携六研高筆記一
書留觀之乘庵過即去日中在祿署高甲午飯時交換書聯余
樓向用所集六朝人句閉戶自轉開卷獨得鳥多困眠花隨四
時十六字

薇報在者農戶商民皆墮極困難申以賦稅之重也

池北偶談云作詩用事以不露痕跡為高往董御史玉虹驥外
遷隴右道道別余筆時云逐臣西北去河水東南流初謂常語
後讀此史觀者武帝西奔宇文泰循河西行流涕謂梁禦曰此
水東流而朕西上乃悽董語本以深歎其用古之妙

形何心隱顏山紫皆古者惡行何在美歷向屬夏姓名諱迹江
湖脅人金帛不賢賢顏則挾詐趙文甫千金與姦良家掃兩皆
負講學名道學之根藉也

雍乾間張君箕山以言事謫居廬陵王山有茅屋隨劄一卷

語多奇特見女志行之卓錫女教語云王山至頂之勝在于高
尤在于孤絕不高則不孤愈高則愈孤君子立身亦然又云絕
頂惟高而孤能天清氣朗無盡不風風聲四起衆山初搖人立
其上安得不危之又云王山笋類多苦烹之亦省異味又產苦
菜浸之一宿成酥國蔬然以其苦多為人棄人生嘗之無日不
苦日在苦中安之可飽

濟南公文介公嘉詩極佳余獨賞其一首即南竺寺詩云晚霞
挂重塔微月碧殿空林壑松檜響十里向秋風

二十五日晴詣沈君雨人沈君蘇海州人現官農工商部左
議自井雅許聞其善法遂往訪之俄謂沈君向候函趙署晤次
甚詳重歡報

晴詣王相未見晤慶亭梅先訴談落著至義善厥即歸夜觀水
經注及說輿雜地志

性愛游山而體肥恨多渴勝之具惟有編覽說山說水說形勢
之書亦是推擴胸次有一種幽遠寥廓之意縈繞心目間

天地間有自然之山水心中亦有自然之邱壑觀于古今名畫
家所寫亦是如是故善觀畫者不必求與真境相似彼高士逸
士自持寫其胸中所藏與詩詞賦等以異

二十六日晴為孫道澤印去覽李笠翁其間情偶寄言園林
堆砌假山石之法極有趣段

又云高士之亦有好石之心不必定作假山一券特立安置省
情印可壁泉石皆皆之癖又云王子猷勸人種竹于後勸人立
石以人之一生他病可有塔不可有得此二物便可醫去俗病矣
歛衣對出帛履原民付印之表時楊仲莊仲莊五日之內妻
子註止人生已不幸也補謁陸鳳老証印也

親宗弟大慶著致古寶疑後覽輿地書晚丁尚樵過誌

夜誦阮嗣宗詠懷詩慷慨悲歌俯仰今古蓋有感于明帝末劫
失政楊為奸詐所窺竊也觀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二語
何等悲此

二十七日晴晏起鄰居過休大字俄即赴署署中土木已工後
至邑司觀說鈴

唐東郊縈水詠諧每為歌後詩譏朝時事昭宗以為有蘊特命
為相未幾累表請罷雖自云歌後却互休宰相天下事可知然
固加一人一善矣尤異其際嘗為唐詩刺史黃巢將至縈移牒
俟多犯界巢笑而送之群類以全砥諱之缺卻商為詩斯又與
物安之風流存晉異曲同工也

晡至新吾許易衣冠出城為朱浩清送行又往祝勉文未見因
詣土地廟瞻白梅花三率恒

二十八日降雪不止起作日記觀說鈴中湖塘雜記以饒趣改

一四九

飯後又觀葉氏致古質疑

以年字鑄于錢文者以南宋孝建景和為始而北魏太和永寧皆及于此也

爾雅山有穴為岫此詩人誤用與峯巒相考如謝元暉云窗中列遠岫果未越詩高岫巖相連韓詩橫雲時平潞豈列於岫皆相沿誤用也惟謝承靈無心而云岫嶺中散幽懷詩采薇正阿散發若岫徐幹七喻云栖遲兮穹谷之岫皆率爾雅之義以岫為山穴也名山曰文山下華胡可不怪所謂新詩正也此也所謂俗者僂也疎也

世俗文字其弊人之移新處也曰管遷蓋本詩出谷遷者之義不知詩但云伐木丁丁多嗚咽也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嗚咽而鳥形多所謂管也自唐白樂天誤用之如其詩云谷幽管管管遷不失遷管保管保管遷各異年後人祖述其誤而不能改

理仁錢板帳度支為造出入簿籍速著乃已

夜誦古詩觀與園作日記

二十九日晴起見屋瓦堆白昨夜又死雷全眠未知也豈微畢
難發觀湖端雜記舊年趁蜀亭長官已正以公賞蜀中差役錢
是日木作工價已清核算給矣晴詣徐王那三相園研賀歲又
正慶吏部稿為方家投刺即歸晚子瑞過高中課俄去後觀致
古質疑經卷夜祀神

馬侍讀大年撰真子錄云古今之謬大都相同但文字各別古
所阿堵者今所得瓦底也古所謂寗馨寗去聲馨音亨今南人
尚言之蘇州人所程言德也忘山曰所謂阿堵即俗言這箇
可謂寗馨即俗言這樣晉少山濤見王衍歎曰何物老嫗生寗
馨更南史宗王太后病篤怒廢帝畏畏鬼不正謂侍者取刀割
我腹那得生寗馨更寗馨與阿堵皆是以俗語入文章化裁也

一五〇

三十日大風晴定可廢道德良久乘廢正可廢道之問乘廢云
黃道士以將去都為之狂喜

晡衣冠出投刺於家即歸夜祀先一家園村時西女師遂逢廢
余家中未觀禮笑謂曰尔國禮教最純故我西方凡稱子
之無得者皆支曰那支那
夜觀侍守歲祀罷後乃眠

丁未 陽曆一千九百十七年

正月朔日天朗氣清起程未明盥漱畢俄東方漸白甫衣冠拜
天及祖先遂登車行巳日出矣與慕先及子孫等庚亥生等相
會于東華門內政法儀比至則人已先在茲時寶瑞臣劉仲
魯左子異林診方俄晨鐘八鳴偃集于皇極門外朝矣後譯至
皆服戎冠履：濟：而北有牆琉璃磚為之雕刻成五彩九
龍形謂之九龍碑相向有重門內即皇極殿為皇太后受賀受
俄相駕玉帛刀前引其皆御為大員天子自適西錫慶門外降
輿步行而入御容瘦削突頰而頤舊回切而曲亦奇相也久之
同樂作天子率王公貝子等扈于內百官扈于外皆三跪九叩
禮成駕返乾清宮公卿以下紛：趨集太和殿前余及子孫等
庚亥隨慕先登殿陞階級而止陞高三丈許殿縱橫數十丈高
五丈文規橫旂麗闕壯甲于地球殿之後曰中和殿如亭然右

丁未

一

顧西山朗、在日再後曰保和殿而天子臨軒試士、時鐘九
鳴乃傳下至百官品級山許約一里餘良久鐘鼓徐鳴幢蓋綺
列靜鞭共三百官踞聽宣詔久之乃傳三聽九叩禮成各散魚
貫而出余至洞高家投刺即至署留午飯適陳樸高黃柄法皆
在班因與縱談映出城至仁錢托物而飯拈香略擬見及朱葵
高又請少懷師及勉丈許投刺在候平處小坐俄又至陸少玉
考春卿助侍郎之門遇章魯仙晡後詣新吾即歸拜母是日早
眠

二日晴起補考夕日祀即趨巽是日園畧同人行相見禮飯後
至东城一帶賀歲晤穰仰遇健齋又見子瑜詣雨師繞北城歸
夜觀姪女輩為大博之戲

三日晴不出鳥聲啾啾、有春意改陳璞高過譚

觀丹鉛錄錄其中謬誤數條極有趣致如月中嫦娥為帝儀之

誤蓋古稱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古儀娥音同又羿射
日落九鳥為最難射日落九鳥言射之捷也而後世遂以為射
九日矣檀弓曰細人之愛以括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晦接
尸子云紂棄犁老之言而用括息之語注括婦女也息小兒也
義格明白

柳子厚鐵鐘步志云江之游凡舟可慮而上下曰步青箱雜記
嶺南謂村市曰墟水津曰步在坡詩蕭然三石步橫步為斛舟
蓋步即今之所謂埠也

四日晴落午往祝治老疾遇羅房東譚即廷署商勻考記事板
後出城持容車中觀考

天秀梅偶得云尚于康誥曰若保赤子傳曰孩兒未詳赤字何
義愚按尺字古通用赤尺牘古作赤牘文獻通考曰滌赤共十
寸之赤也是知赤子者謂孩生小兒僅長一尺也古人多以尺

數論長幼如三尺之童五尺之童謂成人曰丈夫

又云女之幼者曰嬰男之幼者曰兒故嬰字從女今例不分男女皆謂之嬰兒

亦足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所以姪字以女今男子稱兄弟之子皆曰姪矣兄弟之子當稱送子謂送子而別也攜李虞氏曰不讀爾雅即三黨亦混亂無辨

左傳昭十三年鄭會晉于平邱子產事承曰諫侯請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每月不至杜注行理使人通聘向者正指使人古理李通用即行李往來之行李今作為裝具誤爾至今涇堂解衣對游殿旬今年巡歷布令別闕東北隅地支搭棚殿置茶一切零雜物戲兒女皆移徙之使游人等擁塞之虞注有巡兵監視南北其出入而東西其往來善政也

晚歸夜誦左太冲詠史訪清雄古壯前多苦人後多末事

五日晴在城內外賀歲在二我許午飯又遇余于厚園子厚自
述堪丁未年春對極佳曰云丁亥博子孫永富未央瓦雷春年
彊皆鐘鼎文

昨復抄密脯至殿博榮寶高小坐即歸余思將十二年日記分
類編輯成考而忘山其作之初集然亦非三二年不為功

殆字古訓疑見公羊注然後論語思而不學則殆及多見闕殆
二殆字皆有解矣從容二字楚辭注訓舉動然後載記中庸所
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之從容有解矣物字訓類又
訓法則性後周易言有物而行有恆之物字有解矣說皆見高
郵王氏考忘山曰今之用古語其往々与古義背如贊美人之
文身其曰言之有物其意蓋謂文有包含也不知物字訓法僅
可曰言之有法而已与包含無涉也

六日晴起盥漱早食畢即衣冠登車往祝戴少懷師壽因詣王

三

考衡嚴伯玉梅伯葵許叔刺遂楚軍聞吳侍郎曰日晚車到都
飯後又在东城賀歲車中觀考

三山余氏板橋雜記考祀金陵花叢之盛註各名姝小傳余氏
名懷字澹心明末人也文章家之神力与笛影棧相似被其一
番存寫遂使當日風流踪跡頓不磨滅如歷女境如觀其人
七日晴風起觀積古齋鐘具款識

阮芸臺商周銅器說下篇大畧云三代時具鐘為最重之器故
有立國以具彝為分器武王有分器之篇魯公有彝器之分
是也有誥侯大夫朝享而賜以重器者周王于虢公以爵晉侯
賜子產以鼎是也有以小事大而烙以重器者鄭烙晉以重鐘
商烙晉以宗器燕人烙齊以尊耳是也有以大伐小而取為重
器者魯取鄆鐘以為公盤齊攻魯以求岑具是也有為述德做
身之銘以為重器者祭統述孔懼之銘赫向述譏具之銘是也

有鑄政令于鼎彝以爲重器書司約書得刻于宗彝晉鄭鑄刑
考于刑鼎是也且王綱廢墜之時以天子之社稷而与鼎必共
存亡輕重亦楚子問鼎于周秦與師臨周求九鼎是也此周以
前之說也自漢至唐罕見古器偶得古鼎或至改元稱神瑞考
之史冊儒臣有欲辨之者世驚爲奇今男數之漢元鼎汾陰得
寶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有宣帝時美陽得寶鼎獻之張
敞辨之永元元年寶憲上沖山南鼎吳赤烏十二年寶鼎出臨
平湘宗元嘉十三年武昌孫章山出神鼎唐貞觀二十二年遂
州涪水中獲古鼎有銘刻開元十年獲鼎改河中府之縣名
寶鼎縣自漢至唐類此者甚多不勝枚舉也北宋以後高深古
冢搜獲良器皆不以古器乃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賞加之學古
攷古釋文益日轉核攷攷古圖列宋人收藏于河南文潞公廬
江李伯時等三百十餘家士大夫有其器人識其文閱三四千

四

年而道大顯矣

跌汪穰卿過談良久即去

忘山曰：聽高耿介之人往，厭薄酬應，以為俗人所重，以為瑣
 鄙事，抑知不然。蓋既居社會間，處多事，修多業，安能無往而非應善
 應善，吉不善，應善凶，善應善，安不善，應善危，善應善為聖賢，為
 豪傑，不善應善為伶狎，為小人，孝于親，忠于君，應也，戡大亂，成
 大功，亦應也，腹餓則應之以食，渴則應之以飲，倦則應之以眠，寒
 則應之以衣，人來而我往，為人問而我答，為子在而匪應，為事而
 非應，為晚趨署，與向辰詣重信，信州來。
 八日晴，在西城一帶投刺，數家賀歲，向午趨署，往謁吳侍郎，未
 見，映玉殿轉，晡歸觀考。

連筠籍業，為霸石楊君墨林所刊，平定張石州一：為之序
 中有吳才老韻補元朝秘史徐呈伯唐兩京城坊化邱長春西

詒

何

游記漢石例鏡：冷癡執微群考志要等書十種

學問之鉢博浩如大海靡有涯涘吾身子能居其間欲強記而
至說之良刻方寸之腦能容幾何瘦焉其精神靡焉其歲月不
見其樂恒觀其苦學豈困人哉不善其學是故墮于荆棘中不
克自拔也善其學惟何曰觀其大據其要為瞻而遐矚焉執簡
以馭繁焉儲蓄忠武之觀大畧陶靖節之不求甚解恢之考終
讀其書也善其學向學也

或曰觀大畧其不詳不求甚解其不精不詳其弊浮不精其
弊淺浮也淺也。名學問曰不能吾深嫉夫學之苛縛而傷
夫細也故以觀大畧拔之吾深病夫學之穿鑿而失理也故以
不求甚解瘡之乃夫學而過其言之也非為不及其言之也期
乎中而已矣彼浮淺之人庸足自托哉

九日晴往視鳳老侯又詣長沙見其子稚治譚醫業良久即行

五

又拔刺救危落午趨署晡歸觀考晚秉庵過留晚宿夜去是夕
風

鏡、餘癡姚氏後光著考論光學之理及製遠鏡之法乃姚自
憑其理想窮思而得者彼固未採泰西光學之原理也亦可稱
我國之製造家矣我國人愷思殊不亞歐西惜國器不早定考
利之法何以鼓舞之使進而益上耳

邵康節云莊子遙詎篇言事之考可奈何其雖聖人亦考如之
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言君子里不出其位也楊龜
山曰逍遙游一篇子思所謂考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
所謂行其所無事楊升庵云然以以意讀莊子則所謂因機之
士可與論九流矣

楊氏云唐用元軍相奏行狀及鄭畋鳳池稿多用四六皆宰相
自草五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煩辭故萊公謂楊文公曰予不

修為唐時宰相蓋猶於命詞也

聞秉庵云西國大著作家往往自著一小說名馳一世其即身自登臺演其劇故其神情言動一一如予之人後生歌克洛斯其色捺案即自為福爾摩斯登場寫其秉庵為目覩之

十日未明起盥漱畢冠帶束衣已白登車行仍與慕兒期會于政務館子瑜春生皆在俄詣乾法門外朝房又見保慈幹臣班侯及沈敦老是日浙江系宿謝鬪免祝表胡憲課恩在乾法門外望廟叩頭禮畢登陞觀保和殿筵宴所陳禮羔食時集飲于東興樓向午仍登車行至杭州館擬先眠未起遂訪二我譚

勝固忻然效亦可喜二語無限意味惜多以屬對穠仰前以小

時了：大未必佳對之殊勉強且素不相敵也

心間則萬物皆自得此語亦多以對之二我之心見小鳥三五

游行啄食偶拈得是句意本為物靜觀皆自得句而神味迴殊

六

所謂自得者物耶我耶大有莊周夢西蝴蝶之旨

咸知之荆州記載鹿門事云龐位公居漢之陰司馬桓操宅於
之陽望衡對宇歆情自接泛舟襄陽率尔休暢忘山曰此兩人
亦精神之交也余与二秋有焉

人之自視也多往不覺其可樂其祝人也多在不覺其可悲方
是聖賢嘉傑心胸反是吾俗人矣

十一日晴竟落駟橋文稿烏程沈君子敦名益其亦表道間人
精西北輿地考石洲錄共有三反一生魚米之鄉而羨蕪者多
是不越國塞而好指畫絕域山川篤精漢學而喜說宋遼金元

史事

向午出城是日吳雅初約飲先赴焉小坐即去板刺數家趨吳
同吳侍郎十三日往任浦繞道地安門沿途投利而歸展報紙
閱之

舊金山留學生上政府于徽時持約力爭彼邦黃白分校校之
議澳洲雪梨華商上汪欽使于請設領事保護商民免為租界
所共城苦暹羅商民亦上亦兩江督訴該國之苛待嗟乎國弱
夫其民幾何不隨所嚮受人之侵欺乎

楊升菴愛盛弘之荊州地所記沮水幽昧云桐木傍生凌空交
合危樓嵯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于青林之下巖猿流聲于
白雲之上

山凹之地坳而墟市其曰蒸唐詩春雲生嶺上積雪在蒸間
十二日晴起時日猶未出檢園澤存堂五種一賞昌朝群經音
辨一顧野玉玉篇一孫緬唐韻一李文仲字鑑一部忠恕佛鷲
皆小學界中之精品也

仲驥考到有屬分致賀歲函稟即率筆者之誼遣人分投請要
入侍母談往祝以老疾同已累瘵即歸報說輿地事

七

晡詔重至畧譯即去是日成丁未元旦早朝詩一首錄如下
中宵臥不寐兩駕待明發墨裳祀朝露臨傳向紫闥掖門何峇
堯王道直如髮朱霞麗飛甍闔洞然豁觀、殿陛高天語鳴
九霄百官肅多譁一、珥金貂知天子尊不惜堂廉送美哉
捧孫功赫乎鄴侯勞

展報觀之御史吳鈞一疏佈識閱議為迫日言官中不多得之
文字蓋即論司法與行政權亟宜分立以祛種之弊害語之痛
切陋哉南史猶斷：以事也

十三日晴起盥漱畢即趨署是午吳仲懌侍郎履任園署皆衣
冠行相見禮晡歸展報觀之夜家祭

北京報載美國有天文師名布丙古亞彼早已推算前美總統
麥金利某年被刺以及美西之交關俄日之戰爭土耳其與俄
內亂金山大埠地震為災所占各事畧多差誤又未來之事預

料千九百八年英王秋鬱斐為英吉世之王俄皇亦崩土耳其
國王亦逝各國英名總大臣俱自縊紐約全埠火災全球之區
地震不可勝計云云 括錄是以驗其後

十四日晴繞道地安門內投刺教家即趨署唐吳二堂已先在
晡出崇文門投刺教家因詣厥特在論古齋小坐觀名人書畫
有馬元馭江東莊詠人冊頁極精亦價值極昂又至厥甸向掃
人舍內捐銀餅四枚蓋為江北難民設也落晚在舍徑堂小坐
即歸

古考以竹簡秦漢以下兼用絹帛觀于漢文集上考囊為惟可
知

師南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
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藝之精也通乎天丹鉛錄云

古考以馬駕車多用騎者騎士乃胡人之制趙武靈王令國中

胡服騎射其事始入中國是不待攷

漢書虞詡疏公卿異懦容頭過身蓋以猫犬喻之凡猫犬鑽穴頭可穴身即過矣

十五自晴大風觀徐星伯著西域傳補注星伯謫伊犁數年故于山川道里知之最詳因筆力于是書以今譯古精瑣可據又畢秋帆号考地理志補正唐初缺賢疏于地理撰志多漏誤畢據古志考正女湯失

向午出城至杭錢西館焚香時擬先談留午飯時遇虎坊橋迤西投刺坡家因訪二我談見商常熟山水冊十二幅渾厚超絕直逼耕煙又畫秋山旅行圖手卷點染青綠竟是宋元手法晚歸亦祭觀報

忘山曰猶太人為世界上第一資本家我華人又為世界上第一勞動家蓋凡地球上大工強半藉華人之力而成今巴拿馬

河事又向我國南暮矣

管子有云人皆貴則事不成今推疑其言

十六日晴本朝康雍攷據家余最所心折惟學者從風而靡漸
演為目錄極劾家此又漢學家之一反相也極劾目錄學誠不
可廢惟多費心力于此而忘其大者遠者宜夫被瑣碎之譏乎
以自解也

往視治老候投刺教家因趨署閱郵部印信已鑄就存長官諭
於明日遣人往取晡出城游觀陳列所因詣新吾適他出與夏
莖保譯

聞夏君言咸同以前士不讀畢十三經者不為童子師是知
當時風尚猶重讀書不治之業也自髮逆亂後風氣一變
往之四子者讀罷即覆饋制藝中而經史無向津其矣聞嘗有
塾師端坐為生徒講孝道者補瓦匠在屋樑上聽之忽大笑既
九

下遊以某塾師之不通語人蓋此道幼時亦嘗從名師讀書以
其故改業耳嗟之及君生髮逆前故所言皆其幼時所親歷者
白頭官女在側坐說元宗余為感慨係之

十七日晴說惠定宇九經古義述首云漢人通經有古法故有
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
說立于學官與經註行五經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
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詁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
經師不可廢也志山曰古訓固不可改而執古太泥者亦有不
可通之至法經學亦不可不知

禺中趙夢圃訪林耘齒眠未起入其室坐徐待其披衣結襪漱
齒歛面列六命駕將出矣又往謁王相慕先已先在余亦入侍
坐久之為晚至同輩者甚多醞集舊同僚坐有石孫建侯幼鶴
懿目擊宣文初靜涵夜歸月明

十八日晴觀惠氏易例余於國朝經學亦亦欲博觀詳覽之
方欲辨別其優劣尋差經學至本朝諸名家已披卻導窺如土
委地余殊欲搜集諸書採其精華芟其餘蘆蒼華編纂成一書
中以備學身願此事頗不易也
向午趨署觀報聞天津有搜獲炸藥一案故適今皇城門禁殊
嚴

荷蘭人又形取締我國學生不形倭日本與米利堅多美于前
也華人游海外隨地生荆棘當自怒耳夫諸尤
曠婦有王姓名瑞觀者送來國史大臣列傳一部啟視乃先人
事跡入國史者蓋王君充國史館供事獲親見之廼私取別寫
一冊見送

夜慕先醜集擬兄及壽生等于家余亦與焉

十九日晴起日猶未出盥漱早餐畢與慕兄同車至西苑門外
一。

兩

朝房中坐因昨有詔再蠲免浙省錢稅同省系友謝恩也會時
廷異釋寐年人來是日異中開印吳侍郎日中始到誦人亦衣
對相聚禮成飯罷拈名散余亦歸濡筆以補三日內日記報有
家至沈公^人兩人也沈公善談名理余靜聽之得條理甚多記之
漢官制有曰諫議大夫蓋既諫且議也故當時國有大事必集
議洪容高述之詳矣今之諫官則有諫而無議豈古意乎
曰良法曰美意意也其法之精神也今之變革其多繁其形貌
遺其精神是謂知良其法不知美其意
沈公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凡世界上有形有質者謂之陰其無
形無質者謂之陽其于想念其謂之陽曰正心曰誠意曰致知
其形無質者也屬於陽也曰齊家曰治國曰平天下有形有質
者也屬於陰也其界乎陰陽之間而為單本位者曰身而已矣
曰脩身而已矣孔孟皆脩身學校其言曰反身曰誠身曰踐形

蓋陽之界至身而止陰之界自身為始能脩身而後不眈于陽
不溺于陰陽有所附麗陰有所發生年所偏重而道於是乎全
又曰紫陽一革多講心性毗于陽也龍川一深多談事功溺
于陰也陽重于陰者墮于虛陰重于陽者偏于實皆非也惟
孔孟言修身而心性在是事功亦在是所謂支配陰陽者過不
及而適于中也

昔稱大舜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謂兩端者一陰一陽之謂
也

禮者有形之聲也陰也樂者有聲之形也陽也調和陰陽
用其中能中和而後禮樂作也

今社界上學問也政法也不流于虛則溺于實陰陽不至天地
各隔安望其進化也

二十日晴暑覽江慎修古韻標準及四聲切韻表

一一

江氏曰唐人叶韻之叶字亦本在病病在不言叶音是本音使
後人疑詩中又自有叶音耳叶韻六朝人謂之協句顧師古注
漢書謂之合韻叶即協也合也猶俗語言押韻

反切二字多別古多所謂反創自孫炎唐末諱言反遂改作切
相城方氏曰古音之止於沈韻猶古文之止於秦篆然沈韻之
功亦猶秦篆之功自秦篆行而古文止於使等字斯盡一則漢
晉以下多以意造考其紛亂何可勝道自沈韻行而古音止於
使等沈韻盡一則唐至今皆如漢晉之以方言讀其紛亂又何
可勝道邪

作順天府三十字詣長沙回候知昨日頗危險到巽映在东城
投刺數家晚歸是夕可庵過誌作後蓮先及潘經世書

二十一日晴觀嵩庵間話珠楊園先生詩補昨日記又檢閱先
祖補筆公日記蓋在咸豐壬戌癸亥之間

2 文三

飯罷出城至杭州飯時擬見時擬修葺仁錢杭州兩飯匠人劉
姓者未估工因与擬見先後在兩飯中屢劫哺又投刺教家至
殿博小坐歸晚醴集于蕃可庵新吾訣人于同和居可庵賦詩
工部裁改後作考題七律三十首

二十二日晴觀士禮居黃氏叢書中有歐陽氏輿地廣記龐安
民傷寒總論果云九諫張華博物志詠書計二十四種

向午趨署觀招落晚訪穰仰細齋晦翁皆不過至貴胄學堂晤
子琦是夕聚仰林耘邀飲坐有杏城新吾景周詠君

聞商部持開動物院自非洲購得珍禽異獸由海舟運至尚在
陸中中有麒麟一雙殆自西狩而後罕得見也忠山聞而笑曰
孔子升入祀應有麟鳳至

二十三日晴觀奉省地圖為午趨署哺出城至四如春咲湯園
皆南中風味俄至醉瓊林啟宣藝匠仍也坐有鶴莊仲和詠人
一二

逮真余先婦夜作後李渭東書是夕枕上成麒麟操一首錄如下
麟兮麟兮來何莫海水漫兮山嶽幽阻我皇明聖兮仁風扇
布尊彼尼山兮憲章文武大用靈囿兮萬人游觀珍禽異獸兮
武河且舜與民同樂兮履者煦姬師彼遊荒兮後我皇古

二十四日晴日燭中出城訪二我談詩二我極贊余麒麟操語
此篇為頌聖之作古茂麗雅首二句字限蒼茫感喟最擅勝場
惜曲高寡和也二我又謂余集中詩作以詩篇及大鈞陶萬物
荒山無人跡我有良田四首為最高知音者多笑人

經才表妻落干往弔遇縵仙俄趨等晚婦作日記夜覽全校水
經注三國志詩葛恪傳并銘錄

楊氏云世言輿地圖始于漢光武披輿地圖而不知前漢淮南
王傳已有輿地圖之語地以輿名取易坤而輿之義形天如
張蓋也張衡作蓋天圖義取以蓋天輿地正可作對

三國志陶謙疾篤曰非劉玄德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糜竺迎備
備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公四世三公君可以安與之孔融曰
公路豈憂國忘家乎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個目則去此公
四世三公六字凌人遂不曉冢中枯骨為何語忘山曰古書之
不可輕刪有如此

石勒自稱遇光武當立驅中原今攷二人有相類之事可以覘
其高下光武渡呼沱河俄頃冰合如有神助其後帝命其妻為
危渡口示天幸不可恃以戒子孫此其大度何如也石勒擊劉
曜濟自大碣以河冰泮而神霧助禱為靈昌澤只茲一事去光
武遠矣

二十五日情款吉林地圖吉林在奉省之東南有長白山松花
江州縱互南北吉林城在江之西岫北指哈拉賓東指寧古塔
南毗奉天昌圖府之伊通為善為治亦亦方一重鎮也

一三

昔年趨蜀觀採閩苗未游学之華人雖一券數千之多大都習
速成其居其大半入高等學校不及百分之三之我國人之性
質一至于此豈不可歎

晡歸說陳壽三國志愛章暨慕先過因偕邁達師邁達以一女
子隻身萬里外及之好學不倦西方女界中何多慕傑哉
晚詣慕克譯

我國社會有殊異之習慣性為改良所多者富家擁巨資輒布
衣蓬門陽而貧其貧其家多僱傭而門庭恢之裘馬視都又佯
為富誠不可解忘山曰富者不如是將被人侵欺何以保其富
貧者不為是必至貧貧者門槁俄而死矣噫

二十六日昨夜枕上聞雨聲漸瀝醒已晏窗不見日起盥漱畢
俄趨署昔年晴霽是日署中開用新印紙報

江南大捕革命黨徒騎四出往之希圖厚賞并年輩其覆後之

幸

冤死多算為叢毆爵為淵毆魚一何俱邪

趙侍御炳麟訪度支部往事每年預算決算部覆金混要有碍難施行者改至明天府是日演習親耕禮農工商部堂司多乘觀其間有耆耆年八十六從自云四十五歲時即至府署供役於今四十年矣是亦緣孫之老人也隨見玉東板橋善宅中婦讀史記貨殖傳

太史公言理財之要曰善其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身与之爭忘山曰此篇實與平準考相表裏皆譏武帝有微意也

原憲不厭糶糠區于窮巷子貢則結駟連騎聘享此侯仲尼一曰已貧富不均如此

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我予趨時若騶獸擊鳥之獲曰吾治生產於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忘山曰新大

一四

陸游紀所稱經濟界之拿破崙是也計然之術所謂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理財家名言

二十七日微陰晚永嘉書二劉文集即安茹安上昆仲也又觀星龍江地圖吉黑兩者疆域遼濶分孫岳稀往一孫地轄千好里地多崇山峻嶺黑省尤甚朝廷皆以控馭蒙古新疆之法法之故區盡部分極疎簡也

隅中趨罽唐美二長官皆先在觀振聞泉抄械鬪之風甚烈地方省坐視不惟捕也西某天文家又預笑地球將与彗星相觸不驗身屬矣

昨詣新吾園益高來踵往中和園觀劇夜飲于易福居季鷹在坐

益高云我國社會上普通之性質与东西人有異蓋彼國人大都處人之範圍界域内以不違犯人之法律為榮我國人則不

然亦以破壞人之法律伸其野蠻自由以為樂此大相戾也

二十八日晴觀內外蒙古圖說薛浪語集即趙署觀報

趙侍御條陳豫算決算議起度支部將國家歷年經費出入
之內容和盤托出蓋數十年來各省銷費未報部共有四百餘
起之多無論民不知即朝廷亦不知也財政之紊亂一至於此

見正月二十七
日北系報

法國政教分立新律業出其原因有二一自法國大革命以前
教會權力橫肆財產半屬中國人民洎日革命軍起悉奪之拿破
崙出欲優假教門而立條約凡昔所奪皆還之其人又為定歲
俸執近教士生齒日盛其權力之橫溢漸復其初已非後舊時
之條約矣此一原因也一自舊條約許教會建立學校任教育
義務於是編國中暨舍林立所教之少年皆溺于迷信又於哲
理修身外別無所長而宗旨又往往反對政府於是國不設律

一五

限制教會廢止女教育權嗣又因女不擔任教育遂併以減削其歲俸此又一原因也合二原因遂阻礙而成今日之勢得於是宗教之勢力一蹶不振

晡詣湖廣館是日吾浙同省京官園持演劇夜云鼓枱散歸二十九日晴終日不出款新疆圖又覽德安城守記及方氏集韻皆在永嘉書中作日記觀抑

時報論我國目前批貧之法當注意私人經濟收入何謂私人經濟凡區內八一國者土地二國者森林三國者礦山四官行工業五官行商業六官行富載業七郵便電信電話事業八鐵道事業又云澳洲政府即行此策其一切租稅取之于民也極輕與我國同而一切大工廠殆無不歸政府之自辦以之應政府之度支俾之而省好忘山曰太史云謂理財之法最下與之爭古今之情勢不同寧不遜與民爭利之極於昧夫百計蝕削

敢刺之也行法實我國救急之良策管仲強齊何莫非本此道
載夜鏡史記日者列傳

二月

一日晴昨戴少懷師贈余所自撰出使九國日記是日夜冠往
謝又訪林雅謨午詣祝州飯極先臥未起俄又詣仁錢飯蓋
余於每月朔望必至兩飯焚香禮神也日中趨吳觀報

晚在泰昇堂醴飲電報股柏峻山唐遇高詠人約也夜歸

二日晴風觀新彊圖趨吳與向辰日詣慶後山家看屋後山所
創強武學堂在女屋後今將有遠行學堂傳歌舍宇一空而吳
侍郎所屬余等注視以賃焉暫為郵部公所註相去一里餘
有體操場可以停車馬余與向辰履劫而歸唐吳二長官皆許
可遂與議租價程等成議

三日晴風晨起仍觀新彊圖吳中趨吳落午向有詔以林紀年

一六

權郵部尚書映唐吳二長官咸云以屋事白劉曰移林公決之
晡與次臺毅仲瑤仰革衣冠往謁林且請蒞任期未得見傳語
曰二月初六午時到署遂皆散余歸向暮先有簡德使消息
苗東學生又興風波毆傷監察友曰爾之來也為復伺吾曹之
行止也吾安肯受楊使大怒將削其學費之支給學界愈憤開
合集議思有以抵制之蓋邇來在京新組織一監督室多與領
學生費用註介紹學費為作保證書以防弊害也且多立監察
官以稽之學生不服竟釀斯禍
新名詞曰年表後之舉動皆哉是豈以狀矣人之有所舉
動也必表以先之說以主之而後舉多過動多妄是故凡暴動
多禮亦干冒法律肆然罔覺者皆謂之多表說
日本東京博士金井演講貨幣之言曰凡貨幣之單位必適合
乎社會財力贏縮之度而後享其利單位者何日本曰因法曰

佛郎英曰鑄德曰馬克日本已失之稍高高則其民將流于奢
侈而耗其國蓋當未改革時日本一國當法可佛郎今雖減之
猶過於法故彼懼法以為威也我國人銳心邦計而鑄幣乃準
一兩為單位抑何不自省邪

四日晴微風觀輿國益高以電語相召若以即去因呼匠新製
註飽味始登車去至新吾律見益高乘廢及夏燕保與縱談

燕保云刻少必用宋字其形橫瘦直肥彼為此者亦極有意蓋
肥者較堅牢免受侵損茲瘦者亦賴以保存之且其外圍較粗
者非倚以圓其內誠不獲已也迺今石印者往亦仿宋字而
肥其間者何邪又云錢版於五代之馮道

映二我亦至共飯盡飽遂相與談諧益公與二我皆通音律乃
各盡其技二我為鶴鳴九皋益公如雁唳長空

晡夕有事出城余至殿前觀慈善舍男女學童俾操唱謨凡入

一七

觀身皆出館併齋別以優等及次優之坐夜有煙火之戲余
未暇觀逮暮遂行至弟福居又與二我相見

迄今京師暨諸行省學校林立其中學子誠不免薰勸染誨不
端氣習強半智慧雄大有高瞻遠矚之概先是生機原未可
遏抑以挫其生長也挫焉彼將化為卑齷巽懦奉天賦之美質
斬然多遺不滌可悼惜抑且時方幼穉血氣未定何用苛求而
苟加之學問彼英厲之氣鍊焉愈純摩焉愈純精光由舍自多
慮其散亂抑之挫也美事本自性獨何於學子而適之噫

五日晴觀張氏畫亦有風俗通雅氏篇衣冠過次老向疾遊趨
異觀抑

法蘭西教宗遭新律之頒失教育權教力微矣我國地際斯時
並隆教主之祀典相反也抑何泰西雖能我國之尊孔也教
之權力自若也

晡詣鶴莊送行又謁函督松鶴帥未見至順天府因往游太學
觀孔廟石鼓射樂器盈庭俎豆陳列明日上丁天子將執行禮
已先齋三日矣

衍聖公來都今日召對蓋詢升大祀恩

晚歸過少川族林寺夜作日記

六日晴觀張氏所輯此本此考為周秦遺考所著今已止矣張
公復從散見于古考所引考案集成篇亦頗不易矣日禺中趁
馬車中觀考

高郵王氏解易有轉碼不移身乾天行健以天道解天行誦尊
而光以搏解尊不可藻以祿以榮解榮女子貞不字以懷孕解
字恆新而不厭以匪解雜師出以律以法律解律

舊午林公蒞任諸人以次晉見皆一揖而退觀報

美國通國鐵道之長過于月地之相距離廿一年遇險傷人之
一八

多猶逾俄旅順死後之人數其每年獲利亦擅非常之厚

英印度議院有倡許土人自治之議其言近公

映往賀吳仲老七十壽在雲川別墅款客余俄造二我談速暮
乃歸

七日晴觀西藏圖又窺駟十三冊記亦張氏所輯也趙巽為公
所債屋事訪長官之命映又往履劾與屠傳聞談判已有成議
注續園場晡林吳二公移散異中人漸空余躬坐觀報

政黨之於國精神也欤哉東西皆有之黨援紛歧至名樹幟不
相下往之以抵拒既久相激相摩而反相成此吾人所共聞也
日本三十年前改革大業政黨實握其年上之樞樞政府不敢
違遂造成良憲法以利其國厥功偉哉迺新社會既成屬以兵
威其鄰華歟于前俄躡于後武功耀大地其程度殆益高法令
愈益齊美而政黨顧蕭然不振是獨何歟蓋處患難則相持以

公叔孫當安樂時不免治、惟私權、是執味其所宗其墮于卑弱也宜矣

曰政黨內閣以戰勝而據政權也曰超然內閣不囿于政黨也也政黨內閣以英吉利而獲優勝

八日晴觀雲南園又觀張氏所輯涼州記三輔舊事共五種題署落午詣芳福居二我仍飲坐有出使日本參贊楊君贊且譯東洋風土云詳

日本有三異焉他國所絕多或罕有其一帝統之一姓相續一飲食之簡薄一婦女之多恥

日本山水絕秀通西京之日光景物幽勝我國江南名山多有突過之者

其商賈之對遇異國人最多品格能欺則欺之獨待本國人則異是

日本屋舍結構局小而精雅殊倫多一家不蔭花木尤愛畜魚或聚小石

日本多奇寒多盛夏

日中微陰有雨去晡歸作小字夜觀中倦而里卧

九日陰觀園又覽子夏易傳司馬法及皇甫張所詁人集趙巽觀報日為北京報頗可觀連日殊多精采不解其故映詣燈市

日者郵部新屋部異一切晡出城赴范松棧之約於園學堂酒

器與慕兒偕歸觀寺
史記酷吏傳杜周之言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跡為令忠山曰律令二字迥如是分別者余今方悟

漢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多貴其後從吏卒皆事上考言外國奇怪求使盡與今之物求出洋其相似又燉煌置酒泉郡尉西玉鹽水往有亭而崙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其獲田積

粟以給使外國者與今之海關道等備出使經費亦多以粟
穠粟將至天津入巡警學堂明日行三月始得歸是夕余餞之
于同和居

十日晴觀園又蕪三補決錄及穀常侍鍾詩集李君虞為書詩
集趙巽觀抄

是日雅慶設之周年在園帝廟祀懺與陸衡浦偕往相馬晡唱
湖廣館吳侍郎在彼演劇款客連官貴人咸集晚先歸觀考
太平御覽引魏侍中周生烈子之言曰天下所以平者政平也
政所以平者心平之心所以平者衡平也衡所以平者銖兩平
也銖兩所以平者度量平也量所不均也衡所不平也謂之太
平又云行賞不治是春半生也行罰不威是秋半死也皆極精
語

十一日晴星期日休息

二〇

迎來新機大啟官府學校多并有休沐期日七日為常肇端於
景教誦國民俗靡然從之今茲疑之流入吾華推稽其故曰元
始神人闡宇宙鑄萬物六日而畢七日迺告厥成功之期也以
故教家徒堂循是日次周雜復始瞻再造物順是為帝智者笑
之性多謹守弗失於斯日也農輟其耒耜工休其斧斤商止其
營業士罷其所學郡利用之莫不以理之既疎而遠其則考殿
何故歟且吾國大易有之矣七日来後而表家子弟其於既歿
之父也更七日輒有所神敬彼芒之翁里山川遙阻越千仞
不相交通迺於是留乎端牌合其響采道何道哉意其陰陽之
精造化之機運乎自然者乎不自覺歟不然何遠迹之奇間為
斯也吾又聞諸醫家言曰人身小天地其精氣流轉更七日一
周驟為其說者有所疑終迺益信後為是言必有所驗要非無
根夫天地亦人耳又奚足怪

訪沈兩人譚兩人善言數与理推本為事以為哲學之原及舉
周易洪範二書曰是至精之作也聖人以此垂教籠括宇宙庶
弗惑也又曰周易下經言人事上經言天運三千年一卦五百
年一爻主夫卦也聖主夫爻也賢主驅聞之若河漢也

又云五兵配五行土首用事其次木其次金方今火者令故弩
矢戈矛屨而槍礮竹終皆用水莫後利用術天故不可測也

映往妙光園中楊仲莊妻表伯齋弟洛仲華皆先在晡歸觀者
是夕詣泰昇堂可庵呂欽子蕃林和芝樵皆見

十二日晴觀園又覽錢溉亭淮南天文訓補注版書及碑帖書
二人來

趁署間治老病亟林公至晡以事見坐談鐵業久之

潮汕鉄軌成商業也南安上疏更三十年公家贖馬納為國產
岑帥事之曰是墮商人志遏其機也將皆視陞夫誰踴躍以

二一

從事農工商部卻之曰國民實業匡助之不暇胡為限之且鄰邦既以攫我利權限年贖之厚國力也齊民擅之利匪外溢奈何外之與敵國等詔下郵部議焉所慮甚大未可造次言之也山曰我國安積弱之勢外債累千百萬新蘇州創百端待舉需財孔亟將多方侵削于民澤竭矣脂窮矣夫惟從事私業若路之礦若森林若郵電惟公家若之若澳州所為其匪敢奪國民之利以多己有也財有匪出斯斂民其害群之事尚矣是故潮汕鐵路限年贖之以掃國有不悖於正也獨我國人性習所望者奢歲逾三十程憲其勅是詔一下人將裹足將決行者自辦之路皆廢不舉岑振之說匪多見也據為恆理是不然

晴掃為川如講左氏夜作日記雨

十三日陰雪威墮地輒融觀園境郭璞墓徑及黃帝宅徑落午

趙夢周三長官皆至逾午微晴映與向辰借玉燈市口新公所
納租受屋與慶君談茲履視各地決完葺其一、指視隸役使
從事焉晡歸於未時霽

晚因治老病危甚往視與治重時百談

十四日陰起觀姚氏周易學

包慎伯撰姚君配中脩云姚氏知音律善鼓琴其鼓琴也於對
几設副琴鼓玉宮助之時副琴絃不動而自鳴又几案兩置杯
盞及櫺榻時或響應今怪問之君曰各物皆有數數同則響應
者亦所載寺磬每季故自鳴僧慮其不祥亦竅常為剋磬成痕
而鳴止蓋其聲與官鐘同數鼓鐘於宮磬應于寺剋痕雖公細
而聲之數已與鐘異故鳴止忘山曰余於是悟琴絃電之理二
我言電琴絃而通焉者其數同也夫鐘形如凡物莫不然
曷日趙視治老疾殆重時百皆蹙額久之報內務府大臣至蓋

二二

奉太后命來視疾身家人跪以迎既入省視且索醫方觀之
欲賜藥果數也

趙善吳長官先在與向辰入見坐談

西國語言文字其音讀有平與入而無上去問諺那錫侯細譯
之果能

晡借向辰詣錢糧胡同者屋仍還公所晚詣次考考衡力腴皆
相見向是日醫者二人皆云不治肝脈已絕不復下藥

十五日半除時視圖又見胡墨莊儀禮古今文義疏易中往視
次者閱晨已昏暈二小時氣奄矣奉家奴遽將為治後事俄氣
復回喘聲又作始查一息矣余遂出城至兩飯拈香蔭午趨
署以電話探詢氣程未絕同僚為憐孫者滿人也嘗為余言其
父垂危有趙姓者素為療救獲愈余是日因挽葛借詣次者亦
以撥時伯訪重華曰事急矣盍延趙君至一試之皆曰可乃以

車往晡道至入視移回不可而矣既而日括以玉寶丸投之或
有捕舍夜必至是丸絕少醫孫家者有數粒倩僕取以末童便
下之至晚至夜初夜向微有效道後至曰丸可後進也

呈文余醴同省許京僚于醉環林席散往視如初

十一日陰視圈見黃太炎令水經表趨視次者云有勢樣修未
敢信焉年趨異觀報

中亞美利加二小國至關一曰尼加羅瓜一曰洪丟拉美人時
勸阻之我形未已也

摩後哥士人斃法醫士茂森法人大怒索摩嚴捕犯者並償巨
款且疑及德人陰主之德報力自辨也

瓊州醫學教習人報帝騰登我苗苗穠穠何不適教育之
使為國民罔穠俗有奇特者人病不台醫殺難以祀神不愈祭
以豕復不愈以牛殺牛而疾如故則曰是獲罪于天多所禱也

二三

送信至此

晡往薇郵部訪公所俄仍詣次老閱頗有生機丸之功也蓋易
喘力漸足僂復和能喚能咽呼之自用但不能言耳而語報傳
單已聲言昨晨出關

十七日陰起同僕人招稱治稱尚平昨夜丑刻夢逝為之惶然
余於壬寅春來都叩受次者知命入編考局襄理分纂事其冬
以他故告退自是居京師數年以來雖踪跡較疎亦不時相見
去秋新省制下又蒙次者首调入郵部佐理一切自砥菲材感
深知己豈期不數月而公病終改不起邪公固為新學界中偉
人吾為天下痛又哭其私也日中在次者許時廣友紛至群共
部署喪儀俄又至署曠往東堂子胡同勅視屋舍晡又至甘石
橋即次晚間來賓益盈而刻入棺先行家人奠用湖南風俗以
贊禮即讀祭文次外賓叩禮成各散

影

十八日時晏起盥漱畢即趨甘石橋時鼓樂儀飾畢具賓客如
雲同郵典優隆已派洵貝勒親往奠醊註賞銀二千兩治喪日
中天使至禮成而去

是年余在松筠庵醴賓初期在先不飲不往坐內存兩人益高
梓枏穰仰二我詠人哺席散又群至二我家小坐晚歸

穰仰恚噎喉間時作響已久年大妨害自成一聯云百端刺眼
都成夢秀感填胸欲轉雷頌佳

余擬成挽次者朕云論華夷教育有施公導先路開世界交通
匪易帝隆純忠跋云長沙張尚書負天下重望有年庚子亂後
除舊布新公首勸學務學盡賢勞務未竟其緒至今海內序序
林立斌之多嚮學之士惟北蒙南黎亦漸被教育厥功厥不偉
哉玄秋相廷改革官制後以公任郵部事務盡誠心力交悴偶
感寒疾誤于醫藥寢臥不起豈非天才公德量過人表裏純一

二四

人游世宇如坐春風寶琦兄弟尤荷垂愛為天下痛又哭其私
用製挽詞以申哀悼

十九日晴觀園又覽章宗源隋書經籍志遂詣甘石橋晤時百
藩午趨署視報有論東西各國裁判之種類謂大別有二曰普
通裁判曰特別裁判普通裁判其即各級司法裁判關於民刑
訴訟屬之審理焉其特別裁判類則必多陸海軍裁判農工商
務裁判官內裁判警察裁判財務裁判行政裁判權限爭議裁
判志山曰今朝廷革官制釐權限期清界域不相侵也而決部
院行政範圍昭視其長官之強弱為廣狹強其往之橫溢其移
雖涉人之藩不顧弱其合忍不敵與爭烏白之平是國當置權
限事儀裁判矣迺闕修年同憲法其在乎

映佳贊新吾夫人之耆見益高及夏盛老

哺吳徑方為其妻以表往吊見穰仰問德素志與我有卻外交

乏人失禮也津鎮鉄路士民又交爭應之其術幾窮

晚在長沙家酬接賓客見子蕃是日同學界人將為長沙開追悼會又為範銅像感其有功于興學也生榮死哀長沙有焉

二十日晴觀園又覽劉孟暉左傳舊疏攷正諸長沙詳見方衡又楚軍車中觀中孫林然未創反語以前所謂不可為區奈何為那何不為盍如是為爾之否為旃者與為諸之矣為只皆古之反切音也

彫亭林云三代而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為字矣二漢以上言音不言韻周顛沈約出音降而為韻矣又云凡易象左國楚辭秦碑漢賦以至上古歌謠箴銘頌贊往之韻與詩合實古音之證也忘山曰研究音樂亦攷古家極有趣味事

昨在仁和許與梅先為象戲是夕鄰居醞宰余往佐飲

二十日晴連日奇煖觀朱紫陽楚辭集注詣長沙許遂楚畧

二五

觀

郵傳部將移新公所在僅市口路南車長官指揮月之二十四
五兩日遷彼是日隨那泰議往視區畫部居寬度是用晴歸後
遇長沙天雨與時百畧談即歸至家雨止

二十二日晴予長沙挽聯又改數字云看神州教育重興公道
先路謀世界交通不易天監孤忠萬干楚署飯後語新公所痛
歸

昨見肉抄有禮部奏覆汪學使詔書呈請歸宗一摺酌古證今
允合情理之當讀之典雅有味

誥部法事作禮典刑二者須用博古家為之彼引經據典能見
誥實行

余考日來彫甍女退是固我國美術工之良不易也蓋虛實必
至到其味乃自然而有

二十三日晴赴署車中觀考本朝治漢學訣儒術博淵澹考核
精確焚數十年之功僅一解得經文字句明白供人之誦讀而
已學問之道甚難哉

到署觀報伊犁將軍將徙川北^民邊農工商部欲實行廣西墾
荒皆邇日重要事

坐人力車至新公所時完葺已竟灑掃淨潔以待遷入屋舍朗
朗百餘間殊可喜晚歸余近年市買魏碑石多王僧司馬炳崔
敬邕崔頌供人墓誌及姜纂等造像共十好種

觀典故紀聞所交河余繼登所輯也

二十四日晴觀園又覽別靜修文集在畿輔叢書中趨署車中
觀考是日署中移遷移几榻厨笥四壁及一切什物皆移置狼
藉移運往新屋肩挑背負人役每襍盡庶務責任故余連日
頭不得息而文案會計公事皆停不化

二六

是午與向辰文舫小飲于同和酒肆回輪仰墜陸衡甫踵至即席共飲盡懽

晚歸讀史記魏女武安傅仲孺諸人列傳

二十五日晴暖觀園又說翁善花室文集大興方彥剛先生履錢撰也嘉慶間人

向午趨署舊公所已空有郵局西人未接受虛舍行將改為郵政總局也因至新公所已部署安妥規模整潔是日星期日教

察之庶務室面北窗明几潔勝舊屋多觀報多云耳聞晚歸偶說亭林先生經說亭林為本朝漢學開先時彼說經有不沾之致證項脣頗抒大義踵其後者自著名數家外皆流入海算沙因而不知返矣

經學別有三曰經攷曰經解曰經義義為考治義理者也解為考治小學者也攷為考治校劫考也

漢學之精者余多責焉夫語其流弊所及有二言足以括之曰
以松勁蔽群考以小學蔽全經松勁小學二者疲弊人之精神
數十年以為經學在是更無暇向義理不審古聖賢面是經典
欲何為也

二十六日晨起觀園又說居業堂文集大興王崑繩著崑繩即
与李剛主同師顏習齋先生也俄趨罽是日長官皆至為遷
入新公所之第一日

昨詣長沙時有德國人來弔挽聯編題頗多

歸觀京報汪君穰仰所為甚本日論說中有教語云曰此之馬
出于吾國者每匹價不過數十金一至日本加之訓練猶售吾
國直千金各省購之爭先恐後同一馬也何一經出洋價增數
十倍其理不可解忠山曰不獨馬也凡物皆然惟人亦然又論
經濟之原理曰生產之數過于消費之數乃謂之經濟之消費

二七

生產之數不敵消費之數則謂之不經濟之消費

時塔前春州編地海棠滋新綠生意盎然嘗曰白云春來萬物
多顏色猶幸以屬對

二十七日晴裏衣及袴皆易袷惟衫著綿衣袷因又說帝王禘
名銘通州劉錫信撰趨署是日多長夜至觀報多要聞晡玉順
天府慕公出春孫戶亦鎮焉遂歸

前聞英國海軍意空中戰艦其製作已臻美善蓋為軍中利
器之一忘山曰海戰將一變為雲戰此其造端也電器日精火
器極廣海戰之用火又將一變為雲戰之用電

又某報紙云西人某將在海船中設新聞報用多綫電通陸
地之消息又云法國某欲創浮海博覽會用巨艦肆列百貨游
行五洲著名商步維人來觀

二十八日晴早間與慕兄在長沙碑公祭遇陸鳳若登戴少懷

師存年過新吾之內即趨署是日林長官至林成虛心訪向力
圖振作余及向辰以他事見因牽連論及大局固勸林速覓
官制釐權限然後議治事林唯之

晦歸北城墻道已通至家未暮觀考

形寧人說易良其限引意裕黃氏曰抄之言曰古人之所習存
心者存此心于常用之地也後世之所謂存心者攝此心于空
寂之境也造化流行无一息不運人得之以为心亦不容一息
不運心豈空寂多用之物哉世乃有游子浮食之徒株坐攝念
亦曰存心而士夫溺于其言以將遠落世事以求其所謂心以
文德也忘山曰佛教人多妄念者非以人多念但不可妄耳昧
者習為靜生一念一派是二乘家言非佛本旨

二十九日晴觀園昨觀錫信滋城攷古錄今又覽耿極王制
後規趨賀新吾壽与丞保益高福存午趨署是日署中議婚題
二八

火鐵筭視報

上海一區昔身人、謂樂土而今盜賊橫行、白晝劫人、西捕亦弗克禁、天下事不可思議、身如是

英人迫我禁絕鴉片、曰十年後此害斷盡、當遣使相賀、否則徒令我商家損失、販運之利、考罰不償三倍焉

晚後詣秉庵、與益高輩談語、歡嬉、夜深始歸

三十日昨夜雨起、猶霏微不絕、觀園又燒、煎香小記、即趨、異雨止、眩暈、暑人、公祭長沙、迺皆促具衣冠、往行禮、晴婦、母、傲、感、寒、昨卧不思食、今日累愈、四肢猶痛、晚暮、兒過、即去、作日記

比利時皇帝、素、荒、淫、否、多、內、寵、又、窮、極、奢、靡、官、廈、之、鉅、麗、彷彿、秦、之、阿、房、宮、見、中、外、日、報

忘山曰、用人之道、當善其操縱、之、宜、操、也、身、干、涉、之、謂、也、縱、也、身、放、任、之、謂、也、純、操、人、病、將、其、太、嚴、純、縱、又、將、病、其、太、寬、惟、欲

養

操縱縱寬嚴立濟不用當其時順乎自然斯得之矣情之在天
地間是以固結人群和焉弗戾讓焉弗爭相感于不覺相締于
年形社會賴之以生活其也耶考之水能滲卷萬物常潤澤映美
多枯焦之患是以足貴

悍戾之氣理不能喻其情是以消之故情常能助理之用

三月

一日晏起昨夜雨稍止晴甫赴城外兩館拈香時奉貢應政者
紛紛至都蓋朝廷頒特恩使凡被舉于鄉而未成進士者或僅
得副貢生者皆科舉後猶得再試國子監界以出跡

蔣干趨蜀觀招英日法俄將締四國聯盟

以公所將構架葦幕台工估賈請長官命晚婦母疾略愈川妹
感慈作日記

得上海電桃源地交割已告成浙路股銀已交頗慰此地當議

二九

悔之初多教輝尊今者出隄又費如許時日難哉難哉

二日晴起曉寃平何輝簡通錄何氏論忍曰居家之道莫善于忍亦知所以處忍之道乎蓋忍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而再而已積之既多其怒也如洪流之決石可遏也不若隨而解曰以此女不思耳曰汝女多知耳曰此其失悞耳曰此女所見其小耳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入于吾心惟日犯我十數而不正形于言也然後謂之善處忍忘山曰誠以所言豈特不形言色哉其心固未嘗為之動矣夫所謂忍猶有強掣制之意也心未嘗動謂之有量加忍一等矣

揚中出城訪二我畧譚聞其將赴津

余成挽俞蔭甫先生聯語云公身既壽公名亦壽前有隨園後有曲園

日中余兄弟在江神館醴集同者系宦四十餘人

是日湖廣館中學界人為長沙開感博會來者數千人余至已散
晡在仁錢飯相度屆舍備茶羹未都下榻晚歸遇子蕃小談
三日晴觀園又覽猷孫王伯佑乾坤大畧嚮午趨署三長官皆
至暇與王嘯龍翁銅士談晡歸日猶高整理于高靜坐神
恬

庭前海棠數株四年來花絕稀今茲始盛皆含苞於吐落晚坐
梅間吟詩飲酒殊樂笑忘世事

館下晴摹古碑板頗有閒趣作日記

學步作畫詠詩皆能藝人自修之天機超然去塵不受羈梔所
謂自由其真諦也惜解是理趣者艱且少哉

四日晴觀園又覽祁安刁包潛室札記因訪益道人同詣岳柱
匡談柱自歸時者者余談之三十年前通化學及製造學嘗先
純初年相尋國救風氣沮塞之時彼即潛志研究受知于醇邨

三〇

是時人以西學相詬病故其名不著如徐建寅如李善蘭皆其
同時至契其也

映益高隨余至署午飯益高先去哺親報端午橋詩開爵指此
議蚤有人創之舊晚歸觀中

漢高成帝業美不曰淮陰鄴侯識人功時而據教倉之粟塞成
皋之險形勢既得又以口辯說齊而撤其備使韓信長驅多阻
鄴食其之力也呂后既崩扶立代王盡誅諸呂以安劉氏莫不
曰陳平周勃功也時而交驥將相俾能同心戮力以成反正又
賴于陸賈之一言夫鄴陸二人之於漢家誠握真亡安危之樞
紐也其功大矣而人多忽視之其何邪

吾自時說元其駭仲堅集有虞道園序作順天高等學堂六六
字訪益道人談益公自稱能通鳥雀語約有數十種如結伴尋
居夫拂口角之類蓋幼時為塾師禁錮高中自稱至夜深不許

閑出讀書好暇輒留書于此久而通焉忘山曰昔美季孫童時
不羈為其妹閑一樓中禁之下樓乃曳取樓上所藏書編觀之
卒成博學蓋公即其人也

前見某譯考云凡血統昏姻者非聲即啞蓋公云以實驗之亦
不盡然惟同姓之否豈或有是耳又云禽類純是血統昏姻者
所生亦不弱余微之鶴類而信之

曠訪林雅林雅所居乃湖外飯有林木門宇極幽室中圖書四
碗皆精雅蓄蘭及他卉數種後都盈懷袖林雅方鼓琴為余徐
奏一曲冷然也佳佳話久之因出酒肴對酌縱論名理樂之美如
大日清觀圖又覽元帝明王鵝汝南逸事趙昇曠大集合部同
僚飲于法昌飯店入坐者三十餘人得呼笑樂傾費空樽盛會
也是夕吳絳高復召飲于鄞孫飯夜歸

七日晴時海棠盛開白芍與梨花多以異幕見過閑往後消息

三一

已礪行將出矣又有遠行馬中詣衡浦賀壽落干劉異與翁銅
士談報年要同補歸作日記

顧亭林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致其實唐虞之官亦
何止于百蓋其洛而命之者二十有二人其解九官之佐是析
伯與朱虎然懸之倫暨侍御僕從以至州十有二師外藩四出
咸建五長以名達于天子者百人已其他則穆王之命所賜
慎簡乃僚而天子不執其黜陟也夏商之世法日詳而人主
之暇日侵于下其命于天子者多故倍也觀于立政之書內至
亞旅外至于表臣百司而夷微盧烝三臺阪尹之官又虞夏之
所未有矧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漢初王侯國百有餘如漢朝惟
丞相命于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
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及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
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

自補歷代因而革泊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
女柔良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封王儲郡功
曹身自是之後封郡辟士之權寢移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
由此起也是日商書持刺入州俞樾二字

薄晚全向辰過德引觀園中林石豔賞花流覽碑版後去夜
余詣衡浦許觀劇蓋高秉庵皆在余為益高浦曲園別俞樾
詩云平生為此一宅姓費盡精神八十年今日獨將真我去任
他塵滅與派傳蓋曲園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終年六六
八日晴向午趨署閱唐少簡奉天巡按蓋東三省改建行
省徐世昌為總督巡按三人唐與段芝貴及朱家瑛也說招去
要同晤詣徐朗秋賀其女壽又謁唐賀喜即歸風起塵沙蔽天
夜作致許星堦書

九日晨觀書不出薄午益高過談留午飯

三二

是日論古高橋來董东山山水長幅及高澹游張东谷山水冊
天皆精品

嚴伯玉胡芟孫來預祝母壽新吾妹耘亦至

晚隨益高玉化石橋因詣惠豐堂顧君以飲主人將未至七余
遂去至六國飯店飽餐即歸

十日晴母祝壽日沈公兩人來賀即去落午邵二我至留午食
飲酒餐麪酒器相與縱譚穠霖引瞽者來彈絃擊鼓奏百種伎
樂云二我又唱學校中製歌詞語恍惚悲壯俄二我又至余案
既賞各種觀碑有古而媚亦有因而勁其蓋由隸初復楷之時
代神味含蓄未盡散漫以下遂不足觀矣

又余歷宋聖所題唐伯申挹琴婦古圖二我效為真蹟人多疑
乃贗物非也符子琴所方集爨太守碑字一聯蒼勁有神子琴
是二我考友常光緒初二我年十四五時符已七十始考盡皆

轉豆工篆刻風雅射世

晡孟康來二我先去

十一日晴到署時郵部左侍郎已簡授朱寶奎旨於前日已降
余兩日不至巽矣是午又觀觀邸抄順天府尹簡裴維倬署理
心知慕先已放德使蓋自來隱秘不見明文晡詣府署慕先未
出子穀在坐晡晚歸慕先先到房在母室中語俄因子瑜至夜
沈公兩人在慕許談余及稼霖子琦皆傍坐靜聽

十二日晴詣肅邸謝壽又詣朱長官未見遂至署觀報多其同
晡詣林耘又至祁羅佛洋行購鐵厨須自上海運至俄往賀壽
州壽晚詣二我談

忘山曰茫々社會中可懼者勢也可愛者情也勢如山情如水
山之崩也勢壓斃人固可畏矣水之泛也亦能溺人豈不可畏
人者不得志時勢揚而迫如山之崩也身家身之地猶得志

三三

又虞翁情不迫以水之泛既多以禦之人之居世豈不難哉
十三日晴覽申端愨集中公名佳允明未殉國人國初觀商介
表彰之又觀輿圖

潘徑世過談俄去星墀之墻程君來

蔣午趨署觀時報論歐洲政教分新之原因順天報論東西統
計術之善皆有見覽小說晡歸仍觀小說夜作日記

顧亭林有言曰殷之亡也天下之在紂之自燔而亡也國之在
武康之見殺蓋武王伐紂宗廟不毀社稷不遷殷固未嘗亡也
所以異乎曩日身不朝諫侯不有天下而已武康之存殷於十
餘年使女不叛則宋可毋封而與周相終始也

又解洪範所謂彝倫曰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說五行
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
孟子之言人倫而已

十四日晴觀輿圖說明趙南星詩文集遂出城蒼梧未
訪其詣杭州飯又至仁錢飯晤汝同里舉貢來應試者賅至義
善源午飯趨異同部中長安以京漢鐵路例煤窰及南苑枝路
交評議員會議余遲未與議也每事靜坐觀小說舊晚復至順
天府知裴公已履任矣即歸

余嘗持論以為弟事皆暫多有常理以語二我二我曰惟暫乃
佳聖如死之有結蕊含苞及盛開與飄落之時皆暫也苟或女
常祇剪之花反能耐久不虞零落何以人不愛之

十五日自觀輿圖覽靈壽島後聘蘭臺奏疏趨署是日朱長官履
任群衣對進見晡詣壺雀胡同晤德伯廷入見王相晚歸是夕
沈兩人以欣慕兄在坐席散月明

十六日晴趨詣慕兄談忽報稱黃壽生至有事相語急歸別
偕一人在坐蓋明天候補人員王姓者在署充監印收發忽自

三四

影

辭差謀入法政學堂肄業已獲慕批準今見裴公履任又以他
故自悔謀挽回遂來丐余向慕兄函復收回批准之判語余因
為言慕兄慕兄之移書是日慕苗壽生午飯俄蘇伯玉至遂向
遇慕許子瑜已先在彼飯罷伯玉去壽生子瑜同詣余游觀園
中登臺眺望俄坐余旁中間話述燈謎極難有絕佳者姑錄一
二也字射四字七白子以率尔而對曰是也顏淵喟然歎非之
夫子莞尔而笑曰若是也直在只中矣川字射四書一句一介
不以與人又是非之心響字字上一點射一物爆竹蓋一點即
響者極有趣

甫有批性身小坐即去佐安至薄晚乃去夜作日記觀小說
十七日雨觀書及輿圖又說小說俄趙君午間長官命園署
司員研究調查為分定職掌之預備頗有涉事之意蓋園中數
月以來喧刺不定人心搖搖多不煩鬱失志長沙既死少川又

多則部之長官遂多一人豈不可致林公又權第若不理者或
將年人主持今尚有是機兆始皆欣然也查
落晚晴自異端仍觀小說

我國小說中之空前絕後者如頑石記一書蓋史得漢
神髓超化而出也其外國已有譯書考與地球同毀

十八日晴觀寺往賀桂月亭取掃出城至仁錢館映玉雲觀
向辰筆園基覽小說人言頑石記為周易而後第一部考惟邊
卷也其書實含道旨觀其初開卷之好了歌即可恍然大約如
葛紀篇筆同而刀石之邊成是考以寫去晴歸五日臨池人
昇西式倚二里未坐之郵安適時窗外林樹蔚然影翠入畫海
棠花已盡綠葉成陰所照亭及向景物使人胸次恬爽贊慶主
夜作日記慕兒歸桂談

十九日晴晨起慕兒在母房中坐談家常余坐望漱觀與園房

三五

午赴巽觀于晡往祝那錫侯之為人壽賓客滿堂然竹禱奏遂
苗觀劇是夜宿于郵部公所

人有愛獨而惡群者其性此于靜也亦有愛群而惡獨者其心
此于動也惟然人不能常獨必與人合則有群又不能終群既
合必離則有獨是故獨之與羣時為消長動之與靜亦互為消
長也苟知其消長為必不可踰之數則考恒夫自始至用愛惡
與愛樂為耶

頑石死戴眉公史人家孫咸醜聚之會不以為喜而以為可悲
所悲者何曰悲其終歸于散也忘山之曰侯常合而多離
是合之何樂之足云

二十日晴在署早起俄見同僚漸集觀小說晡詣肅邸賀其取
掃即歸仍觀書

歷觀諸小說中多說人一家之現象其厥惟頑石一書能一

國書印百千卷家所集而成也撥誦今日我國其不能免于
是現象者十家以廿八九夫已占大多數矣所謂為我一國之
現象在是烏不可嘆

二十一日晴張君孝準來自云留學志國三年習陸軍今將詣
德調查欲一見慕先余遂偕之往見適養坡佐安皆在內坐余
亦入与往馬中詣張文達許是日大學堂舊時僚佐公祭余亦
与焉有祭文一通書衡撰也賦造就吾家晤益高識人縱談晡
至異接同岑雲階補郵部為考蜀督以趙尔英調補岑之來都
前數日知之自陳瘦病蜀道遠不能去連日對三日為上所哀
憐遂有是命時探知吳寓法華寺与向辰等投刺通謁獲晉見
自云尚欲乞假一月不克即履任晚歸觀考

二十二日晴慕先生日賀壽畢即趨署時至于公祠是日同里
諸京僚齊集行春祭禮余已禮成合飲晤子毅望梓擬見出

三六

人是日奇煖晴微陰訪景侍談遇陳夢陶生久之云語殿肆購
李晚暎作日記

國家形一人之身也血脈不流通精神不貫注其人必病三代
之世封建相繫大小侯國累百盈千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土地
狹小不過方今之州郡血脈易通也精神易周也今則大不
相侔矣合數千里而為一國以一家一人統轄之皆非能自治
曰惟上之所以命之夫豈不可哉顧以一人之耳不能徧顧
能于千里之外一人之足不能遍周于四海之內則必有鞭
長莫及尾大不掉之患其何能治今其幸賴海外新機關之出
有鐵軌焉有輪軸焉有郵電焉可以縮地地之遙多以限之可
以縮時時之長矣以限之特患謀國身之多其人耳有人以提
其綱挈其領則血脈亦易以通精神亦易以周周
英人鐵路線今已增長至二千餘里日之鐵路增長至四

千好里英之商船每年貿易于外埠增至一萬二千好艘日
商船每年貿易于外國增至一千二百好艘以我國視之雖
遠矣

船業為屬於國家非確定獎金及津貼不辦日本創始于三菱
會社初由政府借銀八十萬圓其後又每年津貼二十五萬圓
既而共同運輸會社成政府又助給以二百四十萬圓後會社
會社後兩會社會籍政府後每年以八十八萬元津貼之至大
阪會社由政府又每年以五萬圓津貼之皆見日本維新三十
年史

二十三日晴星期休息童六韓暹侯午訪二我于紙烟公司
談及岑雲若之為人二我以為的是人物時壁上懸聯有云心
上多鈞常挂身眼中有尺慣量人與二我同詣賓宴樓與益高
相見借訪一德亦不遇晴小雨即歸
同部左侍郎未實
三上以岑名張藉後喚

我國政府借外債之例往者百兩之債實得八十兩至九十兩或實得百兩而償百二十兩之本與息今採日本國債之借于民者亦得蓋百元之數往者民祇交九十圓或九十二圓世鬼之進化也人力漸演為獸力獸力又演為汽力電力鐵路之分類為四曰腹地鐵路曰邊疆鐵路曰原野鐵路曰街市鐵路其目的亦有四曰為軍事而設曰為商旅而設曰為礦山而設曰為農事工事而設

汽船之別有五曰商船曰兵船曰郵船曰礦船曰漕船航路之別有四曰遠洋航路曰近洋航路曰沿海航路曰內河航路電報之種別有五曰官報曰局報曰私報曰軍報曰商報其作用亦有五曰代送電報曰同文電報曰互急電報曰追尾電報曰外國郵送電報

美國電局七萬六千餘所英國四千三百餘所我國僅五百四

十修所望塵莫及

二十四日晴昨日歸來聞未實奎之褫職又聞吳仲老轉補左侍郎于晦若補右侍郎今晨赴軍觀邸抄見有詔旨一道題命慶邸管理陸軍部也推其原由蓋岑來都陞見面勅多員自朱以外如慶如袁殆皆不免勅慶有二事一用朱侍郎一擢段芝桂語如芝桂以黃緣賄賂故以道員驟晉巡撫風聞慈聖大怒見慶邸大加呵責云如是救赦朝廷不如用麻索縊死我母子乃佳慶懼震懾叩頭不止比舉首列兩宮已退入寢殿矣事為未已深懼波浪為頂大作

昨吳仲老呈群躋堂雙哺詣新吾研新吾園林中有西南三楹極幽爽前望山石林樹蒼、清疎晚後至仲老家投刺即歸夜作日記

國家欲伸張航業須知有國際船藉蓋國際訂約法凡船船之

三八

通行各國非有國際船藉則不能受他國之保護而皆將以賊船視之是不可不注意也

電話之設非僅供人之通情意使相隔數十里有造膝對談之樂也於警察之捕盜詰奸亦窮便利故人稱電話為天上上法良蓋信然也

二十五日晴趨署途遇那錫侯同詣岑為少未見仍偕玉署政僕極假寐一少時忽被入驚醒則見邸抄至段芝桂果有詔旨罷黑龍江巡撫之命而令程德全權攝又有旨稱據御史趙恩霖劾段芝桂濫緣執貴物議沸騰琦曾賦歌妓獻于載振並以十萬白銀為慶執王春特將奏成醇執王載灃大學士孫家鼐確切查明覆奏云之使人震悚忘山曰盛極必衰泰極否未視福相倚吉者以刑是不足異也當方月廿九賜春之辰歌舞連宵貂蟬滿座一何盛也未在逾三日父子之困狀故之可談慶

諫之彈射履冒之究詰裁多以自容矣嗟

是晚詣兩部觀劇即還宿于署中

二十六日晴黎明起衣冠靜待同僚諸君俄頃皆集蓋岑尚書
是日履任既至皆晉見一一命坐自考履歷久之始畢落筆余
詣張文達許改歸觀亦作日記

振貝子受鼓獻歌妓一事京報蚤登之段頗以自辨然外間喧
傳遂登白簡哀之朝羨其辭能忘竟以國家之土地生民供
其縱欲之具可謂暗于天日程款岑帥之突至以霸虐手段而
政府旁頭捧喝豈不使人可愛豈不使人可敬

岑尚書乃一活炸彈也多端天外飛來遂使政界為之爰勅百
僚為之蕩恐迨吳樾懷中所藏者遠矣

晴大風揚沙作日記

二十七日晴趨署候岑吳二長官咸至聞已催堂官制索觀許

三九

評議員所擬底稿又聞明有封奏大約保若堪勝任奉之員
補出城至義善源小生運德齋俄詣仁錢稅少兩飯仁飯已工
竣稅飯尚稍需時日晚歸是日風驟日不息觀者前肉那泰言
郵政應歸部轄而目前所不敢接受其以郵業毫末者達每年
須貼補費三十萬之多部中空虛無可籌墊殊覺為難云云今
觀日本交通史載日本自明治四年郵政味官辦理至九年為
止大率所入不敷所出政府每年貼補二萬圓至十萬圓自
十年以後除十五十七十八三年外年々收入不止是敷經費
二十六年以來每年盈餘百萬圓以上至三十年則溢利強
過二百萬外由法觀之我國初辦郵政即每年貼補三十萬又
何足奇但能經理得人其盈餘自生後也今以一時結款遂不
敢接办何其膽怯耶
二十八日晴風晨指弦文達伴真輟釀向午趨署是日聞西林

抱微疾不能至蜀晡復詣甘石橋詔仲世伯誦人皆在司所保
巫泰有鄭若膺張元濟李稷勳馮元鼎等六人薄晚歸

前向白辰談李文忠轍事云瓦德西者德之健將也庚子歲因
匪肇釁聯軍入都兩宮西狩瓦時為列國軍大元帥高踞儀鸞
殿凡禁地重門洞開車馬馳而出入多阻適文忠犯險未京師
舍賢良寺瓦帥召其入議事李相至掖門叩下車步行至殿又
不肯坐登陛瓦大驚下階與言詢何故公答曰此我國天子之
居也鴻章身為大臣收君命何敢上殿瓦曰而肅然敬之遂不相強
自是不復召公凡議事及開談判磋商條約皆身就賢良寺為
之

又云兩宮之西行也瓦德西矢欲追之李相阻其行詔曰爾聯
軍之未犯皆我邊隅港岸故易取勝苟深不涉腹地重山峻險
皆有重防第一挫跋列國軍威將皆失矣必不可也瓦曰多虞

四〇

我率單軍從之必取以歸李曰如是則孫不濟瓦弗能曰吾與
尔盟之為多成功唯命是聽如其勝也將如何李曰尔之獲志
分也苟能加焉第一有失吾與子盟之和約之事當談判時毋
得再挾瓦慨然允之李要其狀瓦因與列國使臣皆畫諾之頃
瓦果率一軍前往李急密傷內地諸將曰汝儕輩其軍素皆勿
與我退走以誘之至紫荆關一帶則慎埋伏以精槍利砲待之
萃而殲滅瓦果中計初見官軍之望風遁也長驅而行如入無
人境大笑曰李某欺我是何能為也遂驕恣不為備比至關伏
軍四起倉卒應戰竟不敵更敗還以故庚子之約僅賠款四萬
萬更無其他之虧失焉

二十九日晴風止晨詣徐菊帥遂趨異園岑仍不至異說亦觀
予與向辰誌

晴歸作日記夜依安春坡借棗留晚飯以車送之歸

四月

一日晴曠碑帖考未披閱數紙俄去余即出城訪二我于紙烟
公司縱譚

見好花則生愛慕之心人人同之余以問二我曰是何故邪二
我曰此天地生之之機也余又問二我曰愛也憎也懼也樂也
悲也凡人目有所見皆不免動于斯五者獨不能為一物否呈
于目為而覺其可怒是知怒也其凌天之蔓起也非先天之
所本有也

視小事視大事視大事為小事為所視大小也視常事為復事
視復事為常事為所視常復也治事之學理有然

二我曰仲尼云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余以科學推論
之其理多差蓋凡好動之人其周身之血脈運行也速速則能
傷人惟恬靜其血脈之運行也遲遲則足以保生而延其年
四一

忘山曰是足以入吾日記矣

忘山自狀其人曰孤嶺春雲二我自狀其人曰古木寒雅

斗室中二人促坐清談忽間步出屋後私焉見馬繫于綠陰

下僕夫與人箕踞偶語不覺有俗乎所風乎舞雩之樂

晡訪童亦稀談余被國民多品格猶人身多筋骨何以立也

又訪林樵遇飛彥未暮歸

二日晴楚署塗過景月汀之門入見馬縱談久之

觀武帝馳驅戎馬間數十年不廢于史曾文正哉定洪楊之亂

指揮諸將羽檄交馳於軍中猶每日讀書或與人圍碁果持

何術以致此忘山曰其心靜也惟靜可以制動

至署問岑吳咸至註有新調部數人來高鳳岐曰丁潤生尚有

張姓胡姓者皆分職派差出外即參議上行走之姚君是日下

堂詢塔司員中數人之津貼註定撥事章程及每日司員來抄

頂上重運到是為岑到部後第一之新設

晴散巽答好美項之署候後答好楊藝仰暮歸家祭日祖父忌

三日晴觀圖即趨巽岑吳皆未觀鐵路請義為領是衣冠答

新到却若是寺為日本商業校師闕一著我國湖南人譯之其

鐵道之定義曰鐵道者於布設軌道之道路上使用機械力乘

有迅速載重二德以供公眾陸上運送之用也忘山曰彼所

以不提明蒸汽力者以鐵道包電氣鐵道而言之

鐵道之種類有平地鐵道山間鐵道沿山鐵道市街鐵道之別

其軌間之廣狹有廣軌狹軌之區別蓋軌間標準以四尺八寸

半為率廣于四尺八寸半者為廣軌狹于四尺八寸半者為狹

軌此標準蓋原於英國也

攷鐵道原始之最古者莫先于德國哈爾枝礦山所用之礦石

搬運法此礦山車道當英國依利薩伯時輸至英國鑛山外之

四二

平地亦有採用之者但其制與今不同不過敷設枕木釘以鐵
片使車輛走行于上而已自後逐漸改良至一千七百六十七
年有某鐵業家以鐵之板為滯塞乃試製軌條以供鐵道之用
之用其初不過為鋪板起見行之既久遂為社會交通之大計
後製之軌為凹字形不免有越軌脫線之虞一千七百八十九
年始改用凸字形而附輪緣于車輛之上遂成今日鐵軌之制
創蒸汽機關車者在一千八百二年脫佛西克氏初發明時法
極幼稚僅載重十噸每一時向駛行五里次于脫氏者曰斯皮
勃梭于一千八百十四年製一機關車其法益進為英政府所
特許至一千八百三十年曼且斯他及利里比亞布鐵道成遂
採用斯氏所製之車以展其運送通信之能力而為鐵道發源
之終了時代

曠出城至仁錢飯遇管林又至杭州飯所校仲遇網齋

四日晴觀圖俄以楚署岑未至時軍中自北洋來信之約章
成案彙編計十部已分散將電僅存一部余取之方為連平啟
韻伯所編分甲乙二篇

靜坐多事觀考及報

是晚景月汀已飲余赴寫幕見已先在坐有端仲剛及衡性其
景云霞，不群維垂若好讀書記力甚強夜與幕見同車歸
五日晴趨署時見邸抄載本日諭旨醇王等慶祭已上仍以查
年實據為詞而趨侍御因此罷職聞者多為不平時歸作日記
是晚與贊堯談

忘山曰天下有無用而有用者直莫如詆諧蓋詆諧非僅以
撰樂人而已又為功益大能于各形中和解多少猶極消除多
少者兒混却多少是非為合群之無上妙藥是以為筆賢豪能
辦大事者皆利用此二字以馭世下為學文正李文忠皆然

四三

舞臺上所召生旦淨丑天下之大不外此之種人蓋一之為其
寫生也曰旦者多取其能飲曰淨者多取其能飲曰生者多
取其能中曰丑者多取其能中和偏于一者皆有所失而斯之者
乃為全材

大日晴趨署觀考映見邸抄振貝子自請開缺奉旨允准蓋懼
人言示欽退也慶王父子年未盈滿已極稱、自損亦是養福
之道

晴詣甘石橋晤時百詒仲璠琴一山卷帙詠人晚歸

七日晴晨趨署是日晴長沙張父達甯輶南行表儀甚盛賓友
步送映余迎至虎坊橋晴表至車棧本部長官吳公率僚屬就
致翁奠饌禮成相與送匿登車叩鼓輪行送者各散余至義善
源小坐仍至公所視考

日本関一氏有云鐵道之功能不僅往來迅速也其行駐時間

亦有定限是使人類行為漸趨于一定規律之中往時指家貨物每以天時阻碍中途之滯滯遂影響于計學界之困難自鐵道運送時間確定計學行為之信用益以增進其努力是故泰西人稱稱鐵道為國民之一大時辰機其誠罕有而有益是又一山穰仰等曰飲于德昌飯店暮見及子丰桐齋諸人皆在坐

朝廷用人之途純循資格非也純破資格亦非也兩者相補而行大氏破格而超擢亦有其材異能非其人莫任其別行之時使並時而有數人為其才相等其德相鈞於是又不惟不較其年勞之深淺多寡以衡量之向之所謂資格何不廢也是皆政界中最切要之哲理

八日晴晨起盥漱畢金向辰過談久之心鋤衡浦踵至會益道人亦來因聯車出城赴頤和園觀郵部新債之所余車輪遇

四四

石於後公所在馬廐之根，廟中西偏別闕一院，西南三椽高，其可居，西亦三間，裝飾未竟，心鋤，携皮酒數瓶，相与飲之，俄還車，至海甸肆中飽食，畢遂偕至萬壽寺觀賽馬，游人甚衆，樹林中構棚，販賣茶，俄日西斜，与向辰並，高游寺中，楹殿重疊，佛象莊嚴，門外修河有御舟，泊焉，兩宮幸此，則乘以入湖，舟殿飾頗麗，岸上男女聚觀，薄晚驅車沿柳，慢歸，連日極熱。

九月晴，飛榭仰，未小談，即去，禺中至署，見邸抄，陸保憲及趙炳麟各上一疏，為趙侍御辯，寬奉詔旨，稱言者之有膽，後敢言者朝廷亦深嘉許，惟賞罰之權操之自上，不能因臣下，亦特即予加恩云，是日李堂諭商定本部權限，有陳詒重底稿，頒示大衆，命合署司員評議，限三日，由主堂余就陳稿中簽注數條，即日繳卷矣，晚歸見芝樵，是夕醺飲于稼霖齋中，盡懽，夜涼乃散，月色不明。

十日晴開徐汝霖伴擬見春至汝霖在幕見許余趨往見之遂
諧畢觀于

鐵路之國有民有兩問題厥難決議蓋有所持之理而弊害
亦互見也論者折衷之以為凡與中央集權之國利于國有
反是雖民有亦有害此說近是而為者未盡也蓋天下凡兩端
對持之理欲使其為是非必相其國體民勢以立論所謂中央
集權與否固是一原因亦為者他原因或與此反對者不可逆
料所謂事場之變無窮而學理未可拘于一也

晴答拜末訪其教人因詣杭州館見汝霖晚歸

十一日晴趨署觀報及報道講義晴與諸人皆散余端坐作日記
晚于觀望林等八人公談慕先于六國飯店余往陪飲是夕與
心鋤談宿署中

講義中所言鐵道之原理亦與尋常經化商業者多殊焉以此

四五

設鐵路資本金滿常使股金居多數債款居少數又鐵路建設
費之固定金居多數而營業費之流通金居少數又營業收入
之與支出其多寡成反比例又營業費之節約常因運輸之日
益艱多而得效果皆普通商業家之金科玉律

十二日晴晨起觀考決人咸集落午間明日將開議官制因詣
丞議堂論評議之規則晡歸與贊堯談

鐵道講義云鐵道擴充則銷路增銷路增生產地之物價必騰
消費地之物價必落而各地之市價不平皆漸歸于平矣忘山
曰尤平者必先求通貨流通則物之價值平理想流通則人
之智慧平存之水能通則所在高低必平此一宜之理也

十三日晴訪那錫侯侯即至巽觀考及相映決人咸集會議所
由丞議行走挑君宣布宗旨即將提議十二條一一詢決大眾
註相與反覆辯詰其官制大綱皆當場決定畧記其數款曰取

積極主義曰承政泰議分兩廳曰改郵路電航四司曰設庶務
一所曰勸業分七科曰四司不科暫分版辦事曰員缺請由
堂定曰設掌印主稿謄名目玉晡乃散

十四日晴趙署連日奇煖觀考及報

時報論道德法律兩者性質之殊異蓋有道德所許者而法律
不許亦有法律所許者而道德不許煖施窮困好行其仁道德
中之所貴也而德以法律則恐人當圖自立不可有依賴性純
行其道德是教人偷惰養成坐食最爲社會之害父評其子子
控其父法律所不禁而道德界中大非之曰克其所爲將化骨
肉而爲人矣又法律誅行爲不誅心意道德乃并其多形之想
念而志強之是皆法律與道德相反對之重要事件也要而言之
道德其內導法律其外導

昨夕訪應季中于陸衡甫許滌侯五年間契闊夜分始歸今日

四六

晚又置酒于燕春園款飲季中坐有衛浦昆仲歸時夜又深季
中即行以日行

十五日晴出城訪治重因訪祝州仁錢兩飯工程皆將告竣見
佐安仰坡日中訪二我縱談至暮

以精明稱者難得忠厚以忠厚稱者難得精明余不知西林之
為人何如但見其素調到部之人一一皆忠厚而精明也人
材難遇何其所選竟有此資格余不能不服西林

以靜制動以虛運實治事家之原理也

文有三要貴達貴簡貴雅此應用之文也若高等之文則加二
字曰高曰深不達則意晦而讀其難明不簡則詞冗而讀其亦
難明簡之與達常互侵其累者也惟簡而能達乃為可貴
何以雅而曰文太鄙似則人倦于窮目遠難于傳所謂言之考
文行之不遠也

高等之文不主于应用故其運詞行氣布局造句不妨師法周
秦漢魏蒼勁典重耐人細繹而味弥永人或疑文太高像妨人
不達非也此等文非為淺學考設彼學問深造者亦自覺其易
達耳

十六日陰風映微雨在署中与向辰間談晡時即歸新亭過晚
作日記与樊堯談

十七日雨趨署雨微止以事往与詒重談忽報曰堂岑到方議
上堂行過電話室聞接電者聲言岑官保已補授兩廣總督大
駕異途與此因僚集堂上揖賀岑公言朝廷用人必以改政者今
日則當時何必稱我滇与蜀我咳血躬未止方冀休息而不獲
以志我命苦耳言畢歎去時官制甫議成奏稿已就將上達
天體而命先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方岑之來人之惶恐及向
將去又勇依之不忍捨去天下事往之如斯

四七

余既送岑之去也返至庶務室狂笑不止人向故答曰自郵傳部創辦起至今日止處于我一笑中矣

映去城至義善源小坐因至杭海飯一視即訪林雅正諱簡之
爾考持刺入陳毅二字林雅曰此亦名下也延之入素衣方居
馳表考名與治重同字曰士可蓋同時有三陳毅其一湖南人
治重是一四川人字強園在午帥幕中一湖北人即此也個
儻多姿既入編檢視考冊見林雅室中羅陳毅因談佛經版
本註深覽目錄吐屬風雅余致坐觀其與林雅言談猶見二美
人相倚而笑為之神怡

蔣晚仍訪二我二我云凡英雄出而身任天下事所習生旦淨
丑備于一人女子所云考是矣吾解四身之義蓋旦主細淨主
大生主正旦主和余曰然

十八日晴于電話中得消息陳璧補授郵傳部尚書蔣于暮見

來談即去杭城駐防營佐領貴公翰者至余甚驚比見親形兩
年所學猛進於大衆界中已得初登懽喜地視天下人无一
非可憐者惟靜覺己身日之懽喜能日縛赴東市安斬形是
懽喜之量彼國進國民主義而爲眾生主義日以救苦拯難而
願力余仰祝之猶見大士雲中生也彼爲今日我國演說大衆
悲人盡人盡興女學校彼爲監督自云代東興女士治事如
居其表其待人也以至誠自板亦來時與女極生別曰我此行惟
兩匝月祝尔等不能釋然女生皆大笑曰先生行矣我輩謹守
法以待先生之歸女感人以中

映芷香過晡向辰過舊晚借赴頭和園郵部公所皆呈吳長友

話至因共宿焉

是晚借改
孫蔭亭寺

十九日晴是日黎明乘輿至大鐘寺求雨晨正始返吳長友遂
詣宮門候旨蓋郵部奏事未召見禺中与內辰衡浦衣對桂絮

四

八

林贊老時林已補度支部右侍郎落午復還公所見吳長省吳
飯後詣謁要人投刺時後入城余三人亦共飯飯罷小待乃命
駕將歸時日微暈

時所居屋西自朝至午不被日光故甚涼爽連日暎而光益
漸，初入憲戶余啟語向辰曰富貴之逼人而後如是
俄繞道系春寺柳堤上行晡始到家是晚與贊堯繼談

二十日晴趨署上堂至到高君唱誦桐陰在自云明日將別謁
君去蓋雲帥赴粵凡所調部之人皆將携之去蓋皆其股肱手
足不可頃臾離去也觀報及書與銅士談忘山曰利欲者凡民
之生機也名心者士大夫之生機也多是則不可活

仲尼云君子可大受不可小知忘山曰非不能小知也惟于小
知也

將形法大事者不可輕小事神而蓋法小事即為將來法大事

之練習試驗地也

晡至義善源小坐赴仁鐵館又詣祝州阪見昌士小談遊入城
夜作日記

忘山曰凡大英雄出任天下事必備六體何謂六體一曰腳根
二曰肩膀三曰面孔四曰手鼓五曰眼力六曰肚量闕一不可
或問面孔云何荅曰所謂生且淨且之面孔也必神其
復乃缺者清西國偵探亦往之善復形貌使人不測而功用骨
賴焉汝大事其何獨不然

二十一日晴赴署与志鈞伯瑋等談報及事

晡詣西林及唐少商遊往謁聖相与陳夢陶同見晚在彭子家
飯与益齋筆談

二十二日陰唐少商於是日行其舊條屬皆衣冠由車棧送余
往俄投刺教家遂造二我談留午餐因以黃公翰系之為人告

四九

四九

之誼得女於月之二十四日晡時在公署待余將偕夫人未
訪二載諾焉映又授刺答好數家玉枕紗帳兒極兒及嬰高汝
霖舍香湘玉相與繼德晚歸見慕兒夜作日記

二十三日晴霖伯過談即去俄昌士至昌士將隨朱中丞赴吉
林是日震姪玆月衣冠向兒披賀喜將登車趨署得署中電話
于晦老將到急赴車核迎焉時來其紛之多署中同僚蒞午車
至群於車相見一揖又相隨至核舍小坐晦老即赴北洋公所
余等皆至署觀報載戶部開股東會議映又偕向辰往謁晦老
行到任日期獲見晦老口授所恩摺屬為備辦履任期擇廿六
午刻余等遂與相與然寫摺底使華政往呈閱晡余遂歸與贊
堯德

二我有得余乃五百羅漢之一有降龍伏虎手每以視如未及
觀者則謂未也

余之視二我也則如堯之許由孔子之長沮桀溺漢高之高山
四皓光武之嚴子陵

二十四日晴汝霖未與偕往暮見許談俄余至樓室中坐談笑
見孟慶及子瑜晚袁伯璜日飲余及慕兒皆在坐晡驅車赴政
和園公所晦若已先在又有楊君彝仰替病電政是蚤亦未湖
上正與晦者談余至亦與相見遂共晚餐彝仰仍入城將于明
日南去余留宿焉

二十五日晴晨起晦若亦起俄冠帶赴官內請為註物核郵傳
部侍郎恩尚是日見余在公所靜待久不歸知被實瑞臣邀
午飯夫余不能食極端

中國鐵路指南粵人胡棟朝著棟朝為美國康里哥魯大學堂
留學畢業生最新研究工程學故其考多述工程測量構造之術
其原理白舉凡起築建造修築世界日進文明人極日多幸極

五〇。

者皆稱之工程如起厓工程修路工程衛生工程水利工程鐵路工程是也世界文明愈進忘山曰工程之有闢於世界以是礪有所謂學問者可一蹴哉考惜我相沿委涉燧後學士大夫鄙焉不講非伊朝夕之故矣

晡又訪二我是晚澄集翰集香二我于蕤春園縱談入夜遂慕授登汽車披挈姪輩赴漢口乘江輪抵滬由海道往改也

二十六日晴蔡鶴卿來訪即言謁慕兄譯場中趨署是午晤者履任器衣冠晉見禮成各散在署中事觀抑

時報之議論頗有可觀其評新報野之得失極公而確彼評述末之謬旨顛倒錯謬不可究詰皆慕效之氣象也言之使人慄然又云我國如仿東西列強售隨意公債券宜改造有任用之政府余深望其言

晴端与稼霖谈夜作日记

二十七日晴肯高過隸古素碑版者未而余裝潢隸聯及橫幅已完好俄借肯高詣暮見過履平頃之方勉丈至余即趨署是日关于二長官皆至觀報及東方雜誌

外國官制中有所謂執行機關者內閣及海部長地方官之組織皆是也又有所謂審理機關者即中央議會及地方議會之組織是也查里機關四字余所未聞

今世俗之相往來酬酢其目的不出三端一曰借錢一曰荐人一曰託事為離是三其則人之與人雖同居一社會中可以若死不相見守者明之主義矣豈不可哀

晴詣徐頌老弔其喪遇暮見俄至吾鵲胡同王許遜出城過嘉善源小坐話仁錢飯後晤佐安又至杭州館勸視工程因訪霽伯見伯唐晚入城訪子蕃留夜談各誦所著之詩子蕃為述趙侍

御留別詩有云屬閱詔旨彰公道始諫朝廷有苦心此云已南
歸今日首塗

二十八日晴宵我及至與同詣恭先俄越署觀報

天津海關搜獲私運槍械七千餘枝又聞營口亦同時發見一
案危哉今之時勢也彼革命黨人潛潛密布自急師及各省隨
地皆是亂機之將發聞不家髮繼皆烏合石蘊遂其志而以擾
治安則有得矣

時報云朝廷用人如方自國基屬悔其著置子而定豈不貽笑
外人

前閱日報有同盟之舉已有旨遣人調查與我國有無影響
署中馬廐之棚廠間已搆成因往觀焉繞道臨池洋行歸晚汝
霖仰坡同至俄極見亦來因約穆霖與其人同宴于同和居夜
降檄

二十九日晴隸古及會經咸來往視暮見落午出城訪繹之談
觀人不易大姦似忠大諂若樸君子可欺以其方人果難知哉
余昨夕似夢非夢忽成一挽吳贊甫先生聯云在曾李生前惟
我公孰觀我蹟自方批沒沒更無人能繼文名

日中方勉文約集同里人為暮先餞別以明日將赴津也坐有
百約班侯決公哺歸伴先至夜

三十日陰隨暮先至車棧送其衣冠如雲車既發遂至梳飯小
坐落午至巽向長安乞假十日哺歸檢理錢謀夜雨

五月

一日起雨勢微漸止雲陰未開屏膏兩飯計落為人方廟夜作
日記

二日陰晨鐘八鳴至前門外登汽車行微雨落午到津時暮先
居河北李文忠祠有車馬來迎比至劉暮先及陳雨蒼尚書皆

為項城邀飲。立觀劇。即去。初。內。余。時。芷。香。葵。章。俄。履。平。折。簡。招。飲。于。九。華。梅。余。暨。芷。香。赴。焉。蓋。初。後。有。園。亭。曲。折。入。勝。惜。少。林。木。竹。風。廊。水。榭。時。是。消。夏。九。華。梅。者。假。其。地。供。游。人。宴。賞。取。資。以。為。修。葺。初。宇。之。費。是。日。履。平。所。約。坐。有。謹。高。蔭。園。及。王。欽。堯。向。子。和。講。與。謹。高。至。自。塘。沽。蔭。園。來。由。漢。口。王。向。皆。相。隨。赴。德。寺。也。謹。高。善。諧。語。終。席。云。樂。

晡。抹。耘。來。將。滬。京。來。與。慕。先。一。揖。而。別。俄。強。伯。訥。瑞。玉。如。六。五。談。良。久。去。余。因。訪。彥。復。又。半。載。不。相。見。談。久。之。乃。只。方。廟。註。自。書。所。葬。之。由。詩。祝。之。彥。後。有。古。錢。癖。披。求。甚。勤。往。之。典。衣。贖。置。之。樂。足。不。倦。也。時。在。津。地。為。項。城。所。困。金。盡。裘。敝。窮。乞。所。告。神。至。志。消。茶。晚。隨。余。至。祠。中。待。慕。先。歸。小。誌。留。晚。食。夜。與。余。同。出。觀。劇。散。歸。時。已。夜。深。

三日晴。漸。甚。衣。冠。往。獨。陳。雨。蒼。尚。少。談。良。久。始。歸。日。中。獨。游。祠。

中殿宇觀我碑碣林立聯譯品孫殿後有曲廊臨水迤西過板橋至一園亭皆寬閒雅淨可坐以品茶迤東南又有水閣陳几榻精雅時鍵甫未許人入余繞觀即掃餘罷與蔭園葵章等談晡時人皆他去獨余與蔭園閒步至園亭中坐縱談

前日西國天文家言今日有彗星與地球相觸之期當坐以待命忘山曰西人為此事推算凡幾次皆多驗天學家之不足

憑挂是規之

是日岑西林出京將赴粵遇津與項城相見

晚與蔭園坐人力車至日本界因至餐館飽嘗東國風味其厭食皆女使也東人酒食簡薄余素向之從未領畧今始知之

夜歸觀芷香譯電昨聞子頤之子廷士又沒于金陵可憐其一
家掃稚將安歸

四日晴暮見將於是離津往謁項城藩午余及芷香至車棧待之送舟多數未幾車至遂隨暮見登車同車共六人余兄弟外

五三

即蔭園芷香蔭手梓於俄輪動車去如電風舌急至塘沽小駐
即發過蘆各唐山灤州重山四合風景如畫俄踰昌黎至北華
河高柳夾路涼風襲人遙見秦皇島所泊之船回西林已登舟
由此赴嶺南時臨榆縣譚令之子鴻儀來迎薄晚至山海關其
地有外國逆旅高橋大廈供饗華美遂入居焉暮先欲在此憩
息三五日乃出關

五日陰是日為端陽節譚鴻儀昆仲衣對來賀晡譚令廣生跨
馬至相見談久之去與暮先蔭園芷香倚欄閒話時所居樓高
數伊連楹十數丈一覽平曠中起茅亭四圍皆楊柳足娛旅客
昏晚乘車入城至廣生診所門宇翫蔽牆屋傾圮西偏一荒園
起室三椽几榻整之可以留客俄出酒食相餉註以光字笛影
話笑盡歡夜出城視劇有教年所明之是
六日陰三五人聯車往游海墻曲折行垂楊夾道岡巒起伏入

九里搖望見水色甚地有天后宮及海神廟對峙潮勢崩騰漢
海有西人起浴房一所迺相與趨祝水聲猛壯拾得海物甚夥
有形狀極奇者莫辨其名遠見遠未有物峙立以遠鏡窺之其
狀似人名曰望夫石時風甚奇寒俄婦遠後至天后宮登眺見
西婦六七人憇是迺暑者僧獻茶極恭予銀餅二枚落午還餅
器養免熟睡余与芷香發言詎人尋得竟對為樂喃暮見眠覺
時聞潮聲震耳發言年去以白云高樓臨海潮絕佳多以對也
晚雲勢金重俄而雨

七日雨程未止余昨夕得詩一首題為丁未仲夏鄰居使往相
送梅園高樓瞰海山雨欲未感而賦此錄如下

到此一為別海山萬里情對雲含雨勢高枕聽潮聲且看杯中
酒誰知海外名馮櫛多限恨遮莫賦長征

飯後晴霽暮見午眠余与芷香蔭園發言聯車出長城關繼覽

五四

形勢但見群山雄峙雉堞荒頽海水稍遠不能瞭見俄相與自
關門入跡石凸凹不平車為顛頓門有二重外額曰山海關內
曰天下第一關五字絕雄秀極城橋上面內向即十年前所見
共余與芷香缺人登其樓高約二十丈樓中題壁有南海桂東
原一首時有傭雜人十餘短衣聚坐而謳作秦聲俗稱秦聲其音
哀厲說者謂此聲即秦皇造長城時所留遺未幾鴉雀晡余一
人先歸芷香語人語暮云已醉方據案作朋僚考札俄芷香奎
季等咸至晚餐間坐梅園向共譚

八日晴拜別幕先叩琴汽車返京師幕先登車去詔君相送

車中蓋幕先於初九出關余以廣生父子亦至坐久之聞鈴響

皆下俄輪動車若遙望幕先等駐佇立道側須臾不見時頭等
車人僅余一人過北帶河始有西人三五乘同車為午過唐山
車中于餐晡抵天津車小駐暫見有人推車房門入劉金謹高

禡

也不期而遇狂查彼亦欲入都遂同坐俄又有人至視之乃及履平三人皆大驚蓋皆未嘗相約以爲奇俄車動後行謹高履平共談昨日上務方知瞿相已開闕回籍憚薇孫所劾也瞿之親屬余肇康江西案內被議獲降調處分此次法部保授丞議瞿相隱而不言而憚所彈遂獲咎余亦猶職瞿尚有授表言官私通招飯等事旨派孫相銜爲考查孫得晚到京又以電話詢畢中閱陳爲考已於初七來都明日履任外部尚考補呂海寰民政部尚考兩郎充焉

陸

九日晴都中接終未夕雨麥苗皆槁往視陳德菴之太夫人又見子孫穉于明日出京落午趨署晡陳爲考接乘招印畢接見僚屬傳諭自明日起改早七鐘到署于午散值是日聞者詔旨以鹿定興充軍機大臣醇邸在樞廷行走陳鳳老得吏部考考傳晚詣王相同抱病未夕見因衣冠詣鳳老賀遂歸夜与穉

五五

霖等侯

十日晴到署觀報

前在津觀男女合演之劇皆曰此西俗也豈知吾國古時本自如是京報論戲劇攷謬極詳據太知音譜曰凡演劇曰正末曰副末曰孤曰親曰捷談皆男子當場為之曰担曰鴉曰猴曰引戲皆妓女當場為之又據胡應麟少室山房筆書曰元祿劇旦有數色所謂裝旦即今正旦也小旦即今副旦也以墨黥破其面謂之花旦今惟淨旦為之而元時名妓咸以此取稱如荆堅：孔千金之類是也又妓李嬌兒而溫柔旦張奎兒而風流旦則知元新劇裝旦多婦人為之矣又曰武林舊事載宋世新劇已有裝旦蓋旦之色自宋起宋沈德符顧曲新言曰演劇稱女曰旦不知何義遼史樂志大樂七聲謂之七日凡一日管一調則旦司樂之總名故金元相傳遂命歌妓領之因以作雜劇流

伶事今日皆以娼女充之矣則以優之少者假扮漸遠而失其
真身由斯微之有戲劇之初凡所謂旦者皆以妓女充之故元
演戲有娼夫娼女之稱其以男優優飾為旦則起晚于晚近自明
以來耳

戲劇之大別曰南曲曰北曲其小者至不可勝數而今世所行
二黃洪調不與焉此曲全董解元劇元代遵之南曲出于崑山
魏良輔自明以來逮數十年前皆相絕存蓋南曲盛而北曲幾
絕二黃洪調盛而崑詞亦或微矣要之北曲以絃索為主樂其
音則南曲以簫管為主樂其音柔

暇往視吳師蕙未見因詣車棧送子陵引其同學送其去也
至仁錢杭州兩館一視遂訪二我談暮歸朱氏二表於未

十一日晴晨衣冠往賀雨即遂趨署觀政藝通是日王相素
允准通實
給地驛

政學文編載黃晦聞孔學君學辨與余數年前所主持之說正合彼仍自秦李斯焚書以來歷數千年陽借孔學之名陰實行君學之實蓋即陽儒陰法也彼未指法家稍異耳

黃氏推重我國之魏文侯為表章孔學之第一人蓋彼受經于子夏同時之田子方段干木皆去子夏之門是故戰國而後尋孔學之真迹莫如為其歎于田段二子其與文侯之相安皆有裁抑君權醇化出于儒者之行為是知吾國君權之無限以而儒術所改竟大不然

黃氏又論曰專制君統之成立其條多端而其原則由于人為一身計慕主操富貴利達以役天下士衆人不計女群之利害以失也為一身則存之矣存之且不憚自殘其羣以保守一身之所有忘山曰名論

跌往賀鹿芝老遂詣新吾見益齋東庵晡歸浴身得詩一首

彦後惟人彭媽蓋彭媽與吳瘦相談風塵中遂以終身許焉
人餘訪工篆刻善書風雅絕世彦公亦引為佳友徵文及詩編
海內名士余亦賦五律一首贈焉錄如下

知己千秋歲多端遇此人紅顏非薄命明月豈肯身
體粥朝餐
給文章君不負陶公遠業在相送五湖濱
是晚陰雲
合微聞雷聲

十二日晴到署雜髮

蚊蚋與臭為最苦人土凡屋宇不潔此類蘇生昔人詠二物
云飽似櫻桃重飢如柳絮推二語工穩又聞有人呼為飛禽走
獸考余戲之曰尔每夜就枕時尚欲獠一團也

舊午陳長官以事召既見於聞瞿相之園屋在湖上者已為部
中燭置命余率人往接受飯後余遊偕向辰心鋤馳車往視地
在馬殿相近約一百餘畝繞以河植楊柳及楮樹甚多中有亭
舍三十餘楹瞿相所自築也於堂几榻塵積室壁蕭然大有

五七

今昔之感俄又相与玉振、廟小憇晚歸微雨洒塗到象已昏
黑黑夜月後明

十三日晴連日酷暑晴雨去艱是早赴陳長官許面陳公所事
以星期不赴署家中閒坐落午作考致暮兄曠謹高過談
陳喜閉邪謂之致嘏菽飲水盡其懽成聯也上言志下言孝謹
高囑余考大楷懸洪中堂

天下有短于小人之才不敢為惡而自附于君子者其人不足
貴也謹高云

又云身恨為君子貪小人之利而博君子之名

又云情中有淫淫中多情忘山曰轉悟

余詢謹高以所見之人才謹高舉三人一曰李祖植字敷亭直
隸通州人一曰葉鳳岡字季仙江蘇常州人一曰洪壽彭字述
軒安徽人

十四日晴晨赴粵閱署相園屋中器物及庭前花卉皆經部中
印檢遣人至園檢視保存俄陳長官曰余以刊刻部中告諭及
用鉛字排印命余措箱又命購冰箱一具暇詣王相晤奎章昆
仲見陶蘭泉晡出城海事皆一一辨結詣京探報訪穰仰不遇
又至杭州飯時汝霖擲先俄玉山會邑館訪童亦韓繼談
哲學之大多所不色為各種學問之政府如百川歸海是故多
一種學術中多哲學其大者外其小者內凡淫事於此者皆視
天地為物而女學校且多畢業期限如女他科學可擇地而
求精勉期而待其成也吾聞友人蔡公以名翰林前髮短服自
備學費孤身游歐西入其名學校求儕身學徒中詢其所學何
科則曰哲學嗟！蔡公可謂有志矣惜其望哲學而未之有見
也何也彼視哲學與此科學等
人格至于其上，乘女學其後其才其德皆化合而為一者有

五八

界域不能為之分析而指名也今之有關於海內者多不曉
暮掃夜坐明下月

十五日晴趨署部中欲與瞿相及成立契券以部署未完故案
行交涉須待明白

晡訪殊軫談

知人之學不可不深注意人之性質才格千歧百異知其長尤
須知其短知其優尤當知其劣平日所知必多所供一朝握權
惟事方獲年窮之幫助而年誤用人及受人欺之害

舊晚在新多許留晚會祖婦

十六日晴趨署急攝攝契券事而瞿相舊園屋中得一奇向有
二掃人入門來自稱屋主於昨晚間留宿而去俄電話傳云又
末一男子其勢恂恂稱欲率人撤屋棄其材迺以實告長官長
官曰此多賴也遂遣一馬弁持刺至海淀廳所訪勇數名前往

緝治玉而詢之果原業主遂好言勸其歸曰汝家有夫男在何
苦如是吾事如何部中必善處尔勿憂也二婦姑勉强去日中
余婦暇往於路遇馬弁婦備告余余遂詣其地徘徊久之遇
玉娘、府見文舫問屋事又有變動向辰季武詣署交涉未成
而婦蓋原業主素不願也落晚衡浦至陳長官亦到乃以實告
之陳云曰需此事之賊也此事誤于儒後若于受屋之翼日即
成契納銀何至是昨夜皆宿廟中

十七日晨余及衡浦先歸昨午後載赤日往酷暑蒸通今早一
路涼風襲人到署兩堂已先在亦陳以此事吳于二公大驚俄
那錫儀稔有法挽回之乃暫不撤守屋人以待後命哺問陳公
已歸乃往面述情狀陳公頗憂蓋恐其林泉之佳而不忍釋
手也俄歸晚飯罷納涼庭院中表於朱棟臣來小坐稱露為余
述滿人家庭風俗極詳

十八日晴趨署與向辰談

凡人有生而表裏如一者有生而表裏不如一者有外似渾厚而內實刻剝者有外似刻剝而內實渾厚者人之品類性質其不齊者如此知人其難哉

有潛心仕宦之人或識之曰何如一並至此余為代答曰家寒跌歸陰霾四合大風而雨雷擊不止俄而歇落晚雲開瓦上見日為二表如改削稟牒作寄蔭亭子夜納涼成五律一首題為晚涼庭前坐與友人話舊錄如下

愛說少年事故人今見君河果幾孺子樽酒共論文明月歲涼樹高天隔暮雲不知移袖落清露墜紛紛

十九日晴昨知內先佑三到在余齋中坐余歸道去今日趨署
多事長官志存午叩詣義善源晤佑三留午餐繼談晚至仁鏡
飯偏祝應試之誨舉亥晡訪二我談晚歸作日記

皇

吾讀史記魏李克之言曰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又云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而少貧則竊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弗弗惡也不覺有所慨嘆蓋世間貴者富者智者每為人所嫉妬怨恨是亦以怨夫入也夫氏者其不善自愛其貴富者不善自愛其富智者不善自愛其智為善自愛焉嫉妬怨恨何自來邪由是觀之數千年來君子常為小人所攻亦君子之不善自愛也君子而能善自愛匪特不為小人所攻且能善馭小人使為我用彼小人其奚足害天下邪

二十日晴星期終日不出陳樸亭過譯

飲冰梁氏奔走海外十年其言論理想屬騰湧報時人有識其宗旨累復所謂種界也保吳也共和也立憲也開明專制也始談革命繼又日與革命黨宣我始談公德繼又提倡私德終其

前後所言自相反對者不知凡幾豈非一反覆之小人乎忘山居士聞而笑曰不修飲冰者吾誠不知其為何如人時據是以定其為小人言者之過也蓋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人但知不反覆不足以為小人庸知不反覆亦不足以為君子蓋小人之反覆也因風氣勢利之所歸以為變動君子之反覆也因學識之層累疊進以為變動其反覆同其所以為反覆其不同惟修飲冰者吾誠不知其何如人也

余推許二我為天下第一等人或問曰公心中推為第一等人身抑京朝士夫共推為第一等人乎余笑曰京朝士夫皆知其為第一等人矣者天下士治矣

映樸高去余多事整理考齋檢視瑣屑滌除垢穢

二十一日晴趨署閱驛相園屋有副將王某出為調停可仍歸部有事有成說又李長官諭籍文咨民政部索取西長安街怡

王府迤西之公園屋地營建衙署余及向見撰稿呈堂改定並
傳函致姜軍門囑其勿撤駐守相園屋之兵
映詣王相晤繩伯晡入見相國談良久俄出城至杭州館微雨
即止區置几榻等物與汝霖譚久之即歸適佑三在余寓中坐
昏暮移去

聞稼霖言有人條陳民政部欲禁止露袒在街上行者查事一
時頗難著為令

二十二日晴趨署閱西長安街之屋地肅邸已由允陳尚書是
日長官命速行文待覆到即可收地衙署成立郵部大局定矣
觀報

時報論各國議會多採兩院制度蓋皆成于自時之結果也強
之使然也如英國嘗八百年前即有貴族平民之競爭兩院成
立實基于此獨德國不然亦以本國歷史上之情形組織不同

今我國憲法始萌芽將來若仿行議會似以一院為宜何也我
國自皇家外素多貴族殘族之分故白衣可致公卿而宰相蒙
罰下儕平民如是則又何必強分兩院使政界中多一重障礙
而徒博崇效歐法之虛名乎抑也愚山曰論此道理待余研攷
後決之

昨余驅車繞西長安行即得鄰居哈爾賓函述及到潘曉謁
兩陵太祖及太宗者佳城蔥鬱迥徵本朝氣脈之厚至行宮又見高宗
純皇帝聖容及太宗所留戰袍尚有血跡此外古銅磁器
因告徐唐二帥謂可仿外國博物院法一一羅列罩以玻璃縱
人游觀為是則內地人未嘗亦必多省會必益興感徐唐二公
諾焉暮見月之十六到哈即晚乘車西行

舊晚詣奕夫譚即席

王相廿八行杭郡同人敬公餞
里帖往訪相國力辭乃作罷

二十三日晴赴署辦事作日記是日閱瞿相園屋舊與郵部已

有成議那參已赴園勸視晴婦云已訂明日成主契券蓋其地
本屬皇家歷年有人承租其特展相售者謂之佃戶其後堅不
允售則部中可行文內務府或出奏指索程時一事所以矣那
參議深志其原故遂欲以利害動之幸卒成

二十四日晴赴園至海淀飯肆中待向辰俄至已携素餽屋價
銀四千五百兩時微陰與向辰對酌飲冰梅湯味赴碧相園屋
晴日光炎烈有副將王某為部中幹旋此事其已先在談及庚
子亂子極詳查晴屋主王冕高姑來姑成契將屋價交納屋主
有女極不馴解讀書又拙拳勇迨父懦弱殊受制焉是役也
種之生阻力者其女居大半而冕高之僕主孫姓悍掃亦與焉
園地約二頃四圍皆河楊柳繞之湖東畧種荷蓮菱芡屋之左
偏有花洞蘭蕙幽絕入內內見曲徑畫堂雜花盈堦前夾夏庭
暑風景殊勝宜陳公之憲之也

六二

舊晚與向辰至同和居登小橋對飲肴饌畢深夜復借玉陳公
評述今日成契交銀事陳公甚喜

二十五日晴赴署三長官皆去下查論規定官制分五司一曰
船政司一曰郵政司一曰電政司一曰郵政司一曰庶務司凡
不屬於前四司之事件皆歸庶務司註命查一合部所用簿籍
又考格式是日民政部有人來磋商所議公園地價銀兩歸晚
陳公召遂往接閱明日將致試考記

二十六日雨俄止三長官皆來署給試卷四十冊本命排列几
坐編號數遂傳眾考死高集領卷就位由長官命題題為整頓
航路郵政之告示限數刻交卷未半致畢跌長官始散晡余詣
王相未夕見繩伯屬余代擬恭摺日期未摺余即晡夜大
雨余所擬奏稿成中有四六數聯云臣以樛庸之質衰朽之年
渥受皇恩久羈宦海民生國計徒懷報稱之心觀闕江湖不勝

瞬依之感未又云從此優游林下莫非聖主之隆施依怙慨念
時艱不改儒生之素性余向厭の六文今勉强低首為之世似
与否不計也

二十七日晴赴署是日五司正稿幫稿派員船政司以庚者為
正稿章授幫稿路政司陳毅克正稿瀾頴人葉公紳幫稿電政
司龍建章充正稿王鴻斌譚祖任幫稿郵政司同林克正稿陳
士芭幫稿庶務司以余充正稿金恭壽幫稿諭既下遂與同僚
幸依登堂揖詢晡與向辰合擬庶務司箱法規則俄訪俾蔥晚
在杭州夜醞檄珊約坐有班候禳仰訣云

二十八日晴赴署與丞春歷商酌庶務司規則又奉長官命分
刺署中危守而五區以給司之用是日聞安徽巡撫恩銘被
刺而死兇手何人即巡警局會籍徐錫林也徐以巡警學生行
畢業禮於中丞就臨乘機以手槍斃之並傷及同僚三數人徐

六三

當場即被擄自稱革命黨訊實口供就地正法取心血以祭恩
焉

晡詣王相與相對飲日暮未落相乘肩輿赴車樓步軍衙門派
巡兵列隊荷槍以送京官同鄉到其家該以相行太急皆不及
送也惟舊同僚及親友皆集車者時程未莫是日俾葱以電視
余知幕兒已于廿六抵聖彼得堡去後京尚有二日程汽車之
速究勝輪舟聖彼得堡至貝加爾湖八日
貝加爾湖至哈爾濱六日

二十九日到聖所刺之司區所皆以朱油木板墨書標題使
人一望而知同僚已紛紛移居漢者之內外文紙務電報收發
皆銷燬于多有夫是日那參以病未至晡忽折簡相告云有密
事高洪余趨往列陳長官存論云今日京訪革籍方記委友
胡國瑛速即密拿解順天府那因詢余籍信余答曰今日適有
鐵路巡警調來四名如其人至要必可獲之遂歸至電報股伺

男人在焉遂出而侍巡警至繫其人至獄室中監守之未幾那
泰亦至以既獲其人告那遂步軍衙門練勇姓名持部中片文
押往順天府
晚出門至燕春園醴集同鄉七八人暴雨忽至俄晴夜掃過陳
長官許

六月

一日晴趨署長官咸集同僚自正幫稿外他人分行行走是日

揭曉

名學不及有述獨記余庶務司共共六人群衣冠於堂揖

謝退而相揖賀終日冗迫至晚隨余辦事最得力之吳曰恩培

竟多故咨回吏部寬哉

二日晴庶務司已移至前銀務屋其舊屋改承值所由掌電報

監印收者三李在堂派筆帖式三人又每日責成司負二人值

宿哺衣冠至晦若許投刺過仁錢館問佐安病未入遂訪二我

六四

余詢二我曰迎來奔走顛倒于簿考鞅掌中敢問先生一見余
覺其有塵俗氣乎二我笑曰忘山塵俗則二我市井矣相對大
笑

晚又至美仲老許投刺遂歸

三日晴趨署時承值所隸于庶務司余因見陳長官請示由司
稽核承值所稱法長曰我有新規則遂付余騰清後排印是日
急將堂文前數日之奏咨片摺牘補錄正稿呈查叻詣新吾談
俄又往謁陸鳳老獲見談久之

連日實多塵俗所驅竟不暇讀書及弄詩篇故日記中无一字
可哂者奇窘

四日晴到署催安雷檄承值所規則於騰印成大兩印止歸是
日焚堯舜館將歸夜與庭中共坐閱長長赴園以明日與民政
部會案要事

五日休息日晴甚好丁錫五歸心鋤菜小談即去會園中電話
來促余入署遂往在署午飯時向袁衡浦皆歸自園云民政部
公園地已在准歸我已奉堂後派四人即君與楊時百又我二
人也急者又去收屋何時當問民政部俄待回投至搵電詢
始知皆已散值迺作罷爾余與衡浦繞道正陽門車過其地入
游觀園亭傳曠堂宇整雅若樹數百株成行改建治所惟為造
屋不足供用也

晚歸醜贊堯錫五芝樵及朱氏昆弟于同和居夜散歸

六日到署陳吳咸至是日孫秋傳舟渡有電至云拿獲柯道家
丁鄭寶英附新格舟解入都促部中迎提迺以電詢津知舟者
未抵口昨詣義善際與恪三侯俄過版肆論古詩小坐觀書盡
又至榮寶訂刻圖記遂入城向陳公言余遂往仍以公園地事
屬余與民政部接洽又命于鄭寶英到時為留一影再解大理

六五

院

七日陰趙署吳于二公至須發鈴祀各司承領余司中蔣秋傳冊兩是日以承值所值班不齊在堂諭增派二筆政兼理晡與向辰律祝陳夢陶壽見女子玉年晚詣陳長官拜賀甚

八日趙署吳于皆至各司用鈴祀是日籍片迎提鄧寶英解送大理院向路政司索大理院原咨蓋陳長官前系勅柯鴻年舞樂營私並及其家丁鄧寶英受賄等情請旨交大理院查辦院中行文本部索其人陳公因密電滬道解其人入都故余索其來文路政司據不允事之由再據移送刑司余遂抄錄存案晡大雨婦補作十餘日日枯澀異常

九日晴趙署陳公已至下札二道簡派丁惟忠林春熙二人帶辦新署事宜是日司中補稿云致仍籍秋傳冊晡婦小憩同贊堯已行余在稼霖許小坐落晚赴頤和園公所以明日在部值

日东事也时近湖一带山色如画流水潺潺鬢髮錢唐風景比
至公所外则亂柳繞門稻田數頃夕陽彩墮清風徐來为之流
連不置是日長官皆未至由電機信得知早移出城余在公
所中宿与二筆政碑一壽介眉一榮向春

十日晴晨三長官車連鑣而至既入小憩俄闻獨召見陈長官
余以多事先歸赴署辦秋俸冊未畢事至丞參廳小谈飯後
又至船政司与章一山谈晡往謁陈瑞圃先生獲入見晡出城
西仁錢飯睡因里之新至者即若小譚因属館役滌除穢積俄
赴杭州館小坐即行詣聚寶堂同輪御初也主客皆未至坐以
待之又索食梅柳米飯晚以腹痛先辭歸庭中生煤致成子
蕃及吳何高寺夜深眠

十一日陰翳署陈于二公至補籍調員奏稿註望行各衙門盖
陈公昨已奏請調借署工商度支吏三部人員未襄办一切已

得旨先行今日始行文

雨終日不絕晡後詣船政司與章一山譚俄婦已暮飯後與朱氏昆季談久之金陵大小學校竟有三百餘所可謂盛矣屬于武備者以陸師將備二學為最鉅屬于文學者以高等小學及師範學為鉅

又聞江甯貢院已被陸季直以十餘萬金購去改為妓院豈非奇聞

前得天祿園外史一書題曰漢黃憲著檢其弁言中知後人有疑為晉人所偽託者尚多實據曾以示子蕃子蕃斷為贗作以文氣之厚薄決之

自恩中丞通害凡達官貴人皆省危心朝廷則更甚至引見之禮慶改為驗放革命黨人之勢焰豈不盛哉

連日匪特不觀考廷不觀報而自知而自可憎謬言無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而玉夜未息又補數日日祀余之於日記視等身家性命十二
年之精力萃於是烏肯輕而易棄之故折極忙迫亦必補記
暮必早至柏林屬得其中信片无不感贊一路山景之美
其片之皆印留其影也

十二日雨是日星期冒雨赴民政部公園向辰巳先生在尚有
丁厚齋林頌清二君方聚而共食余到亦入座飽啖食已殆相
与持蓋周視各地園中屋約百餘間自民政部收買後有仍舊
貫亦有修補其最整潔者如正屋二層迴廊曲折蘇壁明鮮迤
西平臺可以遠眺惟前多正門可通馬路其時已急以讓歸郵
部遂拟逐漸繕買迤南家民居為建造界門計是日雨中与丁
林洪觀察劫家屋分別等次估度價值事畢先歸續改蓮孫振
清渭東諸人書

十三日雨微止趨界是日上堂大受陳長官之呵責其故蓋因

海

六七

集

此次甄擇司中者有恩培者自開部以來即隨余理庶務稱
得力眾口一詞多端禮遜余不免為其稱屈且向陳公昌言之
不期為招飯所同竟登載焉陳公見而大怒疑余所嫉使遂致
有今日之辱而余受之坦然也世上風波之險有過此者之
余何能為之動心

是日新到部者有陳應濤蔣尊禕等共四人陳應濤獲派充庶
務司額外主稿兩仍不絕

十四日雨未止趨署陳長官忽降嚴諭不許書記在司中恐其
助司員擬稿件也余為有相隨理庶務之書記二人以故亦不
得在司中是日又有新調到部者六人曰夏仁虎曰唐浩鎮曰
六保曰梁用孤曰阮永和共一人不審其姓名唐獲派在庶務
司行走其餘分配四司是日又諭刊告示將招致奉貢之落第
者充錄事

晚歸聞東鄰沈兩人君邀余往談夜見之亦道及陳長友與余
衝突事蓋向汝楊杏城侍郎陳君疑余為其登招也念之不已
達人便編告語余負之余聞而大笑

十五日晴晨趨署又詣那錫侯俄仍至署見于晦若談久之是
日公事頗簡招攷告示刊就遂命人分携至城內外各站哺散
歸浴身庭中納涼

十六日晴蒼招談來祝余身訪二我談

二我云西國天文家屬算彗星與地球相觸而不驗彼其所測
之軌道誠不謬不知天空中永多有兩星觸傷事蓋星之外亦
有氣以圍之相通則生彈力自能相避而不相損彼精天學者
猶未審此也

地球必有毀期其毀也海水必先枯竭人物必先盡而後地心
之火炸裂之憂慮其為他星觸傷是大謬也

六八

爲年赴民政部公園是日雨即遣員將其地移交郵部余故往
接收之日中仍至署連日雨後奇甚揮扇不止招考錄事告衆
既出報名者紛如已盈百餘人哺福義善源又遇晦老俄語厥
肆代路政司刊闌防晚歸依三去余亦俄去夜生院中補日記
十七日赴署時稍涼丞奉聚衆人紛據案寫摺底蓋改制
已定將出矣也是日司中籤稿二一腔內尚不用送堂銜一接
收公園咨復民政部庶務所司皆考款禱事陳玉者理蘇活劇
眼敏手棘不似謂多才其性太福急以意旨爲憲法喜怒爲
是非司友皆重違而立例目而視譚云太位急則小位絕又云
水至清則無魚爲政當責大指不苛小玉者抑何其不悖煩也
晚歸坐庭前納涼夜涼致暮見書

十八日終日雨至署事簡而路政司刊闌防蓋須給滇越九
廣粵漢也哺發丞奉司友等津貼晚冒雨歸而甚

絃

親下研高三筆多誦古畫家故事亦多可觀讀我國書如披
沙揀金常覺不可全也使人煩悶累年興趣

古板言云人生常小不似素時便是莫大之福余三復斯言

余視世間橫逆之來等蝼蚊蚋之鑽膚累不介素毫無忿怒獨
至同人一語相褒不免含淚歎下六殊不自解何故

雨聲不絕寤坐作日記

十九日醒時雨聲浪浪蓋終夜未已聞電話傳云部中長官今
晨到署促余速往急披衣起著油履踏泥而出庭院中水滿在
高中盥漱畢方欲登車忽聞轟然一聲則見屋外老槐一巨幹
折斷枝葉蓬然覆院中因雨溼過重木心已空遂不特支余亦
弗敢也急登車去一路溝澮皆泛溢至玉段輪兩程如注抵署
陳于皆已至蓋所乘官制摺故易數字撥程後遞陳公俄去逾
半余往訪師蕙問慕先於本月初二三日已到德矣晤陳長官

六九

祝君印婦微情

覽陸稼亭論學酬答其與陳言及有云凡民之身有動有靜凡民之心有動有靜君子之身有動有靜君子之心有動有靜語極精忘山曰君子之心出應萬變因物付物行所無事雖動亦靜也

二十日陰雨初康織履趨署是日三長官皆在湘未至署余在司中整理簿籍及稿件紙張丁厚高至與商訂購屠什價事晡出城至廠肆飲信遠高之冰梅湯其味至清而釀京師其獨擅也俄詣吳長官許又訪二我侯晚歸

往律風至便捷之物也而通者重焉則又當防人之假托斷不可憑也此事余今日始親歷而知之諺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信哉

二十日趨署吳于二公先至余昨日始受律風之誤致蹈

絕危險賴今日丞參相助迺獲幸事其詳亦不便形諸楮墨也
是日籍查堂行稿數件收至義善源持五千兩銀券破整為零
晡至新署即民政部公園地呈日收買民房十一所一一成契
付價昏羔以散歸

小人未始多才不韋附于小人之身多為才惜之

君子有才始用小人而不能為小人所用

小人而據高位必將倚勢而凌踐其下使人斲心叛志而後已
吾知其不久也

何以語之小人曰遇事苛詰瑣求不知大體所謂斗首之士何
足算也名之曰小乃最的當之名詞

二十二日晴趨署昨閱丁厚高收贖屋價直尚闕三千兩屬余
補者適陳長友已湖赴吳于二公未余白之二公遲疑久之曰
是非詢諸王蒼不特者也昨二公皆至湖余先歸佑三登夏蓋

七。

保末小坐余以明日署事官制入京落晚亦赴湖涂遇庚仲頤
告余言陳老催汝數余曰不肖堂琦丞老豈敢擅者是非面
見陳公不可比去公所三長官皆在陳公素苦怒曰坊僕何者
未嘗也余答曰此國家公款不存堂批誰敢擅與陳然然俄又
位掃速办其事余因索陳手稿曰得是方足為憑也陳公真方
以付余遂掃入城已黑夜飯于同和居時估三程未去尚亦趁
未共談

二十三日晴晨趨署持陳堂手諭向丞泰堂領款三千會新署
監工尹丁厚高是日有事改于明日午後二鐘相會者僕因索
達陳堂是日郵部官制入京奉旨依儀三長官皆召見郵部自
去秋八月開辦至今已半載增大局始定而已易長收八九人
風清起伏余皆親歷之豈不難哉跌飯于純利西魯肆哺仍至
畢俄掃先詣沈兩人誦雨翁出所製古體以示余皆傷時慨世

之作頃之有室至余遂遷庭前所折覆之大樹枝已被匠人截
去雖重陰稍闕其直幹尚高移不覺也居亦最在樹多與樹
是一大苦境觀王右丞詩集

余生平後未遇拂逆之境以此小一嘗試正造物所以試鍊余
之心也十年讀書所學何事為因是而易操墮志平日之抱負
皆虛矣

二十四日陰微雨詣楊杏城竹卽小徑卽趨巽雨至于長官先
至吳陳定公到呈壺堂稿數件是日約午後至新署看及屋價
蓋債收買西偏屋地也余未午卽行至西餐肆午餐飽詣嘉
善源雨微不絕時携銀券三千兩破整為零因赴公園涂泥
溝雖行既至厚齋子壽皆未來小待松相繼至屋主亦絡繹將
集一一成契納銀去晚歸曉王右丞五古

右丞古辭不為待詩尤以不待為最如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

七一

蟬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頗以陶之神髓

人當俗務矧勞悴煩亂之際抽暇讀古人詩而之心境清涼
女味珍永

二十五日雨俄止驅車赴公園以爲欲續放致也至則寐焉
一人坐以待之園中林木極盛花果鮮多雨後衆綠敷披風物
靜美

晚接遇刺內外戒嚴革命勢熾益復漲盛道路傳聞江西之瑞
新疆之騷皆遭不測事之有尚存於似政府願皇之修不可
終日或獻榮媚之者曰盡捕餘黨務絕根株其害方息豈其然
哉此風之播魚如瘟疫傳染徧國中不可完詰唐人詩云野火
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多事新殺異能盡之其禍愈烈惟賴朝廷
執持公道以服天下且盡心救養多啟生途以收貧民俾有所
歸此是則財後其寧堂人勢孤不攻而自息矣

爲午後買屋二所又隨丁林履劾教家即趨署晡歸藉爨落晚
赴湖時以長官命司主稿以自隨班視蝦蟆是夕仲頤治重
伯揚梅仰登余皆宿公所中

二十六日晴余司人皆蟒服補褂隨長官至仁壽門外時朝貴
咸集辰初二刻禮成終日各散余等隨那錫侯至外部公所更
衣是日那約飲于養年別墅在海澱迤西地名巴溝那氏之家
園也有稻田二頃荷花數畝築屋女間編植楊柳及雜木廊宇
幽勝叢竹蕭森迤東土山昂起亭曰曠然余及仲頤等五六人
醞集其地譚咏興甚見那之老翁那即將軍八十精神矍
那相以林鏗每年及初末此秋末入城晚年蕭散足以娛樂矣晡聯車歸
至家小眠晚風起雷電甚猛有雨勢夜雨聲俄止作日記
余今晨起見同僚四人皆疾首蹙額曰昨夜蚊多一夕不眠
眠余則不知也笑曰於登榻微聞其聲迨彼聚而噬余余早睡

七二

熟矣皆為梅掌忘山曰余之安世亦然

二十七日晨趨甯吳于陳皆至是日撥訪鑄五司印信片亦又
籍定烟招考錄事告示

郵部既設大端良多某尚才不之問也獨斤之于封套之大小
紙張之厚薄行款之疎密以是日斤司員豈不可西至玉自室
核式而自違之者苛求其下彼心已亂矣安望司之活噫

某君之去余累作不平語彼即釋之與余作難者與余有宿仇
旁觀者見彼蹂躪余多抱不平余不之覺也余視彼如小兒豈
敢與之較

暇至工程委見林君頌卿俄語新吾與素庵益為談晤訪二我
二我云歲寒三友我梅苑也子其千丈松乎再尋一人所不可
得年已獨有明月可以為侶

二十八日晴趨甯陸堂命剛繪新界地基因特矯例量儀器晡

出城至義善源小坐即至公園尚有續收之屋計價四百六十
兩俄詣賀信三不通蓋勢由郵部保丞奏也歸途遇一蕃因至
其家小談晚抵家信三五談至夜深乃去

風聞內外大臣有更調之說茲欲組織內閣蓋為革命黨人聲
勢所動搖也又云過七月初一即將表表

前有二表姪來都投劾皆江南武備學堂畢業生也餞帥不敢
留曰防其為革命黨又聞是浙人金不敢用嗟廣立學校教
育人材所以備用也今於學之既成者又憚焉而不敢用設學
將何為乎學部殆可裁去矣

二十九日趨署是日著定期政錄事告示已派多人監場借用
五城學堂以期屋舍在暑候內空間也晡雨驟

凡人性太緩有失性太急亦有失得中之為難

今日人才消乏遇小有才其亦日為人物而大用之鮮不覆矣

七三

三十日楚昇晴昨日署中又有漏洩登報事長官怒命嚴查何人通報報者落午訪馮次臺談至純利飯肆午餐詣義善源小坐遇林耘佑三往弔唐溫高母喪又因厚巷周年在長椿寺設祭余亦往相晤訪二我

舊俗法表必假僧亦借梵樂申其哀悼之情而已暇必有所迷信而信也今者談新者多欲矯俗罷其事以邀譽亦殊太過

二我為余之第一知己余之真相惟二我能灼見之蓋歷二三年來察之于微澄之以實體念之于至形遂能窺見全豹不啻照屏之一照也

人謂我愚二我獨稱余智人謂我拙二我獨稱余有精力動與輿論相反所習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二我也

余與二我自相友後兩人之品格日益高學識日益進自謂皆是星氣界中人物俯祝休子美

今非國家之危如累卵天下人莫不戰兢懼而我輩視之正
絕好一生機前動社會當視為可登不必憂也二我首肯余言

七月

一日晴趨署是日有新調到部者二人一曰賀良樸一曰鄭誠
凡為大員者其治事也當知以靜制動以簡馭繁而反是者迺
以動制動以繁馭簡於是當局者不勝其煩勞而事之叢脞如
故也

事有當急者有不必急者有可以急者有不能急者為事之
急必有阻于理而不可扞于勢而不能者

小人不必即是惡人其才小也才小而任大其僨事也吾靜以
談之矣

以喜怒為是非以素旨為憲法多制之橫暴吾今始目觀之孰
當之

丁未

七四

晡詣公園見林浦清俄婦過沈而者談

而者主持孔孟身學其說是真能立二千年來未泯之秘也宗
儒以心學化之遂墮于空虛而儒教晦

夜多雪而雷俄而大雨

二日晨晴趨署尹芝田至亦新調來部者也王蒼尚于命余司
中造六月分度支出總冊時余司中典度支者徐君慕初
部中攷錄事在印其未應禮部賦之奉貢雖報名亦扣除也已
向禮部取冊來該對向辰等司其事故云多暇

晚歸閱芝兄已到飯後燈下作日記

聞是日有詔欲混合滿漢不分畛域蓋鑒于革命黨之事也惟
此堂人豈少休哉

三日晴詣武定侯胡同陳德莊莊許見有雲南舉人訪廢女學文
俄訪佐三箇午飯是日丞參揭曉即晉補右丞張元濟補左參

那

議李稷勳補右參議改至義善源小坐哺詣芝兄談又造履平
訪林性晚歸

昨聞雨若云天象家言凡哲里掃文昌畫主五十年晦^盲否塞
天下無文記唐末某年曾一見回治十二年又一見現今尚不
滿五十年猶在否文期由蓋所初否文者多非文字之類也不
明倫理不知人道教於紛亂偶有談及修身立品之學輒詆為
迂腐今之風尚正與是相合其為晦盲否塞也極矣天運如是
誰能回之再越十五年後或有象乎

四日晴往賀那錫侯即趨署是日陳于派閱卷未吳仲者至
壽慈觀慕知造度支冊又見唐符鄭所擬庶務司規則政錄
卷備齊暨用鈐記逾午出城至義善源小坐因往賀李璠琴即
歸時風起雲合微雨俄止

蕓陸樛亭集又覽明末人禱祀及太白詩評

七五

闕明崇禎時于蘆溝橋造一城左扉曰順治右扉曰永昌其後圍城西未僭稱永昌本朝入闕建元順治亦預收也

明福王淫昏已極大兵南渡兵燹地蹙一日召見群臣不語國事僅歛後宮之密疏欲妙選美人以補之奉朝愕然由是以觀新考阮大鍼馬士英輩其國亦未有不亡者也

太白詩豪雄有餘沈鬱不足其避于老杜者在是

五日陰趨署那李皆至衣對詣丞堂賀俄于晦者至吳陳亦未是日致本署考祀大雨題為淘汰冗吏告示而至晡始息語人紛之備明日五城學堂應致之外來錄事場奏皆用庶務司鈐記連暮乃畢

歸已昏黑吟詩不成

余嘗戲謂學化滿漢之見漢女放足滿男加冠蓋滿人名刺多不加姓一望而知何如盡取滿姓之首字加于名上使人忘

其滿藉乎又漢女放足後羽頂滿人園中改其嚴奇之禮法使
為婦者不苦如是則滿漢可通婚而形迹胥化矣
各省駐防本為防漢人設現既欲化除畛域何必悉撤之以坦
懷示天下將軍都統之名本贅疣也不撤駐防而以是等缺授
之漢人則防于何有

六日晴趨署是日午前三長官至五城學堂致錄事改致談咸
至向辰子如輩亦歸前日本部奏請頒給圖書集成是日派人
領歸陳長官大怒謂多地可藏度何不待長官命而為之余深
受訶責昨聞郭侍郎授郵部左丞是日往謁不值因訪二我
君子而居人上者恆以君子之心待人故能容小人小人居人
上者多以不肖之心疑人故不能容君子
小人而有君子之才量其謂之奸雄其才量不足而據君子之
位其適成其為小人而已

七六

七日晴赴署時三長官仍在五城學堂攷錄事蓋皆落地之舉
黃雨自向分省入場落午內辰歸俄美于相繼至余以庶務司
事多人少因開列各種事宜單請多派人註本司司負單呈卷
閱且分注某告何某丁憂某差在司其案係以政事涉紛紜
冀彼可以醒悟豈知陳茫然不省且笑曰吾有一人即足任十
人之事如尔之才短焉予怪其輯張失措也余聞之遂有去志
晡余先歸以司中印鑰印牌等件授向辰因詣杏城言其事晚
歸又出城祝徐墓初後至義善居留晚飯夜歸與沈雨若談時
僅改那右丞辭郵局部差書已就明日馳騎送之
是晚奇熱汗如雨下

八日晴遣僕投余辭郵部書余即乘車訪二我修硃日中對酒
啖魚蝦

右郵部幾一年朔出暮歸自星期外未少休一日至此如釋重

爽快性情

趙孟之所貴趙孟缺燧之被某公者固操是權以相待余若翻
眩媚之悅之人爵多患不得美如天爵何

魯論云君子易事而難悅也小人易悅而難事也

昨聞兩老言朗伯園會議時大老皆有憂色獨某公喜笑自如
或激之曰詩云樂子之無知彼無知也無怪其樂

晡訪林樵潭落暮掃夜作日記

九日陰衣冠往賀某公即訪佑三尚眠未起余入易便服久之
佑三延余入談久之時佑三已為某公保養丞參未獲簡放已
有札文調其行走佑三未往也為午詣新寺晤燕保益高秉庵
余自補詳郵部考錄如下考云某自問雖非才長半年来於部
中重要公事迄年姑誤此次僅因料理新務習助年人等助
恩培保桂廷昌三人恩被咨回在部保廷等筆政被驅種之不
入考記房余之自是考被咨截遂成人森一笑

合惟有自認年餘去志已決即懇費神代回大堂開去主稿烏
布別簡賢員不勝欣幸司中文牘一切全向辰兄掌之經營採
銷揚時百徐暮初兩君掌之款項一門紙張歸丞考廳共好一
切陸續浦先尚何接洽某逆年經手未完事件合併聲明云云
方致那者坐錫侯也

在化石橋午餐罷即出城訪芝生見德抵晚共食于燕喜園夜
歸雨

得向辰告知余事昨已由那者承白于長長竟云下文今早向
辰以印論交陳子後陳不敢納於是長官召向辰面命其暫行
代理向力辭曰前以事屬柳堂上之意皆某幫稿字餘之故今
忽代稿主稿勢又不支能一日之短亦不敢承任於是長官隨
下諭曰孫某既暫接何該司印鑰暫交庚某並理云云余閱而
異之因指毫作復向辰云弟祝富貴功名如浮雲過眼此番

在部中半年勞擾亦等供浮屠氏之遊戲三昧原可暫不可常
獨今日之乞假適常也非暫也即望速將鄙意轉達錫公弟
志已決年所習游移斷不可因第一人耽誤公事遂速行堂務
選人接辦將整庶務認真督理則弟邪去心亦安矣

十日早陰午後微晴後陰終日不生覽古懽錄那右丞錫侯未
訪殆為調停余事也余早知之預囑周君凡客至皆謝絕未
能見余

夜沈雨者過談余寫詩二季視之

十一日晴方勉文過是日浙學者行開學禮余先至長椿寺小
坐即詣學堂晤徐班侯俄坊二我留午後

二我詩詠園廟二句云明月入懷袖清風吹我衣又與余相對
半响忽得白云坐看紅葉不知晚因余為屬對云每對秋山常
憶君二我大悅

七八

晡晷招那錫侯不遇因往祝林耘俄益高亦至聞彗星出東北
方尾而西南四更時見

榮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吉語也歷代有驗有不驗前數日螢
榮感殞在斗心今已出矣或云应在韓皇之逝位又緬甸國天
亦被退

致

十二日晴昨夜四更起視彗星光已闌淡約一丈餘視已後眠
起時日已高望漱畢觀周易繫辭至負且乘改寇至子曰小人
乘君子之位盜思奪之矣不覺有慨後古盜賊通天下者皆坐
小人之執罔極焉能為寇賊罪哉

舊年詣林種留午飯而題黃忠端公真蹟卷軸因偕游法源寺
與寺僧茗談久之徘徊前殿摩挲古槐蒼柏下時綠陰四布障
炎日為清涼界二人竝坐殿砌上清談時自鐘聲動地心境悠
然俄後還林種許飲冰啖西餅晡入城詣鳳老病喘未愈因過

子蕃則知與陳某衝突事已登北京報矣

十三日晴將作天津之游命僕檢束行具附日中汽車去余先出城訪芝凡談

余今君之棄郵部如敝屣於所謂果決力者余信有之彼夢之此猶挾持之能貴人矮人之權力以爲人皆屈于我下豈知天能之富貴君子能自得之能自保之不授權于人也

小人長戚之日疑人之加害其身蓋彼日存害人之心遂不克以此度人於是人之皆成仇敵

五車棧午車已去遂獨詣廣和居飽啖鱸麩倦極而眠醒則坐小車訪二我談手據日記一冊晚至義善源小坐因造訪吾月下與益高輩共譚

十四日早起即赴車棧登車俄展輪仍回車身訪君哲夫農工商部供職多也一語相談集云與君老素相稔未半玉律行其

七九

皆在長春棧舍愚莫不深移居大來家舍法人所設之逆旅也
室宇崇麗飲食精美悉用整潔有侍者蔡姓極慇懃且求而脫
銜枕余頗異之案上陳風扇以電力運之風力甚猛獨坐觀扣
且雜髮哺坊彥後有雲妹若海上舊相識五六年不見適來自
都不期而遇三人縱談彥後又述其姬人彭攜事甚詳晚歸飯
罷觀舊日記夜蚊盛不寐月明

十五日晨急歸長春棧欲附早車還京不果訪孫蔭亭蔭亭於
雙屋在海大道橋宇整潔編蒔花樹共談時事娓娓不倦留午
食是日微陰不靄日光俄返棧中瞥見葉琴串在焉自稱來津
迎春屬立談久之俄有報稱寶昌隆餐棧折簡相邀余喜必彥
後赴焉果遇彥雪二人又有觀鞍山者名鐵心名知士也因共
誼譚良久始散余因乘電車往訪袁叔就見于督署後花園內
袁叔又懷山積日多暇晷佐項城祀室六年于茲矣晚歸又與

載

峇希繼談俄借福裕中餐館共飲室尤雄麗歐人之嚴飾也坊
幣游泰西者俱尤學瞻余二人皆醉飽而歸是夕宿長發家棧
十六日早車回郡同車者瑞京老玉如瑞君為造幣廠全稱時
末往於津京間又一人朱姓江蘇人在系榆車棧理事也瑞
君手持陳玉蒼政察銅幣覆奏摺一冊臥而閱之車過廊房小
停有販桃者桃味絕甘瑞君購桃半筭日中抵郡余下車即乘
人力車奔赴泰字牌棧覓泰洋餐肆曰扶桑館其入而字舍仍
脫履登園席地坐牖外綠陰布覆靜雅可愛俄倚其車盤入陳
于前皆食品也且傾酒款飲余為盡數杯即字飯飽啖其肴多
魚蝦亦清潔而食食已予以直遂去繞後門歸與母妹共人譚
哺詣賀楊杏城招政察南洋商務之命舊晚後訪二我歸已昏
黑夜作日記

十七日晴定可庵過談俄事金白辰過留午飯而談余辭差後

情形云詳註云于晦老極思勸駕且自謂造訪多死莫調和其事余答云造訪則不敢違日當往出謁惟欲我之出也須約法三事^皆方一：許我我方可唯命不則以上之行終身焉已向辰先為言之晦去晡陳語重過坐良久去李璠琴亦至余悉與論治事之學理二公皆首肯

時余北窗下竹青葱峭倚蕭然出塵靜坐對之不觉神往
晚家祭

十八日晴起雜髮為寸抹鞋穿聯坐觀古懽錄向午有客至素不相識也飯後命駕出谷招耒觀余身略細齋談久之晡又見芝先俄至板館略擬先

昨得振兒書知三妹父已於六月初四病歿我家詒字行筆遂年人矣

舊晚至余所新飯肉方子忙之死又訪陳志鈞不遇歸已昏黑

夜飲葡萄酒甚醉作日記仲驥後有書至

十九日雨驟涼獨坐觀書

礪林載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
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懽徐奕只高于菴是日對奕養直拈
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讓老夫一著師川有慚色

飯後衣冠冒雨詣長椿寺是日唐壽仰付部為其夫人治喪
友云點晴仍仿二我談二我日在大象公司理事其公司製
紙相自日本購來機造中秋後興工開市機舍精麗建築措置
皆出二我素匠老樹兩三株蟠鬱蒼翠蔚然生姿是天然物非
人力修駁改也二我屬馭余夜涼賞月卒不果是日雨中二人
相對沽酒飲之醺釐溜都浪々如鳴鼓二我欣然曰凡人靜中
耳所聞目所見觸物皆有佳趣忘山答曰然

二我以近年南省學校中所製學歌視余記其尤悲壯者一首
八一

錄之辭曰

風雲緊強俄未撤兵嗚呼東三省第二波瀾錯鑄成哥薩克隊
肆蹂躪戶無雞犬寧遼東三島頓起雄心新愁舊恨併艦隊連
檣進黃金山外砲聲：嗚呼俄奴何喜日勝何欣吾黨何日醒
舊晚驅車去義善源小坐因詣向辰兩程未絕去向辰許夜舍
歸已深更

二十日微晴檢數兩帖

杭州

本年出入銀錢文簿向辰後至以

長長之命詢余作何為計彼即欲藉差留時余之行止暫待俟
一時多以答之弟驪拒絕又懼拂其意遂屬向辰婉辭後之
但言家事煩猥待理不暇遽出而已

晡聞伯弼過時伯弼贊外慮與余望衡對宇為未遷入也與余
談久之余隨生劫視持舍又向訪兩老誌

晚驅車往獨于晦老不值詣那錫侯及向辰皆不遇是夕在六

國飯店旣辰造訪吾僕歸時夜二鼓奇涼衣加三襲秋意深矣
二十一日晴朗暑氣蒸騰盡高爽快人獨坐觀方作日記秉燭
過回玉園中裴裒老樹成行輪囷蟠薄泰雲蔽日恍在幽山深
幽谷中幾忘城市

飯後觀考仲紙作行楷錄古隱士小傳共七人將以視二我
昨芝兄過談形士亦至晚始各去

二十二日晴晨起觀于荷午形士至俄芝兄亦來稱雲在坐正
恁論古坊情態窮形為狀舉坐皆為捧掌

逾午與芝兄形士稱雲偕出西直門游菊生園即茗工商部所
設之棠葉試驗場也然象獅虎猿兎鹿羊種，皆備鳥類尤鉅
大矣如駝鳥其次則鸛鷺鵝雉鸚鵡極小則鴉翠芙蓉沈香采
色陸離鳴珮可愛游人甚鉅迤東葦棚可以品茶晚歸在移霖
齋中飲坐有形士

前祀傳所傳外國說禽中有戲麀一隻今迺知與之即長頭鹿也余作標頌之竟成虛構

二十三日晴是日衣冠往祝那相壽晤那錫侯日中飯于德昌邀余而辰談暇訪蔡章甫自杭州歸也暇至杭州館小坐與擬兄談因往謁方勉文遇吳夫又訪林雅亭衡二我皆不遇入城謁陸鳳老惠瑞翁未會過鏡涵譚清晚在陳善卿夫人許暮歸孫翼之文來自南中下榻東廬余與共飯絮談

二十四日晴以部中昨日奏留因各長官許投刺以謝先謁陳未見訪與夫朗臺談俄往謁吳仲若仲若見余大笑不止其意蓋謂陳玉蒼既與爾稔不相得又復為爾奏留殊堪苦笑余亦會意因談別事仲若慙相愛使人感激不盡落午訪二我談及之我亦大笑既而曰玉蒼之手段亦不惡爾自後宜慎防之又共談詩吟哦半晌午會余已與二我徙倚

欄間欄外雜花紅紫相間秋色可愛瞥見胡蝶翔舞花中二我
戲往撲之蝶來去自由不懼人也

曠往謁戴少懷師談良久去訪瑤琴瑤琴適抱病狼狽將登車
出也未獲入談因詣該仲坐久之壁間懸胡文忠曾文正左文
襄三公像胡貌儂古目瞳直視是少福澤也曾在二像皆習允
也

曠往謁于晦老不值訪那錫侯亦未遇因謁景月老時端仲綢
在坐方談陳玉蒼與余衝突事而余去月老云人皆為余抱不
平彼其之子果鼎小易盈也

舊晚又荅招順天府學任君在高等中學堂內居舍整潔亦陳
玉蒼所造任君道及陳之性情平素如是不足為異歸已昏
暮在園和居獨酌

二十五日晴是日而稼霖家中田產涉訟事而代致書吳江和

劉誦三太令蓋張氏田畝多在江浙交界一帶以吳江嘉善二境內最多時以黎里鎮墜字圩田畝之佃戶被人誣控其房屋侵佔官畝實多其事大抵地方刁民因索詐不遂所為因據契券所載与之爭訟始獲直也

跌佑三過談圃去詣杏城余亦隨往至刈車馬盈門疑有貴客遂不入也歸觀報

夜醮孫翼之丈于同和居嘗有芝樵飲罷歸佑三又在余齋中談二十七日晴復衣冠出谷村來視余者晤朱桂者在芝允許午飯哺借詣三慶園觀劇名優登臺云豈有罷百歲者以丑著名者也聞其去歲死去既歛復生開棺出之至今猶日之登場最善詠諧笑罵一由來二十餘年今彼于死生之際殆戲弄以此豈不使人絕倒

戲散已暮已謁于瑞若方燭下作友人函屬余歸時順道投致

余因往六國飯店晚餐夜歸

二十七日晴孫翼文南行送玉汽車揮別日中在東廬許午飯
又噴梨及葡萄尚益高亦將于是日行也晡訪慕初二我皆不
通入城往游獲國寺男女襍還百貨山積獻技及雜響果食亦
不知其數余則一物未買又過查城未遇遂歸書扇作小行楷
雜寫二我及余小詩是晚知項城南皮皆在詔入贊樞廷夜詣
兩老僕

今國家綿綿四萬、人穀其實教尚不至此豈不曰庶矣哉抑
知不能支此四萬、人中其能知為人之道者亦直千分之一
百分之、一耳不知為人之道即不曰綿之曰人然則直寡而已

矣何名曰庶噫

聞兩宮語慶邸曰國事如此人皆曰我滿人為之今且聽彼漢
人了當一切看如何是故意張二大臣所議箱事我曹自今勿

八四

阻撓也

二十八日晴時庭前新種雞冠花十餘本秋色爛然又種桂花四本置階上花猶未吐已深深趣是日詢客檢理冗雜作日記補雜爰又為竹坡書聯落晚出詣芝兄是日詣福壽堂觀劇蓋乃順直水災梨園中皆盡義務開慈善會名優皆集夜深演群英合一齣即孫曹赤壁之役蔣幹渡江祝周瑜事桂良肖公瑾桂芳之魯蘭羅百歲之蔣幹金秀山之黃蓋黃三之曹孟德皆各得其身分際妙合神多一懈筆誠絕唱也

二十九日晴觀考

士大夫不幸受逆境忠孝兩盡者自古難之必不得已捨忠而取孝蓋孝之為道視忠為重也觀于漢趙苞晉周虓二人之事可恍悟于其得失矣趙苞為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妻道為賊虜賊出母示苞苞悲涕泣謂母曰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遂進

破賊母妻皆死苞謂人曰食祿以避邪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
孝也歐血而亡周虢為梓潼太守遣騎送母妻歸道為符堅所
獲虢不降已亦降堅以為高孝郎虢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
若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妾不以為
榮况郎仕乎堅乃止苞曰苞執小義及死其母以虧大道非
死何多以對其母也虢終全其孝不憚屈節實未嘗虧其忠君
子處此當知所法乎

又田邑報馬衍孝云問者老母諸弟拔于軍而邑安恬不彫其
豈非重其節乎僕使奴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就戮妻子橫
分邑之願也忘山曰惡是何言欤夫忠也者孝之所移也孝為
本忠為末二者不可得重者捨末而取本今殺母以成其忠義
漢廷不顧豈非忍人之尤者乎考彪雖忠亦不足貴立身其女
知之

前自二我許晚歸口占一詩苦吟未就今始成之詩云坐久不知暮悠悠醉獨歸白雲滿懷袖明月照羅衣暑氣清難盡蛩聲漸欲稀酒醒何處是涼處掩柴扉題為自二我亦晚歸口占
晡訪一山于譯學館談良久去飲于日本扶桑旅舍夜黑詣向
辰誌

三十日晴衣冠乘車赴海甸謁項城官保未得見晤葛孫
朝廷頻年凡百作為多一是者惟此次用項城為相內政外交
兼以昇之差強人意

坐海甸肆中飲酒觀書嘆生蛆及鱗肉云樂

吾浙處州地名括州唐德宗名适以觸其嫌名遂議改之適處
士星在括州分野遂改為處州志山曰自古地名宜名往之歷
時而更易者多因避諱不勝枚舉也

今人以此堂言勿桑梓言鄉里皆失詩人原意見野客叢書

晉書載陸機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
此陸曰千里萐羹未下鹽豉千里與未下皆地多也乃世說載
此語則曰千里萐羹但未下鹽豉耳後世沿誤踵謬試思既云
稱萐羹之美下後贅此一語絕多意思豈當時不尔也
晡歸詣楊杏城侍郎畧談即歸薇報作日記晚白暮見電

八月

一日晴訪二我時尚未至公司因造與叙二我云汝有續何十
日今已滿期曷不到署余曰尚須觀卿數日不肯遽為也二我
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忘山有焉

俄又與偕至公司縱譚至晡

余據日記視二我見余論漢趙苞晉周虓二人事大略之曰若
本忠末此種名義千古所未甚也然孔孟宗旨固自如是特未
明言之觀于父為子隱替瞽殺人二事已有微意勇行者為先

八六

考既失列他種名節惟能成立皆不足重是不刊之論

忘山曰今欲破君權專制之習必先闡明孝道以法名義鼓吹一世蓋保全箇人道德中之自由性而後不為獨夫民賊所羈制也吾聞商鞅李斯以法家戰勝學界始舉忠置于孝之上以隆主威甚至教人盡忠于君而並禁其孝悌之行自是以來大義寢晦天下人每復知孝之為道實先于忠反視忠重于孝而孝悌忠信四字自然之次序亦習見而悖然不省矣矧哉半生今之世欲挽頽波其以是為先乎

余問二我曰周公誅管蔡石錯殺其子厚皆稱大義滅親其是耶非耶二我曰二人皆失道管蔡年長放之過矣何必殺之石厚不忠衛蓋無誅之之人乃誘而攻其死亦傷天理千古惟脫之最善愛彼于伯顏不過屏逐之耳所謂大義滅親當以脫之為法過此即非道矣

傍晚至杭州館是夕醴集方勉丈徐花農汪伯庚吳經才批翼
書及彤士履平決人余于本年四五月間將仁鏡及杭飯重加
修葺抗館書宇嚴飾尤因瓶几榻形式射簾間之壁畫漢碑觀
頌觀造像蓋於文明燦爛之中猶存古意

二日晴起作書致同僚庚仲頤陳子壽乞代向長官有求調司
及降烏布命僕馳馬授之曉歸不日復惟問于晦老已簡放出
使國政察憲政大臣因衣冠往賀晡出城曉芝先後荅好章粵
仙未遇仍至杭館是夕醴集戴朗臺魏醜甫馮令之楊仲莊龔
仁舫高子毅洪君

晚卹抄汪大燮英國達壽日本政察憲政與晦老同

三日晴早間增達臣過談落午詣六國飯店招往國人沙海昂
蓋為邁達女弟之夫也未值即詣秉庵許晤益高公坦相與弦
歌而樂晤同往觀劇過祁景沂及陳詒重晚各散余至杭州館

八七

是夕醮集吳澤之孫仲華許季節吳仲虎及擬芝兩兄稱霽止
至坐夜歸雲雷大作既眠大雷雨

四日晴遣僕馳馬赴署取回谷收僕始歸則知合部烏布盡被
裁撤咸改為行走余則調郵司竊收陳尚考此奉岳奇因余一
人牽動大局殊多誤也俄于晦老暨閔伯珩偕至晦老有移居
伯珩許之意晡出城賀郭春畬署郵部侍郎俄旋車又往獨陳
尚考未得見即歸咳渾屯倦而小眠晚估三過談至夜深乃去
五日晴晨往獨楊杏城侍郎談良久即歸落筆羅彥東過晡微
陰夏奧夫至余時頭作並乃餐麪湯欲使者汗晚履平後至渠
於初七將東行

野客叢書考攷論古今米價之貴賤錄于此前漢食貨志曰漢興
接秦之弊民失其業大饑米石五千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
漢又按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就食蜀漢

皆一時事所奇米價不同恐稍先後亦未可知王莽末黃金一
斤易粟一斛晉愍帝時米斗二金是一斗粟易錢二十緡一石
粟乃錢二百緡也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石
唐潼關失守魯炆所守郡中米斗五十千是一石穀為錢五百
緡也梁侯景食石豕常平粟盡米一斗七八錢是一石米而
錢七八緡也自古米貴未有如此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斛
三十正與唐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東魏元象間穀斛九錢趙
克國傳金城惶中穀斛八錢漢宣化穀石五錢自古米賤又未
有如是之甚者茅一石穀耳賤而至于五錢貴而至于七八百
緡毋乃太強絕乎

六日晴觀書

據王氏所攷證佛入中國不僅自漢明帝始魏蜀西域傳曰昔
漢哀元帝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又

觀劉向刊仙傳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共七十四人已存佛
 經則知漢成哀間已有佛經矣觀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
 以其眾降得金人、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好其祭不
 用牛羊惟燒香禮祠上使依其國俗又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
 以黑灰帝向東方朔問曰可向西域道人是又知佛信自武帝
 時已入中國矣

晡訪二我小誌即掃夜並後作早眠是夕家祭不與

七日晴畏風不敢出坐臥室中終日時自海外為翁致之錄全
 鏡已案到是日傍僕送

去晨起暑減逾午加增遂折簡返吳澤之見明日來診視

八日雨晨起頓減余以雨故用電話止吳君之行午後復起為
 坂

九日晴釋之來一見余面色即云是受暑濕所致因為診脈註
 瓶舌苔黏於此女為濕透執筆作方皆理濕劑中之品曰可服

二劑余詢以全雞那霜可服否釋之曰否濕可降不可升此物
乃提升也時余已服四枚

十日晴昨服釋之藥胸膈甚暢坐臥室中窗下觀書

古人京朝尚書及僚多攝家居省觀于東漢趙岐初名嘉生于
御史臺因字臺卿可知矣晚近則除外省地方官外其京宦皆
以家入公署者

晡芝兄過就臥室視余談久之移書

十一日晴靜坐無事未服藥晡芝兄過亦就臥室相視並閱書
為自陝來者與余譚久之余連日皆侵晨起解道午起又增長
是日以談笑過度晡頭甚微作之際忽汗出如雨於是起
頓起透體清涼

十二日晴小愈遂披衣至林園中散步因至齋中桂苑吐
緒因誦步瀛連碑版是日飲合果知味

八九

十三日晴自是每晨必詣高巾坐蓋病後尤以吸納淨空氣
而佳余齋前有高槐後有修竹其餘羅映于左右則榆也松也
棠也植物云豈皆日日食古炭氣故空氣最清能養人

十四日晴至高巾讀書皆厭讀抽得釋藏中大集經一部坐而
觀之晡就臥室小憩聞陸鳳老以事相召辭以疾晚佑三過
余日內又熟覽西廂詞曲余於詞素不甚愛嫌其纖巧又近俗
也

十五日晴芝兄來賀節俄言仍觀大集經落午還臥室晡雨鳳
老有書相詢云殊少玉侍郎欲調尔至大理院願否余急謀後
者祿願往但懼材力有未及耳落晚乘輿至

十六日晴釋之來診視大集經晡返臥室

十七日晴覽經誦詩觀三國志肯齋未午飯時大理院調余劄
文已到初予侍郎諱有執筆者函詞素通雅使人感佩晡余在

臥室乘庵復至

十八日晴譯之後未診日中即至臥室觀傅雲龍說文古字及
修及西陵譯程祀致訂樞詳核字人所擅也又覽鄭氏詩譜

晚訪吾過衣冠新整蓋甫開坊得撰文連日城內外拜客

十九日晴使人返譯之未至觀芥子園畫譜註見李文忠公事
畧桐城吳先生所輯也又覽石頭記一函俄後希尚先李希為
寺人來此野未歸也日中飯至不敢盡飽暇作連日日記又錄
寫舊作詩冊

觀報粵路已被郵部奏請派前美使梁誠為總理

資政院已有旨建及數日

約在中
秋節前

夫傅倫孫家鼎為總裁議院

之基礎也余前在海上主持議院事八年今已置不談而朝廷
乃稍、萌芽矣

晴命僕將桂花入臥室時母妻等皆往游萬生園

九〇

舊晚二我過就臥室視余譯玉莫乃去

余云日來覽汝書皆覺有素味此何故也二我云味在君不在書君以為有則有之以為無則無之余歎為名言

二我以將取婦汝事婿集年巨細必躬執務裁衣刺繡之亦不先以身任之始二我殊以為樂也

二十日晴晨起臨到文清行書冊頁

釋之來珍云濕未盡化肝有餘慈應以辛開化濕芬芳疏肝

說蔣若生一片石傳奇是篇蓋弔明寧庶人宸濠之妾賢妃而作也妃為上饒黃諫女當宸濠叛逆妃曾作諫語之且力諫不聽卒至殄滅乃自沈以殉屍漂去法勝門外河邊被南昌漁人涸起見其徧身皆紙條密結知是賢妃遂厚殮葬之自葬之後二百年來年有老者乾涸幸未江西布政司彭家屏與鉛山蔣君子銜同留素訪古表彰忠烈一日偶有所聞遂使人訪之得

其處因樹碑表識之其地蓋在河南城外隆興觀側上饒新建
雨漕倉之中也蔣又著傳奇專叙訪墓樹碑此外則皆烘染之
筆

閱報陸總憲請開下議院不知確否乘庵至俄去

晚雨母妻等皆游郊外南歸雨勢漸急雷作川如石余臥室談

是日傍晚多事胸膈迺取國風朗誦周南台南一過

二十一日晴風連日大便滯塞不下舌苔黃膩每于中午輒覺

冷作並故所染之疾殆終程未愈也晨坐窗下觀園徽州畫筆

記排悶

是日之可厭坐即好字孤鬼而大政相同其可憂憂則每於叙

事之餘忽矣以轉思偉論多反俗見使人擊快欲絕

乘庵兩至皆即去

閱報已存記著各省駐房旗民生計俾盡歸養自食其力與漢

九一

民多異將來一切丁糧詞訟奉歸地方官統治

日本對於吉甯界務之陰謀及其中理之舉動亦一重要事也

記之詳見八月二
十一北京報

皆晚拜耘墾又山相繼至皆公服將詣人家賀喜

二十二日晴無風精神畧爽因戴紗便帽後至齋中適向辰至

遂促坐繼談良久多日中入臥室午餐連日冒納少佳每由食

能事一器

映金贊堯至余復出見之是日在客座中移置几榻方位汰除

糞糶洒時新整

宵齋未仲華踵至仲若表新生六月之幼子以誤服藥致去痘

而殤

晚入臥室仍視閱徽州堂

二十三日晴微風晨起服藥畢大便下進早日甚飽仍至病

中時庭前新種莖菊數十本待重陽相迫可以賞花矣客座中
又有秋海棠二株絕鮮艷

蕓昨日報紙仍論閩們江中之間島實我國地而日人欺我不
明地理冒稱韓地欲據而有之不知我國舊案允多可稽當光
緒二十九年韓國李範允越憲韓民謀叛聲稱間島為
韓地當經我國吉強軍胡統領殿甲等平定其亂因與韓訂
立州約十二條仍照舊例許韓人租種按年納租于光霽峪經
歷衙門是則間島實為吉省屬地決非韓國版圖已成鐵案彼
日本者於陽為不知必以指為韓國領土在彼外交手取國所
宜然而我之當局決必不可夢然固覺任其取據自由邪
今而後前裁撤駐防別籌生計之詔旨迺著端于端午橋余見
其素疏洋瀛千言援據今古亦偉作也

日中在客座中午後與穉霖

九二

跌坊閩伯那談俄婦作圖致鳳老閱抄

東京留學之華人沈其昌始於遠近形為祖國編纂法典云盛
事也爾觀古今說海內者隋煬帝海山記一種皆備載帝之窮
侈極欲造西苑外為四海五洲內為蓬萊三島宮室崇峻雕飾
巧麗不憚耗海內元氣一供一己之樂其後江都被殺時時不
同帝之有悔志也

晚入臥室飯畢初香至母房中坐談俄始歸寢

是晚表伯彥
遇詔良久去

二十四日晴早食畢至母房中坐談徐步至齋中又觀煬帝迷
樓記所謂迷樓者如何房宮千門萬戶士氏皆曲室洞房專藏
美人以備帝行樂者人每入輒迷其出路故名迷樓比帝幸江
都不返唐兵入為太宗所焚

據案作後友人于梓生考飯後又觀閱微草堂筆記

爾乘車出訪羅莘甫于帥府胡同適其生先在不期而遇莘甫

屋頗幽曲別有庭院類園亭瓦舍二樓窗明几淨可以款客
俄與董先同歸小坐即出城觀柝柝又詔旨二道言立憲書謬
無精神彫削初人而項城已多故而柝帝所不滿矣

江西贛州教案又起昨袁伯葵已言之作日記

晚雨廉纖不絕落暮持盞詣母房中坐候上燭時遂入臥室

二十五日晴午風甚起徐步至齋中盥漱畢寤坐多事視階燭
帝開河記靈奇出怪殊醒目也所謂麻珠謀也於是河之經營
有巨功卒不免斬屍之身豈冥冥中有天道哉維維隋帝之南
是河與秦皇築長城無異天下痛苦之而後世則彫利賴焉今
之南北運河是也願煬帝之初意則不及此後世志一則欲便
己之私圖一則欲鑿斷五百年後唯陽王氣嗟乎以煬帝之為
君猶慮及五百年後其至殆與秦政等矣

吳澤之來診謂余濕化之症未盡藥品又多易於新者俄去

九三

汪雪生過謬久之。次雨未視余延入署坐。即趨署。雪生落午。將去。午飯後。肯高。後至。亦留舍。舍已方。共誌成。子蕃至。肯高。亦行。亦見余。與子蕃。從論國事。道及余病狀。哺子蕃去。肯高亦行。視報。張南皮有竹。立下議院之說。作日記。

二十六日晴。坐高中。雜髮。王癸。至。俄。稱霖。起。亦出。訴。談。是午。進食。胃納稍遜。跌。癸。至。去。哺。余。又觀宋徽宗艮嶽記。及漢武收事。極。亦。查。晚。入。臥室。時。竹。並。終。未。盡。

二十七日晴。因竹。別。過。余。出。見。之。俄。去。余。還。臥室。自。後。並。益。云。改。延。鐘。醫。服。甘。藥。鐘。謂。有。疾。阻。塞。能。咳。而。唾。之。丸。物。

二十八日微雨。即止。連日大發。並余。亦。時。昏。惑。不。省。事。怪。夢。云。多是。晚。以。服。鐘。醫。藥。並。微。解。祿。霖。入。余。臥室。來。聲。言。江西。布。政。使。李。有。芬。全。家。覆。沒。于。番。陽。湖。

二十九日。肯。齋。來。余。病。稍。未。減。俄。郵。傳。部。通。譯。圖。考。交。宋。君。芸。

子來方姓錄堂諭一通示余大意謂郵部既設宜採選各國航
電路郵四項章程因支聘舌人譯之命宋君候其事以余副之
余正臥病不能作答招以名利付使者使歸

九月

一日晴徐班侯來為余診視俄見所下藥品中有石膏蓋極涼
之味也是日服之

二日並未減藥似無效

三日班侯復至仍用舊藥品曰欲速金剛兩劑註進

是日午後家中人相議延西醫不可迺使人往請是夕葛女
醫先至候其藥味甚苦其藥皆按時刻鐘點候病人服之

四日連日為病所纏擾終日臥惟覺仍恐幾為不省人事晚何
醫來乃男予藥皆甘

五日男愈汪雪生來視余俄徐班者至不知余之服西藥也仍

用前藥品余是日精神更強與談論久之

凡人多不愛整愛潔余雖在病中當昏瞶之際則何不知也及
累清醒遂不免厭惡穢襪覺室中陳設種種皆非於是由命更
易之整高之俄而臥室中頓改觀而之爽快

時案頭惟陳藍磁花瓶一二筆人物白磁筆筒二壁間懸吳讓
之篆聯即子瞻奇游度南海樂天文集藏名山

六日累愈是日肯齋來開飯蓋余延肯齋至家課二女及甥姪
筆並代作文牘

七日累愈時向新吾許崇名人山水畫冊甚多是日展閱皆精
品也

我國人畫家以山水擅名者唐宋以後代不乏人女神物不測
之境殆非西人所夢見亦可稱為畫界上一大美術也惟其中
間有不解測量昧於遠近大小之界致被人識其殊可惜耳

是日星期肯齋歸去兒輩未入學

八日肯齋來余屬其代余復星墀書

時病已退惟臥牀上靜養有時索牛肉汁及米汁飲之或索梨果葡萄其飲西醫藥水也皆循尋刻每飲二小勺歷一小時漸輒飲一次茲予丸藥亦按時服之較之我國醫藥似簡易又而不免煩瑣也

九日重陽雨露微不絕成五律一首懷印二我錄如下

今日重陽節鞠華初未開好學吹落葉細雨洒萸萸病久人俱淡交深志豈迴登高何足論惟有故人來

逾午晴不見日是日精神頗佳晚新吾未談

十日晴病日有起色觀名人山水畫批詞

自新吾許飯薇舟約七種曰新羅山人曰龔半子曰瑶華道人曰程松園曰趙雪江曰王摩也曰邵見山余家歲歲祇一種即

九五

明陸色山余謂其人各有佳處必欲題詞惟余色山子可稱
神品所見山精品上上趙雪江精品上中瑤華道人精品中中
程松園王摩也新羅山人皆逸品上上警善千六精品六逸品
七

芝生過談云十二必期行坐良久去

十一日晴甚更減觀川如羅馬古蹟留影因扁題簽時余尚有
瑞古湖山一覽及劉文清真蹟余皆為署簽全補又見得翁清
石坊屋中與孫壽州手札真迹及先孟常公遺墨去裝將什裝
池

十二日晴同意新階下菊多欲放遂花乃命移至臥室窓下外
俄皆挈以入計共十好本有已大開者餘多含苞因又以五律
一首錄如下

報道鞠華發更驚病後人晴光一窗好秋色滿園新時節看將

晚心期誰與鄰吾聞耜耕千古絕風塵

肯齋入臥室未余屬其代後友人書數封肯高諾而出
十者日微雨曉新小說排悶肯高以擬稿視余為增換

又為陸包山畫冊題簽

病勢已盡古怪飲食未終後舊不敢多食懼停積也不敢亂
懼觸犯也每日食可五六頓皆以少為主所習養病不令不
北地早寒九月天幸已著棉衣而之連日陰雨晴後必大冷
憲考月之十八霜降下月初三五冬矣

大病初愈亦人生特別之樂境又況有書畫之供欣賞好花
助清興優游暇豫性情和精神其樂可知

十四日休息日雨廉纖不絕終日坐窓下覽小說又觀唐人
時菊花移未大放

譯外國書最難蓋西人文字與我國絕不相侔在彼以為佳

九六

我列謂方今不善譯者往往就彼之文法次序生之一入我
文遂覺冗贅不堪以譯書之大病也是故余陶小說不為少矣
自林靚所製以外未見有佳者職是之故

荷暮又山兄被雨至云將至海甸明日備見諺相貴談良久即
去雨益甚度至海甸必已昏黑

十五日雨止不見日坐窗下觀舊時日記饒有味余日記自癸
巳年十一月起至次年甲午二三月間已懈殆未輟也至五月
雨遂報自是六月七月以至十月皆年所記其後也於十一月
二十五日再整篋數翻是以本不後向斷越十餘年猶如一日
亦誠不解何以能如是也

補作十餘日記皆在病中晡報知者明詔京師改設資政院
各省皆立諮議局矣

是日屢告腹饑索食夜眠甚安

風氣至今可謂大轉移立憲也議院也公府不諱昌言年忌且屢見詔旨幾等口頭禪視為絕不奇異之一名詞誠數年前余等居海上時所夢想不及者也

十六日大風晴寒余衷服亦著棉起盥漱畢食粥觀奴子移花時菊開漸多趣改饒佳

蔭干日光射窗牖微覺燠飲食所進又勝前

補作十餘日來日記命余僕改製裘服以御嚴冬

觀報聞鐵尚考欲使鐵路加價抽取此費以供海軍之用倘其多累碼余以為大謬也我國今日安用海軍大可省此鉅款而鐵路則亦不可加價加價則所獲利息必減于前是理也而為國所不許矣、初貴昌竟世乎年所聞知耶噫

舊晚為川如改所改慕先書

十七日風靜日麗坐窗下觀本年日記自正月起以至臥病余

九七

逐日趨異惟極冗迫時亦多日不讀書每日不有適興之事故
日記之枯窘時強少獨至陳者書至余竟失其常度其苦秀狀
而日記亦因之減色然前後亦不過一月耳過是以往惟在病
中亦尚可觀

鞠華感開股而樂之或問曰人之于物也何不爱他色而獨愛
花之色答曰花之色迺自然而有毫不假人而故也豈獨花為
然哉弟事於物皆必出于自然乃為至美故吾論某種美術家
詩也文也書也畫也其登峯造極者莫不曰自然之趣所謂神
采所溢超妙稍有容心便成斧鑿而與今日之菊苑頓殊矣
昨觀報有詔旨各省設調查局

又聞歐美各線電通於一二日前設做開市是日來通電者竟
有一萬四千之多泰山曰各線電暢行有礙者將廢矣聞英皇
亦以此事為憂

一頁
身
心
日
月
合
年
多
今
月
五
日

十八日晴日光射窗櫺間嬉披衣起進早食盡飽乃呼僕入使
至高中取書教種一四存編一六研高筆記一研亭林遺方十
種一六相文潔俄皆携至惟六研高卷數不齊

余靜坐等事抽取亭林昌平山水記觀之紀載精詳攷證該博
吾涼服古人之讀書也其小腦有如是之肥滿者幾於過目不
忘不特何其引據歷史如數家珍滴水多遺多法或曰安知此
修時繙閱者曰不然人為毫末所記憶置方于前芒多措手要
即彼何者繙閱亦必已心記其事所疑者或名稱有誤字句有
訛此取以校觀之不可耳

舊年已終卷其方前述明十二陵之規制及昌平一帶河派
山脉及道里險要名勝並及古來征戍之跡亦攷據家極有用
之書也

又覽亭林詩集亭林之詩所學人之詩當特別觀之

九八

見出和來忘山曰先生宗旨謂上即寄于下之中極是極是

漢時詔侯王伯在國中自稱元年是故魯孝王刻石文曰五鳳

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見亭林金石文字記

晡觀招見度支部與農工商部相議欲齊一天下度量衡不知

果有此事否

暮見前數日有信來言又由柏林先後寄二書同於本日到展

閱則所詢事甚多日內當致函復之昨所復謂弟亦已付郵人矣

二十日晴起坐牕間弄筆札將遠二我俄繕就即付奴子送去

觀亭林金石文字記又說亭林年譜亭林壽至七十始終世生

平足跡所歷徧北五省且至蘭關塞外所友者閩中李二曲蘇

門孫夏峯及朱藝尊李因篤諸君皆宿儒也餘後二我後札至

則屬於余飲食起居加意珍攝也

竟亭林山東故古錄終卷倦極而眠心不成寐晡起作後鄰居

九九

考未卒稿本玉觀之稱日領事與會朱梅云奉日本政府之命
欲在吉林交涉局設立監督朱梅大怒還其與會現正交涉中
事日奉手禮一至此哉

又云我國且會英法禁私售軍火覆文至皆先代而嚴禁忘山
曰嗟、彼黨人者又奚能為

晚宵高入談明日星期休息

夜寐坐觀文選稿文是日母妻皆至醫院候新吾馬車去暮狂
未歸以電詢語之知馬車輪折時尚在新吾許晚飯後始歸

二十一日蚤微陰觀顏先生存學篇文紙宋儒真字餘地又檢
祝仁祝兩館出入度支簿午誦六朝文

餘及作後孟晉書晡始卒稿封交川如明日回付郵局

是日檢回博南田山水花卉冊頁中冊昔在海上時常置余寫
中案頭今久不觀以為失之乃今年意又見之樂云山水極勁

秀花木有仙家風韻可寶也

翁常熟之少札四葉竹裝池者已完好携來尚有扇面四頁裝皆就同至余尤快蓋是日命僕至廠肆也

報至無事時諭摺彙存函抄彙編皆停版憲政編查館別出政
法叢報

二十二日晴余自病後每日醒皆在寅卯之間起必以辰屆時
日光已盈窗几矣至夜眠刻在戌亥之間到枕不久即睡熟日
日如此

昨夕未眠之先觀顏氏性理輯今早又觀之彼竟直詆朱紫陽
不遺餘力然余味其言誠足矯宋元以來儒生之弊而其言因
持之過激亦不免間有偏執愛如彼詆朱門教弟子何不依之
習將取而國家軒憲徒坐視社稷之衰危而不能扼斯言也余
將為朱子辯矣夫南渡以來宋之將材如韓岳張劉一輩人不
一〇〇

丙少也然而仍不足以拯國家豈朱門所造之人材遂足勝彼
哉要之人材何地有之惟朝廷之所以用至其為成效之數也
責全在君相聖訓博奕夫相考下子之人也若夫人材則棊子
而已苟上無胸有機謀之君相其與人賭棊也盤之皆輸而迺
徒責匠人曰何不多造棊子以供其用也是亦何益于彼哉噫
忘山曰余為此說亦不過拈舉是一端至全體大用賴氏所持
不可謂非正宗儒之專談心性不務實學者誠為大弊特當時
尚有永嘉永康諸派留心經濟亦不皆墮于空虛沿及元明遂
多以講誦談心性為風尚非獨實學不講且并來書不觀矣洎
明末國初亭林百詩諸先生出力矯其非復宋為漢而訓詁致
訂之風開本朝一大蹊徑然亦流弊所及又不免多事讀書明
古而昧今求其獲實致于國家則又蔑如也獨顏先生所著明
之宗旨學派雖在當時畧域尚狹然推而廣之正與安今日時

勢謀社會之進化者有不侔而合者焉蓋先生當日所知之實
學不過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水火六府三事而已使生今
日則又將知宇宙間更何多窮之科學豈不大快乎哉然而
多一門精益求精期獲實功有益家國先生固已先言之矣起
歐美鉅儒而問之彼彼易先生之言乎先生真偉識哉

吾於國初景心折焉兩先生一黃梨洲一顏習齋二公皆能破
舊時障礙而創新知以先覺覺斯民者也蓋梨洲能揭數千年
專制之毒於政界中放一曙光習齋則悟孔孟真諦為三代下
儒生所蔽專研求空虛妄用之學今欲一一返求諸實以期有
用又于學界中放一曙光至今日二先生之言皆驗矣試問東
西文明諸國其政界為如何其學界為如何

連日飲食極知味惟大便艱正是日向新吾研索藥油歸用之
精下色黑而燥蓋形感好也事畢體倦汗下幾不能支

一〇一

晡卧榻上視野宏業書時妻兒皆往賀邵家取掃獨母坐余房中相伴作日記報至又至事

二十三日晴起盥漱畢觀書是日朗日多風余徐步至庭院中徘徊良久泣賞菊花時花盛用約數十本顏色種類各異狗烟可觀

顏氏存學編終卷

顏氏誠宋儒人之心自謂已聖已賢而不放分於自聖自賢也澤之曰儒而已稱之曰霸不敢自帝自王名之曰霸而已矣云々未免過于刻也

顏氏云古人教洒掃即洒掃主敬教應對進退即應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數即禮樂射御書數因聲控弦盡棄除莫不主敬故曰執事敬故曰敬其事皆身心一致加功勉往非敬也若宋儒身乃拋置一切手向靜坐收攝徐行緩語妄言主敬安得

不流入釋氏去道遠矣

適于作日記時窗燠燠蟻飛盡，余藉養疴反得暇觀書而一
樂也

漢碑上多有一大孔古制也蓋古人葬之有棺碑而施轆轤以
繩被其上以引棺也此法自周已始其後臣子有欲追述其父
之功美其就其女上與今墓誌同後人因之改建于道陌之頭
顯見之至刻文字仍名之曰碑而于其上遂不復鑿孔焉

魏碑中弔比干文多別體字然當時風氣如此見望石文字記
宋書禮志曰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
建安十年曹丞相下令以天下彫鑿禁厚葬禁立碑云：自是
碑禁云嚴終魏之世累年紀功述行之文及入晉代亦禁未替
非有殊功特行無敢私立碑者沿及宋齊至於梁陳其立碑之
見于史書寥寥，幾于多有嗟夫魏武在當時不過何於下一禁

一〇二

令耳詎知道行者千數百年尚未替夫亦可怪也夫
晡時至庭前散步看花入室則觀焉

野家叢書云其牛羊豕三其為太牢去牛但用羊豕則稱少牢
今人誤認牛為太牢羊為少牢大謬也沿其謬者殆已古矣

昔歐公謂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以後始盛若新漁隱客高隨
筆皆附和之今讀野家叢書則云龍城錦高宗宴群臣賞雙頭
牡丹後知牡丹已見于高宗之時又閱李縉尚書故實言北齊
楊子華畫牡丹詠唐樂集言水際竹間多牡丹則六朝時已有
牡丹之名

報至載美國銀市場近日大震動有多人追討存款又云得電
已稍平靜

又云在東京之我國人士於某日開壇演說梁任公者主張立
憲派正演說之際忽有多人主張革命者從旁譏誚請不已

竟欲用武果急遁去於是有所姓者登壇誦演則一變為革命
談矣在坐諸人強半附和之至鼓掌喝采姓益自得因醜詆
任公謂陽主立憲陰通政府指為逆黨志山聞之不禁狂笑曰
何我國小兒之多也且人自命為人豪豈不令東人齒冷
二十四日醒猶未明俄見牕帝微白徐聞鳥雀聲及鴉聲則天
已大明即視案頭鐘已辰初迺披衣起坐觀龍威秘書中有所
謂枕中書乃晉人葛洪著又觀雜事秘辛及干寶搜神記
觀顏氏存法篇彼竟尚欲復井田封建大氏不觀今日歐美之
治者皆持論如此也
餘後年事日和風靜間步至母房坐談晡始還仍觀野客叢書
服飾用黃自古上下通行無禁自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
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黃有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寶
間因韋縠奏御案牘褥望去紫用黃制而臣下一切不得用黃

一〇三

矣

報至閱之余昨已見吾兒持入一帙即浙人謀拒絕英人外債
書蓋蘇杭甬鐵路約我國欲廢久矣英人指終未允今忽變
計曰路任尔自辦吾以百數十萬之款借尔用之將來仍取償
于茲路此又須以他項作抵也外部議之浙人聞之惶急曰此
引虎入門也急聯名爭之今日竟報稱政府王大臣決意允英
借款以蘇杭甬代表人力爭之電詞素大激怒云將改為官辦
未知確否

二十五日起日程未出視顏氏存活篇終卷其門人李璠考後
謂先生此編猶是壯年抱程朱之學時所著其井田封建之說
因善尚欲進一解云、詳見原書

早食罷遂趨至母室中坐拉閒步至齋中覺靜潔可喜時皆奇
洵涼不可久居遂還臥室時射窗日光然、最為燠煖

視考年餘後閱夏奕夫迺後詣前歷事見之良久去携茗柯文
編及高青邱詩集入

晡報至仍年事是日令修髮匠為余薙鬚蓋余發已蓄一月鬚
鬣殊不足觀遂啜玄之爰尚緩雜

晚董潤居甥及志任控來謁潤居余痛堂長姊之子志任乃擬
兄之子也

二十六日晴觀考連日不啖外國麪包仍食餅餌市脯及粥落
午觀稔天子傳又覽干寶搜神記范彤士來視余亦就臥室相
見

是日風甚未出屋映觀茗柯文編張皋文先生著本朝古文家
余最心折三先生一憚子居一憚皋文一憚容甫
報至年事風逮暮不息

二十七日晴微風觀考早食畢因詣母房中坐俄戴帷帽前至
一〇四

齋中檢視書籍携野客叢書及賈浪仙集復還臥室

舊年徐班若至視余脉曰六陰脉也殆是本脉脉中六陽六陰皆絕少者又云脈已平病欲愈健可矣待補劑也余告以大便之艱因為撥一方曰先潤腸

作政幕見于是干蔬食頗有味

映復出整飭齋中什物及架上書時風甚出入仍戴帷帽携周易集解入觀之

俄又覽野客叢書

漢自文帝遠詔短表以日易月流風所被於是臣子居父母憂罕有終三年者當時亦知終三年為盡禮某以持父喪三年顯名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為宗室儀表觀是則當日之不能終三年表其眾可知矣

班馬二史善用即字能有二解一作就字義一作若字義如曰

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吏深刻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又曰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不及之即危行以上皆就字義也如曰今欲入關破秦為善即不能誨侯虜吾屬向東又曰即有緩急真可將兵以上皆若字義也長洲王氏以為皆作就字解非

呼婦翁曰丈人曰泰山為古蓋自唐時已有泰山之稱南朝劉宋時已有丈人之稱卒不知起于何時
舊晚潤居來俄去時亦至仍無事

二十八日晴蚤間風靜前至世房中坐又步至海棠庭院見肯
高以昨夕心痛匆之歸去余因寐坐高陰森而寒冬日居是
不可久臥室則最煖因思在內設一書案為寒天起居讀書之
地惜屋大小置一榻一案遂幾于休間如居舟中未始不可自
得趣也

落午已移置停妥汪伯唐過欲入視余因戴帷帽出見之時微有風伯唐談良久去俄一山徒至延入臥室中見時伯唐一山皆為蘇杭南路事受重謗余則不能贊一詞也

映復至高中望仍還臥室觀野客叢書

王氏云自古殘庶出之子王符在外家為鄉人所殘又引顏氏家訓曰南北朝時江左不禱庶孽孽河北鄙于側出江左表室之後多以妻媵主家事河北必須重要至三四世至唐而此風猶存忘山曰風俗之不同有如此者

毛詩臺笠緇撮傳謂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

古者金多後去金少非特金也如珠亦修古者動以斗斛計項田遠強良二斗孫權送宗預一斛今人相送送者有二斗一斛

亦至見粵督張人駿電告防城兵匪交通戕官作亂移末

二十九日晴起觀予自病愈頗健飯惜大腸燥結艱于所選
班者未視服其潤下藥多效是日服外國藥油亦不覺其有何
動靜也

苦矣小人之難去也以本朝聖祖之英明當冲齡執政時即能
誅鋤螫毒獨振乾綱可謂聖矣迺臨朝未久索額圖明珠一等
人後得結城營社于其間政正人君子多弗蒙其侵害有不終
其位者有罪于刑獄者有遠謫不以其死者厥後雖因郭琇一
劾旋叩覆廢而其私黨已布滿于朝移為國家之累亦有年嗟
夫郡陰毒之易長雖消有國其可不警夫

陳鵬年之厄于阿山張伯行之厄于噶禮湯斌之厄于明珠當
時聖躬在上彼小人亦敢肆行多忌噫

信晚二我過談良久乃去時自川如得得收場現形記一書閱
之夜眠稍適

三十日晴多風覽官場現形記終日不去于是方寫今日外省官場中內容而所察形事相惟妙惟肖嗚我國政界腐朽至此尚何言哉

昨今兩日報多言事惟理藩院手端大受申飭嗟夫我國政治種、腐敗理藩院其一端而已且其涉事不振由來已久豈今日之尚書侍郎獨任其咎哉

又聞山東濱海一帶德人權力幾至無限迴非他國之在華者可比故與德交涉極難

十月

一日晴作日記早食畢就母談俄語齋中小坐又與肯高閒話良久即入作改王繩伯考因與前日所繕政星墀先考並交郵人暇大風聲振牕戶吐服藥油成癯效果益腸胃同稍、通潤矣仍覽官場現形記報至暫置方觀之

連日北京報登載度支部郎中劉次源所上條陳洋之第言細
觀之尚有可採惟練兵一節與余微不合其論自治也所設以
官治民以民治民二語極有味

官場現形記所記多實有其事並允控造余所知其即有數條
但易姓改名隱匿其詞而已余覽二集甫終卷

大風竟夜不止

二日晴晨向風稍息至高中小坐時已設內考室則外間案頭
惟日中和煖時可以偶去閒坐及弄筆墨繙閱古書消遣而已
客至亦可隨意入談且几上陳列器、法跡尤足娛目

俄入臥室仍觀現形記其刻劃人情世態已入骨髓

哺出詣肯高因散步園中林木蕭疎落葉滿階寒風瑟瑟是秋
末冬初景象

是夜晴無風觀現形記終卷連閱得數人事皆笑不可仰

一〇七

三日晴無風是日立春余在高中檢理所歲名人士盡移日晚
新亭過潭夜觀寺

野史叢書云漢官吏著皂衣給使殘役著白按谷永曰擢之皂
衣之吏張敞曰敞備皂衣二十餘年兩龔傳曰聞之白衣戒君
勿言注白衣給使官府趨走殘人又晉陶淵明得白衣送酒皆
是忘山曰觀于此州知中習由漢及晉相沿不改

漢時凡仕于朝受女微辟為吏者皆祝其全為君故當時所
詔天不吝屬於朝廷是以觀漢碑銘其詞有為臣妾所驚異
者其實不足奇也武都太守碑曰赫々昭后克長克君成湯令
碑曰吏民慕憲輪不涖行君臣流涕道路琅玕鄰國碑曰為郡
功曹忠以術上犯顏謬造膝詭辭張素碑曰入為主藩塞々
匪躬長洲王氏以為古人用事多拘礙誠然而非所論于此蓋
漢代政體郡制本自如是

橋暴

王氏云孔門四科是夫子言陳蔡一時所淫之徒能得七十二
弟子之中止有十人出類拔萃者也後人誤認夫子之意遂
以四科之人為十哲其實不能忘山曰斯言最的

四日晴作考致蔭亭又信筆考致擬見飯後又至高中檢書
壁間所題有為齋蝕舟有須捲而藏舟更易教軸耳目而
新新吾又至飲茶一杯去訪關伯衡

夜觀考

連日報至多事所載亦不盡實別次原條奏稿未登論其言籌
款所謂國稅地方稅分界皆涉國稅現行法亦不知國家理財不
出此二術也

五日陰寒被重裘落年見日稍暖始去一襲考致孟晉自是每
星期一案少且編緝取便稽致俄又至高中檢書中檢書畢
返臥室觀報

是日報中或有拱誅助者在我國則赫稅務司將辭職若賢
自代又是歐人此事為中西人士所注意其在日本則西大隈
伯鑄銅像稱為學界偉人其俄則有暗殺黨學校已被覺覺學
生受嚴訊其與我國有影響其渾春場重兵彼固自制其叛卒
而據掠宜屬我民苦之甚自投馬賊華官多如何又俄人在丹
國舉行東方各國文字繪政古今研究會其我遣使往與全
美國農學會我國與焉自認農國居第一等因訂合同已用御
璽前已見外務部奏摺

夜作日記

六日晴濤改徐蕊林方又信筆答擬札皆付僕遞去因詣母
語遂稱索相隨為女高中小坐道出場現形記之方之佳蓋其
善寫世態笑伎凡出與世酬接其一拳一動一語一言多往昨
官場現形記所有者是方亦可謂惡極矣

宿午生為中理爰因午飯休罷入內見箱籠几空紛錯相攝又
日光西烈室煖不能居仍詣高子儒林外史一編坐而覽之現
形記即脫胎于是也晡間臣至方與接談又招那右丞錫侯來
見之時甚寒為中手鑪火能重裝速晚亦覺冷錫侯俄去間臣
適避穽霖許又未共話母亦出坐久之間臣去佑三衣冠玉將
赴陳尚書家夜譚先來談上榻始望車赴焉
夜與肯高繼談俄入觀書

軍機要劄於雍正初年時因西北用兵遂以破例稱設以女
密逆皇居免漏洩也故由是遂奪國權而天下庶政滙歸之地
首入為大臣二人鄂爾泰張廷玉而今日樞臣之鼻祖皆既
享太廟

七日晴觀書章霖伯來寺呼肯高談之

飯後詣妙德又至高中止觀叔子移置書厨詩古碑碣晡陰漸

一〇九

寒廳中不煖坐遂入臥室觀書

大易初九潛龍勿用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世不成名斯道
年向不見是而年向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世不可拔潛龍
也余補是數語有觸于心

讀陰疑于陽必我一語可知物莫能兩大而社會上之不可一
日多矣多君則亂起也讀羣龍元首一語又知居人上者不可
自尊而當時之降其心卑其志者與高民平等其社會乃所以
蒙麻也

夜眠已遲寢不成寐

八日微陰余不藉髮一月好矣是日已呼匠至為余修容母至
阻余曰今日天寒且緩遊轍終日坐房中不出
國初御史多由州縣行取法最善故康雍名臣如湯斌張伯行
陸隴其一輩皆出是比廢此法御史人才盡取礪曹郎多迂腐

少生亂兒俗吏外省情傷民生疾苦幾多所聞知也新其間不
乏直臣繼起強中有體多用再與場強其名臣頡頏其辭矣
亦雍閭名臣多論督撫如往之民情愛戴或以罪及之復有
人焚香垂泣挽留或為所冤如張文協陳鵬年余田生者不知
以於天子英明極從民願今年矣即有之朝廷不以為得民心
也反疑其有嗾恣何

九日陰寒以將弟壽也閩正陽門一帶街市間強姦結隊煥麗
華艷觀者如堵車馬往來如警規甚感觀也母及女弟等皆往
游瞻

是日歷事閩陳銅燈一具熾火極煖晡余遂出坐
男女平等天經地義不可易也詎知男子多良誘女東是少之
使茹苦罹虐終身嬌弱幽閉不出百餘皆廢多事媚男於是女
子幾不能與男平立而為男所制今夫天是會用既使幼女脫
二〇

難及既長又可穩立平地健步健行女力強體亦壯於是凡百
技能學問皆可灌輸園圃中男子不能屈而侮之稍以吐舌矣
男與女惟太隔絕一旦相見電感益厲使如泰西風俗惟此夫
掃可以為友談笑游聚莫之繩也明見相忘電力亦微

夜深猶在外坐窗肯高操琴聲清朗和緩夜入眠又聞雨聲

十日晴是日母后弟壽余坐廳事雜髮作日記

晡觀報有可記者一日人霸占閩島礦山一日人製造學榔探
檢船能尋海底魚貝藻草等物也一英政府不願干涉煤稅
務司權利一俄人阻我已燬回之漠河金礦業又云政府今日
會議三大交涉一對於俄日英法等國協約二對於閩島交涉
三保全東三省礦權

目下各國開各種會議國農業會美國醫學會法國調寒積冷
實業會皆促我國遣人赴焉

質

十一日陰寒飛雪在臥室不敢出午作時報陰亭未蓋而自津
 也出見之廳事間燒火竟不覺煖俄與落亭經談是日在廳事
 又坐至夜乃入得電燈氏又弄瓦士小無恙
 積年風潮鉅莫若爭鐵道拒外^{自加款也}敗^其以^皆見^於中^國
 利鐵道之利國便民促農工商進化^惟不^能通^國省^府亦^不支
 幹密布多枘編然違是^情由^民國^人、^經濟^擴充^而饒^裕何^也
 蓋一國之大幸論遠通所患亦不通同此地貨同此財產流通
 濟生至窮不通乘原枯竭鐵道流通樞關也苟中幸之不論矣
 有是利便物天欲自若洩其荒瘠幽閉中所感精華脂膏以潤
 民生順天昌逆天亡是以余唯懼鐵道不速發達鐵路發達貨
 產流通土地盡闢百姓饒富百姓富著款易^而國富既富矣百廢
 皆興胡不强能^時我國興此大事業當斯民窮財匱有若斯強
 人擔荷者富戶雖有一省寥寥之盡竭所藏未必應急誰^主父母

二一

誰年妻子又可使一切不礙飢寒凍餒犧牲路中即犧牲焉
 那年補養一曷知之以觀各省鐵路自辦其多久不成知之夫
 都著款銀戮力不修拳拳焉亦被節已而而之結之先造若
 千里於此俟其成焉務所獲利陸續造吾恐延時日三五十年
 不得告成也一省如是者如是人壽幾何能待三五十年國
 壽幾何能待三五十年一旦有變地已送人者何待乎百姓財
 源已竭朝廷需款方殷三十年五十年河清難俟也今日外人
 肯出股代造又或借我款不以路抵是何等幸福而一單單焉
 少年官從俗子不用腦里毫無心得多據日本鐵路瓜分中
 國案謂之曰不可不爭為地域免歸食爭為種族免奴隸
 爭處索^和性自命家^國豈知彼國未嘗密心權利害及用算將
 計其得失也吾今剖論之夫或人或投股造或借我款股款外
 人造成而利用之我國民也鐵路利益者達生產又救國民也

此據言口形勢今

達漢一帶俄勢

咸日勢增矣

以上係口口

民享其利而富國家較焉能加重賦民不病鍊兵興學不患仰
屋政界祇如上下至利焉尚言之矣至疑借物據我地乃迂論

數年有各國創瓜分說今久不談吾知其界域之真然法蘭浙

日長江上下英德俄蒙吉及東三省俄大抵為斯時國內外

鐵路英德俄我涼榆平綏不能越往而有之也京漢鐵

路比款又法款也法能越英俄取河南乎必不能也然則彼外

人何利曰此彼重商保民國中富戶雄商能去股營業海外商

利原非國家袖之且為肩保與軍國交涉固非徒我土地也業

者業散而未我國疑彼將吸民心而攫我土今知不能奪之投

股造路同此夫何畏抑余又聞此路日日本之也朝

鮮鐵路亡之也今吾國不又必以鐵路止我手其言更欲何求

若我國今日果同于朝

鮮之也則猶于法又止於國而後路之非既路而後止也任彼國當時有人為我今

何免於止使猶未止也

二三

報以心不忍以此
止彰以明矣

日抗爭自解者能有也我國之大物
 博非一國能獨噬必亡之非瓜分不可瓜分非戰不可戰國之悖
 不敢動我尚得因是優游其間或不致至步朝鮮等國之後也
 使果能乘機奮發何國之百度皆新程可自強自立之機與國之不
 速組織使者達國之由興既自苦矣力賴外國富強雄商助財
 應急或投股代成是何幸福乃彼程之持成見堅閉固拒果
 何而夫路由外股造及借款者數年不成若若者通行之外
 人必欣然於至當來五六年後機關通布十年後我國民富國
 極備款項歸金歸本何難之有自斯以還利皆我有外人焉
 與印不然稍留之十二三為彼股使獲露個亦多大礙於而當
 是時也我國豈移是今日國乎我民豈移是今日民乎財貨灌
 輸民生富厚矣論矣其智慧學識以因機關靈捷郵便迅速新
 理方報相費夕至窮鄉僻地焉若達國民全部腦思萌芽怒發

嶺

吾見民智日開人才崛起加學校陶鑄中國人材不勝用矣
有人有財以之扞衛社會共圖公益鄉而孫而府而省者
而朝廷庶政舉國胡不勃然強今者蓋張少年盲從俗子
狗彘胥怒目曰土地送人矣權利飽敵矣是奴隸我也
馬我也斷之此爭無論外人未必盡許也即果退能讓而我造
路竭蹶十年不成一旦風雲不測內憂外患相逼未彼橫佔我
疆土地突據我要害又或因腹地糜爛陽託視睦代平亂推是
權利土地人民真拱揖送人矣真為奴隸牛馬矣嗟乎抑胡不
思也豈真未權其利害而失以笑柄深計之乎要而言之鐵路
堂派有二甲持造路不用外股款也乙持造路用外股款也
也後甲說算路不成或竟不造外人毋分我憂未後乙說算權
利畧外予鐵路不可不造不造或甲說圍閉頑陋之見也
乙說開通進步之見也甲說矜是甲午前恥和言我閉關絕市

一三

見也乙說乃今日文明大同之國界種別共扶世界民生同享
幸福見之一彼一此有遠誤也擇而用之吾奚多言

十二日晴風坐臥室一日晨視書餘後向日記中撰铁道臆說
數千言

十三日晴晨作致慕書向午戴幘帽乘車訪邵二我大衆公司
其精室皆易歐武坐具叢菊滿屋

余與二我談機鋒相對一吹一唱無語不韻不無字不粘終席
話皆絕妙文章可尋味是以相見極大悅

晡繞道西珠市口將瞻弟壽殘景徘徊不見造義善源遇李于
來自山東為又山將赴蜀一相會時已落暮急返訪對門居之
閩伯珩道途日風濤彼你不直兩中人士英雄所見異合余晨
暮書中所說民權狂悖不減言制鼓勵身一二附和身千百良
可怒也又可憐也

歸已昏黑啖亦虧夜觀乎

十四日晴間步至高移少几東臨下就鐘煖菊是盈香噴報至
外事外部及各國議海外僑民增置領事移未協

表項城外交不惡能任艱鉅不遜怨謗以外人惜生政府權
分不能如意亦余暮少中語

十五日晴觀幸落午衣冠出謁張劬予侍郎適侍郎太夫人壽
日閣專阻余堅啟入拜遂見侍郎詢余願至大理院乎余稱
且告以郵部園少處艱末向能兼否侍郎曰可也時未視其魚
貫入皆汴人侍郎生酒食款醴且啖索麪書饒飽始辭去遂蔭
亭不值入城謁陸鳳若未見歸仍觀幸晚閱拆要政蠲載記
一吏部將裁選班皆費各省量才器使一學部將命各校教員
掌管理權一陸軍部將設軍政裁判一駐英使臣請設印度領
事一駐藏大臣請興藏學一政府向海關籌海軍費一海關道

二四

報俄使飛請還款受虧

外國要聞惟俄少婦炸藥行革命

夜又探設或回教條續于鐵路臆說後以防此輩駁詰如下

或曰吾不國果不覬覦我地德胡為欲其路山東法胡為欲其路滇越又吾其俄人胡為欲其路東三省其素何居非瓜分界中乎曰瓜分之事鐵路不瓜分則鐵路之害我強皆以返之情俄稍不同彼而據東三省兵不撤焉昨日我效之者吞噬素願若在兵不在路兵退路存幸傷也

或曰彼路成運兵易曰不見庚子役乎京津鐵路俄頃毀焉有釁何難如所而鐵路利承平不利危亂斯言久矣程堅執一何迂也且為慮是自造之路彼獨不能奪運彼兵乎
或曰路由彼造權利在彼又托術路設兵駐守與佔土地何異曰不能彼能獲權利寧使老擅我政府與訂條約何為乎術路

我能任之彼為何虞而必駐兵即駐焉為數幾何庚子後使館
奚多兵又何畏

或曰不聞人言乎鐵路所到地即兵權政權所到地答之曰凡
事毋空言當據實理彼不與我失和曷能用兵彼不據有我疆
土人民曷能行政是等浮論所及近是談焉加深究皆非密合
驢肉之能驚人人不用腦思終為所惑遂多愕時良可悲也

或曰外人股款可用既聞命矣謂我各省必皆貧無力僑海外
華商擁巨富不知凡幾獨非我國民乎曰是惟粵閩兩省有之
他省皆與我國社會團體不同信用亦寡彼蓄財家多憚不為
即能用之亦僅兩省事其利善舉通國後肩任之亦有弗及又
況未必能為願乎

或曰與外人訂約往來受虧借款於之可也雖外人造路終不
可彼將盡攬一切我國虧失恐多以抹曰國弱矣外委欲多虧

一一五

者必多之事在視所窮之多寡耳外部畧得人固將持吾母墮
泰云此奉通而言之也若鐵路則彼既挽造必不能靳我以利
其何用人派工程師自當任彼為之顧權之所至以路為限不
能稍溢也夫何懼是故他約或可云窮惟鐵路多窮可言何也
我力不能造以自博利安坐而分人利受益已多矣又况路成
利于我者百倍是乎

或曰路成而彼不許我贖奈何曰約可廢股可賣還款多路成
不能贖之理且當訂約時固有期限非能彼永據者遠西人貪
利知所止不若我國人之無厭也且彼極重信但不與失和必
俯而就範又况造路贖路行之屢矣豈創例耶

十六日陰起晏沈雨老過談俄言益高至雨老亦識彼出見其
坐車中掩面不知為雨老也下車相見大笑余及益高擁鑪坐
高晚大談鐵道問題而益二公皆表同情者餘後余隨母妹等

至西直門外是日乘張汽車接發動機伯珩贈券四枚獲附車
游三家酒店萬山合抱林麓荒寒京師迤西景物特勝歸已昏
暮

夜觀拆載間島與日交涉有特機俄界碑事亦解

雪飛入臥室作日記

十七日大雪起觀寺成病後有感五古三首

日暮時多雲負杖步西園悠閒得佳趣繼日天宇寬亂葉滿蒼
徑表林生早寒涼風漸然至去々衣裳單

離々牕下鞠顏色明且鮮飄々檐前雪迴庭何暇吟塊坐披挂
籍所見多古賢精神与々會安知別千年

養疴情自適閑園訪賓友豈必忘家園寒風日夕吼天地忽已
閑麟鳳棲岩藪寤寐永恬歎孤芳難獨守

十八日晨起風甚雪昨夕已止寐輒聞簷滴聲雪有化其能食

一一六

琴車去至龍爪槐榻使德政察憲政之于侍郎侍郎年春屬終
年獨居自拜命遂自北洋公所移居余入見命坐室熾火明窗
大几一覽平曠若銀海雉堞隱隱在目小談余辭去風扇加拂
帽遙瞻西山皆衣白估即送余登車既行因順道訪孫仲華王
小東皆見又獨方勉文詣王考衡皆不復日中在二我公司中
休且繼談

二我云吾最喜真惡偽寧有偽言毋作偽行余歎曰然

忘山曰凡人一動一言必自尋趣惟以聖賢豪傑建大功樹偉
名當其行之亦曰吾自尋趣而已趣其多他以是為樂也是故
稱人之志必曰志趣志趣二我曰然

晡詣新吾談又獨蘭秋師已奉室行蓋新簡放陝西道余病不
及送行而憾又詣又山不遇遂歸

夜觀報昨以雪故報不至今并兩日覽之身閱頗蘇累巨其莫

如美政府允減我賠款而奉國贊成一事忘山曰地球諸大國中吾于美年間能矣夫今日世界成例能以極文明之邦外交年弗野蠻所謂有強權方有道理比之皆是何屠乎美人之待我國善是甘公且義也不以華商拒美貨為憚恒自損抑以極我華且合其議會拒事皆稱許是贊歎是吾不始彼邦抑何賢人君子之多也信乎女為華盛頓所造之國矣

政府有用僑民為領事之說已成議也上海公堂案賠款撥定十二萬英五萬德七萬餘千而已膠州灣有孤島海中人民二十家自耕自食不与外通婚姻為某國探有寶礦欲入用之海參威商業大興其暴動之由蓋亂黨炸俄皇族車不成俄官酌酒相慶激怒使俄其黨多混迹水師中以上為兩日所載新聞好為豎不勝記

十九日去風狂欲詣向辰被忽以刺至阻余云明晨過我遂輟

一一七

余亦以病物瘥累自在外感寒鼻塞下涕不止風甚枯涸之狀
也

落午坐臥室中暖日射牖作蒸兒少晡後出報至繼瓶上燭乃
竟

北京招主筆朱君淇持論極當見十七日招帝中文畧謂借款
招股皆有害俄西伯利亞路皆用法款第法人不得干涉路權
俄自主之我國路為他人股款往之以構授彼意漢初開行旅
多不便受種之苛虐洋奴倚勢為之自唐少川侍郎管款始收
回華人平權今皆便寫若純用我國主權造路兼招外股外款
既可輔我不足又不以太阿授人計莫便是忘山曰此為我騰
說中所多皆採用之

今日招又稱間島事復日人嚴查戶口為視為已有者

其譯報載加拿大工黨拒亞東人入境原因蓋一則為種族歧

分一列而偏直稍廉奪其利也自一千八百六十年以來華人
往者前以陸續至一千九百一十一年已有一萬六千餘人日本人
數則累減而加人欲拒其屢矣始以入境納身稅百十圓苦之
未其不絕加至百圓猶不止加至五百圓入境乃漸寬其工價
形增於是嗜利者不惜重貲又趨之如鶩加人適不為已而有
今日之舉

印度人民有拒英自立素良以留學英校人士亦獲優等文憑
自問人格不下白人豈甘自墮又動于俄日一役白為英效遂
亦歆之欲步趨之故連日招中屬載印度器業風潮

二十日風止觀書

園好果文莊公亦浙之錢唐人嘗陳情乞養御於身依東壁園
書府家在西湖山水間一聯歷之先皇常云在日宅門聯用此
乾隆六年梁公官侍郎有條奏八旗生計一疏大畧稱八旗生

二八

遠日錄若不使自為養而嘗欲官養之雖目前尚可支持而數百年後積戶十倍於今勢必不給宜令閒散人丁于黑龍江寧古塔等處分置邊屯使身享耕牧之利以時講武且可充實邊防云云忘山曰今日議裁駐防著八旗生計果有移置吉林黑龍江屯墾之說果不當百年前已見及此公諱詩正錦蘇林映杯至稱政府有裁軍機要組織內閣之說又連日載兩宮重開經筵命大臣進講四書五經義及歷朝掌故各國歷史晡出城赴方勉老之約在煤市街悅賓樓在坐自余及稼霖外皆老者一場壯年七十一倪壯年八十與勉丈同齒其一朱巽高年六十四

二十一日晴為園伯珩方鄉祠二大字衣冠登車去投刺訪長者親友家晤李季舉陳瑤圃汪伯唐最後至奎季時尚眠未起時已日斜腹飢索食俄啖素麪盡飽奎季出同觀影片四十

幅皆我國各沿海形勢風景以及庚子年津滬一帶亂後情形狀
中一幅乃一掃人亦復是皆已衰者形態醜穢不堪視彼蓋登
昂我國使亦脫身苦又日本城市山水影片亦三四十幅時已
暮未終編觀是中日車中觀書既歸讀報
英國婦女爭選舉權不受法律之限制俄國學校學生多自殺
者不解何故

二十二日晴汪雲生過俄去因詣伯珩談歸坐車中觀書
世謂我國儒生其去立論多影響于社會乾隆時方恪敏公觀
承歷任封圻最盡心于農田水利溝洫倉儲涉務所行以工代
賑及周官溝樹之法多得講方望溪先生之堵論也
前向蔭亭言我國今日為治當區民為三等區下曰齊民稍優
曰國民冢上曰公民一切納賦稅及享一切權利皆截然不同
而國家亦須設三種法律以支配之其有欲由國民為國民由

二九

國民踴公民女必共程度與夫資格日高時後許之如是則謀
國身方有措手處余以為然

晡作答芝生兄書親報

營口且商折閱因而閉業彰日英各商銀行度支部銀行皆百
餘萬於國際及內政上皆有影響當茲已力籌挽救之法
美人在飛猿窠改良華僑入境新章頗極煩苛

二十三日晴觀考

余前以史當註列四種體例一曰年史一曰事史一曰政史一
曰人史其論于數年前日記矣今於經又別為二類曰一哲學
類一曰史學類尚書載言春秋_{三傳}載事周禮載制度儀禮載
典禮毛詩載樂季皆史學也周易發明陰陽消息剛柔進退存
亡原理為哲學正宗論孟考經乃聖賢語錄其於人倫道位及
治國平天下之術三政者焉故亦為哲學禮記叢書也亦哲學

史析而分之各有附麗若大學中庸禮運及內則曲禮等篇皆
哲學也其他五制玉藻表大記之類乃史學中典制一門宜附
于周禮儀禮此外尚有爾雅一書古訓詁也學中通是通可以
讀群經顧其釋語言釋名稱釋規制器物皆三代以前其攷古
亦有所取資當附于史學焉

餘後雜髮登車去先詣太僕寺街視旭庵甥甥肄業某學校時
以病歸又訪樂林和渴陸鳳老皆不遇至陳靜安評見其女坐
良久歸已莫觀報

政府會議有府文州縣久任之說余整香祝之又稱黑龍江以
東北界中俄訂起交涉又云印度拒英之風潮迺因一學生談
革命被英官置極刑所激而始又云美國極主持弟國和平會
者而日益厚兵力不止

二十四日晴衣對出門謁王蒼為少不見其三月餘矣又詣吳

一二〇

仲老簡者云已趨軍遂遠二我譯留午飯映詣郭春雷侍郎投刺訪宋若子皆未見既入城訪成子蕃時已移居驢肉胡同庭宇幽曲余入徘徊子蕃未歸也是日車中觀考區原又讀報法有軍士將國家防敵秘密要案一考素與某強國之偵探員獲十好為磅量是所謂賣國賊又云印度國內多不墾之地貿易最盛又云歐洲銀市多欲動搖

是日孟晉有書到案未德國街衢樓舍車馬人物影冊夜在母房中一一觀之

二十五日晴作書案孟晉觀書

國家辦事用人本極自由之活動極益而為舊案成例所拘縛此天下所以不可治吾聞昭文吳槐江宮保之言曰刑賞皆聖主之大柄而其柄寄於封疆大吏以有司援案比例求免駁斥之術處之紳矣例有一定情則為端故遇事必當詳細審情以

施刑賞賞一人而有裨于吏治民生雖不符例賞賞所必加也
刑一人而有益于垂道人心雖不符例刑刑所必及也又歸安
姚秋農尚書奏議有言曰自古國治之要以任人為本迨日科
條過於煩密如某孫河一循吏忽有回參被議之案不能不罷
斥又如地狹難治非得人不能勝任時才優或有安分合例者
才僅中下亦不能不俾之受事是為吏議所格而吏治皆不得
其人宜稍為變計也云云皆至言

報至觀之字云事惟載兩宮近頗注意簡用特極嗣後出缺必
調查其服官治績若何然後授之不知碼否

又云法國水師中革命黨起候其水師之竊腐後諸各國比已
墮第三尚不知改轍將益下矣
近來江浙人士開會拒借款粵人刻為西江捕盜事亦開會拒
外人干預我國民事可謂大神

一三一

施伯彝甫歸自柏林昨孟晉書物皆彼攜至是日東訪已昏
暮略談即去聞伯彝言俄有革命黨之婦人刺死德管監獄某
大臣為最近消息

二十六日晴驅車詣皇城東答好張仲昭又訪那錫侯閱通譯
館之宗芸子亦以事與王蒼祖辭退俄造緬高談又往視一
山道及東南民氣余語後言世界所患苦者一獨夫而已今迺
有千夫獨夫竝起以律虐焉其奈之何

晡歸觀報

海牙平和會成世界為莫日執泰平迺報帝終之述各國增加
兵備如美如西班牙如俄或拓強海軍或陸兵日益其額所謂
平和安在

前聞韓民有相率奔入我國界避日本之虐其今又聞日人搜
得韓民所州檄文內稱某月日在某地約同胞二十以上五十

以下之多故人皆白衣向各國哀訴請救冀脫日人桎梏者
抑又稱諮議局在各省將未有果舉地方官之權宜可查办被
劫之督撫

夜醮胡齋吾註為又山錢行坐有伯珩新吾極霖時燈明鏡煖
終席所譚皆養馬之學問極深最研貫亦多條干緒言之津津
二十七日晨起觀步落午趨署余自七月初旬辭差幾四閱月
今始去時郵部法所已移西長安街去余所居三四里較前為
近屋故王府園亭為民政部鳩去將闕為公園註精築廊宇林
木云蘇陳尚書愛之向肅邸索焉於是地屋皆歸郵部且增造
堂舍三數重工竣遂遷入余之未辭也曾奉命往踏勘今已改
觀閱峻精整余既入先見向辰坐庶務司舊朋僚陸續相揖俄
登堂見陳郭二公又詣丞參廳且編歷誌司皆相見最後至園
書館軒窗明敞新車派隨宋芸老任其為陳君譯如亦園人為

一二二

好學海外精英文以議譯書方據案標寫書目備向西洋購取也
也晡歸觀報俄開議院議長穆宣演俄帝制政俾為鞏固國本
年上之實夜復觀書作日記

二十八日晴起作答星墀書沈雨人過潭岡袁殊不睦殆以國
事互生意見趨異多事觀報晡出城詣義善源小坐俄繞道至
仁錢稅務二館遂歸仍觀報

閱政府欲贖還京漢鐵路軌又欲向美假款五百萬又閱政府
以江浙風潮烈欲移借款用諸銅官山礦及信浦鐵路饒人大
懼又相議拒命

夜觀書

二十九日晴趨署與白辰誌俄至圖書室觀報閱政府亦明建
大圖書館于京師又欲立議事堂于各省報章所傳中款慮得
多未足憑必待覘諭旨奏書乃可信也時佑三獲權郵部左丞

陸

謙甫往賀晤又詣城東謁陳春江中丞不值晤邵伯綢談歸已

昏暮

唐傳善君芝樵昨送畫捲至云為友人托售者是日啓視則丁
南羽白描羅漢也韻格蒼秀後有周而跣跋皆真蹟非贗物
夜披李次青先正事略觀江岷棋羅羅山訣云戰蹟使人拔劍
起舞

十一月

一日晴趨軍觀報

吾浙近有匪亂嵯和彰昌一帶縱橫嗚聚者會已遣兵往勦時
聞度效聞之惕然據報帝言內有革命黨人煽動
陳尚平奏令圖書館編者凡關於鐵路電政一切合同報告非
秘密可以通曉于人者假載之陳君譯如已撰擬試亦規則矣
晴大風歸後讀報報帝之娛人幾如以全球為大劇臺而日

一三三

觀其演變

夜觀中

二日晴楚巽是日佐三候任群衣冠晉見一揖而退

外交報為強弱生所創歷年未留心國事者莫不爭先快觀其
招勇載交涉文牒及譯東西人名論要皆因係于國際事而五
洲之形勢如指諸掌焉

吾美外交界中所謂保護國者不啻履社亡國而奉土地直獻
于人也英之于印度法之于突尼斯日本之于朝鮮皆是蓋不
論外交內政凡被保護者之國皆不能自由用其主權胥聽命
于他人以視往日琉球安南及朝鮮之藩屬于我其亦有異藩
屬者不遇歲時貢獻稱臣而已國內之主權多恙也今則外者
平等與國且彼此訂協約而一名曰保護遂至并其國柄而奪
之且殖民其地所謂政南由冨氏祭列寡人直侵俄耳年形之

侵滅也

嶠島土匪因不日就殲跳果之輩多他伎倆亦殊可哂

晡時難髮觀世說新語補夜入臥室又披覽他書作日記

三日晴趨署觀治仲所編執政要覽所載皆各款合同首蘆漢

次京榆以及滬甯九廣汴洛皆備亦人之所願披觀者也

報紙載德國議會有誹謗陸軍之腐弊而反對德相俾羅者俾

公因將辭職

又俄相評論國中革命黨之不足畏謂此等豈非純潔最勇

之人極直匪黨耳彼見官府多可掠劫取多罪之富家豪族

財產飽所欲而去烏得謂非世界之蟄賊

前晚在新兵隊睡至保益高琴至昏暮去城既天初啟夜掃作

日記

自唐以前凡條屬有過上官得以華楚加之習以為常杜詩云

一三四

脫身簿尉中姑與華楚辭韓退之詩云判司異官不堪說未免
捶楚塵埃間杜牧之詩云春軍與孫尉塵土驚動勸一語不中
治賢華身滿愴是故韓舉封杖法安吉令孫紹劉晏攻所部官
六品以上杖笞而後棄又北史庫狄連為鄭州刺史開府奉
軍皆加捶撻世說載太守劉淮杖主簿向雄三國志黃蓋為守
長署兩掾教曰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可知吏屬
受杖在古行之久矣入宋以後此風始改上自宰相下至末吏
皆得比肩事主更不復聞笞辱吏修書豈亦進化之一事邪
四日陰寒有雪意衣冠往謁強劾予侍郎又視診重病已小瘥
招許季橋大理推丞也主義善源易便服于飯于壘壘園時喉
腐作噎味酸強食不消化聞新築劇場去西珠市口曰文明茶
園入亦售券往觀之劇殊不佳暮歸觀者有記之者一南洋
華僑欲出資自創汽船會社一日本兵艦游歷歐美大為眾所

權迎一掃義民暴動一俄革命黨人掘地道謀殺貝皇者獲覺
腹減不止飲牛乳夜聞雪飛

五日大風晴趨署觀閱內外借款合同又覽外交報

晚醴集神和子蕃文初鏡涵芝樵于同和居

六日晴潘補臣過同平鄉左泉師來修年已七十九

趨謁大理院正少二卿皆未見往探蔡右丞談久之日中劾予
侍郎仍飲赴宴有李皋伯平翼侯補詣周麟棟推丞投刺造

二我譯

二我譯余太不精于官學蓋昨日冬端又聞陳尚書以余在國
書安不能和洽侍^呂為言云奇那右丞登佑三借來學余屬勿
多言勿執已見余茫然

晚關伯珩多飲先往與候以腹減未止辭不入坐讀探觀書

聞粵商欲集公司墾黑龍江荒地程軍內籌辦江北浦周路係

一三五

又聞俄西北利亞稅關之苛難各國人苦之英荷女皇維多利亞著述出版人多事悔之又聞典印度毗近之必丹國其國之為我國人蓋粵中順德人尤夥者犯罪逃匿南轉徙至必丹之王以女妻之遂留為婿未幾王老孫任焉

俗語有來厯如言事多瑕疵者曰沒包彈括于宋色括而曰沒嚴毅不怒朝列有過必以彈擊故稱之色彈又今人呼麻米以佛小兒則因宋晉時佛趙石虎以麻將軍杖叩師秋胡暴虐如殺國人畏之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皆兒野婦也亦志山曰著是亦宋人又可知此等語相沿由宋至今不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唐人詩也按此漢時已有之致漢和帝時南海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不其難哉唐羌上書曰交州獻荔枝生鮮致之驛馬晝夜傳送之有遭虎狼之害類仆死也不絕道路

七日晴風詣又山已趨署乃踵至署推見之則閱陳高平語余
將改譯方章程余大驚不知此語何由來也俄到飯陳書兩君
已先至書君字企韓蒙古人京口駐防

觀報前同俄黨人有暗殺學校之說已異之今後觀報載俄政
府設革命黨博物院凡搜獲黨人書信記簿及一切兵械器物
皆羅列之以資研討

昨日伯新粵西匪黨奪據滇疆鎔兩關砲台法人之在越南者
戒嚴

蒙北古邊民入俄希臘教者三萬六千餘人

晴疎風未止理髮繙閱白虎通疏疹及尹健條劄記等書

八日晴往獨大理院定則二長官皆見婦釋衣對趨異

觀探聞粵東人僅認粵督憲設備盜兵輪不認稅關代增巡艦
忘山曰民權民權固能自任養生今其勾萌已勃然矣

一三六

日人後有謀攘我東省之天寶寶礦利其間島外又生一波矣
又聞英人干涉騰越鐵路外交界中荆棘蝟起晡訪二我談
為國平和會第二期已歲事俄德皆獲勝利英美失敗見本日
順天時報夜與肯高語入臥室觀之

九日晴風衣冠往探磁少池磁官去理院推事余明日將赴差
故先見之又往視張勳予信即奉閱已避之他客至年款接其
凡愧贈者皆謝絕

趙軍園方安以陳福仲為總纂陳澤為副焉余及余師皆科員
報載日本極素防俄注重軍備且於蒙古一帶有所營壘規措
非得俄望也其慮患之心深且遠也

安南人不堪法人之虐將倚日本以自行難故潛逸東國者踵
相接嘻日本豈真良友哉

墨西哥總統西阿斯雄主也當初立國時亦困于對政凡域內

路礦大事業多假外債為之故至今利權皆在他人掌中閱歷
統頻年於國用中每歲必儲若干金磅為向列強贖回計又聞
墨國中人民西班牙種漸消土人強家天演物競抑何酷烈乃
尔

葡萄牙國中銀行皆倒閉有革命其起國內為甚

晡宿新吾許其夫人病臥重葭晚歸觀考夜月明伯珩已飲

十日晴檢考閱全唐詩錄雜髮餘後衣冠將至大理院伯珩遇

談俄朕袂出遇穠霖歸擁狐戴貂貂伯珩遇至被云有相語幸余

登車去

大理院舊工部署余重位不勝今昔感入門遙此土地初今為
典簿廳兄新來署者皆由典簿輩見長官時典簿徐君朗秋亦
舊同僚也坐廳久待自去履歷晡定正仰至入揖謁一揖而退
彭君少池招余至刑科第一廳既至胡君美孫至焉相見大樂

一三七

又由邵君指引見同歷諫友邵遂敬余在彼共事長官以別力
卿未至且緩點依是日別竟未至余候至昏暮始歸

俄黨人前刺死張管監獄大臣已捕獲抵罪矣今又有欲襲其
首相其民風多茲履高位者皆有虎尾懼

夜觀少忌山曰詩文少盡顏習高稱為天地四靈專攻焉溺其
志矣以為餘事胡不可且人品高下於斯亦足以觀其志山之
詩伊墨卿之隸少固自超乎凡庸其也

十一日晴晏起履肆買人持畫數軸至一為董東山一為白以
子又一為張雪鴻買花園索直泰昂卻之又有陶心寧所集古
今名人楹帖皆似縮影而刻者饒有韻趣留之遂付裝他
理仁錢祝館出入度支逮暮作改運晉書燈下觀報

聞俄國黨人近稍不若仇視其政府有欲暗中作調人者
臺灣暴民之起黨魁曰清琳青年負才畧以叛日倡獨立煽其

衆日本征之將奏功

前者法部及大理院爭權限今學部及農工商部又斷，不休
年政活裁判矣以宣之

保和會南終事而列強爭擴戰艦說其曰是反乎保和也余
曰不能必如是而和乃可保也蓋邦力平均役我互憐自相為
于珠槃玉敦其不休

夜寂坐觀書與陶百詩萬季野毛西河諸先生相見

西河云性中但有仁孝所矜者弟於哉蓋孝者仁于其親弟者
仁于其兄人當幼時最密近而相愛者多善親與先用仁必自
近姑母曰孝弟為仁之本

季野云史表所以編志傳之窮其識突過劉知幾矣

十二日晴趨署觀報粵中廉欽之亂官軍屢折捷匪漸救平已
有詔獎擢出力員弁忘山曰今而後土匪蓋無足懼惟再有黃

一三〇

崇孝園者流斷不能廢獲天下如曩時良由礮火之利摧夷烏合不難也

晡至大理院待劉仲老仍未至訪又山不值遂歸月色盈衢夜觀書作日記

大興劉繼莊先生云西北乃二帝三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于東南者溝洫修而水利通也自劉不嘗獲以及金元人皆謂之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為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為民利則為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澤沒民居人固多如水利亦多如人何虞學士極奮時言之郭太史移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今過井有聖人出經理天下必有西北水利始忘山曰元脫之曾興畿輔水利本朝惟賢執王方恆敏皆為後踵行之不久輒廢所謂人存政舉人亡政廢者能有良功曷能永持使不墮哉

十三日晴赴署視報閱政府欲刪除讀人不准手故擅離京畿
之例又聞英南海風災甚鉅

舊晚到大理院揖見劉少卿歸途訪又山不遇

連日得孟晉來書所携玄一僕名白玉者暴死萬里相從慢身
異域亦可哀已夜觀書

宜興任鈞臺先生識世俗承重孫之祚曰古者人子有為父後
不為父後之分而後亦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其也應為
後之子也則適孫承之而謂之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而重可
傳漫于表訃立長孫承重之條駕名誥父之前何力乎忘山曰
此說極是

十四日晴蚤起赴署視外交報

日本人著論謂我國去憲法尚遠如曰組織議會當以何等入
材充任之所謂蹶腐之官吏也蒸競之浮浪少年也無智慮

二二九

之守財虜也更有出此三外別得一種才俊乎者也

本日報載政府為向島事遣人向日本交涉不知有何舉動觸
彼怒

俄人將於西伯利亞鐵路雙其軌已照計畫工事矣

美人我艦隊航行太平洋至非獵濱列國驚疑總統自表其他
意特欲水軍戰士操習技術而已

晴訪二我談余自稱新獲精語二曰不惜費方能有事不畏事
方能理事

晚婦月色清新

十五日陰趁早觀報

今迺瞭然於羣體之智德不進品格不究其維日謀立憲行共
和政不能隆其國也古希臘古羅馬豈不崇民議尚公選形寵
銘滋章其衷信膺人之推其能育材行幹累之果超其倫也徒

以雄于財有所資以取悅夫衆斯獲之耳孽害橫流曷殊獨治
是故希臘不久亡羅馬俄衰豈非前鑒哉

兵我易而商我多鋒鏑之恠矣維自古握商權雄海上者咸
恃兵以助之往血我後世受效之國昔日所恢拓親謀之商
業咸為敵所攘取多倖觀于歐洲商業史希臘之於腓尼基英
人之於荷蘭其已事矣

晡歸晚又山過留飲俄去夜作日記觀考大風震戶

十六日風不止微見日趨署觀報

泰西致試之法先以文字次則問答二者並行且所試皆視其
所專研之專科中選因而用其所学今考我國不能專用文字
無問答以為之難又所試題往往出所習外考幾欲其多所不
通用人亦如之彼固不復問人之精神材力能兼習與否擅否
也

一三〇

聞繪畫生某痛言留東生徒之怪現象舉凡人生醜劣行皆一
一貢獻之發露之不稍匿矜自狎於眾曰吾國民也吾耆為社
會之主人也噫

英人以兵艦游弋西江粵人大鬧俄要我租借布爾哈薩黑極
電外部議拒之

歐洲三大國預算登揭為出入不相抵俄不足者一千九百萬
磅德不足者五百萬思假外債及增稅以補之獨法人度支極裕
瑞典王阿思喀尔卒其人曾文學修英書名滿世界又歷為法
大國作個人可移也

昨在義善源小憩繞道履肆買紙歸已暮

十七日晴彤士過即去余因趨署見郵抄粵西接目對鳴岐奏
請設學教育土官俟成材乃能承襲一摺在旨先行又日報載
度支部將實行印花稅江督端訪開國學學校皆與聞也

詒重与鐸如互商圖方安細規又攷論地圖以胡文忠所製
為善部沅帆所出中學課本圖即為據文忠本而改良之者
晡訪益高俄婦收報俄重集議會投票公選民主黨獨占優
勝政府憚之

夜觀中

崔東原先生云夙雅南皆詩之體江佗仕漢皆在岐周之东不
當言化自此而南見先生所著讀風偶談其言至當

凌次仲言禮最精其引經曰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凌
氏曰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由
仁而生禮由義而生故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
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郊特牲曰父子親然後義
生義生然後禮作董生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始則
禮也亦所以制仁義之中也

一三一

十八日晴訪沈兩老談會陸尚書至余病後移未獲見也是日
不期而遇俄客來不絕故余與兩老未能竟談俄使親書作後
訪二戒哺又荅好施伯葵不值晚至西河沿慶昇居晤鄭君鼎
臣郊治外字彰著致晚入城

益高過談留晚食益高與余繼論我國園林之弊茲及鹽河漕
三大政批御導竅條理并括余皆閱所未閱自恨空讀十年書
也夜作政孟晉書及日記

十九日晴趨畢補鏡昨日探度支部決鑄一兩重龍圖忘山曰
銀圓以重七錢有零而合用者因與銅元價值相配又與各幣
國通行幣輕重相等也今忽加重一兩則合之補助之銅幣時
患其奇零不便計算是說已為上海商會再之申訴而當局其
力持之者如何也

晴掃是日冬至晚家祭與稼霖共飯夜觀書

二十日晴衣冠赴城東賀景月老家婦女又往謁項城未見視
奎音新居留午飯映謁陸春老小談歸謁叔

西江英艦以被盜故索我贖債為國交涉成例所無也

三東徐督訪仿俄人故事用遣戍之罪囚編籍入農以興邊業
整政其法至善在美之俄室主年君者自審力單勢薄不能有
為漸遷徙多入墨西哥境美國重整海軍汰老弱而精壯
晚會器與肯高譯夜觀中

二十一日晴大理院有來函告者余在民科第一庭行走訪沈
雨者俄廷署觀扣連日謂方下繼之千言責民政部等衙門定
結會規律又禁士民生徒妄干國政蓋為蘇杭甬風潮而發也
舊晚訪二我小談已昏黑驅車赴醉瓊林陳益謀文滙東約也
數月不至於改舊觀高樓軒轟金碧暉耀

夜歸觀考

東西國法不外金銀銅三種以金幣為本位銀銅皆其補助是故金幣為之虞而使民珠玉我國金幣制其金與銀皆貨也惟金有銅幣以與銀貨相配之故遂亦變為貨而有漲落焉夫貨之所以有漲落者以盈虛中形之故而低昂其價其權操之于商也一製為國幣則與貨異有國權以定之有國法以持之金為本位而銀銅皆代金者也如紙券然故不能隨逐其貨變之本價為低昂東西各國皆然

二十二日晴大風衣冠登車謁于晦若于龍槐歸途謁李菊莊民科一庭之庭長也舊午趨署觀報歸難發晚飯罷侍以坐談夜觀書作日記

對政艱實最足阻碍人之行為而生種之困難尚欲整救之其注有二一曰開源一曰節流交行並舉迺可冀其漸之恢復焉或曰但從事於其一端何如曰無益也源不闢則所流將窮何

事于節流不止則其源易涸同于不開矣雲岫王有是言余歎
而名理泚筆記之

二十三日晴趨署閱牒尚書有寒疾不能至是日余在承值所
值班部中設承值所專掌者四事一曰收文一曰發文一曰監
印一曰譯電凡署中司員自簽事司長外皆輪流直日日三人
毋能免焉余之再出也則請衆人之列故亦隨應承值是日其
弟一次也同班者曰邢君某甫坐其間自朝及晡文方極稀寂
三事事落晚後集麻至應接不暇其電語及文牒之重焉者如
長官未至咸寫以精楷馳呈其弟

是夕二鼓眠

二十四日起巳日高操奉昨日所收牒文牒並一日出納及用
印簿藉持獻請承參歷依本日承值去至遂易班焉余還園中
安觀採

一三三

度支部澤公將實行集權主義凡經吏部財政部中認許不得擅有所措然而執行者庫儲竭矣筭以應地方之急指揮于中央其將何以施之

日本之任職于韓國其縱恣于度為韓人所疾視

晡歸觀書又作答星堦及二林書夜入臥室觀書作日記

宋承唐制六列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各以其長為宰相所謂中書撥而議之門下審而度之尚書承而行之頗近三權分立之意然亦不免有名無實要之立法非不善也連日覽文獻通考殿內官一門仍有所觸記之于此

二十五日晴衣冠出徧扣大理院關係一役刺午在肯高許嘆索新晡謁業師杜豫菴先生未頃見舊暮歸觀報無事可記夜觀書及輿圖

二十六日陰微雪趁早開是日東南代表人來見陸尚書餘後

衣冠至大理院蓋分庭後任差第一日也堂到二長官皆見又
觀訊囚僮賄而赦衣垢面者相繼引入俄獲扑交作呼聲極慘
人生到此吁可哀已昏黑出城至銀肆小坐即掃夜作致孟晉
考觀考

連日折紙頗多寐苦云新異之聞見

二十七日晴風趁早觀報

報報競言法海軍之窳弱謂不稍自整飭將墮入最下級夫以
法之雄強猶有是慮其不然法其殆可知矣

詔旨以鑄國幣問題列二說廣源天下臣民即一兩與七錢之
孰為宜也我國關稅田賦皆唯兩以納故疆臣大吏皆持一兩
之說而開放門戶交通萬國取法輕重與人不相形者似又以
七錢為宜而銅價之相配更無論矣姑靜以待夫建言者
曩至大理院俄婦晚飯後入臥室觀書

一三四

二十八日晴是日陽歷元旦即一千九百零八年之首一日也
西女師邁達主余家園中旅飯蕭寂子眩一身眩寢候園中缺
自得趣余起理髮畢整衣冠詣彼賀歲母及妻妹壽六群玉灌
醴獻頌詞

禺中訪益高閔彥後有子之表時益高種未起顧其休例有書
一卷細字抄書迺明末常熟翁家軼事也舊午驅車城東蒼梧
高子益壁間名畫數幅中有火山噴濤狀光焰然詢知皆嘉
大利景物俄謂項城賀仲英遂赴李季舉之約坐有強幼予侍
郎又強仲昭乃幼樵次郎亦十年不見美酒器已哺詣伺高視
其尊人壽印歸觀報

閱非美濠三洲金產溢額飛躍至三億萬鎊以上
迨日不獨我國議改立憲如俄如土耳其如波斯等國皆日
言立憲不獨法國實行政教分立如英國如西班牙皆談政教

分立蓋風氣所趨際時邁會鮮不踵相仿效者也

晚飲于同和居靜涵約坐有子蕃文初可庵叔和誨君

二十九日晴詣訪蔭亭累談出城荅指宋苦子蔭午詣二我晡
歸觀報昨聞有廷寄責令東南三省督撫嚴辦防堵蓋懼革命
黨乘間起事也

又聞蘇杭甬路事英人有允挽回意但須嗣後凡英國在華有
所獲之權利為政府允許其不得援以為例見本日北多報
夜觀書

三十日晴趨署視報

前遠西先知家謂一千九百零七年中歐亞兩洲皆有大變動
支那尤甚今則陽曆元日已過盱眙初爰初爰在先知家言不
虛信也

美人有新得專利之一靈妙機物蓋運用電力以從事捕魚也

一三五

海底潛行艇我國中最利用也俄日復後各國紛爭製是物友人某之言曰俗謂居家能儉素者曰做人亦抑知人与家有二義事節者不担費其於家何則夫其如人何但務慷慨好施与于人則得矣其如家何能獨停乎人家之間善乃謂之做人家哺至大理院晚訪子蕃即歸估三在余家

十二月

一日蚤起晴晦若赴德起節衣冠法送中途遇同僚車旋方知于已行不及握手矣遂得杜豫堂師尚眠未起遂歸詣沈兩老述及智姪女婚事囑雷詢其生日時將代合星命蔣午仍趨巽觀報

沿海驛吏如山东浙江等皆紛之維持漁業且祖後漁園及漁輪並測量海界以保海權並設水產學校招徒講習俄人阻我商賈愛鐵路之修築外部又復一重交涉矣

曠至大理院蒞晚滯撰民科一庭極對曰云但求民隱宣昭邪
得為夫一喙休怪科條每密總教花萼庭間
夜說通致職役門方知兩漢之老三畜夫游徼乃鞅斯之選法
也漢人因之隋唐鄉官治訟法乃李德林虞慶州所為當時亦
見其有害故毅於廢之

二日晴風是日星期坐中檢視翰香案未去一束十好冊皆
同去名學界罪言蓋為杭州中學校長孫翼中被人控其姦行
幼童事與袒孫考往後攻駁少札集裒集而石印為余終莫辨
其曲直也舊僕劉德之子素謁姑聞劉襄孫已簡授常鎮道蓋
七八月間事余適以病故未之知劉德年踰七十亦養老賢也
余致書嘉孫圖之余許焉

餘後衣冠出荅拜三六橋又至杭州館賀楊仲莊再娶女家為
褚百約遇伯細林通融談閱方勉丈之表儀又荅拜菊生往賀

一三六

百約又訪二我晚歸報

聞法國對計艱困法英皆閉不與通遂乞援助而成孤立
俄人將征海參威關稅英艦等端駛入甯波港灣皆報帝所言
夜作寄孟晉少觀書

三日晴風趁暈觀報多可記晡往弔徐子山母喪即歸

鏡堂文正送郭筠仙劉桂林南兩人序堂文沈雄博大直其為人
也夜觀書又詣沈兩老談論相術兩老云盛衰之相觀其沈衰
之世相觀其浮骨格沈也膚色浮也

四日晴舊午往謁張幼予侍郎繼談久之因詣方勉文評閱已
於昨晚大殮因指于樞前在堂解房中坐遇仲華肯言談鬼神
之有無及命數之推測余謂精于數者曷嘗不能預測人之貴
賤貧富壽夭能以測庸人十驗其九以測賢智十驗四五而已
何也賢智能自造命往之一念之奮足以回天一行之善遂通

神明有福轉為禍險化為夷者故難推也若夫庸眾之輩冥頑
無知任天而動醉生夢死悠悠沒世既無自活之力安得造命
之權是故為鼓所縛不能自遁測焉易中夫又美疑

晡登車入城賀子蕃再堅宥保盈堂晚留滬與靜園可庵輩談
五日晴趨軍報

俄日之役未交後以荷歐洲輿論多袒日本其陸軍既獲志陸
出其水師以禦波羅的海艦隊也歐人稱謂其以卯敵石蓋震
于斯拉夫族戰艇之多礮彈之雄實較過倭海軍所有以黃海
一戰俄全軍覆沒群逆得肩擄舌翻然有悟而歎軍國勝敗端
在將領之以人士卒之用命与否而船占砲皆其後焉者也
志
山曰是等學理乃極膚淺而為者其稍明哲理固不知之彼歐
西人士皆自號有宏智遠後何竟墮於此必待徵決實驗而
後知邪味吾

晴至義善源小坐又往視新吾晚歸同孟晉所寄長檄寺筭物
被入冒取而去与祿霖德夜觀書

六日晴趨署觀報

古云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當群雄擾攘之際則強吞其弱大併
其小此天演之公例矣也攫取人之土地以我屬有不利之者
哉迺非律濱地之奪諸西班牙以歸于美也數年以來美人不
以為利反以為累蓋年擲鎊金數千萬不能毫末益于母國
於是有意而售諸日本或英國之說又有能其自立之說忘山
曰嗟乎不能自立而仍人之代治其治必不進吾以責夫非
律濱也奪人自治要欲代治其治亦必不進吾以責夫美國也
夫人必自治而後能立國必自治而後能興彼依賴夫人与妄
干涉夫人兩者安有所獲乎惟願今天下如美國如非律濱其
抑何多也

晡至大理院晚掃作致襄孫少閱冒取物賊已獲夜觀書

七日趙署陰微雷熾燿甚煖觀報

聞法人援利益均霑之說亦欲以借款效英所為干涉我川粵
之路外部力拒之未知確否

日本之造加監約桂英法諸大國也有二主義一為伸其勢力
於歐洲一為吸取全歐機關于倫敦巴黎也

晡詣大理院視李君菊莊筆審判春阿氏一獄此案歷一年始
始終不得要領情節離奇莫能指實其事之顛末已遍國皆知
矣茲不贅述夜觀書

八日晴暖臘八粥從俗例也杜豫堯師過畧談即去余遂趨署
觀報暇與事司記晡掃檢書時燭紅梅數本陳窗几間未開放
花也晚休霞呈輝篇書及張南島書夜又致渭東書

日前成拱挽方勉丈聯云清言壘壘正忻撰杖坐春風每多軟

一三八

事遂聞是安掌故白髮蕭々未以稱觴介眉壽處招雲車風馬
已去蓬萊

九日晴時所贖吳石潛縮刻古今名人楹聯已裝成巨冊由版
肆送至呈供觀玩落午伸素帛為方勉老方挽聯

飯後料檢兩館度支暮報報事

晚家然大風夜作政孟晉考是日星期

十日晴趨異聞陳得如言前日在承值所獲越南中電吾浙之
相鄉匪亂云燠者城戒嚴有向劫江諸兵之說而是日抵寧寧
所載

晡至大理院又聞江浙路事決裂非英人梗議乃項城之堅持
也項城亦可愛哉

夜在醉瓊林醴集諸友坐中有子益伯葵書衡伯綱林通少擘
季鷹是日濶株生日歸見燈燭滿堂竺竹盈耳

十一日晴趨署是日值宿電信務集加南中匪亂政府調兵時
妻軍兵六千人前往 運軍火飭部備舟車裝載以故往來通水
蓋兩江皆所涉也 多重馬緊急事

聞朋友邢君勉之手書一冊名國粹叢編所搜集多禁書及不
常見者如李卓吾焚書張蒼水呂用晦戴褐夫諸人遺集蓋近
日為言論思想開放時代之教人者皆干犯忌諱放言辜禍一
流故新學子喜讀其著作遊據是以為國粹也雖然所見抑亦
小矣

夜月色滿庭林廓虛柔寒風襲人二鼓眠

十二日晴落午替人至遂交班閱報帶言海寧亦被圍映歸時
智生生日時已由柏林電傳遂送呈沈兩若兩若來簡稱據星
命家配合兩造允為上吉囑特致柏林
映雜髮觀報又觀青箱雜記

一三九

晡詣武定侯胡同陳德莊許薄晚至大理院是夕在醉瓊林齋
集民一庭出同僚

波斯國亦以將行立憲舉國紛擾風潮怒湧嗟立憲二字豈
足以拯止邪夜掃占祿霽談入臥室作日記

十三日大雪飄蕭終日坐高樓中煖煙煖酒視少並覽輿圖
雪連夜不絕深愈尺徑塞

十四日起視雪於霽微牖外俄微見日晷倉畢登車去巾袒壽
泉年伯之喪訪季鷹時雪瀟漫度路至天象公司詢知二我未
來尋至其家閣者云在東院比往白剌又云赴公司蓋二我先
伯英六十壽筵方衣冠酬接賓客勢不能見余余惜未携補服
否則入賀矣雪猶不止因回車公司中易便衣時殆逾午遂直
驅車正陽門外肉市中登樓索酒啖羊膾醉飽甚樂晡入城至
大理院閱毒阿氏一獄程未決比薄晚歸途雪灑車前抵家觀

報

農工商部將於京師開博覽會學堂欲闢幼稚園皆期明年規
立開津浦鐵路約成袁張幾費磋商議奪回利柄匪欺

報律由法部及民政部出奏

兩考房將改為樞密院是議不知碼否

土耳其忽為各國所迫欲令允認外國有監督權土政府不為
意注重治兵以示強能一戰也

俄國婦女爭平等之權利蓋繼英而起者

華人及印度人之在非洲者皆被放逐回國

十五日雪盛都下已數年不見有雪連三日者也食器戴帷帽
登車趨署時圍寺飯在寺東南角屋三椽南向前後皆明窓
大几余數人擁鏡坐其中顧見雪飄舞大如掌陳君譯如曰對
如斯佳境宜飲酒彈碁慎勿以俗事擾之俄雪君企韓又道及

一四〇

得如之夫人薛氏工駢體文有魄力裁製蓋學表隨園者夫人幼時熟讀文選能默誦蓋其天資非絕優純用學力組織而成歸已落晚作孟晉考夜雪止詣沈雨老談

桐鄉一帶小有齋擾而蘇杭路之事平推其原方知民變因徵糧時加派款股以致地方譁然相與仇詈梟匪乘之遂毀義塾誣燒鍊局分局於是向之堅持而省士民婦豈罔不同聲拒款其狀嗒然如喪不敢復吐一詞矣

十六日陰微見日初欲命駕詣城東園路滑難行驟仆于道者踵相後遂罷因坐臥室觀書

古稱邑有循吏蝗不入境徵涉歷史所載恭慈不可謂皆虛言也國朝道光間琦舉文之弟琦軍山東之章邱及儀陶兩吹皆遇蝗蟲起鄰境蔽天及界而退是迺近事齊魯父老猶能道之殆然有主持而非偶然者

晴觀報稱柯達時上言國用既入不敷出不如明加徵地丁錢糧而裁去一切雜稅庶上下兩利此奏聞已交議矣

江浙路事已商定由郵傳部任借英款一千萬其投講路也作為商民向國承借借於英人等與

晚新吾過俄官寓至留飯夜黑始歸去

十七日霧日光炯朗詣署日全掃等談視報

粵督上奏訴廣東民力凋殘財政苦匱懇免解未完之賠款情

詞淒苦已交部議憲忘山曰此等情狀各省殆多不皆然也然

而朝廷需款孔急又以借外債為大禁其向何處羅掘耶

晴出城至義善源小坐晚歸夜作致蔭亭書匯洋灰公司股事觀地面

十八日晴驅車訪問棧於前因寺不得其門遂已詣賀李舉在

六國飯店啖西餐烹飪之功似遜于我且寒天尤不宜蓋多生

冷飯已出城時路凍未融驟行蹣跚輪轉遲俄至義善源生

一四一

談久之，甫携銀圓鈔赴打磨廠，駐紮天津銀號，為匯兌。蓋蔣亭與周緝之共從事洋灰公司，曾未系招股每股五十圓，余於人中相與措集萬圓。是日始於蔣亭，即由彼報號匯往。

蔣晚詣大理院，觀研鞠春阿氏一案，累多端倪。

歸視報，法固有竊賊，擄去二十餘名，馬克已緝獲贓物，追還矣。

十九日晴，是日封印，蔣午赴郵部，過長官，持印禮成。余及同僚

皆肅冠服，登堂揖賀。又相與一揖而散。又在圖書局，與蔣重筆

持關防，畢因駕車急趨大理院，則已封印，僅向李蔣二君揖賀。

映宿於五許，留與共飯。又與夏彥保、德甫訪二我，談晚微陰，驅

車往醉瓊林，李蔣二君召飲也。夜歸，聞問槎來，視余視牀。

聞蔣軍門南行，有中止之說，蓋以重兵入境，供億之鉅，擾時持

大以為懼。因密電乞哀于項城，阻焉。且報匪已平靖。

二十日陰，投覽西漢人文字，飯後至大理院，晤歸孟晉，郵函明。

信片數十枚皆為賀新歲也紙背縑染花叶人物極絢爛德人
賀年例用此余一檢視同鄉至好以至家中老幼多弗編及
沈雨老遇候夜觀陝西輿圖

二十一日起見牕外雪飛蓋自昨夜已盛檢書是日為川如二
十初度整冠服向母親兩頰噴全校水徑注落午微晴在穠霖
高巾飲啖索齏時園內雪滿林木亭石皆冒白皓臨璀璨

曉登車出宣城南訪陳抃通于蓮花寺不遇時胡君芟孫各飲
赴焉淮周子林已先在相與抵掌談談暮客招集入坐皆大理
院同庭誦僚友

閱春阿氏一案已傳訊其母據稱新掃過門後其翁曾為製銀
索贈之雖聞文而全案之隱將自是可以推劾矣
今蚤偶閱通政帝系門內稱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
長秩身史所載皇后皆追贈之皇太后蓋所生子為帝而奉上

一四二

尊稱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為妃既為令族又有淋種可以
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既立之後後宮不得進遊終身為妃自
後皆不立后視於文宗崩既有太子仇士良廢之而立武宗武
宗崩既有皇子誥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選命立變王王
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雖當時中人多橫今古所無時亦因椒
房處位宮闈之主所視皇子皆主寵主威之人故上躬彌留之
際宰相獨在外庭中人遂得肆行主忌顯違詔旨私立所違莫
由禁止也

二十二日晴煖簷雪皆融滴漏如雨趨巽觀報

德國政界大起波瀾公平黨爭選舉權欲使通國議會政府一
律平視政府不允遂起喧爭警察卒隊擁衛官禁防禦甚嚴
土耳其將至波斯宣佈我事其因何故則不知
福公司礦居然由晉人爭回英廷可謂能讓步矣

日本將開索國捕覽去于東京

江西接臣以銀價大昂州孫培累不支請加徵丁漕規收同治十二年錢糧額數御史上書力阻計臣遞回有待蓋是一問題被駁于內而後抗爭于外凡數次矣現聞又交部議
晴臣書樞問春帖晚作後作書致益晉

二十三日陰飛雪眉觀書理兩館度支晴出城至打磨廠天津銀號匯款遂至大理院晚江雪已大盛潑衣如粉夜祭灶觀湖

南園

順天報載德國欲改南非洲殖民地為保護國議會力抗之
又稱由上海至杭州之客船有招商局小火輪拖帶其行至松江為盜所劫

歐洲講大同廿歲出苦鉅不為國民所擔負取償于官業所
入舟十之三〇

二十四日晴陳村通過談

今之所預輿論乃最不可恃之一物也皆社會中極淺之知識所製造而成何也天下普通人占多數其所知大抵膚淺故惟最粗最淺之說雖最動聽而一倡百和遂成牢不可破之輿論可以橫行于社會上其力甚大能有賢智心知不悟莫敢非之如蘇杭甬路爭借款事即其最鑿矣我國當新舊過渡民智未開時代受是病甚深苟非當局者沈毅獨斷百折不回將誤國禍民伊于何底幸哉其為有人在矣人為誰曰項城

落午趨署暇歸李侯過俄去哺揮毫寫壽聯暮晚李舉過坐久之去肯高至留晚舍夜歡廣西番

二十五日晴隸古為程姓者持石印漢碑百種未余留之仍付被裝池

作楹聯余自覺亦法毫年所進頗覺憊之

後揮霍如土朝輦金入暮已告匿時或有急指物質錢後移匪
怪不介懷抱蛙詩種花揚、如昔行以昭曠不能終也

舊年訪二我譚雪飛

忘山曰凡人涉中年為省子息一室淵睦魚、此也豈不可忻
迺者欲得煖後畜姬侍其終也非恃寵而驕即遭妒而罹虐求
其適庶相安美無事者百不一焉是故欲室家不寧其其惟
納妾身睡注視甘士伯根又指肯高雪感通徬徬白晚掃夜深

是休日記

二十七日晴范形士過戲言自作精楷備謁諸長老及朝羨賀
歲名利又自諷誦年來所休難詩逾午孫仲華施伯葵相繼至
小誤皆言時庭戶丹聯舉易新者炳煥溢目晡自內室出穿靴
下階滑而踣蓋連日雪融簷滴濡石又結為冰也兩臂微痛即
食飯又休鴻禧二孳案字據案休小行步累帝舊晚佑三過雷

飲盡醉所談皆幼時嬉戲事饒多趣興

夜觀江西圖是夕祀神陳棗栗魚牲炷燭焚香凡九部首共三
枝鳴竹爆送神呈余家禮歲之如此

二十八日陰雜髮修容逾午夜冠出詣大理院定劉二長官及
郵傳部陳吳部三長官祥賀歲又陸鳳老葛振老及戴少懷師
張勳予侍郎孫壽州相國皆經其門薄晚掃視榻建盥

夜補六朝小姓又觀通政刑律門

蔡九峯語周穆王作呂刑實有矜慎庶獄之素其所謂罰緩皆
罪在可疑者非一切施之也後人不條原其素矣肆譏評道矣
古答刑大氏答背往二至死漢景帝中六年乃令當答者答背
自是答者以全唐太宗說以堂針交圖乃從罪人毋報背不知
太宗以為罪人之背是否報答並受報而受報而不受答也今
則罪人犯法報與答皆不及背素其其即當時之改良留然至

一四五

2120163

2121.5

15a



ZW 21101000683862

今乎

二十九日晴俗稱歲除日晨間不食粥皆啖饅頭佐以肉年之
出

猶趨置以是日承值也同班者為林君松仰是夕獨林君留宿
余宿晚歸時室祖先遺像率家人瞻拜獻酒肴俄向母拜歲
合家團而相為適舉行索宴飲葡萄酒盡醉極飽夜作書致遠
晉二鼓後祀灶鳴竹爆入臥室作日記歲燭双燈戶圍明燿